大传简介讲记

慈诚罗珠堪布　撰写
益西彭措堪布　译讲

大悲摄受斗诤五浊土，从而发起五百大誓愿，
赞如白莲闻名不退转，大悲体性导师我敬礼。

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性具慧辩八藏全体开，
无量教证法藏自在王，麦彭不败尊胜前祈祷。

金刚降魔妙身所幻变，金刚亥母圣语垂加持，
莲花生佛本心智慧舞，开深藏门调众持明尊，
列绕朗巴足前诚祈请。

圣境五台山大净土中，文殊智慧加持入心者，
晋美彭措足下诚祈祷，降临证悟意传求加持。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地谛听！

今天在无上殊胜的因缘下，我们开始学习圣者法王如意宝的广传。学习的次第如下：首先学习大堪布慈诚罗珠仁波切为此传所作的《大传简介》，之后学习丹增活佛仁波切撰写的《前言》。待我们对整体有了基本了解后，就要进入对《法王广传》的长期学习，这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其重大的事。

大堪布慈诚罗珠仁波切是大恩根本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的大弟子，更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善知识。他不但是精通显密经续论典的大班智达，而且是持戒精严、智慧圆满的高僧大德，更是致力于不可思议弘法利生事业的伟大上师。这部大传由大堪布来作简要介绍最为恰当，我们从中能获得真实不虚的正确认识。这种殊胜意义并非个人臆想，而是这个时代极为重大的因缘。下面开始正式学习这篇《大传简介》。

祈请护佑

无畏十力自在圣法王，圆满事业浊世群生主，
今后世诸善源如意宝，恩师请您世世作护佑！

首先相合法王名号忆念功德与恩德。初句配“无畏”，二句配“圆满”，三句配“来源”。“无畏”，按十力来说，就是于一切法无碍而转的智慧力已得自在，因此于一切法如实照见、如实宣说，如狮子吼般无所畏惧，即不畏惧为他所破，而成为法王。“圆满”，按事业解释，兴盛圣教、普利群生的事业达到圆满，成为浊世无量众生的大依怙主。“来源”，即以此将会出现现前和将来无量众生心中世出世间的无量善妙吉祥，因此是大如意宝。对于如此具大恩德的上师，祈请在一切生世中护佑我等！

再者，第一句中“十力自在”是指内证究竟，以无上自利的圆满成就而达到佛果，消尽客尘障垢，完全显发周遍照见的大智慧。第二句中“事业圆满”是指大悲的成就。尤其针对浊世众生而言，在二十世纪后期五浊增盛、正法沦亡、群生苦难深重之际，他作为以人类为主的众生的大导师，应运出世。其深远的影响，即成为现在及未来无数善缘者心中生起万善的来源。对于这样二利究竟的法王怙主，凡对其具足信心、恭敬祈请者，皆能如愿以偿，故称之为“如意宝”。具有如此深厚因缘、广大力用，能赐予世出世间无量利益安乐者，称为“大恩上师”。正因真实具

备这些德相，他必将于一切生中形影不离地护佑我，是故我发起殷重祈请。

换言之，此处所说的乃是具足无上智慧力与大悲力的法王，他以十力能当下照见我，以大悲能特别怜悯我；其不可思议的威力，于尽未来际，无论现生来世，皆能给予我最亲近的加被。于是，我发出至诚的祈求：愿在一切生世中，上师都形影不离地护佑我！由此，我必将证得与上师无二的大觉果位。

这里简要介绍《法王广传》的因缘、德相、力用等，分四点阐述。

简介分四：一、立传之必要　　二、撰成之因缘
三、品质与力用　　四、劝大众学习

一、立传之必要　分二：
（一）法王的事业游戏，超出语言行境而无法言说
（二）对在此界此期殊胜应化身作传成文之必要性

（一）法王的事业游戏，超出语言行境而无法言说

在此，三世诸佛之本体，种性海与曼荼罗海之遍主，恩德无与伦比，名号难以言宣，然若为利益故，称为"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吉祥贤"之尊者您，于浩瀚刹土中，针对各类化机所作的不可思议事业游戏，谁也无法言宣。

这一段应了解四点：一、事业主为谁；二、事业境为谁；三、事业相如何；四、对此难以言表。

一、事业主为谁

关于能作事业者，要认识实德和名号两点。

（一）实德

1.功德等佛

功德等佛又由体性和德相两方面来认识。

体性是三世诸佛的妙体。所谓三世诸佛都同样是这法界的自性，在远离客尘障垢后彻证本心，因而与三世一切佛的体性无二，即彻证同佛。

德相即无量种性海、无量曼荼罗海的周遍总主。所谓“无量种性”，譬如分五种性——莲花种性、金刚种性等多种，实际为这如来藏中无量妙德的周遍的主尊；再者，东方西方能依所依等无量的曼荼罗都以其为主尊，因此德相圆满，同于诸佛。

或者，前者体性指法身成就，后者德相指报身成就。总而言之，彻底地彰显了明空的妙体，显发了无量功德海。

2.恩德胜佛

再者，就恩德而言，我们生在浊世，千佛未能度脱，这是在因缘上有厚薄的不同；而法王亲自现身，以最切近的方式救度我等，缘深之故，恩德无与等同。

（二）名号

以此实德所立的名号如何呢？虽然大恩上师圆寂后不敢称名，因为一说心里就难受等等，因此说“名号难以言宣”。然而，为了众生闻名得利之故不得不说，这位尊者就是“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吉祥贤”。

二、事业境为谁

其事业境如何呢？即在法界无量无数的刹土中，应着圣凡所摄的无量群机善心的相感，在净土教化登地菩萨，在秽土教化六道群生。或者在六道中有天道的所化、人界的所化等，在东方现喜刹土、西方极乐刹土等各有所化。因此，这是法界心大智慧以大悲为俱有缘，应着无数刹海的各类圣凡众生而作事业，因此事业境为法界群生。

三、事业相如何

那么这种事业相如何呢？它是超出分别心行境、无法思量的天然游戏。“游戏”，是指天真本性随缘起用无不自在，或顺或逆、或喜或怒无

数种微妙力用。“不可思议”，指超情离见。或者微尘中见刹海，或者刹那中现劫海；或者一中出无量，或者无量却非二；虽然没有功用、分别，然而却完成一切佛事；或一音中演无量法，或一念中见无量相。如是事业之相并非偏执一多、常断、自他、器情等的分别识所能了解，因而超出分别心的行境。

四、对此难以言表

这种事业相是如此不可思议的缘故，当然有限的语言更是说不到它本身。不但凡人难说，圣者也难说，无数的阿罗汉、学位菩萨等合集起来，用大辩才，尽一个大劫也说不到其中的一分。

（二）对在此界此期殊胜应化身作传成文之必要性　分二：

1.从大事业海一滴显示此段应现之相

2.就三大作用认识作传成文的重要性

1.从大事业海一滴显示此段应现之相

然而现今时机成熟，于我等善缘弟子的福德吉祥面前，仅仅短暂示现化身游舞之大解脱行传，

所谓“事业海一滴”，即从时间而言，属于无量劫海中贤劫第四佛出世期间、人寿不满百年、现称为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就空间而言，是无量刹海中娑婆秽土、南阎浮提地球的区域；就能感而言，是指善缘弟子我们的福德圆满作为能感现的因；就时节因缘而言，处于自身的善因与法王智慧力、大悲力他缘和会的时候。

2.就三大作用认识作传成文的重要性　分二：

（1）法王此生道行事业决定发生三大作用

（2）以此认识立传的重要性

（1）法王此生道行事业决定发生三大作用　分三：

1）天人世间充满欢喜

2）成为一切弟子信心情浪的动力之源

3）未来无量群生滋润心灵的妙药

1）天人世间充满欢喜

无疑使天人在内的有情心中充满万千欢喜，

在五浊恶世，圣教和众生喜乐衰微之际，法王应运出世。他将带来世间界极大的吉祥，使显密圣教兴盛起来，无量众生得到从现前到究竟的各种利益。因此，这决定使包括天人在内的无量世间众生的心中充满万千欢喜。

2）成为一切弟子信心情浪的动力之源

无疑已成为全球东西方所有弟子心中永不消失的猛利信情巨浪之源，

此处需明确四点：一、何者心中？二、持续度如何？三、何种心力？四、何为根源？

关于“何者心中”，指地球东西方一切弟子的心中。东方涵盖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西方则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所谓持续度，即永远不会消失。

所说心力，指信心与深情交织而成的大海波涛般的强猛力量。这种力量持续存在且非常猛利，具有强大的倾向力量。

至于根源所在，是由于法王的应现具备深远、切近、德重、极强感染力等特点，因此一经加持，即转化为永恒的加被。

3）未来无量群生滋润心灵的妙药

无疑将成为未来无数有缘者滋润心灵的稀有妙药。

这里要认识两点：一、何者心中？二、成为何种妙药？

所谓“何者心中”，指未来漫长时期里具足善缘的无量众生。

成为何种妙药？即指此妙药具有久住性、稀有性、普适性及润心性四大特质。

第一，久住性，此妙药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能在未来漫长岁月中持续发挥效用。

第二，稀有性，此妙药具备深妙难遇的特性，能对心灵产生殊胜加持力。

第三，普适性，此妙药适用于未来各类有缘众生，无论其根机、时代或地域如何。

第四，润心性，法王示现的一生道行事业，能深度滋养随行者的心灵。具体表现为：信心、悲心所摄的各种善心；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往生西方净土的信愿行；普贤行愿；大圆满的见修行果；五大愿为主的愿海心髓；以怀业大方便力普摄无数群生归入极乐净土；众志成城，在五浊炽盛的恶世兴起圣教和众生的利乐；如善财童子以如理依师为根源，得文殊智摄持而度越普贤行海；未来贤劫诸佛出世期间护持佛法、利益群生。

（2）以此认识立传的重要性

是故，将其大解脱行传立成文字，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事。

总的来说，这是佛灭度后二十世纪出现的大事因缘，关乎全体圣教和众生的利益。就所涉范围而言，上至天人，中至全球东西方等的广大范畴，下至未来无尽时代，皆具深远意义。因此，为了护持圣教根基、利益无量众生，急需将法王的稀有示现著成传记。此事已成为当今佛教

界的当务之急，有大必要且刻不容缓。

二、撰成之因缘　分二：（一）发起　（二）完成

（一）发起

再者，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住世期间，我等少数具足恭敬的弟子曾写过一部传记，其内容虽远离增损、真实无谬，但因过于简略且不完整，未能满足大众的殷切期盼。为此，全体弟子强烈渴望能有一部完整详尽的广传问世。尤其若由法友丹增活佛亲笔撰写，必能呈现既符合事实又适合大众理解的传世之作。基于此因，诸多道友皆劝其撰写，我本人亦曾多次祈请。活佛虽未当即应允，谦虚地表示由其他活佛堪布执笔更为适宜，但后来仍着手启动了这项工作。

这要从《略传》说起。从前写的《略传》虽然是断除了增益损减，按照法王的道行事迹如实地作了宣说，但是很简略而且不完整，而没法满足众多希求者的欲乐。弟子们对于出现一部广而完整的法王广传怀有很大的希望。而且，如果由丹增活佛来写，决定会出现一个如实的、契合人心的大作，因此对于活佛作劝请。他老人家先是谦虚，后来决定开始撰写。这是发起的情况。

（二）完成

依靠诸多金刚道友和当地前辈的参与、新龙匝热寺荣钦噶荣翁定提供素材等的帮助，此部《真实光显圣教者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现今已圆满完成。

以活佛为立传的主因，加上许多因缘的资助，比如提供素材等，这样在因缘聚合下，《法王广传》到现在已经圆满完成。

这一段具体将在《前言》中讲述，这里就不作繁述了。

三、品质与力用　分二：（一）品质　（二）力用

（一）品质　分二：1.所诠义圆满　2.能诠文优胜

1.所诠义圆满

本传记汇集了法王如意宝事业海中为大众共同所见的诸多事业，故义广；涵盖了法王一生的所有事业，故完整；不仅如此，许多在讲法时顺带赐予的重要教言，此前未整理成文，现今亦收录于此；这所有内容都远离增损，真实可信，故所诠义圆满。

所诠义有四个特点：

一、具广大义，指在众生心识的共同相分前，摄集了法王此生示现的所有事业相中的大多数事业，因此极其宏广。

二、具完整义，包括了从降生到圆寂之间完整的事业历程，因此是完整、全面的传记。

三、具教授义，本传记中含摄了从前未整理成文的许多讲经说法之余所赐的重要教言，因此，在了解法王道行事迹之外，还能亲领法王圣言的教诲。

四、真实可靠，这一切传记的内容，都做到了断除增益和损减，因此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传记。无而说有、低而说高、小而说大等是增益，有而说无、深而说浅、大而说小等是损减，这样宣说与真实义完全是两码事，是不可信的。然而，这里以作者的道德以及因缘的清净，杜绝了这些虚假成分。这样完整、广大的清净行传已然出世，满足了众多寻求者的心愿，即广大、完整的清净传记是如实诠表出来的，因此所诠圆满。

2.能诠文优胜

能诠文详实而不杂乱，语言清晰，无论上、中、下根者皆能领会，

通俗易懂。

一、篇章宏伟、整齐、无垢

“详实而不杂乱”，指本传共分四十章，虽然篇幅广大，却结构清晰、条理分明，毫无杂乱之感。全书展开了法王从降诞到圆寂之间波澜壮阔的事业行迹，篇章设计宏伟，次第井然，一章一节一语皆整整齐齐，毫无紊乱。所谓“语言清晰”，即文字纯净，毫无语言杂染。

二、语言明晰，普被群机

全书采用上下根机都能理解的通俗文句，表达简明易懂，普被群机。

（二）力用　分二：

1.对现前者的大作用　2.对现在和未来有情的大作用

它不仅是当下弟子们生起并滋养信心与恭敬心的殊胜依处，更能令现前及未来一切有缘者，由此生起深忍信。以此信心祈祷，必得法王及其法脉加持，从而迅速获得成就。

1.对现前者的大作用

正因具备上述种种特点，这部《广传》成为我等弟子及一切具信之人胜过万两黄金的殊胜信敬所依。

对此可从三方面来认识：一、由于何因；二、对于何者；三、成为何事。

一、由于何因

此殊胜传记所诠义理圆满，能诠文字优美，具有卓越的文字般若成就，因此能产生巨大的作用。

二、对于何者

即对所有法王亲自摄受的弟子，以及一切具有善缘、对法王有信心之人，都能起到普适性的作用。

三、成为何事

即成为生起殊胜信心与恭敬的根本。通过真实展现法王一生的行业事迹，使人心易于理解、清晰明了。如此直接、真实而圆满的因缘，将令具缘者心中生起不可动摇的高度胜解。由此定解法王为真佛再来、恩德无比的大圣者，进而生起深切的信心与恭敬。

由于所诠内容圆满，因此将从各方面引发强烈的胜解与恭敬之心。其真实的义理，使人产生坚定、广博、圆满、直捷的信敬：因真实义多，生信敬多；真实义广，生信敬广；真实义圆满，生信敬圆满；表达亲切，生信敬直捷；文义清晰，生信敬明确；无有怀疑之处，生信敬坚固；反复阅读，信敬恒常炽盛。由此成为修道中信心与恭敬的根本所依。因此，对于一切具缘者而言，此为超胜万两黄金的无价之宝。

鉴于此，我等全体弟子，向所有参与此传记编撰工作的金刚道友及当地人士，致以由衷的感谢！

诸位金刚道友提供了如此珍贵的大传，其价值万两黄金亦难以比拟。它已成为修道的根本所依，我们就是依靠学习这部传记，来对法王上师生起坚定的胜解与恭敬。从它所产生的教化作用来看，实在是殊胜无比。值此殊胜法宝圆满之际，我们诚心向编撰者及所有提供助缘之人，致以深深的谢意。此等恩德，铭记于心！

2.对现在和未来有情的大作用　分二：

（1）生起对法王的深忍信

（2）以此深忍信祈祷定能感得法王加持而速获成就

（1）生起对法王的深忍信

未来出世之人，无疑也能通过研读此传记，对于“无等上师如意宝乃圆满正等觉为利众生而现为人身，且为浊世圣教与众生之殊胜商主”，

获得至心的定解，并生起深忍之信。

这一段要从起信之人和起信之路两方面来认识：

一、起信之人

不仅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包括未来时代的人。不仅包括那些见过、依止过法王的人，也包括那些未曾亲见、未能亲身依止的人。只要具足善缘，便能领受《法王广传》的精义，并深入内心。

二、起信之路

这条起信之路，体现为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缘起过程，其决定之相表现为三个阶段：首先，通过清净传记揭示真实之相；其次，通过真实之相生起深刻定解；最终，通过深刻定解获得深忍之信。由于能生起的因缘准确无误且圆满，决定会如此发生，所以说“无疑”。

那么，这种定解和深信具体是如何获得的呢?

这部传记义理圆满、文字清净，采用易懂且感人至深的行文风格。加之作者发心、智慧与取材极为清净，读者因此能了解法王一生的真实行持，进而对其道行与事业在总、别两方面生起深刻定解。所谓“总”，指确信法王是真佛，以人身慈悲示现世间；所谓“别”，指他成为浊世圣教的住持者与无量众生的伟大导师。所谓“深”，指定解源自内心深处；所谓“定”，指信解决定无疑、不可动摇。这种信解源于传记整体与细节的强大感染力，效果类似阅读释迦佛行传，能令人生起坚固信心。

由于定解深刻，人们将认识到：法王总体上以大悲因缘应化于世，具体上与此时代有甚深因缘，成为引领圣教的导师、普度众生的商主。由此，能从最相应、最亲近的层面，生起内心深处、深刻认同且不可动摇的信心。这是修行道上的一种根本性成果。

（2）以此深忍信祈祷定能感得法王加持而速获成就

此外，亦无疑能借此定解与信心之力，感得上师加持入心，从而获得殊胜与共同的悉地。

总的来说，行者以深忍信作祈请为能感之因，法王的加持便能直接融入其心，犹如净水能映现月影，或如医王譬喻所示那般。也就是说，通过阅读传记，行者已深信法王是大医王，其智悲之力等同诸佛，而度众因缘之力于此时代尤胜诸佛。由此，便会至诚祈请，此即能感之关键。如同病人深知某医王医术无上无等后，必会以最大诚心恳请其为己疗疾，这种祈请便是召感加持的根本。凭借此祈请，能感得法王以其智悲之力，明鉴行者之心，视如独子，故其加持能无碍融入。因此，法王广大的威神愿力便会加被于具信者心间，成为获得成就的根本。

特别从依信心增长的程度而言，这部传记能令具缘者的信心得到充分拓展。因为，从总体而言，其功德等同诸佛，故为无上；从特殊方面而言，他为救度末世我等众生而特别示现，与我等因缘最为切近，故其恩德超越诸佛，而成无等。由于其一身即具无量功德，故曰圆满；由圆满故，堪称最胜。如此，信心便能无碍增长至极致；信心宏大，加持自然降临。也就是说，当信心的深度与广度得以充分拓展，内心获得加持后，便能迅速证得殊胜与共同诸悉地。总之，由于心上感应的缘起真实不虚且圆满具足，其果报胜共悉地必然显现，故说“无疑”。

四、劝大众学习

因此，恳请诸位尽力研读修学！

为何要学习呢？鉴于学习具有上述的重要作用，因此诚挚地劝请大家尽力学习。

那么，如何学习呢？这里的“学”，指的是学圣人，它包含了闻、思、修的完整过程，也就是“常随佛学”的具体落实。

一、闻：包括听闻讲解、阅读法本、讽诵原文、开示演说等方式。通过这些，便能明了法王一生的圣行事迹，包括总体情况和具体细节。

二、思：通过对种种教、理、事实的思惟而产生定解，由此确认法王的功德和恩德。

三、修：核心在于立志随学法王，以此为修行的缘起与枢要。由此对照法王一生的示现，学习法王如何生起出离心、如何发起大悲心与菩提心、如何证得无二智慧、如何彻证文殊圣智、如何树立普贤行愿、如何修持无漏戒定慧、如何积资净障、如何以自身信愿行引导无量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如何实证生起次第、圆满次第乃至大圆满等甚深法要。由此，将法王的言传身教铭刻于心，时时对照观摩效仿，真正成为法王的追随者，最终证得与法王无二无别的果位。

鉴于个人因缘不足、懈怠等状况，应依靠团体的力量，在法师的辅导下，通过共学、研讨等方式，力求做到以下四点：一、在意义上深刻理解；二、在思惟上形成决断；三、在进程上加以保障；四、在宗旨上明确方向。如此便能如普降甘霖般，使小草得小益、大树得大益，产生整体的效果。

换言之，通过团体的共同推进，使广大修行者真正在意义上认识法王，在思惟上形成确定的认识，进而产生甚深的定解和坚定的信心。在进程上的保障，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步、分阶段、按段落、依义理地推进修学。在宗旨上的明确，即以法王为大导师，遵循其引领时代的方针，作为弘传圣教、利益众生的大宗旨，从而决定未来时期佛教事业和众生福祉的大方向。

后跋

于二十年间，有幸顶戴大恩法王如意宝无垢净足，得此圆劫善缘之恭敬弟子慈诚罗珠，写于火鸡年九月二十二天降吉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

大堪布以自身行持为例，阐明如下四点：一、时间长；二、师尊胜；三、信敬深；四、因缘大。

时间长，指依止上师长达二十年。师尊胜，指上师恩德殊胜：不仅传授显密大法，遍赐世出世间无量法恩，更是具足赐予灌顶、直指心性、传授密法此三种深恩的如意宝上师。信敬深，指对大恩上师具足甚深信敬，将其无垢净足恭敬顶戴。因缘大，指虽身处末法时代，却有幸获得犹如佛陀住世般的圆满劫善妙因缘，对此深感此生无比殊胜，庆幸满足。以此引导学人同入此道。

思考题

1.解释祈请颂的涵义。

2.

(1) 法王有怎样的实德？其总的事业境是谁？事业相如何?

(2) 法王此生的道行事业决定会发生哪三大作用？将此段历程立传成文的重要性是什么?

3.传记发起和完成的情况如何?

(1) 此传记的所诠义、能诠文分别有哪些特点?

(2) 由于具足这些特点，此传记对现前者会发生什么大作用?

(3) 现在和未来的人，由此传记决定会对法王生起深忍信的缘起状况如何?

(4) 以此深忍信作祈请，决定得法王加持而速获成就的缘起状况如何?

4.我们总的应如何学习此传？在团体共学时应做到哪四点?

法王广传前言讲记

丹增活佛仁波切　撰
益西彭措堪布　译讲

前言

在进入《法王广传》正文之前，本传记的作者——尊贵的雪域自在殊胜化身丹增活佛仁波切，首先讲述这部传记相关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传记完成的始末经过，自己在其中秉持的原则、心态，对此所作的祈愿等等。下面我们就以恭敬心认真学习活佛仁波切的引言。

南无格日阿白拉江嘎热耶（敬礼上师晋美彭措迥尼！）

在此，谨就浊世明灯、智者与成就者之王、恩德无比的圣者法王如意宝的广传《天鼓妙音》之撰写缘起及相关历程，作为前言，简要汇报如下：

这部《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讲述的是五浊恶世中的佛教明灯、无数智者与成就者之王——大恩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的广轨行传。首先，对于撰写的因缘以及相关历程，作个简要的说明。

前言分八：一、作传的因缘　二、传记的文句、涵义和量度　三、确保传记的真实　四、尊重读者　五、省略文间偈的简要写法　六、大事已毕　七、感谢与怀念　八、共入法王心海，同坛成佛

一、作传的因缘　分三：（一）略传撰述的情形　（二）撰造广传的必要　（三）启动大传撰写的心路历程

（一）略传撰述的情形　分二：1.祈请和开许　2.撰写的情形

1.祈请和开许

其实，早些年法王在世时，就有人祈请开许将其生平事迹撰著成文，并请求赐予写作素材等，然而圣者们若无重大必要，向来不会轻易显露自己的功德，所以长期以来并未开许。后来，在全体弟子的再三祈请下，法王才开许将其简略事迹记录成文，并赐下了撰写纲要作为素材。

其实，早些年法王还住世的时候，就有人祈请能否将上师的生平事迹写成文字，并请求开许赐下传记素材，包括内传、密传等他人所不知的深密境界以及科判大纲等。然而，圣者们已彻证无我，没有为自我而炫耀的心念，如果没有重大必要，从来不会轻易显露自己的功德，这本来就是圣者的法性。所以，长久以来法王并未开许。

后来，在全体弟子的再三祈请下，已经到了能对圣教和众生作大义利的时候，法王才开许将他一生修证的简略事迹记录成文，同时慈悲赐下了摄要纲领作为撰写的素材。

2.撰写的情形

以此为基础，我等以比较粗略的纲要方式，写成了名为《信心妙药》的一部略传，多年前已呈献给大家，想必大多数人都已知晓。

以此为基础，作者丹增活佛仁波切、慈诚罗珠大堪布、索达吉大堪布三位尊者，以比较粗略的纲要方式，写成了一部略传，题目是《末法时代佛教唯一明灯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吉祥贤略传·信心妙药》。意思是，以法王行道事迹的显现，能滋润弟子干枯的信心之田，使之增长。这部《略传》多年前已经呈献给大家，想必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也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二）撰造广传的必要　分二：1.略传的不足；2.作广传的必要

1.略传的不足

然而，那部《略传》过于简略，且法王五十七岁以后的事迹大多未曾收录，因此难以满足虔心求法者的需要。

但是，那部《略传》一方面太过简略，一方面法王五十七岁以后的事迹大部分都没有收录进去。因为简略，就缺少详细的了解；因为行道历程不完整，就缺少全面的认识，所以，难以满足那些深心求法者的需要。

所谓“虔心求法者”，就是那些真正渴求法王传记的人。他们知道修道的成就来自信心，信心来自对上师功德和恩德的认识，所以特别想在信心恭敬心上有所提升。对于这些有大希求心的人来说，略传的确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

2.作广传的必要

因此，为了滋养法王亲自摄受的弟子们的信心，以及成为后世追随者们信心和恭敬的所依，撰写一部详尽、圆满记述法王一生的完整传记，实在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无需多言。

这里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为什么要写这部传记；二是要写成什么样的广传；三是这件事有多迫切。

首先看为什么要写，有两大必要。

第一，法王亲自摄受的弟子们，需要在已有的信心上，再得到传记法水的滋润。信心要增长，离不开因缘。如果有一部详尽的传记，让弟子们更多地了解上师一生的历程，知道他是怎样示现的，信心和恭敬就会油然而生。大的方面来说，发愿随学上师、证得同等果位，从发心一直到成道，都能得到充足的信心支持。

第二，要给后世的追随者们提供一个生起信心和恭敬的依靠。后代弟子要得到法脉的加持、与法相应，同样离不开信心。这就需要了解前代祖师的行传，就像我们现在对遍知龙钦巴的信心一样。

那么，需要写成什么样的广传呢？这部传记应当完整地记述怙主法王的一生，展现他怎样自己证悟成道、怎样圆满自利利他，从而引导弟子走向解脱。内容必须细致、广博、各方面都齐全，这样才能像充沛的

雨水一样，细密入微地滋润弟子的信心之田。只有具备了广大、圆满、细致这些特点，才能成为后代学人生起信心和恭敬的根本。

最后，这件事有多迫切呢？因为时节因缘已经到了。无数众生需要在法王的法流下得到加持、得到往生、得到成就，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信心。信心的根源，又在于真正认识到法王从本垂迹的大功德和大恩德。由此引发的无数善心善行，将成为养育无量众生法身慧命的甘露妙药。所以说，撰写法王广传，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重任。

（三）启动大传撰写的心路历程　分七：1.对作传有大欲乐；2.现起趣入之心；3.期间的等待；4.决定担荷；5.尽心尽力；6.真实搜集素材；7.自我评价

1.对作传有大欲乐

想到这里，正如《百五十赞》所说：〝无常性相连，又忧业损害，以我之此舌，何不取实义？〞无常脆弱的生命随着时间之轮的运转，日复一日飞速奔向死亡，再加上宿业与突发障缘层出不穷，为了让如今还活着的这个身体的心、口、手多少获得一些实义，便生起了撰写法王上师传记的强烈愿望。

《百五十赞》这一偈颂讲了三层涵义：第一，生命本来就和无常连在一起，肯定要死；第二，很多业缘随时会夺命，刹那间就可能死；第三，既然这样，就应该珍惜机会，摄取心要。

脆弱的生命，随着时间的车轮日夜不停地飞速奔向死亡。何况我们生在地球这个业力增上的地方，又处在五浊极浓厚的时期，宿世的业力和突发性的障缘层出不穷。生命就像四面起风的广场中央的一盏油灯，随时可能被吹灭。

为了让现在暂时活着的这个身体——这刹那间显现的脆弱之身的心、口、手，多少获得一点实在的意义，我就生起了强烈想写法王传记的愿望。作为一个真正对法王有信心的弟子，我觉得这一辈子没有比这

更重大的事了。

2.现起趣入之心

加之许多法友先后再三劝请，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于是我的心镜中忽然浮现出〝现在正是开始撰写之时机〞的想法。

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内心有大愿望作为因，外在有道友们不断劝请作为缘，因缘聚合的时候，我内心的明镜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现在正是开始着手准备动笔的好时机!”

3.期间的等待

尽管如此，我自己的俱生和后天修学功德都很微薄，实在没有能力写出一部文义俱佳、令智者满意的传记，正如俗语所说〝心虽逐高远，身不越低处〞，所以一直不敢贸然动笔。我曾想，法王座下的活佛堪布们当中有很多智者，如果由他们中的一位智慧高明者以精湛文笔来撰写，一定能写出文句和意义都令智者欢喜的作品。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恭敬等候了七八年，也曾私下劝请一些法友来写。

虽然这样想，但我自己先天的智慧和后天的修学都很薄弱，实在没有能力写出一部文句和意义都非常好、能让智者们满意的传记。俗话说，心可以想着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但身体却被地心引力拉着，只能在地面上走，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了。所以一直犹犹豫豫，不敢随便动笔。

我想：法王座下的传承弟子堪布活佛们当中有很多智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以高明的智慧和精湛的文笔来写，那无论从内容还是文句来讲，一定能写出让智者欢喜的好作品。抱着这个想法，我恭恭敬敬地等待了七八年，也曾私下劝请一些法友动手写法王的广传。

4.决定担荷

然而，正所谓心愿难遂，他们谁也没有承担起这份重任而致力撰写上师的传记。到底该怎么办呢？反复思量之后，我心想：如果再继续坐等下去，再过一段时间，许多往事就会被彻底遗忘，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时候连能问到的了解情况的人都找不到了。于是，我决定由自己来承担起这个责任，开始着手搜集素材等工作。

但是心愿难遂，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担起这份重任来写上师的传记。

那该怎么办呢？我反复想了很多。最后想到：如果再这样坐着等下去，再过一段时间，很多往事就会被人们的健忘吞掉，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那个时候，连能问到的知情人都找不到了，毕竟一切都是无常的。有了这种紧迫感，我就下定决心自己来担起这个责任，开始着手搜集素材、构思编排等的前期工作。

5.尽心尽力

法王的功德实在太过伟大，而我辨析的智慧又太过浅薄，很难写出与上师相称的传记。尽管如此，从自身努力来说，自认为是竭尽全力，算是认真去做了。

法王的功德实在太大了，而我作为写传记的人，分析辨别的智慧又太浅薄。这就好比从竹管里看天、用小贝壳量海水，很难写出跟上师功德相称的传记。

尽管如此，从自身努力来说，我自认为是尽了全力——不是有所保留，而是把所有力量都拿出来了；不是敷衍了事，而是非常认真地去做。

6.真实搜集素材

为了搜集素材，专门听了上百盘法王讲法的录音带。对于曾亲自与法王相处、至今健在的那些人，无论僧俗、男女、老少等，或当面拜访，或通过电话等方式，详细询问了很多往事。

为了搜集写作素材，也为了保证传记的真实可信，我专门听了上百盘法王亲口讲法的录音带。对于那些曾经跟法王近距离接触过、现在还健在的人，不管是出家的还是在家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要么亲自拜访，要么打电话联系，详细询问了有关法王的很多往事。

7.自我评价

想到这些，我想就写作水平而言，肯定有很多人超过我，但如此郑重地拜访、联系那么多相关人士，寻根究底，将他们口述的内容汇集整理，这份辛勤，恐怕一般人较难做到。

想到这些，论写作水平，肯定有很多人比我强。但是像这样认认真真地联系、拜访那么多相关的人，对每个人说的每件事都追根究底、仔细核实，再把他们原原本本的口述汇集整理起来——这份辛勤劳作，恐怕一般人很难做到。

思考题

1.关于法王略传：

（1）先前有人祈请立传等，法王为什么没有开许?

（2）后来法王为什么开许了？开许的情形如何?

（3）略传撰写的情形如何?

（4）略传有哪些不足？由此出现了何种缺憾?

2.撰写广传有什么必要？需要由哪种轨则作传？此事成了何种迫切状况?

3.作者活佛当时是怎么思惟，而对作广传起了大欲乐？活佛现起趣入作传之心的情形如何?

4.活佛起了作传之心后，为何在几年中等待而未动笔?

5.活佛以什么原因决定担荷起作传的责任?

6.为什么说“很难写出与上师相称的传记”?

7.活佛搜集撰著素材的情形如何？对此活佛是怎么评价自己的?

二、传记的文句、涵义和量度　分三：（一）涵义；（二）文句；（三）量度

（一）涵义

这部传记总体上先分后总，摄入四十章的框架中。从法王出生到涅槃之间的事迹分为三十六章，末尾以圣者十二相总摄为一大章，又内分为四章。

这部传记的整体框架是这样的：从法王出生到涅槃之间的事迹，分成三十六章来讲；最后用“圣者十二相”作总结，算一大章，里面又分成四小章。所谓“圣者十二相”又分四组：智、尊、贤；闻、思、修；讲、辩、著；智、悲、力。用这十二相把法王一生的功德事业全部总结起来，作为全书的结束。加上这一章，总共四十章。

（二）文句

在文字的表述方面，以传统写作方式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将来便于译成其他语言等，并未使用太多辞藻学的术语，而是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行文方式。当然，如果用各种修辞来作修饰，使文句优美、意味深长，或许能令智者们心生欢喜，但普通读者会难以如实理解，我认为并无太大必要。因此，采用了内容易懂、文句流畅的风格，力求让大多数求法者都能轻松领会，仅以朴实的语言直接叙述。

在写法上，以传统的写作风格为基础，特别尊重前辈文学家的规范，在语法运用上丝毫不敢马虎。

同时考虑到将来要翻译成中文、英文等其他语言，就没有用太多辞藻学的术语。“辞藻学”是小五明之一，专门讲事物的命名和同义异名之类的学问。比如在藏文里，月亮可以叫“施甘露王”“太阳的兄弟”“云中的天女”等等，这些文人用的说法普通人很难懂，翻译成其他语言后更难理解，所以就不用了。

当然，如果用各种修辞来美化文字，让句子优美、意味深长，也许能让智者们心生欢喜。但普通读者会觉得难懂，要有很高的水平才能破解其中的内涵，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所以，我采用的是直接叙述法——事情本来是什么样，就照那样直接说出来。期望的是内容容易懂、文字读起来顺畅，让各个层次的求法者都能轻松明白。

（三）量度　分二：1.排除过广；2.选取适中

1.排除过广　分二：（1）排除过多细节；（2）排除极广展开

（1）排除过多细节

再者，如果按照特别广的方式来写，一一列出每个地名、每个山沟，细说〝到这里、住那里〞等，乃至供养一块布、一条哈达都详细记录，以及听闻了哪些法也像《闻法录》那样一一记录，那么篇幅恐怕会是现在的两倍以上。然而，当今的人大多事务繁忙、散乱因缘多，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细读很厚的书而品味其义，因此大多数读者恐怕会生起疲厌之心。

再说，如果按特别详尽的方式来写，每个地名、每个山沟都列出来，细细地说“法王到了这里、法王住在那里”，下至谁供养了一块布、供养了一条哈达以上都记录下来，听了哪些法也像《闻法感恩录》那样一条条写明，那篇幅恐怕要比现在至少多一倍。

过去藏地传统写传记，的确有这种详尽的写法。比如嘉维尼固尊者的自传，收了多少供养、怎么上供下施，一年当中半年闭关、半年到处传法，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样当然很好，能让学人看到一代大德一心专注于法、事事依法而行的真实过程，非常受益。

可是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如今的人大多忙得很厉害。比如大城市里的人，一大早就要出门，天黑了才回家，白天心一直在外面跑。看到的、听到的、想的、接触的人和事，让心散乱的因素太多了。古代那种细节

很多、很厚的传记，要静下心来细细读，才能品出味道来。现在的人连收住散乱都难，能真正静心品味的人太少了。所以，如果照那种方式写，大多数读者恐怕会觉得太累，生起厌烦心，不想看了。

（2）排除极广展开

况且要做到像智自在王根登群佩所造的《周游列国传·天金原野》那样，详而不繁冗、广而不松散、多而无增添，实在是极难。

再说，要做到像智者之王根登群佩写的《周游列国传·天金原野》那样，详细却不啰嗦、内容广却不松散、说得多却没有添油加醋，实在太难了。一般来说，细节铺开就容易啰嗦，讲得太广就容易松散，说得太多就容易扯到不相关的话题。但他的游记里这些过失都没有，真是广中之广的杰作。可是要达到那样的水准，太难了。

2.选取适中

所以，担心太过展开将沾染繁冗、松散、增添的过失而招致批评，因此暂时觉得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担心铺得太开会染上啰嗦、松散、增添这三种过失而招来批评，暂时觉得现在这样就够了。

三、确保传记的真实　分五：（一）排除难以取信之处；（二）着重按人类识前的现相如实作传；（三）撰写的心态质直无偏；（四）慎重之心；（五）选材真实

（一）排除难以取信之处

在搜集写传记素材的过程中，发现各类相关人士的口述里面，有些是毫无根据的离奇传说，有些虽然有依据却添加了夸张修饰，有些基于个人所见而演绎成了神话故事，还有些将法王前世传记中的情形说成法王此生事迹而感到惊叹等等。这类只会成为被观察的对象，难以作为可信的依据，因此一概舍置。

在搜集写传记素材的过程当中，从各方人士的口述里面，发现有这

样几类情况：

第一类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根据，凭着自己的想象编出来的稀奇故事。

第二类是浪漫修饰，虽然有一点依据，但讲述者喜欢添油加醋，把本来平常的事情说得非常夸张。

第三类是神话色彩，讲述者根据自己的所见，说来说去越说越神奇，本来是亲眼见过的事，最终却说成了神话故事。

第四类是张冠李戴，把法王前世传记里的事情当成了今生的事迹，然后说“太稀有了”。

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情况。这些内容要么不真实，要么让人怀疑，只会成为被质疑的对象，难以取信于人，所以本传记一概不采用。

（二）着重按人类识前的现相如实作传　分二：1.排除着重按清净显现分作传的方式；2.主要按人类妄识的共同显现分真实立传

1.排除着重按清净显现分作传的方式

如果纯粹以清净现分为准，那自己的上师与圆满正等觉佛在功德上并无差别，这是法尔使然；假使这样，那么一般善知识、瑜伽士、成就者与一切种智者之间的区分标准就不存在了。

为上师立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清净现相来写，一种是按众生识前的现相来写。

如果按清净现相来写，那么从究竟层面来讲，上师与佛没有差别，因为一切法的本性都是真如，都是如来。然而这样一来，就导致没办法区分一般的善知识、瑜伽士、成就者、一切种智佛这些不同的层次。也就是在人的判定上，从凡夫到佛之间，凡能引导众生趋向世出世间善道者，都可以称为“善知识”；已经见性、能与本性相应之人，称为“瑜伽士”；见性后证得圣果，比如登地以上，称为“成就者”；客尘尽除、现前与法界无二的遍智者，称为“一切种智”。这些就是阶位的差别。但如

果依清净现分来说，那么本来平等无有差别，自然也就无法安立阶位的高低了。

这种写法对少数上根者固然可以，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清净显现的境界是他们的盲区，讲与不讲差不多，反而难以让他们生起信心。

2.主要按人类妄识的共同显现分真实立传　分二：（1）主要为多数现代人着想，而决定随此轨则立传；（2）断除增损二边，尽量真实撰写

（1）主要为多数现代人着想，而决定随此轨则立传

因此，讲述上师功德时，主要以事实为准，不增不减地如实表述，这样普通人既容易理解，也容易生起信心，这才是合理的，因此决定依此原则来写。

如果对上师的功德，主要按照人类共同能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增不减、如实地叙述，那么大多数普通人就容易理解，也容易生起真实的信心。从缘起上看，这样做是合理的，所以决定按这种方式来写。

以释迦佛的传记为例。就清净显现来说，佛所示现的一切都是毗卢遮那如来智慧的妙用，没有任何差别。但在共同乘的传记里，会讲佛怎么出世、少年时怎样、后来怎么出家、苦行、降魔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共同看到的。这样写，大家都会相信，觉得导师佛的确是这样示现的，具有超胜的德相。同样，写法王的传记，也要让现代人一翻开书就能点头："对，就是这样的！"这样信心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2）断除增损二边，尽量真实撰写

正如无等阿底峡尊者所说："我等于功德增损，二者之过失同等。"这在《噶当子法》等中都有明确记载。我不想无意义地积累过失，因此远离增损二边，有时不仅写功德，对于一般人看来像是过失的地方也如实记录，并未刻意回避。

为上师立传，最怕的就是增损二边。无与伦比的阿底峡尊者曾经亲口说："如果对于功德作增益和损减，那么作增益和作损减的过失是相

同的。”这句话明确记载在《噶当子法》等的论典当中。牢记这句话，不想在无意义中积下这种过失，所以在传记内容的选择上，力求远离增益和损减两种不如实的边。有时候不仅仅是说功德，对于一般人看起来像是过失的那些方面，也没有刻意回避，直接写了进去。

（三）撰写的心态质直无偏　分二：1.心上正直的路；2.自我检讨

1.心上正直的路

从自身而言，自认为是提起了正念，以质直之心客观公正地如实撰写。

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自认为每次写作都是提起正念，用质直的心，以客观公正的方式来写。无论内容还是心态，都在尽量保证真实。

相反，如果在意义上夸大或贬低，那当然不如实；如果心上不质直，有偏执、失念等过失，也会失去真实性。杜绝了这些，才是纯正的写作。

2.自我检讨

然而，法王毕竟是与凡夫不同、具有很多超凡行为的圣者，而我作为大恩法王座下的一名弟子，如果说丝毫不沾染个人的信心、胜解与情感，百分之百地绝对客观，也是不敢断言的。

但是，我也不敢说能做到写的绝对真实。一方面，法王本身是圣者，境界太高深，有很多超胜凡夫的行为，我的智慧力不够；另一方面，作为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的一名弟子，我对上师有信心、有恭敬心、有感情，所以不敢说自己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完全不带一点感情色彩，这是做不到的。

（四）慎重之心

但是，如果为了赞叹自己的上师，只讲好的方面，进行毫无根据的夸大、不真实的虚构，以妄语凭着陷于臆测揣度的愚痴心来撰写传记，作很多夸张的话，将不出嘉瓦扬顿所说：“大多弟子所著之传记，因过度夸大，反而令上师沦为骗子。”深知应当谨慎避免这种做法。

但是，如果对自己的上师，出于想赞叹的心理，只着重讲好的方面，进行没有依据的夸大、不真实的虚构，再以妄语和愚痴心配合起来，立了虚假的传记，还刻意把这些说成事实，处在估摸、臆想、揣测的状态中，这样编写出来传播，那就太过分了。

这样导致的严重后果，正如嘉瓦扬顿尊者所说:“大多数弟子写的传记，因为夸大过头，反而让上师落入欺骗的嫌疑。”道理很简单，不如实地赞得过分，就等于骂得过分。读者一旦知道不真实，就会说:“原来那个上师不是那样的。”这就把上师整个推到骗子的行列里去了。

基于对这种虚诳的做法及其不良后果的认识，我深深地知道，对于这类心上、语上不正的做法必须谨慎防护，绝对不能做。

（五）选材真实　分三：1.从根本上没必要夸大；2.只采用真实可靠的素材；3.自以为做到了远离增损

1.从根本上没必要夸大

况且，法王并非需要观待历代本生事迹，或依赖化身认定等，也无需依据所化众生的根机因缘、时代劫运之力或示现等去揣度。从法王自身来说，他是在眼见耳闻等共同现分上就能看出具有殊胜功德的圣者大士，因此根本不需要增益夸大。

这里要说明三类善知识:

第一类，高而不高善知识。显现出来的功德不高，需要依靠“前世如何如何”或“已被认定为某某化身”来证明。也就是，虽然看起来不高，但他是佛菩萨的化身，所以是善知识。

第二类，低而不低善知识。显现出来的功德较低，或者看起来似乎还有很多烦恼，这时就会说：这虽是低但不低，原因是善知识的显现都是以众生为缘而出现的。众生的缘上有三点：一、众生能感的心不清净，像水污浊时现不出明显的月影，所以所感得的上师状况就不高；二、这个时代众生心识状况非常差，在这种时代感现不了具殊胜功德的善知

识；三、对贪者现贪相、对嗔者现嗔相，或示现愚痴颠倒作反面教材，所以显现得很低或有烦恼相。但这是低而不低的。

以上两类情况都有真实的。比如人寿十岁时，弥勒菩萨现为只有一肘高的人，也只传一个断杀的法；又比如在狗中现狗，在牛中现牛，或现妓女、猎人等相，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另一方面，虚假的也非常多，比如天魔化现的假善知识，或者本来没什么功德却被人们传说得太离谱。这一类要特别警惕。

第三类，能见到有殊胜功德的善知识。也就是，在众人共同看得到的层面上，就能见到很多殊胜功德，不必借助前两种来认定。比如很多成就者，虽然没有活佛的认定，大家也不知道他由什么化身而来，不必看前世，也不必说因缘的力量、示现等，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位开悟的大德，因为在共同显现分上，大家都能见到他的殊胜功德。

法王就是第三类善知识。不必观待前面的情况，他显现出非常巨大的功德相，就像群星中的明月、众山中的须弥山王。无数人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位大圣者、大士夫。所以，从根本上就没有虚夸的必要，只要如实写出法王今生在人间的真实示现就够了。

2.只采用真实可靠的素材

本传记所写的一切，要么是听法王亲口所说，要么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要么是从与长期在法王身边的侍者们相熟的道友处听来的可信任部分，要么是从采访记录中筛选出的可信任种类，此外的没有撰写。

因此，这部传记里写的一切，只有四类：一、亲耳听法王说的；二、自己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过的；三、与法王侍者相熟的道友亲口转述中可信的部分；四、采访记录中可以信任的内容。除此之外，一概没写。

3.自以为做到了远离增损

因此，自认为远离了增益损减。

由以上原因，自认为这是一部没有增益损减、符合实际情况的传记。

四、尊重读者　分二：（一）不杂私人话题；（二）对旁述、备注的说明

（一）不杂私人话题

我本人在法王座下亲近的时间较长，听闻了不少世出世间相关的内部谈话等，然而传记之中，除了不得不说的一两处外，与个人相关的言谈一概没有写在里面。

其实，在一段时期里，作者活佛是法王最主要的私人秘书，常常七天、十天或者一个月去拜见一次。因此长期以来，经常去亲见法王，听到不少关于世间和出世间法则方面的内部谈话。当时法王有一些事情需要活佛写作，比如给某些大德去信或者写一些文章，谈到很多有关世出世间法规上的事。这些谈话虽然很多，但考虑到传记的纯正度，除了必须说的一两处之外，与私人相关的各种谈话，根本没有写进去。

（二）对旁述、备注的说明

再者，文中的旁述以及为了方便理解当时所说的意思所作的个别备注，虽然不一定是传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我依个人喜好多少写了一些，因此，如果其中掺杂了不必要的闲话，也请读者们予以宽恕。

“旁述”是指在章节之间作的一些评述，“备注”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情况而加的一些注释。

在传记里我们会看到，在一些章节结束之前会有一些评述，比如自己有什么感想，在此理解了什么，对现在和未来的学人将成怎样的教诫；或者指出法王的德相；或者指出各种法教上的要点；或者提出建议；或者说明当时自己的感觉如何，后来果然应验等等。“备注”则是在说到某个圣地、某位大德、某段历史等时，为了让读者有具体清晰的认识而作的小注。

作者说，这些传记的附属内容不一定非要有，但因为符合我自己的习惯爱好，就多多少少写了一些。如果其中掺杂了不必要的闲话，在这

里向读者道歉，请大家谅解。

从这里可以看出，活佛的心一直是很谦卑的，对读者特别尊重。他心里想的是法王，写传记的唯一目的是让读者对法王生起信任，由此与法王相应。他非常重视把法王的真实传记告诉我们，其他一概不采纳，前前后后干干净净地介绍法王的德相，私人方面的话题一概杜绝。

这是为后世标明纯正的立传态度，也是标明弟子为上师做事的态度。

思考题

1.此传的所诠是什么？全书的框架如何？

2.此传在文句上以什么为根本？排除了哪种写法？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采用哪种写法？这么做有什么利益？

3.此传在量度上排除了哪种写法？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选取哪种写法？

4.活佛在搜集素材时，排除了相关人士亲述的哪些内容？为什么不采用这些？

5.如果着重按清净现相作传，会出现什么结果？

6.此传记是按哪种轨则作的？这样立传有什么利益？（以释迦佛传为例来说明。）

7.为上师立传为什么要断除增损二边？活佛写此传时断的状况如何？

8.活佛撰写时的心态如何？为什么说自己做不到绝对真实？

9.以夸张增益、妄语赞叹来为上师立传的情形如何？这么做会导致何种严重后果？

10.此处讲到哪三类善知识？法王属于哪类？为什么为法王立传毫

无增益的必要?

11.活佛作传时选取了哪些素材?

12.活佛在写传时，是怎么处理私人话题的?

13.本书中的“旁述、备注”指什么？活佛对此作了怎样的说明?

五、省略文间偈的简要写法　分四：（一）有人提出的建议；（二）传统写法的利益；（三）此处不采取的理由；（四）因而以简要的直接叙述法来写传记

（一）有人提出的建议

有人建议，若能在每章末尾写些文间偈，或许更好。

在撰写传记的过程中，有人曾向我建议，如果在每个章节结束之前，能穿插写一些文间诗偈或章末的总结偈颂，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二）传统写法的利益

我也知道传统写法中多有这种类型，并非没有根据。而且，如果能很好地在各章之间，适当穿插长短适中、文义圆满的总结偈，的确有助于划分前后章的界限，令读者心生欢喜等，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也知道，传统的传记里常有这种写法，并非没有依据。如果能在章节之间适当地穿插长短合适、文义圆满的总结偈，确实能清楚划分前后章节的界限，也更容易让读者生起欢喜心，这些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西琼·赤诚桑波尊者所写的《列绕朗巴大师传》，每写完一段内容就以偈颂总结；佛经中也常用先长行后偈颂的方式。这样做至少有两点明显的好处：一是界限分明，二是令人欢喜。偈颂还能归纳要义、补充遗漏、画龙点睛，甚至以诗的形式抒发深意，让读者心里生起法喜。

（三）此处不采取的理由　分二：1.内容过多，可能致使妨碍领会传文的真实义；2.致使书面不整洁，以及偏向一种写法也并非悦耳

1.内容过多，可能致使妨碍领会传文的真实义

但是，如果广写文句，以多出正文两倍的量来写很多偈颂，过多着重修辞学的抒情，有时会稍微障碍正文的意义。

但是，如果大篇幅地写偈颂，字数甚至超过正文两倍以上，又过于注重修辞和抒情，反而会稍稍遮蔽正文本身要传达的真实意义。读者心里容易被那些优美的句子牵走，主题反而被冲淡了。

我最关心的，是让法王的殊胜德相在读者心里清清楚楚地建立起来。那些带浓厚感情色彩、抒情的句子一律不要，免得读者的心跑到其他地方去，忘失传记本身。所以，决定采用最直接的叙述方式。

2.致使书面不整洁，以及偏向一种写法也并非悦耳

尤其后来的一些智者，过于注重同音同形字这类修饰法，导致整页布满了圆圈标记，一片斑驳，这样似乎不是特别好。《诗镜释·妙音嬉游池》里教诫说：“当今大多数诗人特别频繁地运用叠字修饰法，以为这样才悦耳，这是不对的。本论中也说‘偏一非悦耳’。”我认为的确如此。

尤其是后期的一些文人过于喜欢用叠字修饰法，整页纸上画满了圆圈标记，显得斑驳杂乱，看上去并不好看。《诗镜释·妙音嬉游池》中也教诫说：“当今的大多数诗学者，频繁地运用叠字修饰法，认为这样才悦耳，实际这是错误的，因为《诗镜论》本身就说到‘偏一非悦耳’。”我心里对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这个教诫非常认同。

（四）因而以简要的直接叙述法来写传记

因此，不断地生起“放弃广写为妙”的念头，以此因缘，本书当中除了在讲述法王涅槃的情形时，有特殊必要需写个别偈颂之外，仅在开篇和结束处写了偈颂，其余全都不要，是按这种原则写的。

因此，我心里一直生起这样的念头：“还是放弃广写为好”。所以，

除了在讲述法王涅槃那一章有特殊必要写了少量偈颂，以及开头和结尾处写了偈颂之外，其余全都省略了，写本传记是按这个原则来写的。

要知道，作者活佛写这部传记的重点，只是想把大恩上师的德相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呈献出来，根本不是要显示自己、抒发什么浪漫情怀，这一点和凡夫不一样。

六、大事已毕　分三：（一）耽延的原因；（二）即此已满足；（三）我的心里话

（一）耽延的原因

由于自己散乱大、文稿繁重，加上长期以来四大紊乱引发失眠，导致记忆力衰退，以此等种种因素，致使时间稍有拖延。

因为自己散乱心重，文稿又多，再加上长期四大不调导致严重失眠，记忆力衰退，种种因缘凑在一起，完成的时间就稍稍拖延了一些。

其实拖延的因缘还有很多。比如，活佛只要待在喇荣道场，就要在大圆满班级讲《七宝藏》等大论，要提前备课；每天中午还要接见许多信众，为他们念经加持；还有早晚课诵、自己入座修行……这些日常事务一件也少不了。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每一件事的真实性，活佛要反复采访、打电话、托人捎口信，去每个地方亲眼看、亲自抉择把关。哪些材料可用，哪些不可用，可用的又该怎样把握内涵、怎样表达，才能既不失真，又有要义，还要按时间顺序编排得当，让每一章都成为圆满的篇章……这其中的心力耗费，是外人很难想象的。

另外，活佛身体也很不好。入睡要靠地水火风四大调和，四大稍有不调就彻夜难眠。长期失眠，念心所不分明，在那种状态下，用心抉择、写作都很吃力。

无论如何，凭着报恩的心和愿力，历经六七年终于完成了。虽然迟了一些，但也总算完成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作者写这部大传要付出多

大的辛劳。

（二）即此已满足

我想，如果时间能稍微延长，会出现比现在更好的作品，但寿命不定之故，暂时以此就满足了。

如果时间再宽裕一些，有些章节还能再打磨得更好，文字水平能更深妙一些。但寿命无常，随时可能出现死缘，所以暂时这样完成，也就满足了。再拖下去，万一寿命中断，这件事就彻底做不成了。

（三）我的心里话

我认为，对我来说，为了报答至尊上师的恩德，能做的暂时也就是这些了。这部传记顺利圆满之后，自认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已经做完了，所以从此以后，这无常的生命何时运行到终点而死亡，心中都没有任何缺憾和后悔。这些是顺便汇报的想法。

活佛说，法王上师亲身摄受、赐予法身慧命的大恩德，就自身的情况来看，为了报恩，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这部传记圆满完成以后，我觉得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已经做完了。从今往后，这无常的生命什么时候走到终点，我心里都不会有任何缺憾和后悔。这是写到这里的时候心里真实的想法，顺便给大家汇报。

《法王广传》的成功，就等于是根本上的成功。因为大法脉的源头在法王，无数弟子成就的根本在对法王的信心，而产生信心的最充足燃料就在这部《广传》。这件事做成了，其他大大小小的善事就都被涵盖了，所以随时死都没有缺憾和追悔。这也是给我们后学人的一个极大启发，要意识到这件事极其重大。

七、感谢与怀念　分二：（一）感谢；（二）怀念

（一）感谢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在撰写本传期间，道友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校勘方面赐予了莫大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传记完稿之际，活佛要对所有施恩者致谢。

首先要汇报的是，在撰写这部大传时，许多法友给予了宝贵的建议，尤其在校勘方面，帮了不计其数的忙。毕竟活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到喇荣依止法王的，此前很多事情没有亲身经历。为了保证传记的真实性，他曾多次召集法王的老弟子及诸位大德聚在一起，开集体校勘会。大家在会上讲述某时某事的方方面面，比如八十年代初，法王什么时间、传过什么法、当时情形如何等等，活佛便在一旁聆听，由在场的老弟子们集体核对，从而确保传记内容的清净。这原本就是一个需要众人合作的大工程，因此，对所有在校勘方面提供过帮助的道友们，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传得以完成，主要作顺缘者是信心和善心都不小的道友——来自新龙县的噶荣翁定，他对初、中、后三时的一切事宜都担起了责任，最初劝请、中间提醒、最后促成等等，总之，成办了撰写本传记的一切助缘，并承担了全部费用，在此对他表示由衷地随喜！

其次，是对主要祈请者的感谢。

在促成传记的顺缘方面，主要出力的是来自新龙县的喇荣常住僧人噶荣翁定。这位法友信心大、意乐足，可谓法王上师新龙弟子的代表。他对这件事有大意乐，无论是跑腿办事还是传话，都做得欢欢喜喜。从最初劝动笔写作，到中间多次提醒，再到最后劝请完稿，他承担了全过程的责任，还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对他这位协助者，我在此深表随喜。

另外，前后劝请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提供了写作素材。但若要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有些我已无法记起，所以无法列出一份平等完整的名单，若是从中选出几位单独列出也大可不必，所以此处就不列出完整的名单了，对此请诸位予以谅解。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三，要对所有劝请者和提供素材者致以感谢。

前后劝请我写传记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提供了宝贵的写作素材。如果要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有些人我可能已经记不清楚了，很难列出一份既平等又完整的名单；如果只选出几位代表，又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这里就不列名单了，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在这里总的表示感谢！

（二）怀念

在为了搜集写作素材而请问的那些人当中，大成就者龙多嘉参、蒋扬罗珠堪布仁波切、安蒋喇嘛、邬金丹增老堪布、居酿的永日堪布、仁增尼玛喇嘛、耶洛父亲、阿克卓洛、囊协医生、老奶奶耶澈等，先后都已圆寂，去了其他世界，想到这集聚而分离的往事，我在悲伤中怀念着他们。

这其中，有许多大德和故人已经先后离世，包括亚青寺怙主大成就者阿秋喇嘛仁波切、多芒寺德高望重的德巴堪布仁波切、传下来列绕朗巴伏藏法灌顶和传承的新龙安蒋喇嘛、喇荣觉姆上座老堪布邬金丹增、石渠居酿地的永日堪布；还有新龙的成就者仁增尼玛喇嘛、门措上师的父亲耶洛，以及色达却充村精通大幻变网坛城设置的阿克卓洛、色达的囊协医生，还有法王降生时的邻居、如今已经成了老奶奶的耶澈等等。他们在这一世的寿量报尽后，先后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回想起当年为了传记聚集一堂，如今已经阴阳两隔，我在悲伤中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在这些人当中，安蒋喇嘛和仁增尼玛喇嘛在世时曾多次说过，特别想在有生之年读到这部法王上师的圣传，很希望能早些撰著完成，然而时不等人，他们二位尊者都已经圆寂了。

在上述这些人之中，特别要提到尊贵的安蒋喇嘛和仁增尼玛喇嘛。二位生前多次表示，很想读到这部法王的广传，希望我能稍早一点写完。遗憾的是时间不等人，广传还没写完，二位尊者就圆寂了。

对此，我以悲痛之心随念，同时作甚深的祈愿：愿二位尊者前往普

贤法王上师的足下，恒常受用深广法之喜宴，与上师心心相印，以幻变之力随学怙主法王的身语意大解脱行传海！

对此，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缅怀二位尊者，并在心中作甚深的祈愿：愿二位尊者能顺利前往普贤法王上师（指究竟无学道的普贤如来果位）的足下，恒时受用深广的大乘法喜宴；愿他们能与上师心意合一，在彻证本性上完全无别；从此能跟随法王大怙主身语意大解脱的佛行事业海，以神妙的幻变之力追随不离，永远常行佛道！

我们要看到，这个祈愿里面包含着对后学的深刻教导：圆成普贤行愿海的关键，在于依止不离上师佛。第一步是祈求愿往生到上师足下，做到“常不离佛”；第二步是受用大乘妙法，与上师心心相印，获得文殊智慧；第三步则是周遍流现普贤行，与上师无别，展开无尽的利他事业。

这祈愿还有一层深意：既然二位尊者没能在人间看到文字版的《法王广传》，我便祈愿他们能直接到普贤法王上师座前，亲领甚深层面的“法王广传”。所谓的“大解脱行传海”，是指圣者身语意不住二边的不可思议解脱行境。真实的法王广传，是身如“一身复现刹尘身”、语如“一音圆演无量法”、意如“一念遍知三世”的境界。祈愿二位尊者能同行相助，真正与法王的事业海合而为一，这是最深彻地领受和随学法王广传，以此来弥补人间的缺憾。

八、共入法王心海，同坛成佛

最后作连接祈愿：愿一切见闻忆触此传记之众生，相续中播下解脱种子，愿所有与此传记结缘者，皆蒙善知识圣怙主摄受，受用深广法甘露，究竟于威猛上师父亲密意心界中，一坛城中同成正觉，乃至虚空界尽之间，恒常、周遍、任运成办一切有情的义利！

最后，作者为一切有缘者作大祈愿。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何人祈愿；二、作何种祈愿。

一、为何人

对象是指四类有情所摄的一切众生：即眼睛看到了这部大解脱行传的文字、耳朵听到了它的声音、心里忆念起它的影像、身体接触到法本的众生。

二、作何愿

这是指以法王为根本增上缘，实现普贤行海的全程发愿。

首先是种下道种。所谓“佛种从缘起”，佛性人人平等，关键看遇到什么缘。传记就是这个媒介，所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轮回中的有情一旦接触到这样的大解脱行传，因缘和合，就会播下解脱的种子。

其次是得师摄受。有了这个根本，再向法王祈求，由于法王已证得最高佛果，必定会摄受这个众生，将其引入解脱道，使其在因缘成熟时能听闻妙法。

第三是受用妙法。被摄受后，众生将无厌足地受用大乘深广妙法，如来藏会随着法雨的滋润而逐渐开显，悲心与菩提心等大乘种性将被唤醒。

第四是同坛成佛。随着修行的深入，众生与怙主之间的感应越来越深，最终达到极致，自心与法王的本心刹那不二。由此将在大威猛上师父亲的密意心界中，于同一坛城现前正等觉。

最后是普贤利生。成佛后将真正实现普贤行海，乃至虚空界尽，在时间上“恒常”不断，空间上“周遍”法界，行相上“任运”无功用，成办一切有情的现前与究竟义利。

这就是作连接祈愿，也就是作者作为祈愿方，将一切结缘的众生（结缘方）与普贤法王上师（摄持方）连接起来。作者作为明眼者，观照到众生只要有一点善心倾向，就必然为法王的智悲力所摄受，因此发下此大愿，把有缘者的心和法王的心连通，这决定了未来广大深远的缘起走向。

作为见闻忆触这部大传的有缘者，我们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祈愿，更

应发出主动力。要在种子播下后，用信心和恭敬的水去滋润它，主动向法王祈求加持。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对这部《法王广传》展开具量的闻思修，充分地去讲解、思惟、随学。当这一系列过程发生后，深广大道的缘起就会充分展开，无数具缘者的心识将汇入法王的心海，最终在同一曼荼罗中成就无上菩提，行持普贤行海，利益无边众生。这便是缘起的甚深之处。

藏历火猴年三月初八撰于喇荣

藏历火猴年三月八日，公历 2016 年 4 月 14 日，撰写于大恩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的根本道场——喇荣圣地。

思考题

1.在各章节之间写文间偈有何利益？此处为何不采用这种写法？本书是以哪种轨则写的？

2.此传完成的时间稍有拖延的原因是什么？

3.对于这部传记的完成，活佛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4.在传记完毕之际，活佛对哪些人表达了感谢？

5.活佛特别对喇嘛安蒋和仁增尼玛二位尊者作了什么祈愿？其中有怎样的甚深内涵？

6.作者最后为哪些有情作连接祈愿？祈愿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祈愿有什么作用？我们当前该怎么做？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讲记

丹增活佛仁波切　著

益西彭措堪布　译讲

这是一部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的大解脱事业行传，下面我们就沿着大传精妙文字的指示，开启这扇认识之门。

古话说“智者见经题便知全部义”，这部大传的全名叫做：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

题目开头就是“真实”二字，这是与“虚妄”相对而言的。要知道，真实才是最可贵的，无数个假的也不如一个真的。特别是在这个末法时代，五浊炽盛、圣法光明黯淡、众生苦难深重之际，能有一位真实光显导师佛圣教的法王出世，是何等稀有。

这里的“真实”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真实智慧，第二是真实之愿，第三是真实之力。所谓“真实智慧”，就是指彻见光明大圆满的本性或法性，并且通达引导众生直接和间接成佛的法道。所谓“真实之愿”，就是指普贤大愿，如经中所说“愿持诸佛微妙法”等；或者像《愿海心髓》里所说的“无垢圣教兴盛常住世，无偏众生利乐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时唯有此”。这里的“愿”其实就是指大悲心，由于有这样的悲愿，当然会示现在这个时代，作为群生的怙主来宣演大教。所谓“真实之力”，正是由于具备了智悲双运，以明见法道之心，应着群生的机缘给他们指明道路，使得一切有缘众生都能入到圣教的大道里，得到无量的利益安乐。

接下来的“如来圣教”，是指法、报、化三身如来，为了相应法界群机的根器，所宣说的能直接或间接将众生引回法界本地的无上圣言。广说起来有无量无边的支分，概括起来可以归摄在九乘圣教当中，再概括

就是显密二教。

对此，就像日轮的光明出来能够清晰地照见天下万物那样，法王以大智慧之光，能够显示出如来圣教的真实涵义，这就称为“光显”。

由于弘扬圣教，使得佛教的日轮如旭日东升，在中天之中照耀群品，由此众生都知晓了安乐之路，从而能获得现前和未来一切世出世间所求的安乐，所以称为“宝”。或者说，只要对法王一心祈求，以他智悲无碍的力量决定能让大家实现愿望，所以称为“如意宝”。他是谁呢？他就是真佛亲自在二十世纪示现在人间的无上圣者，对于一切三乘、九乘的无量诸法无不自在，是以无等的智慧、彻底照见万法的力量无碍宣说的大法王。“圣者法王如意宝”这个全称有着极大的缘起，它是由如日月般的两位大怙主所赐予的名字：一个是“法王”，一个是“圣者”，再加上上师自身安立了“如意宝”的尊名。这三个名称的具体涵义，将在本传记的正文中详细讲到，这里就不再繁述。

以上解释了“真实光显如来圣教者——圣者法王如意宝”的涵义。

对此，以广博而细致、支分圆满的方式，诠表法王此生佛行事业大解脱的行境，就称为“广轨行传”或“广传”。

副标题“天鼓妙音”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这个法非常微妙。普贤王如来的法身智慧以大悲为俱有缘，应着五浊深重时期、娑婆世界地球人类为主的众生善心的感召力，而在无分别、无功用中任运示现佛的事业，这就是“妙”。这里面的任何事业，都是大圆满大智慧随缘的自然流现，把它譬喻为“天鼓妙音”，全称是“善法堂中的天鼓之音”。

正如《华严经》所记载的，在忉利天也就是三十三天有一面天鼓，它是由天人们的业报自然感得的。当天人们放逸的时候，鼓中自然会发出妙音，宣说四法印的正法。比如宣说一切五欲都是无常的，如同水中泡沫般体性虚伪，一切诸有都如梦幻泡影、浮云水月一般等等。天人们听闻了这样的法音后，都会共同升于善法堂。之后天王帝释会宣说妙法，

使得他们都随顺寂静，除去贪爱。大家要看到，这个天鼓是无心、无功用的，它仅仅是由天人们的福报自然感现出这样的法音。这正是表示如来作事业的相。法王上师就是这样，应着众生的缘，自然地流出种种身语意无尽的事业之相，完全脱离了生死和涅槃两边，没有任何事相上的障碍。这样出现的大解脱行传，所有这一切犹如天鼓妙音一般。

丹增活佛仁波切　著

本传记的作者是丹增活佛仁波切。他是当代宁玛派的高僧和大成就者，是法王佛行事业的胜妙补处，也是为大众传授大圆满灌顶法要的金刚上师，同时还是《法王全集》的重要整理编辑者。活佛持戒清净，智慧圆满，关于他的具体功德，大家可以去阅读活佛的略传。正是依靠他的发心和精进力，才在太阳照耀下的这片广阔区域，为人类留下了这部珍贵的《法王广传》。

关于传承的情况，我是在丹增活佛仁波切面前亲自领得的近传承。我的目的是想，自己翻译、传讲，以及将来法师们去弘扬这部法的时候，如果有近传的加持，将会更有力量。

下面我们就开始逐章进入《法王广传》的学习。

第一章　殊胜境前献赞颂　立誓著述此传等

这一章可以说是《广传》的序分。这里首先赞颂传承祖师，接着就要说明撰写这部大传的许多因缘，“等”字包括传记体裁的取舍等。

正文　分三：一、偈颂；二、开篇引言一；三、开篇引言二

一、偈颂　分二：（一）赞颂诸殊胜圣者；（二）传记发起之因缘

（一）赞颂诸殊胜圣者　分七：1.赞颂三宝祈赐吉祥；2.赞颂悲心之王释迦本师；3.赞颂智慧之王文殊圣尊；4.赞颂威力之王无死莲师；5.赞颂金刚降魔历代化身；6.赞颂文殊化身遍知麦彭大师；7.赞颂遍主法王上师大解脱事迹

1.赞颂三宝祈赐吉祥

嗡　愿吉祥（祈愿一切吉祥圆满）！

具十力德无尽庄严主，无主灭道湛寂甘露法，

持法明脱之藏众中尊，三尊谛实愿赐普吉祥！

这一颂首先赞颂了佛、法、僧三宝的真实功德，之后祈愿依靠三宝的谛实力，赐予众生一切种类的吉祥。

对此，先要明确这里运用的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叠字写法，接着分句解释教主佛殊胜、寂静法殊胜、圣众僧殊胜，最后祈愿以三宝的威力普赐吉祥。

一、略说叠字

什么是叠字法呢？就是指前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和后一句的最初一个字是重叠的。

这个偈颂里有三个叠字：第一个是“主”，第二个是“法”，第三个是“尊”。这三个字叠得非常有深意：“主”字是以“真”和“妄”来叠的。前一句的“主”讲的是真，即佛陀这位万法之主；后一句的“无主”讲的是妄，即排遣那个虚妄的自我主宰。“法”字是由“人”和“法”来叠的。前一句讲的是寂静的法宝，后一句讲的是持法的人，也就是僧宝。“尊”字是以

“总”和“别”来叠的。前一句讲的是个别的圣者众，后一句讲的是总体上的三尊殊胜。

总体来说，“主”代表大我，有主宰义、自在义；“法”就是道，有妙理义、天理义；“尊”就是殊胜，有无上义、最胜义。通过这个巧妙的叠字法，能显示出圣法界的德相：就“主”的一分称为佛，就“道”的一分称为法，就“众”的一分称为僧。因为三宝具备无上的功德，的确能满足一切具信心者的所求，所以祈求三宝赐予一切种类的吉祥。

二、教主佛殊胜

第一句“具十力德无尽庄严主”，讲的是全真无妄的佛宝。当以无明为体性的虚妄分别客尘无余消尽时，本来的大光明智慧就会彻底显露出来，这是与法界体性无二的智慧本明，因而能遍知一切法，称之为“一切种智”。佛陀具体的德相，表现在他对于众生的因缘、欲乐、道行等等，尽十方三世的量都能一切无碍而转，这称为“力”，这里的“十”表示圆满无缺。

正是以这种大智慧彻底地显发、无碍地起用为主体，开发出了身、语、意无尽的庄严。譬如，佛身可以相应法界群机示现无数的色身相；佛语可以随众生的意乐流现无量的音声；佛意可以彻底遍知众生的心行状况、法门状况等，能够无碍而转。诸如此类，出现了无尽的、永无坏灭的大无为法的功德之相。这就是如来藏“大我”开发的状况，所以称为“万法之主”或“法教之主”。大家要明白，这里的“主”是指大自在的意思，于一切法无碍而行。它是超越了“我”和“无我”两边，却又不是断灭，而是以周遍的本明无碍起用的大自在心，这就是佛。

三、寂静法殊胜

第二句“无主灭道湛寂甘露法”，讲的是寂静法殊胜。已经成道的诸佛要教示众生什么法呢？就是要教导我们“离妄返真”。佛自身已经证到了真我，而且知道众生是落在什么样的虚妄分别当中。众生在一念妄动之后，分出了能、所，根本上把那个“妄见者”当成了“我”。从此以后，

从细到粗发展出一套庞大的私我体系，这就是一切苦的根本。众生一直在虚妄中流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是苦的，却始终认为这个“我”有自在性、有主宰性。诸佛宣示的法道就是要息灭这个虚妄的“我”，因此说“无主”。

这里要特别辨析一下“真妄”。虽然同样是用“主”字，但前后有真妄的不同。前一句的“主”是真实的主中主、万法之主，是真实大我如来藏恒沙功德的显发，那是天然性德的开发，是真正的自己。而后面这一句说的“无主”，所要否定的那个“主”，是指落入能所后，执取那个妄见者作为“我”。凡夫总以为这个“我”有自在、有主宰，这上面又有“自我”和“自由”两分。所谓的“自我”，就是认为要为这个“我”服务，这就生出了私我的执著和私欲，这是生死的根本；再发展到更加狂妄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我”是可以“自由”的，没有什么天理要依循，凭着私我的智巧就可以去实现自我。这种以私我见解为根本、以私欲为动力、不信天理的狂妄作为，就是恶趣的根本。这些全都是以苦集为内涵、以热恼为体性的生死大病，都不是大道、不是妙法。

因此，诸佛证得真实自性后，告诉我们这一切本来虚妄。当证到没有这种私我主宰性的时候，就出现了纯真的法。这也就是以“无我”或者“无私我主宰性”为根本，以灭谛、道谛为内涵的法。当这些虚妄都没有的时候，就自然合于天理，到了这个果上就叫做“灭”；与它相合的就是“道”，即以无我空慧为主的无漏之道。这样彻底安静了、全然无事了，就是“寂”；它是发挥心的灵明，所以是“湛”；它能够起死回生，把沉溺生死的死人救活，所以叫做“甘露”。诸佛所开示的这种妙理法道，就称为“法宝”。这是佛自身证悟到的，也是我们本来具有的，这样殊胜的法就是道中的真法。

四、圣众僧殊胜

第三句“持法明脱之藏众中尊”，讲的是圣众僧殊胜。能够受持这个

妙法的人，当然达到了“明”和“脱”两分所摄的大功德藏。所谓的“脱”，就是一切我执妄动全部息掉了；所谓的“明”，是指本明出现了，出现了真实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这样的圣众，当然是众中最为殊胜的。

五、三宝赐吉祥

最后一句“三尊谛实愿赐普吉祥”。这样的主、法、众三者，都是所谓的“殊胜”或“尊”，因为它们超出一切，叫做“谛实”或“真实”。这完全不同于外道：外道的教主还处在无明愚暗里，丝毫没有显出身语意庄严；外道的法是所说的有我、并非能寂灭苦恼之法；外道的徒众是学有我之法、落在虚妄分别里的。而佛法僧三宝则完全不同，因此称为“三个殊胜”或“三尊”。由于三宝具有殊胜性，圣法界毫无虚妄，智悲力本身融通为一个大体系，所以能够无障碍地遍入具信心有情的心中，具有真实的加被力。三宝完全具有救护的能力，在外支上是圆满的。当我们自身忆念这些功德并产生胜解信以后，那当然要至心地祈愿三宝，赐予我们现前和究竟的一切利益安乐，这的确是无上的归依处。

2.赞颂悲心之王释迦本师

赡部牵藤果穗垂，落海声相作美称，
南洲器情普摄取，发心白莲千叶开，
极萦绕至娑婆际，受生释族天中天，
此期教法唯一主，能王日亲您得胜！

一、悲愿的对象与特征

前三句描述了世尊悲愿所观缘的对象——南赡部洲的有情。

在久远劫之前，海岸边上生长着一棵高大的树，诗学修饰法称其像牵连的藤一样高。树上结有像麦穗一样的巨大果子，法喻合称为“穗果”。这个果子掉到海里时会发出“赡部”的声音，由此取名为“赡部树”，这个世界也因此被称为“赡部洲”。这是一个具有美丽名称，却极度苦难的世界。

世尊在过去因地做宝海梵志时，所发的大悲愿要摄取的正是这个苦

难尤为深重的南洲器情等整个刹土，这也是娑婆世界的重点所在。根据《悲华经》的讲述，当时世尊劝很多人发菩提心，但他们都发愿要摄取清净刹土，放舍了娑婆世界里那些具有深重烦恼的有情。这些众生在五浊恶世里，造作杀父、杀母等五逆重罪，诽谤正法，远离善知识，专门行于邪见，不畏后世，不修福德，被称作“善根烧灭者”“颠倒行恶者”“无药可救者”。诸佛世界不能容受他们，因此他们被摈弃并集中在这样的污秽国土里。宝海梵志见到这些苦难众生，其他菩萨都不摄取而舍放，而是去摄取净土里那些已经善自调伏的众生，因此心生极大的忧愁，身体憔悴，认为这些菩萨虽然生起了大悲心，却不能摄取五浊恶世，使得无量苦难众生堕入愚痴黑暗之中。由此，宝海梵志特别生起了不共的悲愿，他要摄取南赡部洲的所有器世间和有情世间。

二、悲愿的范围与成满

“发心白莲千叶开，极萦绕至娑婆际”

这个摄取秽土器情的悲心一动，菩提心的发心就如白莲的千叶打开了。这代表他的大愿真实地开发了，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宝藏如来曾赞叹说，世间大部分菩萨发愿摄取清净世界，在善心众中施作佛事，成佛后寿命无量，他们就像其他的莲花。而宝海梵志具备了四种精进之法：一、愿摄取不净世界；二、愿在不净众生中施作佛事；三、愿成佛后宣说三乘法要；四、愿成佛后得中等寿命。这一类菩萨，犹如那极其坚牢、遍满刹海的“白莲花王”。宝海梵志的悲愿特别关注浊世里无人救度的罪苦有情，他一心要摄取秽恶世界，由此在他面前立下了五百支分大悲愿海。

“极萦绕”是指悲心深重，刹那也不离开。他发愿乃至过了一个恒河沙等阿僧祇劫，进入第二个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在劫后分的贤劫人寿千岁的时代，他都要长久在生死中忍受各种辛苦，以菩萨三摩地的力量，决定不舍弃这些有情。他的心一直关注在秽土，而不是在净土成佛。他

在历劫的行道中，为了让一个众生种下善根，可以舍弃无数的头目脑髓，修集无数的波罗蜜多大行。他的悲愿覆盖到了整个娑婆世界的边际之间，这就是“极萦绕至娑婆际”。他尽了最大的心力，全分的心就是要救度苦难众生。

他曾发愿在人寿一百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受生在南赡部洲，以最近的方式来摄取有缘众生。这个摄取是极其具体的，从兜率天降下来、在释迦种姓中受生、住胎、出胎、示现出家、苦行、降魔、成道，直至转三乘法轮、最终示现涅槃，乃至涅槃后还以舍利来摄取众生。这一切弘大的悲愿，都是要摄取秽土有情，并在这个世界成佛，以此最近的方式将最苦难的众生引导到佛道之上。

三、最终的胜利

“受生释族天中天，此期教法唯一主，能王日亲您得胜！”

经过无数劫的资粮积累到圆满的时候，世尊就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

他首先以释迦种姓的父母为缘，受生在释迦族姓当中，之后经历了成道历程，最终在人们面前示现出“天中天”，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从此开始宣说出世的解脱和成佛的法要，归摄为三转法轮。

在一期教法里，只有一位圆满的教主，这是由“一世间不能出现二转轮王、不能出现二如来”的法则所决定的。因此，释迦牟尼佛被称为“此期教法的唯一大导师、唯一教主”。从他到这个世界法灭之间，所有三宝的根源就是释迦本师。

“日亲”是释迦佛的另一个名字。这位能仁之王、日亲，他以大悲的白莲花愿，终于得到了最辉煌的胜利！这是这个秽土上发生的最大事件，我们由此欢呼释迦牟尼佛得到了全胜！

3.赞颂智慧之王文殊圣尊

德字红黄光明青春精，成熟相好幻聚青春相，

一切佛智自色妙语天，彼拥蓝色剑者吾顶亲。

文殊圣尊是智慧之王，因此这个偈颂赞颂的重点就在“智慧”二字上。这四句分别从四个方面来阐述：第一句讲智慧之性，第二句讲智慧之相，第三句讲智慧的身语意，第四句前半句讲智慧的作用，最后表达归敬。

一、智慧之性

“德字红黄光明青春精”

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了解：一是能生的种子字，二是红黄光明，三是青春，四是精。

这里的“德”，就是能生文殊圣尊的种子字，法界的法则就是从这个字出现了文殊尊。这个本心的光明被称为“红黄光明”。这就像早上从海边升起的太阳，那是一个带有黄晕的红太阳，代表着生气勃勃，表示智慧永远都是光明的、灿烂的。所谓“青春”，是指无为法。因为本性光明的智慧不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没有生就没有老，也没有衰，这是本具的无为法的青春之性。所谓“精”，是指把这一切虚妄的客尘去掉以后，会出现一个精华，这就是本性的精华、大智慧的光明。以上讲的就是“性文殊”。

二、智慧之相

“成熟相好幻聚青春相”

这是指这个智慧的本性应着众生的善缘，显现出来的表相。这也旨在启发众生：要往智慧的本体回归，往青春的本性回归，往无生无灭的常然无为法回归，往本自无苦的天然大乐上回归。因此，“性文殊”或者说真实文殊，应着有缘众生的善习气，会显现出一个青春童子的形相，来引导众生往智慧上靠。这是一种幻变的“相好聚成熟的青春相”，也就是显现为十六岁的童子相，非常年轻，并且具足非常多的妙相和随形好。譬如皮肤细嫩、眼睛有神、头发青黑、身姿矫健等等，从头到脚、五官的每一分、身体状貌的任何一分，全数都是青春相，充满了活力。这个

显出来的相，正是为了表达青春的本性。大家要想，假使一个人衰老了，特别是心变老了，那是不理想的，说明他已经落入到非常重的虚妄分别当中了。而真实的大智慧之相，永远都是年轻的、乐观的、欢喜的，永远都是妙力无穷的。

这里要注意第一句和第二句的连接。比喻上来说，就像一颗种子成熟后会出现青春的相，比如草变绿、花变红。但要区分清楚：比喻上讲的是有为法的因果，因上的种子是生灭性的，由因缘和合造作出了成熟的相；但在意义上，这是无为的种性，是本自圆成的。也就是说，“青春精”是本来的心要，它的“成熟”不是造作出来的，而是从法身流出报身，自然地应着众生的缘而显相，这中间没有生灭性。诗学的描述往往是把比喻和意义结合起来讲。所以，第一句讲的是本来无为法的青春精妙、诸佛的智慧；第二句讲的“成熟”，是指这种精华显现了出来。在金刚乘教法里讲到八种幻变网，“文殊幻变网”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诸佛智慧——“德”字红黄光的精华，显现为文殊圣尊不可思议的报身相。这个相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一切相好都成熟完美的青春色相。

三、智慧的身语意

“一切佛智自色妙语天”

这是一切诸佛智慧自己的色身和妙语天。

配合身语意来讲，“一切佛智”是指一切诸佛智慧的心要，代表“意”；由此自然显现出青春的色身相，就是“自色”，代表“身”；“妙语天”则代表“语”。“妙语”其实是文殊菩萨十五个名号之一，说明从这个天真本性的智慧里，会流出四无碍的辩才，在任何时处都没有障碍，妙语滔滔不绝。

四、智慧的作用与归敬

“彼拥蓝色剑者吾顶亲”

前半句讲作用。这位智慧尊拥有一把蓝色的宝剑，这表示他具有“能断”的作用。大智慧能够顿时挥断一切戏论之网，根本不被缠缚其中，

远离一切二边的耽著，这表示他慧剑的锐利。面对这样的智慧本源，我们心里想着一切时都不能离开，因此不由自主地以头去亲近他，这表示由衷地顶礼。

4.赞颂威力之王无死莲师

千叶妙莲花蕊绽笑顶，一切佛智同变游戏行，

力伏现有海生佛王尊，住心不坏明点为庄严。

这一颂从生处、体性、威力和名号四个方面来赞颂莲师，并表达至心的礼敬。

一、生处

“千叶妙莲花蕊绽笑顶”

莲师不是像凡夫那样由母胎出生，而是化生。在达那郭夏海中，有一朵千叶莲花，莲师就诞生在花蕊绽放的顶端。

二、体性

“一切佛智同变游戏行”

莲师是一切诸佛智慧共同变现的大游戏。这就像几个人合作舞狮子，共成一个狮子，这就叫“游戏”。实际上，当调伏众生的因缘成熟时，十方三世诸佛的身语意功德摄集成一个“识”字，从阿弥陀佛心间发出，降临到莲花蕊中，化现为一位相好庄严的八岁孩童。所以，莲师就是一切诸佛智慧共同力用的显现。

三、威力与名号

“力伏现有海生佛王尊”

所谓“力伏现有”，是指他能胜伏一切器世间和有情世间。因为他没有丝毫无明，水不能淹、火不能烧，能役使鬼神、消灭魔障，能无碍地转一切法而不被物转。所谓“海生佛王”，是指他在娑婆秽土的化身中无与伦比。他是释迦佛的后身，以无死虹身的示现，成为了佛中之王。

四、礼敬

“住心不坏明点为庄严”

面对这样的圣尊，如何礼敬呢？就是祈请莲师住在自己的心间。就像观音菩萨头顶阿弥陀佛一样，将莲师迎请到心轮中的不坏明点，也就是那无生无灭的胜义本性当中。让莲师与自心无二无别，这就是生命中无上的庄严。

5.赞颂金刚降魔历代化身

得彼加持成就禁行王，雪域持橛众中奇胜士，

任转心境纳南持明者，历代应化出世悉礼敬。

这一颂是赞颂第一世多吉登炯尊者及其历代的应化身。

“得彼加持成就禁行王”，是说多吉登炯尊者亲得莲师加持，成为了白衣大瑜伽士，在密法修持上成就了不共的禁行，是当之无愧的成就者之王。

“雪域持橛众中奇胜士”，这是讲他在金刚橛法门上的殊胜地位。虽然修金刚橛成就的人很多，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多吉登炯和益西措嘉。金刚橛是他的标志，就像文殊手中的宝剑一样。所以，丹增活佛设计的法王像，特别保留了“班智达的装束、瑜伽士的橛”这一特点，就是为了彰显这个殊胜的缘起。

这里顺带讲一下金刚橛的威力。当年莲师在尼泊尔修行时曾遇大障碍，当地三年大旱、瘟疫横行。莲师派人取来金刚橛法门，障碍立刻消除，大雨普降。因此有说法称：“真实义的法如富有的商主，而金刚橛法门就是必要的保镖。”多吉登炯正是这一法门的重要传承者。

“任转心境纳南持明者”，是讲他的境界。“纳南”是他的家族姓氏，“持明”是指他常持本性不离的果位。他能够自在地转动心和境所摄的万法，能转一切而不被一切所转，这是怀业的无上成就。作为莲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多吉登炯成就了“如风无阻碍”的境界。当年桑耶寺开光时，他凭借风心自在，能无碍地穿过山崖；桑耶黑波日山起火时，他持金刚橛瞬间灭火。他还能以神变力在空中飞行，环游四大部洲。当莲师为他

直指心性时，他顿时解脱；莲师离开藏地时，在送行的瑜伽士行列中，敲鼓最好的也是他。

“历代应化出世悉礼敬”是总的礼敬。莲师曾为他授记：“将来在藏地圣教只剩灰烬时，你会让其重新盛燃。”从多吉登炯开始，历代转世如仁增果德坚、仁增拉登多吉，直到近代的列绕朗巴大师等，对于这所有的应化身，都致以最诚挚的礼敬。

6.赞颂文殊化身遍知麦彭大师

等空智慧摩尼宝镜中，智藏第一知迁游戏变，

由麦彭巴悦耳大名称，遍传刹海怙主尊前敬。

这一颂主要从化现的根源、殊胜的游戏幻变以及名号的功德三个方面来赞颂。

一、化现的根源

“等空智慧摩尼宝镜中”

这句讲的是化现的根源与本质。所谓“等空智慧”，就是指法界智慧。因为虚空周遍一切，智慧也周遍一切法，无不了知。这种大智慧就像一面“摩尼宝镜”，万法在其中了了分明，实智与权智无二具足。

二、游戏的幻变

“智藏第一知迁游戏变”

在这个境界中，“智藏第一”也就是智慧无尽的文殊师利菩萨，应着法界无数群机的因缘，作出了“游戏的幻变”。这个从大智慧海中游戏化现出来的，就是全知麦彭仁波切。

三、名号的功德

“由麦彭巴悦耳大名称，遍传刹海怙主尊”

“麦彭”是藏文音译，意为“不败”。为什么叫不败？因为他的智慧第一，在任何时处立宗都无比正确、善巧，能摧破一切邪宗，而不被任何邪宗所破。这是智慧的顶峰，所以拥有这样悦耳响亮的大名称。

全知麦彭仁波切的殊胜示现不仅仅局限在娑婆世界的雪域一角，实际上在无数刹海中都有他“不败”的示现。

四、至心礼敬

“前敬”

对于这样名闻法界、智慧无上的大怙主，我们充满信心地致以最诚挚的礼敬。

思考题

1.解释传记名称。为什么本传称为“天鼓妙音”？

2.赞颂三宝偈：

（1）指出颂中的叠字写法，并分别解释这六字在各句中的涵义。

（2）依据前三句，分别解释佛殊胜、法殊胜、僧殊胜的涵义。

（3）为什么三宝能普赐吉祥？

3.（1）简述赡部洲名称的由来。

（2）南洲有情的罪苦状况如何？世尊因地普遍摄取此世界的情形如何？

（3）世尊因地发悲愿的情形如何？为何将此悲愿称为“白莲花”？悲愿的范围和程度如何？

（4）最终悲愿成满的情形如何？

4.赞颂文殊：

（1）分别解释“性文殊”和“相文殊”的涵义。

（2）如何从性文殊中显现相文殊？

（3）智慧的身、语、意、作用分别是什么？

5.赞颂莲师：

（1）莲师在哪里出生？

（2）莲师的体性是什么？

(3) 莲师的威力如何?

6.依颂文和传记思惟：第一世金刚降魔有哪些不共功德？他转生后次第出现了哪些应化?

7.赞颂麦彭大师：

(1) 全知麦彭仁波切的本源是什么?

(2)“麦彭巴”的涵义是什么？此名称遍扬刹海的情形如何?

7.赞颂遍主法王上师大解脱事迹　分二：(1) 前世；(2) 今生

(1) 前世

以彼无缘智慧幻身摄，随缘调化水月诸戏舞，

随意游戏遍主上师尊，忆尊宿生起信重重礼。

这一颂是忆念法王上师累世的事迹而行礼敬，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上师得何者摄持，二是上师示现何种事业。

一、得何者摄持

“以彼无缘智慧幻身摄”

圣者法王如意宝得到了全知麦彭仁波切无缘智慧幻身的摄持。所谓的“无缘智慧”，是指没有任何人我、法我执著的本来智慧，它周遍一切处。因为法王具有清净的信心，这无形的智慧便感现为幻身，直接对他进行加持和传法。这就像阿弥陀佛法身本来无相，但应着众生的虔诚心会现出幻身一样。

二、示现何种事业

“随缘调化水月诸戏舞，随意游戏遍主上师尊”

由于全知麦彭仁波切与法王心心相印，形影不离，法王实际上就是

文殊智慧的化现。他的度化事业被称为水月诸戏舞。就像天上的月亮能在无数水器中现出无数月影，法王也能随缘示现：在汉地现汉相，在藏地现藏相，随心自在。这一切如同戏剧般的“随意游戏”，没有任何执著障碍。所有的戏舞都是由同一个智慧在演，所以称他为“遍主上师”。

三、信心礼敬

“忆尊宿生起信重重礼”

不单单是针对法王这一世的形象，而是忆念这位遍主上师在法界无数时空里、应无数机缘所示现的所有本生事迹。以此深广的内涵，生起极大的信心，作重重无尽的顶礼。

（2）今生　分六：1）赞颂妙缘尊胜；2）赞颂释迦教善说贤；3）赞颂无等智语自在；4）赞颂莲花大灌喜金刚；5）赞颂大宝圣者法王；6）赞颂无畏圆满根源

这一段赞颂是结合法王不同的名号来作种种赞叹。这里用到了一种修辞手法叫“叠字法”。譬如第一个名字是“嘎让南嘉”，翻译过来就是“妙缘尊胜”。在偈颂里，就将“妙缘”和“尊胜”这两个词叠用，作为主体来进行赞颂。其他的偈颂也以此类推。至于各偈颂的最后一句，像“持为顶庄严”“心开颜”“盛赞”等等，都是一种礼敬的表达，这是后面一贯的格式。

1）赞颂妙缘尊胜

妙缘妙智韶华羽翼力，俱生天成卵壳中已圆，

尊胜诸方洛贡金翅鸟，持为五部佛冠顶庄严。

这一偈赞颂的是法王幼年时的称谓“嘎让南嘉”，意为“妙缘尊胜”。

一、妙缘

“妙缘妙智韶华羽翼力，俱生天成卵壳中已圆”

所谓的“妙缘”，就是指福缘、良缘、好机会。对一般的凡夫来说，由于过去的善业和愿力，在今生可能会碰到很好的因缘。比如生在富贵的家庭，从小遇到好的老师等等，方方面面修法的助缘都能自然云集，

这叫有福缘。但就圣人而言，这个“妙缘”是由他自身的悲愿和众生的善缘和合，而出现的一种天之良缘。就像当年释迦佛来到世间，由于他无数劫来积集资粮，到了此时此界人类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时，自然就感生在净饭王的王宫里、入在摩耶夫人的腹中。他入胎、住胎的相都是不可思议的，一出胎就能周行七步，手指天地，随后就有龙王诸天来承事。他从小到大一路的过程都是天之良缘，这是法界因缘的自然安排。

那么，法王具足的是什么样的“妙缘”呢？偈颂接下来的三句都在说明这个问题。他是一种天纵之才，是天生的圣者，不是靠后天学习才成的。这是由于二十世纪初期，无量众生的福德因缘已经积聚，从而必然感生了这样一位圣人。所以他的表现完全不同，比如一出胎就能念文殊心咒，之后无论办什么事，都是自然智慧的流现。

接着用比喻来说明俱生天成。一般的小鸟，在蛋壳里不可能有非常雄厚的羽翼力量。它必须在出了蛋壳以后，先在树枝上攀着练习，不断增长翅膀的力量；经过很长时间的锻炼，才开始尝试初步飞行，最后才能在虚空中翱翔。这就好比一般人出生后，需要妈妈教说话、教写字，一级一级地学，学了很久才能开出一些智慧，之后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不断提升，这需要漫长的过程。而法王不同。偈颂说“俱生天成卵壳中已圆”，意思是说，他青春的羽翼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但这力量不是诞生后才练出来的，而是在住胎时就已经圆满具足了。这是由人类福德感召真佛应世，出现的一种极殊胜的功德之相。

二、尊胜

“尊胜诸方洛贡金翅鸟”

正因为具备这样的先天功德，他刚诞生不久，就能“尊胜诸方”。在一切方所当中他都能得胜，他是第一的，是出类拔萃的，就像群星中的月轮、群山中的山王一样。偈颂中把他比作“洛贡金翅鸟”。这里的“洛贡”其实就是洛若寺，为了诗歌读起来押韵好听，所以简称为“洛贡”。

他的力量就像大金翅鸟一样，一拍翅膀就可以飞到九天之上，要去擒拿龙的时候，从高空一飞而下就能以此为食，证明其力量无比强大。

三、敬礼

最后一句是礼敬句“持为五部佛冠顶庄严”。这就像在忿怒本尊的唐卡上，最上方通常都有一个金翅鸟作为装饰一样。我们也将这位如金翅鸟般的大圣者，视为自己头顶五佛冠上最殊胜的庄严，以此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2）赞颂释迦教善说贤

释迦律教净戒甘露海，搅生善说贤德光散发，

僧伽中王持戒月天子，自在天我头髻心开颜。

这一偈赞颂的是法王出家受沙弥戒时的法名“土登拉夏桑波”，意为“释迦教善说贤”（后来受比丘戒也用这个名字）。

这首偈颂以天人搅拌大海取长生不死甘露药的故事为框架，来譬喻法王戒德的成就。

前两句讲的是由教法之海生出贤德之光。释迦佛的毗奈耶律教，被称为“净戒甘露海”。之所以称为甘露海，是因为受持清净的戒律能够熄灭烦恼的火，不被犯戒的垢染污，从而获得不死的果位。“搅拌而生善说贤德光”，是指在学习律教时，要善于提炼，萃取其心要，然后放在自心上去修持和实践。如此，由清净的律行所发生的功德，就是“贤德之光”。这光非常清凉，能熄灭烦恼罪业的热恼，体现了由教法的善说而生起了戒行的贤德。

第三句是讲成就僧伽中王的持戒月轮。这种持戒的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就像从甘露海中搅拌出光辉皎洁的月亮一样，法王成为了“僧伽中王持戒的月天子”。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论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是三昧耶戒，都清净无染，散发出清凉的光辉。他以身口意处处防护，一心利他，住在清净见中，成为了真正的持律上座，是极为尊贵的尊者。

第四句是至心欢喜而礼敬。“自在天我头髻心开颜”是一种形象化的修辞。月亮是自在天发髻上的庄严。这里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个大自在天，我的心就是那个发髻。当法王这位“释迦教善说贤”的持戒月轮，被我作为心上的庄严时，我的心就会绽开欢喜的笑颜。这表达了对法王戒德成就的至高礼敬与欢喜。

（3）赞颂无等智语自在

妙语自在百千教扼要，三观神力开解胜智力，

无等任运圆满胜乘音，善巧演说盛赞当今师。

这一偈赞颂的是法王八岁时，全知麦彭仁波切赐予的名号“阿旺洛珠聪美”，意思是“无等智语自在”。

这一偈的核心赞颂点是“语自在”，并从根源智慧力和境界无等两方面来展开。

一、根源智力

前两句讲的是语自在的根源，开解经教的大智慧力。法王为何能成就语自在？因为他具有“开解胜智力”。这就好比面对百千经教中那些最难懂、最关键的扼要之处，法王运用现量、比量、教量这三观察的神力，像一把神奇的钥匙，一下子就把门打开了。一旦开解，心中的疑团彻底消失，如同青天朗日现前，从而获得了通达无碍的大智慧力。

二、境界无等

后两句讲的是语自在的境界，无等任运的善巧演说。有了这个根本智，法王在弘法时达到了无等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任运圆满”的。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翻书、不需要苦思冥想，殊胜乘的妙法音声自然从大智慧海中流出。无论讲什么法，都是浑然天成、精准微妙，一点都不费劲。这就叫“善巧演说”。这证明法王喉间的受用轮已经打开，获得了四无碍的大辩才。

因此，由衷地盛赞法王为当今时代的大善知识、无量群生的大导师。

（4）赞颂莲花大灌欢喜金刚

莲花生心精华大王位，倾顶明体力用大灌顶，

传心大密意藏极开解，持密欢喜金刚我思念。

这一偈赞颂的是法王取普巴金刚伏藏等时所用的名号“班玛旺钦寂巴多吉”，意思是“莲花大灌欢喜金刚”。

以莲花生佛心的精华大王位，从顶上灌下了明体力用自在的大灌顶，从而传心并极大地开解了心意的大秘密藏，从此持着秘密藏就成了欢喜金刚，对此思惟忆念即是礼敬。

一、心地法门诞生王

这里的“灌顶”和“王位”是相通的。正如古印度授王位，灌顶就是授予王权、获得自在。而法王所证得的，是“莲花生佛心精华的大王位”，就是心地法门中所诞生的王者。这个王位是法界本来的地位，是心地最秘密的层面，是无明、能所二取未生之前的状态，称之为大心要。所谓的“精华”，就是指一切法究竟坚固的本地，是妙明真心、常寂光土。在这上得到自在，就是最大的王。

二、明体力用大灌顶

这个王位如何传给具信者呢？是通过“倾顶明体力用大灌顶”来传的。这个大灌顶授予了一种自在，那就是从此以后，心地的光明本性自然起用时，已经自在了。在这之前，我们随着虚妄分别而转；得灌以后，明了心性，这个光明本性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心地国土的王。这意味着莲花生佛的心已经传给了法王，法王的心与莲花生佛的心已经没有两样，在这上面已经得到了大自在。

三、大秘密藏的开启与欢喜金刚

以这个力量，法王从此“传心大密意藏极开解”。这里的“意”，指真心的层面有一个大秘密藏有待于发现。观待凡夫之所以称为秘密，是因为妄识达不到。当传心开悟以后，对此大秘密藏就得到了极大的开解，并且能够将这样的意之伏藏开出示人。

由此，法王就成了“持密欢喜金刚”。他持住了这个秘密义，本明不会忘失，不会被妄分别所转。当证到极喜地，见到了法界，也就是心的大秘密藏时，所产生的欢喜是不会退失的，所以称之为“欢喜金刚”。这是说法王的证量在心地上已是大开密藏。

如是思惟法王的功德，忆念他是彻证本性者、大开密藏者、持秘密意者、欢喜大金刚，由此在甚深的层面作忆念，这就是对法王胜义层面的礼敬。

（5）赞颂大宝圣者法王

具千稀奇妙法轮转王，真佛亲临至尊大圣者，

示人身相如意宝于您，语轮恭敬韵海兴供养。

这一偈赞颂的是如日月般两大依怙等供献的名号“秋吉丹巴耶因诺吾”，意思是“圣者法王如意宝”。

一、法王

“具千稀奇妙法轮转王”

为什么称为“王”？因为他具有千种稀奇的功德，是转妙法轮的王者。不仅能转九乘无量法轮，更重要的是转法轮的实效极其稀奇。法王从小就开始给别人辅导，后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动荡时期，甚至在最危险的关头，都在不间断地给有缘者说法；政策开放后，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讲法不断，培养了无数继承佛法事业的弟子。在那样黑暗的时代，障碍重重，他却能让佛教的火焰重新盛燃，这种不被任何违缘所胜、反而能胜伏一切的大威德力，完全超越了常人的范围，所以是极稀奇的“法王”。

二、圣者

“真佛亲临至尊大圣者”

有智慧的人从前面那个伟大的弘法事业就能看出，在末法时代能这样兴盛圣教、给众生带来无量利乐，绝不是一般的上师或堪布能做到的。

这定是真佛顺应末世因缘，亲自降临人间的无上尊贵的大圣者。

三、如意宝

“示人身相如意宝”

这位圣者为了利益我们，示现为人的身相，作为我等直接的依止处。因为他能彻底满足人类众生一切世出世间的大愿，所以是真正的无上宝王——如意宝。

四、礼敬供养

“于您语轮恭敬韵海兴供养”

面对这样的圣者法王如意宝，应当如何礼敬？就像《普贤行愿品》所说，要以胜过辩才天女的微妙舌根，用如大海般无尽的恭敬音声和言辞，对他作最大的赞叹和供养。

（6）赞颂无畏圆满根源

无畏三密无尽网变幻，具五圆满色身应化舞，

光显佛教明灯佛所赞，利乐根源遍主上师胜。

这一偈赞颂的是法王十二岁进洛若寺讲经院时，巴玛诺吾活佛赐予的名号“晋美彭措迥尼”，意思是“无畏圆满根源”。

一、无畏

“无畏三密无尽网变幻”

“无畏”指无上的力量。法王的身语意三密没有任何不堪能的畏惧。无论说什么、现什么、明知什么，都可以在全法界量当中作无尽庄严网的变幻。身可变无数身，语可出无尽音，意可遍知一切法。这是因为彻证本性，完全没有了妄执障碍，达到了事事无碍的大无畏境界。

二、圆满

“具五圆满色身应化舞”

“圆满”指无上的事业。法王的色身事业达到了最究竟的利他成就，具足“时、处、导师、眷属、法门”这五种圆满。他是无量曼荼罗海的总遍主，无论是在西方现阿弥陀佛，还是在东方现金刚萨埵，都能应着众

生的根机，示现种种游戏般的化身舞姿。因缘一到，自然现出圆满的相，这是作事业中的第一。

三、根源

“光显佛教明灯佛所赞，利乐根源”

“根源”指无上的作用。法王是利乐之源，特别是在当今时代，他是光显佛教的明灯，是释迦佛亲口赞叹的圣者。他自在地转动显密法轮，成为了包括我等在内的无量众生现前和究竟利益安乐的源泉。

四、礼敬

“遍主上师胜”

认识了法王具有这样无上的威力、事业和作用后，心里完全认定：他是一切曼荼罗海的遍主、至高无上的大上师，由此将赞叹推向了最高峰。

思考题

1.法王前世得到了何者的摄持？由此出现了何种事业相？

2.赞颂妙缘尊胜：

（1）由对比法思惟：活佛由“妙缘”开显了法王的何种功德？

（2）结合譬喻思惟：活佛由“尊胜”开显了法王的何种功德？

（3）“俱生天成”如何体现了法王德相的不共之处？

3.赞颂释迦教善说贤：

（1）解释“海”“搅拌”“月亮”“自在天头髻”所对应的意义。

（2）颂中赞德部分讲了怎样的比喻？此比喻所指示的意义是什么？

4.依赞颂无等智语自在偈文思惟：

（1）学法时需要于何处开解？

(2) 法王是怎样开解的？开解后出现了什么结果？

(3) 法王说法达到了怎样无与伦比的境界？

5.赞颂莲花大灌欢喜金刚：

(1)“莲花生心精华大王位”是何种殊胜的王权？

(2) 此王位怎样传给具信者？

(3) 如何理解“传心”？法王以此开了何种密意藏？

(4) 何为“持密欢喜金刚”？

6.赞颂圣者法王如意宝：

(1) 思惟“具千稀奇”的涵义，体会法王自在无碍转妙法轮的殊胜德相。

(2) 如何判定法王是真佛亲临的大圣者？

(3) 如何理解法王是大如意宝？

7.赞颂无畏圆满根源：

(1)“无畏”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由此体会法王的无上力量？

(2)“圆满”指什么？法王无上事业的德相如何？

(3) 如何理解法王是“利乐之源”？

（二）传记发起之因缘　分二：1.奇特的大圣传海；2.发起立传的心路历程

1.奇特的大圣传海

秋夜空中庄严行，施清凉王月轮尊，

不舍本处虚空道，无方无量普分身，

千江稀奇欢悦影，不动法界幻无边，

普门层出随机调，大随求戏真稀奇！

这里以极具画面感的比喻来概括法王不可思议的行传，分为比喻和

意义两部分，互为映照。

一、比喻：月印千江

首先看比喻。时间是秋季寂静的夜里，代表最寂静的佛位；处所是空无一物的虚空，代表深寂离相的法身界。这轮施清凉王的月亮，发出圆满光明，能让万物得到清凉。这象征圣人彻证后，施予众生涅槃安乐，止息烦恼的热恼。最奇妙的是不舍本处而无量分身。天上的月亮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所在的虚空道，并没有真的飞到水里去，但它没有方向的偏向性，哪里有水哪里就现影。月亮只有一个，影子却有无数，千江万水里现出的月影让人生喜，而且每个影子都恰如其分，这就是稀奇。

二、意义：不动法界而幻化无边

接着看比喻所对应的意义。

第一，“不动法界幻无边”。法王安住在法性界中，丝毫不动，没有落在无明的幻觉里。正因为心不动，没有妄念的偏向，所以能像月亮不离虚空一样，在全法界量里，随着众生的善因缘，现出无边的报身和化身。这就像在喧闹中，心不动才能听到一切声音；心若动了偏向一方，就不可能普现无边。

第二，“普门层出随机调”。这种调伏众生的方式像普门大士一样，门类无量。应以何身得度就现何身，应以何法得调就说何法。身语意三方面都层出不穷、恰如其分地调伏众生，这就是“随机”。

第三，“大随求戏真稀奇”。这是指法身界的智悲力如同大随求如意宝，众生有什么希求、愿望，法王就能随之赐予。想见什么形象、喜欢什么姿态，就现什么相，就像演戏一样，这边演、那边演，真正达到了大自在。

为什么说“真稀奇”呢？稀奇就在于，他在时空界里刹那没动过，却在无数众生前现无数影相；他是不二的，却散身无数；他没有分别造作，却能随求赐予。法界是大舞台，众生是观众，现身说法是演戏。这就是

法王大解脱圣传海的总相，也是我们要了解的传海庄严。

2.发起立传的心路历程　分十一：（1）传海难诠；（2）百般怯畏；（3）如实一滴；（4）勤苦寻觅；（5）勇悍奋举；（6）欣喜满足；（7）心潮涌发；（8）智情启动；（9）意海兴澜；（10）天音欲宣；（11）同伦请闻

（1）传海难诠

恒河沙数尚可极轻渺，师尊三密事业至何边，

彼诸大慧菩萨尚无能，凡庸之人如我何须言。

这一颂主要从“境界无量”和“慧心难诠”两个方面来建立定解。

一、境界无量

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法。恒河里的沙子数量多不多？多得不可计数。但如果拿来跟法王大解脱的身语意三密事业相比，那简直太渺小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因为法王上师的境界是遍法界量的，是应着无数众生的机而作无数流现的。这里面连一色、一音都是由法界心而现，其功德完全超越了思惟和语言的范畴。所以，恒河沙数再乘恒河沙数，也没办法去衡量法王那尽法界量的大解脱行传。

二、慧心难诠

后两句也是用对比法。即使是初地到十地的大智慧菩萨们，拥有极广阔的天眼、慧眼、法眼，具备不可思议的无碍辩才，让他们来宣说法王的大解脱传海，哪怕尽无数劫的时间，连一分都说不完。如果连这些拥有大智慧的勇士们都无能为力，那么作者谦虚地说，像我这样的凡庸之辈，凭有限的分别心和语言，哪里能说得清楚呢？这正是通过没法说、说不到这种反衬，深刻地揭示了法王那超出语言与思惟行境的深密大解脱境界。

（2）百般怯畏

如细针孔欲纳虚空界，依此辛劳幼稚孩童般，

欲说不可思议尊之德，我心进止怯畏百度难。

作者首先表达了谦卑和畏惧。他说自己就像一个幼稚的小孩，想以针眼般小小的心，来宣说上师那如同无边虚空界般、思惟无法衡量的无量功德。这完全是自不量力。面对如此浩瀚的行传海，心头百般纠结，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常常经历一百次难以决定的状况，充满了怯畏。

（3）如实一滴

然而稀奇如玩水月戏，于一方机如今已现出，

几许身语意密解脱事，质直之语宣说孰人责?

然而，作者很快找到了写作的依据，破除了犹豫。为什么能写？因为这稀奇得就像玩水月游戏一样，上师的功德和事业在无方中应现，已经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一方机前真实地显现出来了，透出了身语意三密解脱的一分相。既然这些事业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我以质直之语——质朴、正直的话语如实宣说事实，又有什么人能责备呢?

（4）勤苦寻觅

时光车轮奔驰痕路上，过往历程彩虹印迹中，

大随求尊吉祥如意宝，寻其幻化故事依辛劳。

既然决定要写，作者便强调了寻觅行传的巨大辛劳。他要从时光车轮奔驰痕路上，去寻找过往历程彩虹的印迹。这些辉煌的往事已经时过境迁，只留在见闻者的记忆当中。他要寻找的，是大随求尊吉祥如意宝如幻般的利生故事。这位如意宝能如愿满足一切世出世间的所求。为了编写出他一生极其伟大的佛行事业，作者立下了不辞辛劳的心愿，包括多年来亲自采访、收集素材、听闻录音等等，投入了巨大的努力。

（5）勇悍奋举

虚无空中任意浮夸笔，绘写增益彩虹事已弃，

大自性尊自性本来德，欲诚实说欢喜勇悍提。

最后，作者表明了撰写的清净发心和坚定的决心。首先弃舍了虚妄，也就是在虚无的空中，以浮夸的笔画一个增益的彩虹，这种欺骗的妄语

之业是必须舍弃的。然后是存真，也就是对于大自性尊（体大、相大、用大、智悲力具足的法王）性本具足的功德诚实说。作者认为宣说这位养育了自己法身慧命的圣者的功德，是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大事。因此，发起了欢喜勇悍的心，奋力地将这项事业承担起来。

（6）欣喜满足

青春苗芽成熟至如今，言语之舌徒施于无义，

现今截然相反行大业，由得胜得吾心诚满足。

作者说，从年轻到现在，自己的言语大多用在了无意义的事情上，没有做到自利利他。但今天却是与彼完全相反，用自己的言语来叙述法王无上的功德，是真正实现了大义。他认为，这是自己此生中获得了最殊胜的所得，因此心中感到无比的满足和欣喜。

（7）心潮涌发

故而吾欢吾喜竞相增，此之心生百感千心想，

如恋密云孔雀尽展屏，千姿百态妙舞中转移。

作者首先表达了巨大的欢喜。内心的欢与喜互相竞争增长，心生百感千想，就像迷恋密云的孔雀开屏一样。孔雀爱恋密云，完全展开美丽的屏。作者的心也是如此，因恭敬法王而激动，想把心中各种各样的感触和想法，如同孔雀的千姿百态妙舞一样描绘出来，这是写作冲动的源头。

（8）智情启动

曲妄分别骑诸业气风，顺生逆反轮替诸动变，

万事皆明慧心无形力，忽动含情泪湿之笔尖。

接着讲如何启动。笔尖的启动是由两股力量促成的：理智方面，心中有什么都懂的无形强大力量；情感方面，笔尖饱含对法王深情的泪水。这表明作者将以理智为根本、以情感为催化剂而正式动笔，描绘出圣者法王上师的真实行传。

（9）意海兴澜

尔时随携赞事妙宝沙，滤取精要行传四河源，

文义右旋汇入我心海，将兴三信波澜嗟矣哉！

作者阐述了写作的方法和预期的效果。

大传的材料如同金银妙宝沙，对此要像过滤萃取一样，从浩瀚的传记中抓取其精要四河源。之后经过提炼的文和义，将以右旋的吉祥方式汇入自己的心海。结果是，这种真实的传记，将会在心中激发起胜解信、清净信和欲乐信，汇成一股巨大的信心之浪。

（10）天音欲宣

圣者功德天人喉妙音，青春妙音天女诸美韵，

稀有解脱行传天鼓音，当现善缘耳中吾宣说。

这一颂主要讲“说什么”和“对谁说”。

一、所说之法

法王的功德甚深微妙，大音希声，无法直接言说，所以作者用了三个绝妙的声音来作比喻：天人喉妙音，比喻功德的微妙悦耳。妙音天女韵，比喻功德充满青春与智慧。天鼓自然音，这是最关键的比喻，天鼓无须敲击，自然能发出宣说正法的声音，这象征法王的身语意三密，完全超越了分别心，是无功用、任运而行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

二、能闻之人

这一切稀有难得的传记，我要宣说给谁听呢？就是给善缘者听。虽然众生还在幻梦中，但只要对法王的大解脱行传有想听、想学的心，就是具足善缘的法器。就在这些有缘人的耳边，如实宣说。

（11）同伦请闻

由动好恶分别轴心起，所流增损不正巧言技，

永不欢喜而说自性语，欲闻同伦诸友请谛听。

作者立誓，将永远不欢喜、不采纳那些由好恶分别轴心所驱动的、夸张或贬低的增损不正巧言技。他要说自性语，即按照事物本来的体性

如实地宣说。既然所言是真实语，为此就向同伦诸友，也就是那些志同道合、发愿要随学法王普贤行愿的修行人，发出恳切的呼吁：请你们仔细谛听！

如是，些许赞颂及说明相关情形之颂文终。

思考题

1.结合天月现影的譬喻，思惟：

(1) 何为“不动法界”？

(2) 为何不动法界的同时能出无边的幻变？

(3) 法王由此而作事业的相如何？

(4) 法王的大圣传海总的稀奇之处是什么？

2.由对比法思惟：法王三密事业数量无边、甚深难诠。

3.活佛先前为何对作传感到百度怯畏？后来为何决定以质直语宣说？

4.活佛在何处寻觅作传的素材？寻觅的内容是什么？

5.活佛舍弃了何种写法？要叙述何种内容？对此发起了怎样的心？

6.活佛为何对写传感到欣喜满足？

7.活佛对写传感到欣喜满足后生起了怎样的心态、想法？

8.作者是如何智情并运而启动写传的？

9.结合譬喻思惟：由本传入心而能发起信心的情形如何？

10.结合立誓句思惟：作者要宣说何种妙法？能闻的法器是何种善缘者？作者宣说的方式如何？

二、开篇引言一　分三：（一）宣说何法；（二）为何人宣说；（三）如何宣说

正式进入正文的时候，首先要从大传的主题、对象和作者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宣说何法

在此，一位全面摄持大乘正法、甚深发心力已成熟、披上为利圣教与众生而修学如海难行之坚固心力铠甲的大菩萨，在五浊极炽盛的末世之时，他是转大法轮者、高擎大法幢者、擂击大法鼓者、遍吹大法螺者、燃起大法灯者、降澍大法雨者；他是佛以金刚语亲自授记赞叹的士夫，是如海深广法藏的持有者，是持戒精严的众中尊，是无偏光显佛教的大日轮，是俱胝智者成就者的顶严，虽难说其名，然而为大义故，称为〝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或〝阿旺洛珠聪美吉祥贤〞。对于这位大成就者的大解脱传海，我仅以毛端所沾滴水之量，

这里要以“法王”两个字贯穿到底，所要讲的是法王的大传。那么，法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圣人德行才能配得上这个名号呢？下面要讲的就是这浩瀚大传中的一滴。

首先，在传主圣人的德行上，要从两方面来认识：第一是法王之因，也就是内运的大乘行愿；第二是法王之行，也就是随缘流现的大行业相。

一、法王之因——内运的大乘行愿

这实际上就是普贤行愿王的心髓。无量的普贤大愿都可以摄在一个愿当中，那就是“持法愿”，所谓“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因为一切法最终都摄入在成佛的大乘法要中，所以这个持法愿就成了普贤愿海的中心要点，是一摄一切的大要点。因此，这一句是说，法王远自旷劫以前，实际上就已经发起了持法普贤大愿。文中说“甚深发心”，这个“甚深”是指深深忍可于心，无法动摇。这是由于明见大乘正法是一切众生最大利乐的根源，由此才发起了这样的总集普贤大愿王。

要知道，无数普贤愿归纳起来就是两大愿：圣教愿和众生愿。而众生的利乐全在于圣教，圣教的根本又在于大乘法，因此，这是以一句话全摄了普贤行愿的要髓。基于高度胜解的力量，对此没有任何犹豫，真实地发起了持法的心，这就成就了甚深之力，成为了往后护教、利众所有普贤行的根源。

对此进一步说，就是到了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披上了为作圣教、众生义利而修学如海般无量难行的坚固心力的铠甲，这表示大宏誓愿。诸佛菩萨都是待时待缘而动的，假使因缘未到绝不勉强，因缘已至也绝不误过。当因缘已到的时候，就会修学无量弘扬圣教、利益众生的难行。

所谓的“学”，就是学普贤行，这是由愿力所致。而“披坚固心力铠甲”，指的就是这种愿或者欲的力量。这就好比到了战争前线，士兵需要披上防弹衣来防止枪林弹雨的袭击，同样的道理，由于要兴教利众，在这个轮回大苦海里，必然会遇到各种非常难行的状况。比如，外缘上有各种魔力的干扰、出现各种障缘，内心上也可能出现各种怯弱、退缩，面对诸有情无数的粗暴邪行时也容易退心等等。但是，有了这个大宏誓愿的铠甲，在这一切当中就可以冲锋陷阵、杀敌致胜，把正义的旗帜插在高高的山峰上。这表示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中都能难行能行，心力无法移动，绝不会因为任何障缘困难而退却。这样的菩提大勇士，就称为“大菩萨”。这是誓愿的内因。这种愿力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都永远无尽的，因此，有愿必起行、有愿必实现。当因缘出现的时候当然就会这样做，而这个因缘就在法上面，由此就会出现下面讲的遇缘流现的大行业相。

二、法王之行——随缘流现的大行业相

由于内在有普贤行愿力，在时节因缘成熟时，自然会发起普贤大行。对此我们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在什么时期？二是出现什么大行？

（一）在何种时期

这个时期，是指娑婆世界贤劫到了五浊极为炽盛的后末边际的时

代。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指二十世纪前期到二十一世纪初。

人类从人寿两万岁的迦叶佛时期开始进入五浊时代，从此告别了过去清净的时期。佛经和古籍里都讲到，过去是先王之世、清净之世或者上古时期，之后逐渐发生了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劫浊其实没有另外的体性，它是其他四种浊综合起来的状况；见浊，指见解上有各种混乱；烦恼浊，指开始起了贪嗔等烦恼；命浊，指五蕴报体的寿命很短；众生浊，指身心和合的状况已经不清净了。像这样，按照每百年众生的烦恼、恶业变得更加染污而寿命减一岁的状况，一直递减到人寿百年的时期，五浊的状况就极为炽盛了。在这个时候，释迦如来降生在世间，指引人类趣向解脱和成佛。然而，佛也只不过住世八十余年就入了涅槃。之后过了两千五百年以上，到了现在，佛教日衰，众生日苦，法轮快要停息，法幢即将倾倒，法鼓无人敲击，法螺声音寂寥，法炬快要熄灭，法雨极其稀少，已经到了黑暗浓重、法光微弱、正法力量难以兴起的时期，这就叫做“后末之世”或者“后末边际”，也就是指佛法已经到了末梢的“末法时代”。

二、出现何种大行

既然时节因缘已经成熟，那会发起怎样的大行呢？那就是振兴佛法的普贤大行。

这里用了六个比喻来说明。在此时期，要为圣教和众生的义利行无量难行之海，由此将圣教擎起来。

第一，对于大的法轮，在一切情形下转动。也就是从自心流出无量的显密圣法，转入众生的心中，从而在无数人的心里开始大转法轮，由此兴盛圣教。

第二，对于大的正法胜幢，非常善妙地、极力地高举起来，使得正法从非法中得到了胜利。

第三，对于大的法鼓，在程度上击打到极度。

第四，对于大的法螺，能够全数地吹起，让嘹亮的正法音声在广阔的区域里极度地震响。

第五，对于大的法灯，一切都燃起来。也就是让各大教派的各种法都盛燃起来。从此这个世界有了大的法的光明，在各类有缘众生的心中，出现了非常清晰的道路。

第六，对于大的法雨，作殊胜的降澍。这样来滋润众生干枯的心灵，大树、小草都得到了滋润，从而发生各层面的信心、悲心、智慧等等的善根苗芽，由此将成就圣果。

这位圣者是佛以金刚语亲自授记赞叹、将于未来时代光显佛教的大明灯，这包括了持藏、持戒、兴教、成就四种功德。

第一是“持藏”，指他是如海深广部藏的持藏者。“深广”二字括尽了一切法藏的部类。如海的法藏可以说就是甚深藏和广大藏，也可以说是法性和法相、真空和妙有、理体和事相、或者空性和缘起等等。总而言之，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像海一样无量。实际上，一切显密法轮所有的法类，无不以深广二藏摄尽，法王就是对于如海深广部藏都能住持的大持藏者。

第二是“持戒”。正如佛在《遗教经》中所说，佛涅槃后，佛弟子应当以毗奈耶戒为师。法王在这样的末世之秋能够精严持戒，成为持戒中的上首、众中之尊，由此从根本上立起了清净的佛法。

第三是“兴教”。文中说“无偏光显”，无偏是指不偏向某一个教派，光显是指如日轮般如实地显明无量教法的真实之义。因此，法王是此时节佛法的太阳。

第四是“成就”。从智慧和修证两方面来说，智慧达到了无碍通达如海显密教法的无上境界；修证上已经度过了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修证的彼岸。因此，法王成为千万真实智者和成就者顶上的庄严。

虽然很难直接说出他的名号，一方面因为怙主已经不在世间，令人悲痛；再者由于具有无上的威德，害怕不恭敬而不敢宣说。但是，为了

群生的义利而要宣说其名字的话，他就是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或者阿旺洛珠聪美吉祥贤，像这样为无数大众所共称的大体性尊。

名号的重点落在“法王”二字上。安立法王名号的因，就是大转显密法轮。也就是，由尽持一切大乘法的普贤行愿王的力量作为内因，在时机成熟时，为了圣教和众生的义利行持无量的难行。由此在二十世纪前期因缘已至时，必然以一个极大的力量要兴起圣教、利乐众生，由于这样大转法轮的缘故，他是名副其实的法王。或者说，这本是佛付嘱后世，授记他将在这个时代大显佛法的明灯，当然就是法王。或者从功德差别相来说，无论在持藏、持戒、兴教，还是达到佛教的高峰——佛法高深修证的成就上来说，他当然是于一切法无不自在的无上法王。他是大自性尊者或者大体性尊者。也就是，无论智悲力还是愿行业等，方方面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大，一切皆大，无不是从彻证法界的本性所流现的。

那么，现在要宣说什么样的法呢？就是要宣说具有这样的普贤大愿大行，而成为佛教法王的名副其实的大成就者，他的大解脱传海。然而，从这样的大体性中，无数个“大”里出现的是无量无数的妙行之海，他全体的量，十方无数菩萨们千万劫来也没法说尽一分。因此，这里只是以一根毛的端头所沾到的一滴海水的量，来作个宣说。

（二）为何人宣说

为了与自己同因缘者以及后世的追随者

宣说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现前的同伦，也就是跟自己有同等因缘，或者心中都有同样的愿、同样的行要随学法王的弟子众；第二类是未来时代在法脉下的一切随行者，他们要对于传承祖师生起真正的信心和恭敬，也必须了解法王的行传。

（三）如何宣说

以清净心致力于撰写此传记。

那么，以何者能说呢？要以清净的心作为缘起的发起，受取撰写这

部大传的加行或者许许多多勤励用心的劳作。以这样主动承担起立传之行的善法欲，由此开始进入传文的撰写了。所谓“清净心”，就是在动机上没有任何名利等的染污，相反，如果为了让自己光彩、显示自我更加伟大来做这件事，那就是非清净心。

首先作为缘起的种子，而作如下陈述：

在这个时候，首先要讲一个发生以下谈论的种子，或者要说一个立传的蓝图或者方案。那就是，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取什么样的内容，来立这位大法王的行传，以及在哪些方面作省略等等。这样说明了这个因种，往后整个大传的建构、整个大工程的实施，就依照这样的方案蓝图来进行。

最后，我们用一首《学法王颂》来概括以上引言的要义：

法王因出法王行，法王德立法王号，
法王传海显一滴，同伦随学成法王。

所谓的“法王”，就是转法轮之王。他的“因”是普贤行愿王，核心就是“愿持诸佛微妙法”。有了这个因，在时节因缘成熟时，必然流现出“法王行”，也就是在五浊黑暗极为炽盛的时期，大转法轮、把一切圣教都立起来。正是因为具足了这样尽持大乘法、大愿大行的德相，才安立了“法王”这个尊贵的称号。

法王的普贤行愿遍满虚空法界，他的传记本来是无量无数的“海”。但这里只讲契合现前人类众生机缘的“一滴”。然而，一滴水能反映大海的全貌，有智慧的人能由这一滴窥见无数，从而生起信心。

所谓的“同伦”，就是愿学法王者。我们要以法王为榜样：他怎么发愿，我们也怎么发愿；他怎么起行，我们也怎么起行。实际上这就是随学普贤愿王。依靠这个缘起，我们所有随学的人，终将成为法王，也就是成佛。

以上讲明了学习《法王广传》的大要义。

三、开篇引言二　分二：（一）圣传主体；（二）省略三处

（一）圣传主体　分四：1.传的涵义；2.传的主要所诠；3.以此种德相为所诠的核心，将使善缘者获得两种大义；4.以此缘故，唯一将这出世德相作为传记的根本和心髓来写法王行传

1.传的涵义

总的来说，所谓的〝传〞，藏文是〝南塔〞，这是源自梵文〝布莫喀〞，即解脱或脱出之意。它是指讲述从轮回苦海中解脱，或从有寂二边中解脱的稀有事迹。依凭此能诠之文句与所诠之义理，令见闻者心相续中的种性功能得以苏醒，并播下解脱的种子。

所谓的“传”，藏文是“南塔”，梵文是“布莫喀”，意思是完全解脱或者脱出而得到自在。它讲述的是从生死苦海或三有生死和寂静涅槃二边中解脱的稀有事迹。依靠记录这些行传的文句，能够使见闻者心相续中的佛性功能苏醒，播下解脱的种子，成为趣入三乘圣道的正因。

具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传”的涵义：

一、自身解脱而立名

行传所讲之人自身的解脱，分共同和不共两分。共同的解脱，是像阿罗汉那样从轮回妄相中解脱；不共的解脱，是像大乘的诸佛、诸祖师那样，从生死和寂静两边的妄相中完全脱开，证得无住大涅槃。讲述这种成道的稀有历程，就是最殊胜的“传”。

二、令他解脱而立名

从作用来看，传记能以“相”令“脱”。透过描述成道历程，见闻者受熏之后，解脱的种子或正因就会种下。根机好的，受传记启发，甚至能即生成道。

2.传的主要所诠

具备此等力用的行传，其主要的所诠义，是讲此人与正法相应的诸般功德。也就是说，这并非宣说其家族世系、权势威望、受用名声等世间法范畴的圆满富足；而是宣说其智、尊、贤三类功德，以及作为闻思

经教之果——实修心要所获的暖相，乃至通过讲、辩、著三大途径作佛教事业等，属于出世间法范畴的诸般功德。

因此，具备这种力用的行传，其主题绝不是讲世间的家族权势、受用名声等，因为这些不能让人解脱。传记的唯一主题，就是成道者与法相应的种种功德，也就是出世间的圣人功德，即九相——智、尊、贤；闻、思、修；讲、辩、著，或者在此基础上增加智、悲、力而成的十二相。这些经由文字如实诠表出来，就是后学者成道的指南。

“智、尊、贤”是指明了照见万法实相的智慧，持守法道净戒的尊严，以及着重利他的贤善人品。“闻、思、修”是达成圣道的途径，即对于诸佛如来的圣法教轨作如理的听闻；以四种道理思惟而决定行道之义；闻思之果就是修持真实的心要义，于此修心之路上起了定解，就开始作摄取心要的实修，而转入修持的暖相即所谓成就。“讲、辩、著”是指弘扬圣教的事业。最终达成的是“智、悲、力”无余地开发，智如文殊，悲如观音，力如金刚手。这十二相，经由清净的文字将其如实地诠表出来，就成为后学者成道的指南。

3.以此种德相为所诠的核心，将使善缘者获得两种大义

如果依此等事迹作为所诠的核心，将会使很多至心求法之人心满意足而欢喜。并且，诸所化机随从上师善知识的清净道行修学后，将效仿其身、语、意解脱行传而行。如此一来，上师相续中存在的诸多现证功德，也将在具信心者的心相续中得以成熟，从而追上解脱的果位等，正如同〝先圣出世之行传，来学随行之修持〞的比喻所说的那样。

把这些出世功德作为核心讲出来，有两个大义利：

一、成为求法者的欢喜法宴

希求正法者看到圣人的高行道貌，就像游客看到壮丽风光一样，内心会充满欢喜和满足。

二、成为善学者成道的导师

上师的传记就是标准。具有追随、胜解、善学这三种德相的弟子，

有心要追随上师走这样的菩提大道，那么通过闻思了解上师的传记后，在心上效仿，依教奉行，久而久之就能达到与上师无二的果位。

“追随”，指有心要追随上师走这样的菩提大道；“胜解”，是对于传中所说的出世功德具有无法动摇的定解；“善学”，是指上师的身语意出世功德如何，我也按照那样来学。

上师的传记就像一个标准，而自己一生要学的就是这些。如同世人学儒要达到孔子的道那样，按照那样学就会变成那样，而这里说的是最大的成佛之事，那么有了传记，就可以依传而学。

学的方式是在心上效仿。首先闻思，也就是去了解。然后决定法王的功德、恩德、行为等，这些到底在说什么，每一种的德相、法相如何，在教导我应该走什么路等等，这些都要用心去思惟。有了这样的基础后，真正能发生作用的就是在心上效仿。那么，上师法王身语意的道行是怎样的，我就要按那样来走。

学的果是指，按这样的路走下去，通过长久地效仿，上师心里有的那些功德，在学人的心中也会有，它的根本就在高度胜解。就像一些具相的弟子，上师的一举一动完全成为他的标准，上师的每一句话就是无上的圣教，就有这样的信心。上师说的他一辈子不会忘，特别是指导他自己一生怎么行道的教言，他认为就是这样的，完全依教奉行。这样的话，在他心里上师佛代表了一切，而且由于因缘上最切近的缘故，按照这样去学，上师的功德在自心中也会降临，久而久之就学成那样了。所以，最终结果是达到与上师无二的果位。按这样的路径学上去，就会达到与上师同等的证量，所谓先师的道我也证到了。就像格言所说，“先圣出世之行传，来学随行之修持”。以往圣启发来学，以来学证同往圣，这样法灯一代传一代，叫做“辗转传灯，续佛慧命”。所谓的从师而学的道就是如此，从无量刹海劫海里成道的传就是如此。

4.以此缘故，唯一将这出世德相作为传记的根本和心髓来写法王行

传

有出现此等功效的必要，因此，我仅仅取此等素材作为根本及心要，在这种结构的框架内，以自心堪能之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说怙主上师自身从诞生至涅槃之间身、语、意、功德、事业五类行传事迹。

由于有出现这两种功效的缘故，作者心想：我只取这些出世圣行功德为根本素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说怙主上师从诞生至涅槃之间，身、语、意、功德、事业五类行传。

（二）省略三处　分二：1.略说传统的做法；2.详说本传省略的情形

1.略说传统的做法

再者，通常诸大德的传记开头，会有稍微详细撰写历代化身的事迹行传、此生父族母系等的家族史，以及诸多授记所说到的情形等等的传统。

话说回来，通常写大德们的传记时，开头会有一个前引，稍微详细撰写历代化身的事迹行传、此生父族母系等的家族史，以及诸多授记所说到的情形等等。这是一般的传统，要讲个来龙去脉。

这三大类型通常包括：一、本生事迹，讲到历生以来行道的事业状况，然后连接到今生；二、这一生所生家族的状况，按藏地来说，要说到父族母系，因为种族属父、血统属母，这是身体由来的缘起；三、佛、诸祖师等对于未来的无误认定，也就是经、续、伏藏中的授记。

然而，在这部传记中，这些内容我们省略或简化，原因如下：

2.详说本传省略的情形　分三：（1）省略本生事迹；（2）省略家族历史；（3）省略授记情形

（1）省略本生事迹

然而，法王历代本生之事迹，已详见于阿里拉丹赐予北伏藏主的《历代祈请文》之中（五世阿旺罗桑嘉措所撰《北主持明语自在传》中，引用了佑莫巴丹增诺若《历代祈请文》中的圣教，其中从法身普贤到持明

语自在以上，历代三十三生出世的情形，一一以带名字的方式明显撰写了)。再者，列绕朗巴大师本人也曾对赤诚桑波活佛亲口说：〝从大邬金时代称为香·纳南巴时起，直至第四世持明班玛陈列之间，我对自己的宿世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段话已载于大伏藏师传记的开头。鉴于我等之前所写的《法王略传》中已摄集要点有所罗列，故此处不再重述。

关于历代化身。法王自身累世出世的情形，已经在三处有了详细记载，所以这里省略。

哪三处呢？第一处，在阿里拉丹对北伏藏主所赐的《历代祈请文》里具体写到了。五世佛王所撰写的《北主持明语自在传》里，引用了佑莫巴丹增诺若《历代祈请文》里的教量，其中从法身普贤王如来直到持明阿格旺波之间，历代三十三生出世的情形，一一以带名字的方式明显撰写了，说得非常清楚。

第二处，在那三十三生当中，其中最近的几世，法王前世——列绕朗巴大师本人也曾对赤诚桑波活佛亲口说：“我自己善能明记，从大邬金时代称为香·纳南巴时起，直至第四世持明班玛陈列之间，我对自己的宿世有着清晰的记忆。”这在大伏藏师传记的开头已经列出来了。

第三处，对此归摄的关要，零散的一些部分在《法王略传》里也罗列了，因此这里就省略不写了。

（2）省略家族历史

再者，由于从前藏地对家族血统等尤为注重，因此先德上师们的传记中，大多会从其色身所降生的家族种姓尊贵等处展开，或广或略适中地记述家族历史。然而，正如持明晋美朗巴所说：〝君民之差别，唯由世间福德盛衰而分判，此外丝毫无需以种姓为因。法的主旨，实际主要在人自身的心相续及所起的作用上。〞依此说法，若从法的方面思惟，这些内容并非必须撰写，但随顺世间习俗，稍写一些也无妨。而要了解这些，可从《第一世敦珠法王传》等中获悉，并且《法王略传》中也有

适当载录，所以这里就不再次赘述。

从前，藏地对于父亲的种姓、母亲的血统等特别注重。因此，多数前代上师们的传记里，对于诞生之处的家族种姓等，会以广、略或适中的方式来写家族历史。

但是，持明晋美朗巴尊者说：所谓君民的差别，也就是贵贱的差别，唯是以世间的盛衰来分判的。也就是说，在世间的缘起法则里，当人福德炽盛的时候，他就有尊贵的身份，处在君位；当人福德微薄的时候，自然是处在臣位。这是由福德的大小来论地位的高下。此外，仅仅以父母的家族血统作为判定此人身份贵贱的依据，这是丝毫也没有的。而且，尊者又说：法的主旨，实际主要在于人自己的心和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就看你的心好不好、你的心贵不贵，以及对于世间所作的贡献，以此来判定人的高贵程度。假使心非常好、有功德，对世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他就是高贵者；假使心很恶劣，对世间造成很坏的影响，那他就是卑贱者。因此，就法的内涵来说，唯一是以人的心以及所起的作用来定尊卑贵贱。

按照这个讲法，从法的方面思惟的话，写家族史并没有决定的必要。但是，为了随顺世间的人情，少许写一些也没有妨碍。那么，如果想知道法王的家族状况，有两处可以查阅：第一，法王的家族就是敦珠法王的家族，因此，从第一世敦珠法王的传记等当中可以得到了解；第二，在《法王略传》里也适度写了一些。既然可以查阅，这里就不重复写了。

（3）省略授记情形

同样的，诸多经、续、伏藏中授记的情形等，要写的内容有很多，但除了特别需要用到的个别处之外，总体的那些内容打算将来单独撰写。因此，对传记之前行——广写授记类的繁文也放下了，而从一开始就想直接进入此生的实际行传。

当然，很多显经、密续、伏藏等中，以圣教量对法王作了授记，这方面有很多可写的内容。但是，除了个别需要用到的特殊处之外，总体

上打算将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内容单独来写。所以，这里作为传记的前引，广写授记类的繁冗文字就放下了。

总之，以上说明了本传的写法，是从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法王此生的传记。

以上，是在撰写传记之前所作的说明。

以上就是撰写前的说明，本论将直接进入法王此生的实际行传。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殊胜境前献赞颂　立誓著述此传等〞第一章终。

思考题

1.什么是“传”？传的主要所诠是什么？

2.具如是所诠的传，将使善缘者获得哪两种大义？

3.按传统做法，传记开头会写哪些内容？本传省略这三处的原因是什么？省略的情形如何？

第二章　色身妙莲开此刹　童年游戏真稀奇

承接前文所说，圣者法王如意宝在无量劫中，以普贤行愿力应着无数刹土圣凡有情的状况，示现种种色身的游戏。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人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点上，也就是在一度圣教衰微、群生苦难的时候，又将出现圣教兴盛、群生得乐的大因缘。在这个时候，就在无量的色身幻化游戏里，应善缘众生的因缘，开始出现了一度的色身莲花的开敷。

这一章讲到法王如意宝从一岁到十岁之间，以愿力出现在这个刹土，现出了色身的莲花。

“色身”，指从法身以智慧和悲愿的力量，应着众生的善缘现出化身。“妙莲花”是祥瑞的表征，有非常多的微妙之义：

一、出淤泥而不染：在这样污浊的世间界里，从出生到圆寂之间作各种幻化的游戏，心中毫无染著，以无著无碍的状况行持一切利生的事业，如《普贤行愿品》所说“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二、花果同时：这是金刚乘的表征，也就是在因位修行的时候就已经有果了。从圣者示现来讲，实际是法身与色身无别，法报化不二。正现在此世界的各种似乎是因地行持的相，其实都是从本地而来的佛果示现。

三、吉祥缘起：由于莲花的开放，将出现光明、出现佛身、出现说法等，以这样一度莲花的开敷，它的芳香将传满世间。

“童年游戏真稀奇”：在色身的莲花一度开放，或者说在这个地球上须臾间示现的不可思议游戏里，按照本文作者的设计，是以编年史来撰写的。首先从童年时说起，圣者法王如意宝的身、语、意、功德、事业五分的德相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所谓“游戏”，指从降诞的第一刻起，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应着众生的机缘作各种犹如游戏般的自在显现。这也无非是现出身语意各方面事业的相来引导众生，即所谓的令解脱。

这种稀奇体现在几个方面：譬如，法王刚生下来能念文殊心咒，或

者幼年时期在每晚入睡之际呈现法性中有的境相，以及各种无碍的天眼、宿命、工巧明等智慧与神通的相。这些都超出常情，并不是语言、思惟能彻知他的本地风光。再者，法王童年时就具有智慧、大悲、勇悍、方便等等的德相。就根本而言，对于上师三宝有大信心，对于众生有大悲心。这种从幼时起就一直在说法的示现，也说明了佛法的成道是需要有深厚的种性。

正文　分二十五：一、降诞之处；二、降诞的情形；三、以往的授记；四、前世晚年在洛若寺时的情况；五、最初的授记及取名；六、幼年的情形；七、骑马的壮举；八、谁承认是化身；九、初显稀奇；十、不凡的预见；十一、逃学；十二、修法速得加持而开慧；十三、麦彭仁波切赐传承；十四、信心与文殊怙主的恩德；十五、前世的回忆；十六、今生的缘起；十七、攀岩游戏；十八、我是新龙上师的化身；十九、放生人参果；二十、小上师姿态；二十一、纺线大师；二十二、念力召唤；二十三、变糖；二十四、无尽的道歌；二十五、父亲去世时的艰难与获得安慰

一、降诞之处　分二：（一）略说；（二）由家族史广说

（一）略说

法王如意宝的降生处，乃是圣观音所化刹土——雪域妙法国土，多康交界之处，称为〝多科紫媚曲列〞的地方，即多智钦寺寂静处左侧的第一个山谷，如今在降诞处确切的地脉上建有一座佛塔。

法王的诞生处从总到别来作指示。总的来说，是圣观音的化土——雪域佛国。这是由于此土本是观世音菩萨教化的世界，全民都信仰观音，一直在观音的大悲照护之下，从藏人口口称念“嘛呢”就知道这是观音化土。再者，这是此世界最高的地方，终年积雪，为“雪域佛国”，自从莲花生大师为主来到这个国土，就使得从中部到边隅之间充满了显密正法的光明。

特别来说，藏土有西藏、青海、四川境内的广阔区域，法王诞生在安多和康巴的交界之处，安多位于青海，康巴地属四川，在这交界处有叫做“多科紫媚曲列”的地方，在那里处于多智钦寺寂静处左边的第一个山谷。“多”是山谷名，多智钦寺是多智钦仁波切驻锡的地方。这里说的寂静处，就是指寺院后面往东的森林里第二世多智钦仁波切的闭关之处。也就是，在过去，藏地的寺院是一个大的区域，除了前面的经堂，还有往里走一直深进到里面的寂静地方，称为“阿兰若处”。一般那里远离尘嚣，加持力大，一到那儿妄念就不会生起，是这样的地方。整个山谷叫做“多科”，所谓“多智钦”，这个“多”字就是“多科”的简称。那个地方过去属于多科，现在划归为班玛县。

现今在法王降诞处那个确切的地脉上面建了一座佛塔。佛塔要在真正的地脉上建，这里有属于风水学上的讲究。

（二）由家族史广说

原本法王的祖籍在色达，但法王的降生处为多科，因此，在此之前牧家是从色达搬迁到了多科。

要知道，本来法王家族的祖籍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但法王自己的诞生处却在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的多科地区。这样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段历程，那就是牧家从色达搬迁到了多科地区。

“牧家”就是牧民之家，他们的家当就是帐篷、牛马、人和一些杂物。游牧民族要在春夏秋冬四季搬迁，使得牛马等有草料吃。在法王出生以前，牧家就从色达迁到了多科，所以后来法王是在多科降生的。

下面进一步讲述这个情形。

也就是，嘉控格地喇嘛即昌通登炯多吉尊者在世的时候，其居住地的中心为色达喇荣，因此，那时嘉控氏族在此地居住。但后来，伏藏大师圆寂后，余留的家属搬迁到了色达达充。随后，因为长子晋美丹毕尼玛驻锡多智钦寺等的原因，嘉控氏族中很多人搬迁到了多科。

嘉控格地喇嘛——这里的“嘉控”是他们祖先的姓，“格地喇嘛”就是

第一世敦珠法王，又名昌通登炯多吉尊者。他在世的时候，居住地的中心就是现今的喇荣。那个时候，嘉控这个氏族，也就是祖祖孙孙名字里都有“嘉控”的一族人，就在这个地方居住。但是后来伏藏大师圆寂了，他走了以后，住在喇荣这边家族里剩下的人就迁到了色达达充。随后，因为长子住在多智钦寺等缘故，他们家族里好多人都跟着迁到了多科。

要知道，这里的多智钦是指第二世多智钦仁波切。因为第一世多智钦是驻锡在色达雅龙寺的，而第二世才驻锡在多智钦寺，他正是第一世敦珠法王的长子。正因为他去了那边，其他很多人也就跟着搬过去了。

第一世敦珠法王是莲花生大师真实的化身，他过去就是住在喇荣，他的住处就在现今门措上师宫殿所在的地方。当年要创办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时候，那里还能看到的遗址，只剩下没倒塌的墙壁了。法王最先来到这里时就说：“这个墙壁不能拆掉，这是第一世敦珠法王的住处，这个地方要保护好。”随后就在那里用草坯、木板等修了房子，之后慢慢扩大，后来就在这里建了大经堂等等。

第一世敦珠法王的八个孩子，全都是八大菩萨的真实化身。比如其中有一位是观音圣尊的化身，当他还处在母胎中时，母亲和旁边的人都能听到胎儿在念观音心咒的声音。而敦珠法王的长子就是第二世多智钦仁波切，也就是那位非常著名的、几岁时就能讲《入行论》的尊者，他是文殊圣尊的化身。因此，正是由于长子作为多智钦寺的住持居住在多科，他们家族里很多的人才搬到了多科。

据说，法王的父亲也属于嘉控氏族，而且很多亲戚都住在多智钦的拉杰村里，因受他们的劝请，加上希阿是寺院的监理，即依照班玛多吉活佛的嘱咐，去了多智钦寺做监院，总之不管怎样，搬迁到多科时，是嘉控的希阿、巴华、谢华、巴德这四兄弟家一同过去的。

有这么一种说法，法王如意宝的父亲也是嘉控家族的人。当时很多亲戚都住在多智钦的拉杰村，他们也来劝请法王一家搬到那边去。那时

候多智钦仁波切在多智钦寺做住持，他是当地世出世间最大的领袖，所以大多数人都投奔过去了，先过去的人就劝这边的人也跟着过去。

再者，他们兄弟里的希阿成了寺院的监理。过去藏地的寺院主要有三个结构：第一是上师，也就是领袖，这是属于活佛管的；第二是堪布，属于大家的教师；而在活佛和堪布之间还有一个监理，藏文叫“文波”，也就是寺院的监院，这个职位通常要由他们血脉家族的人来担任。当时，他们兄弟中的希阿正是依照班玛多吉活佛的嘱咐，要去多智钦寺做监院。

总之不管怎么样，最后搬迁到多科的时候，是嘉控家的四兄弟一起过去的，这四家分别是希阿家、巴华家、谢华家和巴德家。其中，巴德就是法王如意宝的父亲。

二、降诞的情形　分四：（一）时间；（二）现大光相；（三）念文殊心咒；（四）身体特异之相

（一）时间

法王诞生的时间是藏历第十六胜生周水鸡年（1933 年）神变月上旬的初三夜晚，大约十点左右。

法王如意宝诞生的时间是藏历第十六胜生周的水鸡年，也就是公元 1933 年，神变月即藏历一月初三的夜晚，大约十点钟左右。

那个年代，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按照汉地的情况来说，也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当时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上的苦难状况非常深重。往往在众生苦难愈深、圣教愈衰的时候，诸佛菩萨就多会来到这个世间救度众生。

（二）现大光相

当从母亲腹中的莲花网脱出，初次以此世间界作为所见境时，据法王回忆说：“酥油灯的光芒照触到眼目的缘故，出现了一个大光明的相。”

关于出生时的情景，法王曾亲口回忆说：“我记得刚从母胎里出来，初次见到这个世间的境相时，感觉是因为酥油灯的光芒触到了眼睛，眼

前显现出一片大光明的相。”

（三）念文殊心咒

法王诞生之时，在母亲旁边帮助接生的是尊澈老阿姨。铁马年采访她时，她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家的帐篷就在山岩下。那时，从帐篷的天窗往上看时，连山岩上的一两个树干都能看得到。我从出生到年老都生活在这里，所以，这出生地绝对不会认错的。仁波切诞生的那天，他父亲外出办事，所以不在家，仁波切大约是半夜诞生的。稀奇的是，他刚一出生就自己结金刚跏趺坐，而且伴随着像是婴儿啼哭的音调念了六七遍‘嗡阿绕巴匝那德’，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不一定非要像色身功能和诸根圆满的人那样，以吐字清晰和发音标准的方式来念诵，仅仅以婴儿啼哭的方式，发出“嗡阿绕巴匝那德”的明咒之声，即可成立）。”这位老阿姨带着一种让人感觉纯真、正直的表情，认真地讲述了这段经历。

法王诞生时，在母亲旁边帮忙接生的是一位名叫尊澈的老阿姨。我们在铁马年（1990 年）采访她时，她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家的帐篷就在山岩下面，那时从帐篷的天窗往上看，连山岩上的一两个树干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从出生到年老一直生活在这里，所以这个诞生的地方绝对不会认错。”她继续回忆说：“就在法王如意宝色身降诞的那天，他的父亲正好外出办事不在家，如意宝大概是在半夜降生的。当时出现了非常稀有的瑞相，孩子刚一出生，自己就盘腿结起了金刚跏趺坐，而且伴随着像是婴儿啼哭一样的音调，念了六七遍文殊心咒嗡阿绕巴匝那德，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位老阿姨当时带着一种纯真、正直的神情，非常认真地讲述了这段经历。

我们要理解法王刚出生时念咒的情况。念诵咒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身体机能和诸根都发育圆满，那当然会以吐字清晰、发音标准的方式来念；但并不是非要这样，以婴儿的音调也是可以念出明咒的。就像“嗡

—阿—绕—巴—匝—那—德—”这样，虽然刚出生没有牙齿、发音器官还没长成，但在特殊的因缘下，也可以发出像哭泣声调一样的咒音，所以即使是婴儿的啼哭声，也可以成立为明咒之声。

（四）身体特异之相

不仅如此，据说，法王从母胎出生之时，身体头脚并未颠倒，且双目睁开，脐带如披法衣般斜披在肩上而降生。

不仅如此，法王诞生时身体还有三种特异之相：第一，出生时头脚没有颠倒；第二，双目是睁开的；第三，脐带像法衣一样缠绕在身上。

要知道，一般凡人出世，在最终要出来的时候，会被业风吹得头脚颠倒，先是头部出来，之后才是脚，而且要过几天才能睁开眼睛。但法王降生时头脚没有颠倒，出来时两眼就是睁开的，而且身上的脐带像披法衣、修带一样斜着缠绕在身上，这是圣人出世的瑞相。正如《白琉璃璎珞·具智珍宝论》里引用《秘密极滴》中所说的那样：“脐带著为修带纹”，就是指这种殊胜的征兆。

三、以往的授记　分三：（一）列绕朗巴法主的授记；（二）列绕朗巴所取伏藏末后的授记；（三）列绕朗巴自作的授记

（一）列绕朗巴法主的授记

法王诞生地紫媚曲列附近，有个名为〝得秋〞的地方，授记说在那一方将有一位纳南巴的化身出世。列绕朗巴的法主拉若旺修在授记文中明确说到这一情形：〝地为得秋彼方洛种姓，咒士纳南化身莲花开。〞

这里讲到，列绕朗巴大师的法主——拉若旺修，曾经非常明显地授记过：在一个名叫“得秋”的地方，那里将会出现一位“洛”种姓的人，他是密咒士纳南巴的化现。授记文中提到的“莲花”是个譬喻；“咒士”是指在家密咒士；而“纳南”是指他的前世是纳南巴，也就是纳南多吉登炯。

所谓的“得秋地方”，实际上就在法王诞生地紫媚曲列的附近，那边有一座山就叫“得秋”。这个授记在指示的时候，意思是说先要找到一个叫“得秋”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山谷里会找到紫媚曲列，纳南巴的化身就

是在那里受生的。

（二）列绕朗巴所取伏藏末后的授记

不仅如此，列绕朗巴所取伏藏《多香》的后中后部分也说道：〝列朗无边事业力，此生边际于夏琼，及达充方一一来。〞

此外，在列绕朗巴大师开取的伏藏法《多香》的后中后部分，也有一段关于他化身的授记，里面涵盖了化现的根源、时间及处所三个内容。

文中说的“列朗”，就是“列绕朗巴”的简称。“无边事业力”，是因为列绕朗巴主修的是事业，他是普巴金刚法的法主，在身、语、意、功德、事业五者中侧重于事业，所以说他无边的事业力是化现的根源。“此生边际”讲的是化现的时间。之后授记中说，在“夏琼”和“达充”这两个地方会各来一位化身，这是指化现的处所。

对于这段授记文，我们需要这样来解密：

此处所说的两位化身中，前一位出生在夏琼，传记中言：〝伏藏大师自己在世时，曾自许在世的化身诞生于阿琼南宗，为麦彭上师化身的兄弟。〞而所谓在达充的后有化身是指法王如意宝。也就是说，法王的诞生处——多科紫媚曲列的左右两边，有名为〝达夏〞和〝格充〞或〝果充〞的两个地方，合集二者之名说为〝达充〞，这很明显。正如第一世多智钦仁波切的授记文中，将色达境内的大护法神〝阿拉〞和〝单坚〞二者的名字合并而说为〝阿单〞一样。

授记中提到了两个化身。要知道，化身按照时间的阶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时的化身”，也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自己圆寂之前，就可以同时化出一个来，或者在某个地方受生；另一种是此生色身已经圆寂，在这之后出现的化身，这叫“寂后的化身”。

授记里讲的前者，也就是在夏琼地方诞生的那位，实际上是伏藏大师列绕朗巴色身还住世的时候，就已经承认的化身。那是他“生时的化身”，诞生地是在阿琼南宗这个地方，而且身份是麦彭上师化身的兄弟。

这件事情在列绕朗巴大师的传记里是有记载的。

而第二个化身，也就是授记中所谓的“达充”地方的后有化身，指的就是法王如意宝。具体来说，在法王诞生地多科紫媚曲列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地方，一个叫“达夏”，一个叫“格充”或者“果充”。授记文里的“达充”，实际上就是取了达夏的“达”字，加上格充的“充”字，两个字合并在一起称为“达充”，这是很明显的。

这种授记方式是以前常常有的。比如，第一世多智钦仁波切的授记里曾经说过“阿单”，这实际上是指色达境内的两位大护法神——阿拉和单坚，从两个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合在一起来指示那个地方。这里也是同样的方式。既然“达充”是多科紫媚曲列两边地名的合并，那么法王受生在它们中间的紫媚曲列，自然就是完全应验的。

思考题

1.（1）法王如意宝的出生地在哪里?

（2）法王的家族祖籍在哪里？后来以什么因缘迁至多科?

2.（1）法王是在什么时间出生的?

（2）法王刚出胎时见到了何种现相?

（3）法王诞生时有何种稀有相？当年的接生阿姨对此是怎么说的？此外还有哪些特异之相?

3.(1) 列绕朗巴的法主拉若旺修对于纳南巴的化身作过什么授记?

（2）伏藏法《多香》末后，对于列绕朗巴的化身有怎样的授记?如何确定其中的后有化身指法王如意宝?

（三）列绕朗巴自作的授记　分二：1.由不变七相的门径授记的内

容；2.此文放在洛若寺授记的末尾有着特殊的必要及密意

1.由不变七相的门径授记的内容　分二：（1）授记文；（2）揭示秘密

（1）授记文

同样，列绕朗巴亲自以〝不变七相〞，明确授记了自己后世色身的诞生处、父母之名、属相，以及身语意的特征：

〝处不变法之来源中，

光不变璁玉海母里，

种不变莲花茎端上，

多吉登幻化胜妙童，

年不变大鹏鸡年生，

身不变空行坛城掌，

语不变海藏为庄严，

意不变会法身自面。〞

同样，列绕朗巴大师自己曾作过详细的授记，以“不变七相”明确预言了自己后世色身的诞生处、父母名字、属相，以及身语意的不共特征。这个就叫“自身由不变七相门而作预言”。在这个授记偈颂里，主人公是多吉登炯幻化的胜妙灵童，要分别由七个不变的相来认证处、光、种、年、身、语、意。

（2）揭示秘密　分二：1）解释；2）说明需要以此认证化身

1）解释

文中宣说了诞生地为紫媚曲列，母亲名为耶措，父亲名为巴德，属相为鸡，还指出了掌心上有六角法源纹（据说法王年幼时，手掌心有清晰的交叉形法源纹路），语自在演说如海法藏，意现见法身明体，以这些不变的标志作了授记。

首先是“处不变法之来源中”，这里说的“法之来源”其实就是指诞生

处——紫媚曲列，这个地名本身就含有法之来源的意思。

其次是“光不变璁玉海母里”，这里的“光”是在暗示母亲的名字，“耶措”就是“璁玉海”的意思，“里”则是讲就在这个胎藏中受生。

再者是“种不变莲花茎端上”，这是指父亲的名字“巴德”，“巴”就是“班玛”，意为莲花。要知道，父母起的作用不同，父为植种，母为持种，种姓是属于父亲的。这就好比从莲花茎的端头开出一朵花，暗示色身是从父亲的种子而来。

至于主人公，则是“多吉登炯幻化的胜妙灵童”。正如祈请文所说，他实际上是金刚降魔身的幻变、金刚亥母语的加持、莲师意的游戏三者合一的化现。

这个殊胜灵童将在何时出生呢？授记说得很清楚，是在“大鹏鸡年”。

不仅如此，授记还指出了身、语、意功德方面的不共特相。身的不变特相是“身不变空行坛城掌”，也就是掌中会有六角法源纹。法王年幼时，掌心上有非常清晰的交叉形纹路，这就是空行坛城的相，当然年老后就不那么清晰了。

语的特相是“语不变海藏为庄严”，即对法藏海获得演说的自在。这个“藏”包含了深和广：一味的法性是思惟语言达不到的，所以叫“深”；而从这个根源发生的一切差别现相，比如染净缘起、五道十地等，就叫“广”。由于法王这一世成为了真正弘扬大乘深广二藏的大教主，所以说是以如海法藏为庄严。

意的特相是“意不变会法身自面”。这里的“会”就是相会、相遇。法身的本来面目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从未触及，而这里指的是真正见到了法身的明性，就像在十字街头认出了亲生父亲一样。

2）说明需要以此认证化身

此授记文是从前世列绕朗巴特意为洛若寺写的授记文中摘录出来的，指示需要通过这些如固定之钉般不变的标志，认证自己的后身。

这篇授记文是从前世列绕朗巴大师特意为洛若寺写的授记文中摘录出来的。之所以叫“固定之钉”，意思就是像钉子钉得牢牢的，一点移动性都没有，绝不会更改。这体现了大师无误见知未来的智慧，因缘不可思议，一切都会按照预言丝毫不差地出现。

2.此文放在洛若寺授记的末尾有着特殊的必要及密意

此授记指示文并未置于其他地方，而是放置在洛若寺授记的末尾，我认为这有着特殊的必要和密意。

作者特别提到，这个授记文并没有放在别的书里，而是特意放在了洛若寺授记篇章的末尾，这当然是有特殊必要和密意的。从法王这一世的示现来看，因缘的确落在了洛若寺，他在这里成为活佛，在这里驻锡，并建立道场。列绕朗巴大师将自己来世的授记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指出来世的方向，让人们认识到这前前后后有着确定的因缘联系。

四、前世晚年在洛若寺时的情况　分二：（一）灌顶时的付嘱和插曲；（二）由此形成的传统

（一）灌顶时的付嘱和插曲

不仅如此，过去伏藏大师列绕朗巴晚年时来到洛若寺，对洛若寺的活佛等传《莲师猛修火风旋》灌顶时，下谕令说：“过几年我会来到这所寺院常住，对经、幻、心等法作讲修而弘扬讲修圣教，因此，达西顿多喇嘛！你在那时要作辅导，还要为我建一间房子作为住处。为了这些事不出违缘，不间断地修持这个极密忿怒普巴九日修法很重要！”

除了授记，列绕朗巴大师还有重要的口头嘱托。

大师晚年造访洛若寺，为活佛和大众传授《莲师猛修火风旋》灌顶时，曾下谕令说：“过几年我就会来本寺常住，那时我要讲修经、幻、心等法要，弘扬讲修圣教。”要知道，所谓的“经、幻、心”，分别代表了前译宁玛派的三大不共法门：“经”指阿努约嘎，“幻”指玛哈约嘎，“心”指阿底约嘎。讲和修是兴盛圣教的两大门径，既要宣讲开显其义，

又要实修证悟其境。

列绕朗巴大师当时还对达西地区的顿多喇嘛特别交待：“到了那个时候，你要给大家作辅导，还要给我建一间住的房子。”

列绕朗巴大师接着说：“这种弘法的大事往往容易出现违缘，所以这个极密忿怒普巴法的九日修法非常重要，每年都要不间断地举行。”

据说在灌顶时，列绕朗巴大师对洛若寺的两位供师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位回答说：“我叫嘉罗”，另一位回答说：“我叫若罗”。那时，列绕朗巴笑着说：“啊！稀奇！你们俩的名字怎么这么像两头公牛的名字？”在老一辈的口耳相传中有此等趣事。

这里还有一桩流传在老一辈口中的趣事。那次灌顶时，列绕朗巴大师问洛若寺的两位香灯师叫什么名字。这两位可能比较老实，一个回答叫“嘉罗”，一个回答叫“若罗”。大师听后笑着说：“哈！太稀奇了！你们俩的名字怎么跟两头公牛的名字那么像？”这也可以看出大师当时的幽默与亲切。

（二）由此形成的传统

列绕朗巴在洛若寺建立的此九日普巴修法，直到后来都一直有不间断念修的传统。而且，每三年都由一位上师或活佛传授一次新龙上师的普巴灌顶和传承，有这样的规矩。

自从列绕朗巴大师在洛若寺建立了普巴九日修法，直到后来，洛若寺都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而且，每三年当中，由一位领袖上师或者一位活佛主持，来为大众传新龙上师列绕朗巴大师所取的普巴金刚灌顶，并念本法的传承，这已经形成了传统。

五、最初的授记及取名　分二：（一）大活佛的看法、交待及取名；（二）大家未如此称呼的原因

（一）大活佛的看法、交待及取名

稍许旁述后，再回到与法王诞生情形相关的话题上来。不久后，家人们向巴多活佛汇报法王诞生时的那些稀奇瑞相时，活佛说：“这个孩

子像是一位对圣教和众生有利的圣者大士的转世，但这个情况暂时不要告诉别人。”这样作了需要严格保密的谕令。同时说：“降生时的瑞相和时间都很好，所以就取名为‘嘎让效立南嘉’吧。”

说回法王诞生相关的情形。当时，家人看到孩子诞生时伴有稀有瑞相，就向巴多大活佛汇报。活佛嘱咐说：“这个孩子像是一位将对圣教和众生有大利益的圣者转世，但暂时要严格保密。”既然出生时的瑞相好，日子又是吉日，活佛就给起名叫“嘎让效立南嘉”，意为“妙缘尊胜诸方”。

（二）大家未如此称呼的原因

这里我想起，法王曾说：“我家里特别穷，这个名称威力太大，所以谁也没叫过‘嘎让南嘉’。所谓‘嘎让南嘉’也被大家为了简易方便而简称为‘嘎立’了。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叫我‘嘎立’。”

作者说，这里自己想起来，法王曾经回忆说:“那时候我家特别穷，这个名称的威力太大，所以谁也没有按这样叫过‘嘎让南嘉’。不但如此，这个‘嘎让效立南嘉’为了方便称呼，就简称叫‘嘎立’了。这样名字简化后，大家就都叫‘嘎立’了。”

六、幼年的情形　分四：（一）摇篮里的所见；（二）爬行时行走及说话的愿望；（三）幼年显现法性中有的状况；（四）不久迁至色达

（一）摇篮里的所见

法王曾说：“记得在摇篮中时，我透过帐篷顶的天窗，见到有人正往下赶着山羊绵羊。那是一个能看到山岩和松柏树的地方，所以不是色达地区，而是多科的一个地方。”

关于幼时的记忆，法王曾说：“我还能记得在摇篮里的时候，透过帐篷顶的天窗，看见有人正在往下赶山羊和绵羊。而且我能认出那个地方有山岩和松柏树，所以那肯定不是色达的草原，而是多科的某个地方。”

（二）爬行时行走及说话的愿望

“记得后来到了刚会爬行的时候，心里总是强烈地渴望着‘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行走啊？’同样，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也非常想开口讲话，但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发不出清晰的字句。”

法王还回忆说，在刚会爬的时候，心里就有强烈的愿望想站起来走；别人说话时，自己特别想开口，但舌头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说不出清晰的字句。

对于小时候能有这么清晰的记忆，这正是圣者的特点。凡夫对四岁以前的事情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法王不仅记得婴儿时期的心理状态，甚至记得刚降生时酥油灯光触眼的大光明相。为什么会有这么清明的记忆呢？就是因为圣者没有被无明烦恼所遮障。

思考题

1.（1）列绕朗巴大师对自己的来世作了什么授记？

（2）大师写此授记文的用意是什么？如何确定其后身就是法王如意宝？

（3）此授记文出自哪里？放在此处有何必要和密意？

2.列绕朗巴大师晚年在洛若寺灌顶时交待了什么？由此形成了何种传统？

3.对于法王诞生时的瑞相，巴多活佛有何看法？作了何种交待？由此给法王取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不这样称呼？大家是怎么称呼法王的？

4.法王在摇篮里有何所见？会爬时有何愿望？为什么对幼年之事有如此清晰的记忆？

（三）幼年显现法性中有的状况

法王还说：“幼年的时候，每晚临到入睡时，都会出现法性中有的声、光、明等诸多显现，我感觉十分恐惧。特别是母亲先睡着的话，就更恐惧了，所以经常对母亲说：‘我们两个一起入睡吧，好不好？’这样说时，母亲也说：‘好啊！妈妈的宝贝！那我们同时进入睡眠哦！’之后就设法哄我入睡。”

法王曾回忆说：“记得幼年的时候，每晚临到入睡的那个时间点，眼前总是会出现法性中有的声、光、明等各种显现，那个时候心里就会生起很大的恐惧。”据说，特别是如果母亲先睡着了，他就更害怕了，所以经常央求说：“妈妈！我们两个一起睡，好不好？”母亲不明就里，但听到孩子老是这么说，也就哄他说：“好啊！妈妈的宝贝！那我们同时入睡哦！”这之后就养成了习惯，总是需要母亲用一些善巧的话来哄他，才能让他安心入睡。但母亲其实并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害怕。

要知道，中有分为死位中有、法性中有和轮回中有等。在死位中有时，如果能认取光明，就可以证得法身；之后现前法性中有，会出现寂静、忿怒各尊的相，如果能认取也能成道；如果错过了，就会堕入轮回中有。睡眠的过程跟死亡的过程非常相似。普通人在临睡的那一刻通常没什么感觉，但修行好的人会有明显的感受，能现出那些相来。幼年的法王不是偶尔，而是每一天入睡时都会出现法性中有的各种现相，可见他的心是极其清净的，这正是成就者再来的相。

（四）不久迁至色达

不久，牧家搬迁到了色达，那时法王还只是个被抱在怀中的幼儿。

不久之后，法王全家搬迁到了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那时，法王还只是个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幼儿。

七、骑马的壮举

据说法王大约三四岁时，家里面有一匹烈马，一天，法王骑着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一阵子，人们见到这么小的孩子骑在一匹烈马上到处乱跑，觉得太危险了，就赶紧把马牵了过来，把他领回了家门口。那时，父亲巴德非常生气，一边狠狠地教训，一边冲过来准备打他。然而，当看到法王骑在马背上，开心的笑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容，父亲的气就消了，再也打不出手。

到了大约三四岁时，发生了一件奇事。当时家里养了一匹烈性很大的野马，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小小的法王竟然骑到了这匹野马上，而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一阵子，外面的人看到了，心想："这么小的孩子，骑在这样的野马上到处乱跑，这也太危险了！"大家吓了一跳，赶紧去把马牵住，一路领回了他家门口。这时父亲巴德知道了，因为爱子心切，顿时非常生气，一边狠狠地教训，一边冲过来举手准备打他。然而，当他看到法王骑在马背上，脸上笑嘻嘻的，洋溢着甜甜的笑容，父亲的怒气瞬间就消了，再也打不下去了。

我们要知道，驯服一匹野马，一般成年人都要训练好多天，否则根本驾驭不住，甚至连大人都怕。而才三四岁的小孩，竟然能骑在这样的野马上，还这么潇洒地跑了一圈，毫发无伤，玩得那么开心。相比之下，凡夫总是左担心右害怕，别说骑野马，连开个车都紧张。这就像鸠摩罗什大师年幼时能举起千斤大鼎，一旦起了分别念就举不动了一样。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到法王幼年时那圣者无分别的德相。

听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说，后来，法王的一个表亲戚名叫〝阿依〞的老妇人经常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小小年纪三四岁就能骑烈马，所以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个表亲戚名叫"阿依"，是个老妇人，她知道这事后经常感叹："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小小年纪三四岁就能骑烈马，肯定跟别人不一样！"她心里很清楚，这个孩子英勇潇洒，绝非凡人。

八、谁承认是化身　分二：（一）达西喇嘛的认定；（二）众人不信

（一）达西喇嘛的认定

大概在那段时期，因为法王脚肿得严重，父亲巴德便带他到达西顿多喇嘛面前求加持。当时达西喇嘛吩咐说：〝这是一个妙种性，所以不要沾上秽气。〞

大概在那段时期，法王的脚严重肿痛。父亲巴德很着急，带他到达西的顿多上师面前求加持。当时达西上师一看就吩咐说：“这是一个妙种性，也就是圣人的种性，所以不要让他沾上秽气。”上师特意嘱托要格外关心照顾，不能吃不干净的东西，不能碰不洁的衣服，要防止各种内外的染污。

（二）众人不信

但是，法王小时候比较调皮，似乎周围的人也对他稍有厌烦。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到耶澈的母亲这里，聊天畅谈时提到〝达西喇嘛说巴德的孩子是个好种性〞，这时她表露出不信的态度说：〝哼！我不知道是什么好种性，他如果不是世上的一个破败鬼，我就不是人！〞

但是，法王小时候比较调皮，这让周围的人对他稍有些厌烦。毕竟童心无忌，他总是这儿耍耍、那儿玩玩，很是活泼。有一次，一位当地人到法王的表亲耶澈家做客，和耶澈的母亲闲聊时提到：“听说达西喇嘛说巴德家的孩子嘎立是个好种性。”没想到耶澈的母亲一听，很不以为然地说：“哼！我不知道什么好种性，他如果不是世上的一个破败鬼，我就不是人！”在她眼里，这么一个整天调皮捣蛋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好种性呢？

后来，耶澈的母亲就询问父亲巴德，说：〝听说达西喇嘛说你的孩子嘎立是个好种性，对吗？〞父亲回答：〝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家没这个福德，所以应该不是的吧。〞据说当时巴德家很穷，所以大家都稍有些看不起他们。

后来，耶澈的母亲遇到法王的父亲巴德，又问起这事：“听说达西喇嘛说你的孩子嘎立是个好种性，是真的吗？”

法王的父亲回答说：“话是这么说过，但我家这么穷，哪有那个福德啊，应该不是吧。”

那时候因为巴德家很穷，世人往往有些势利眼，觉得没钱的人家出不了什么大人物，所以大家普遍都有些看不起他们。

九、初显稀奇

法王四五岁时，洛若村一户人家的山羊把犄角卡在了岩石缝里。当时在场的人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还是没能拔出来。嘎玛阿姨说：〝喊一下嘎立，这孩子有点稀奇，说不定他有办法。〞于是就按她所说的叫来了法王。法王看了后念了个咒，吹了以后，手稍微一碰，老山羊的犄角就从岩缝里轻轻松松地拔出来了。从那以后，嘎玛阿姨就对别人说：〝你们都看不起嘎立，但他当众示现了特别的成就相，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在不能再说他没什么了不起了吧！〞

法王四五岁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洛若村一户人家的山羊把犄角卡在了岩石缝里，卡得死死的。当时好多人都来帮忙，用尽了各种办法和力气，但怎么也拔不出来，大家都束手无策。这时，一位叫嘎玛的阿姨突然说：“喊一下嘎立吧，这孩子有点稀奇，说不定他有办法。”于是大家就把法王叫来了。法王看了看，念了个咒子吹了一口气，然后手稍微一碰，老山羊的犄角就轻轻松松地从岩缝里拔出来了。从那以后，嘎玛阿姨就常对别人说：“你们总看不起嘎立，但他当众示现了特别的神通成就相，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在不能再说他没什么了不起了吧！”这的确显示了明显的差距，众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做不到的事，年幼的法王念个咒、吹口气就解决了，这对圣者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

十、不凡的预见

据说，有段时间洛若寺里爆发了痢疾，有两名僧人去世等，发生了很多不吉利的事。一天夜里，群狗奔吠，像是朝对面阴山的方向在包围

一个什么东西。正当众狗〝嗷嗷〞猛叫的时候，年幼的法王待在香卓阿姨的身边，忽然间朝狗群吠叫的地方毫不犹豫地跑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后，法王亲口说：〝我看到那边有两个没有头的人，正左右拉扯着黑白两条绳子走着，绳子快要断了，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洛若寺可能还会死人，会不断地发生灾祸。〞

据说还有一段时间，洛若寺爆发了痢疾，很多僧人便血，甚至有两名僧人因此去世，发生了很多不吉利的事。一天夜里，群狗狂吠，像是朝着对面阴山的方向在包围着什么东西。正当群狗“嗷嗷”狂吠时，年幼的法王当时正待在香卓阿姨身边，忽然间，法王毫不犹豫地朝狗群吠叫的方向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亲口说：“我看到那边有两个没有头的人，正一左一右拉扯着黑白两条绳子走着，那个绳子快要断了。如果不小心的话，洛若寺可能还会死人，会不断发生灾祸。”

第二天，巴诺活佛听说了这事，就向法王询问了所见的情形，以及需要做什么法事等等。当时，法王还是个孩子的性格，非常害羞而没有详细说，只是口里冒出了〝念色德和嘛呢会好的〞这句话。于是，巴诺活佛立即安排寺院的常住僧众修持了这两种法，随后患者们都逐渐痊愈了。

第二天，巴诺活佛听说了这事，就向法王询问详情，并问需要做什么法事。当时法王毕竟还是个孩子，表现得很害羞，没有详细多说，只是冒出一句：“念色德和嘛呢会好的。”这其实是指莲师心咒和观音心咒，藏族人习惯简称咒语中的两个字。巴诺活佛听后，立即安排寺院僧众修持这两种法。修了以后果然立竿见影，患者们都逐渐痊愈了，寺院的灾厄也就此平息。

这说明幼小的法王当时就具备无碍的天眼和法眼，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非人众生，更能洞察缘起，给出正对治的法门。

思考题

1.法王幼年时，每晚临入睡时会出现何种现相？这说明了什么？

2.法王三四岁时骑野马的情形如何？这体现出何种圣人德相？

3.达西上师是如何认定法王的？对此大家的看法如何？

4.法王四五岁时，是如何使山羊角从石缝里拔出来的？

5.洛若寺发生痢疾时，法王见到了什么？对此作了何种指示？僧众依此修后效果如何？

十一、逃学　分四：（一）舅舅活佛严格督学；（二）舅舅闻法前的交待；（三）兄弟俩的反应、对话和决定逃学；（四）舅舅回家后下令追赶，无法追及

（一）舅舅活佛严格督学

法王大概六七岁时，跟增卓喇嘛开始学习基本的字母。不久，舅舅晋奥活佛负责教他读诵，哥哥才让敦珠也被一同安排在舅舅身边学文字。舅舅活佛性格严厉，所以，大概多多少少有些教训或责打。

到了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法王开始跟随增卓喇嘛学习基本的字母“嘎、喀、嘎、阿……”。没过多久，舅舅晋奥活佛开始负责教法王读诵，哥哥才让敦珠也被安排在一起学习文字。舅舅的性格非常强悍，管教得特别严厉，动不动就会多多少少给些教训，或者直接动手责打。

（二）舅舅闻法前的交待

一天，他即将去闻法时，对年幼的兄弟俩说：“我走后，你们两个不要玩耍散乱，看能不能认真把书读熟。如果不听话，回来时不痛打一顿就不算数！”这样告诫后便走了。

有一天，舅舅要去别处闻法，临走前对小兄弟俩下了死命令：“我走了以后，你们两个不许玩耍散乱，要看能不能认真把书读熟。如果不

听话，等我回来时不痛打一顿就不算数！”这样作了教令后就走了。

（三）兄弟俩的反应、对话和决定逃学

但法王对此置若罔闻，一直玩耍。哥哥才让敦珠提醒：“你别这样，看看能不能把书稍微读熟一点，不然舅舅回来肯定要挨打。”法王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法学好文字，认真学也要挨打，所以我不在他这里学文字了！”哥哥才让敦珠又劝道：“你别这样，咱们俩如果不好好学文字，学到点本事的话，家里穷，咱们母子几个除了饿死没别的出路。再说，这些话要是让舅舅知道的话，肯定会狠狠打的，你倒是没个害怕的，我可不敢这么说。”法王回答说：“没什么不敢的，饿死和被打死毫无差别，反正我决定放弃学文字，我要回家了！”说完就扛着一个毛毡做的书夹，拉都拉不住就离开了。

舅舅这话说得这么重，一般的孩子早就吓得不敢动了。但法王对此却置若罔闻，好像没听到一样，舅舅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始若无其事地玩了起来。

哥哥心里悬得很，赶紧提醒说：“你别这样，咱们还是看看能不能把书稍微读熟一点，不然舅舅回来肯定要挨打的。”

法王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学不好文字的，就算认真学也还是要挨打，所以我决定不在他这里学了。”

哥哥一听就急了，苦口婆心地劝道：“你别这么说。要是咱们俩没学到点本事，家里条件这么差，将来母子几个除了饿死别无出路啊！再说，你这些话要是让舅舅知道了，肯定会狠狠打你的。你倒是没个怕的，我可不敢这么说。”

在藏地牧区，男孩子通常只有两条路：要么在家放牛，要么出家念经。哥哥想的是现实生计问题，但法王却回答得斩钉截铁：“有什么不敢的？饿死和被打死没什么差别，反正都会死。我已经决定了，放弃学文字，我要回家！”说完，他扛起一个毛毡做的书夹，那是穷人家用剩

毛料缝制的简易书包，其他人根本拉不住，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四）舅舅回家后下令追赶，无法追及

后来闻法结束，舅舅活佛回到了家，问道：“怎么没见到那个灰小子（称为“灰小子”，是因法王脸色灰白、衣服灰暗，而且肩脖略微佝偻，因而如此称呼）？他到哪儿去了？”才让敦珠如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舅舅勃然大怒：“啊！哪能这么轻易就放掉他？他刚走没多久，肯定追得上，你们快去把他带回来！”一听这话，几个孩子马上按舅舅活佛的命令快速地追了出去。

舅舅闻法结束回到家，一进门就问：“怎么没见到那个灰小子？他到哪儿去了？”因为法王当时脸色灰白，衣服灰暗，肩背还有点微驼，所以被称为“灰小子”。

哥哥才让敦珠老实，不敢隐瞒，就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舅舅一听勃然大怒：“啊？哪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他刚走没多久，肯定追得上，你们快去把他抓回来！”

听到舅舅一声令下，几个孩子像听到打雷一样，立刻飞奔出去追赶。

法王正在寺院上方山坡这边走，他们见后预计是很容易追上的。但当他们到达寺院的山坡上再看时，法王已经到了遥远的深处——色沃下的多让草地的尽头，所以不可能追得上，只好无奈返回。

刚出门时，还能远远看到法王正在寺院上方的山坡那边走，大家预计很容易就能追上。但等他们跑到山坡上一看，全都傻眼了——法王已经到了遥远的深处，在色沃下的多让草地尽头了。那么远的距离，就算是飞毛腿也追不上，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最后，大家只能无奈地耷拉着脑袋回去复命，不知道是不是又被教训了一顿。

十二、修法速得加持而开慧

就这样，读书学习便放置下来返回了家中。一段时间里，法王在家中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儿童的欢乐。

一天，到了某个叫做“喀修嘎果”或“喀阿”的地方（据说，是指

过去洛若乡对面牧区下面的土坎）玩耍之时，从嘛呢堆的墙缝中得到了一个纸卷。拿给别人看，说是恰美仁波切的《文殊语狮子修法》。末尾功德偈云："印度境内一老人，高龄已至九十九，文字尚且亦无识，仅一日修见文殊。"法王心想："这么一个老人，修一天都能亲见文殊的话，像我这样的小孩，无需艰难就能迅速成就吧！"之后，以猛利的欲乐和精进修了几天，便出现了得加持的瑞相。从那以后，不必用功，仅凭指示就轻而易举地通达了读诵等。

就这样，读书的事暂时搁置了。法王回到家后，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没有什么牵挂的，整天在山野间玩耍。

有一天，法王到了一个叫"喀修嘎果"或"喀阿"的地方玩耍，也就是现在喇荣山门下去约一公里、靠河边的地方。他在那里的一座嘛呢堆的石墙缝里，偶然发现了一个纸卷。拿给别人一看，说是恰美仁波切的《文殊语狮子修法》。法王看到末尾的功德偈写道："印度境内一老人，高龄已至九十九，文字尚且亦无识，仅一日修见文殊。"意思是说，印度有一位九十九岁的老人不识字，仅修了一天这个法就亲见了文殊菩萨。听到这个，法王心里想："这么老的一位老人，修一天都能亲见文殊，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如果修的话，肯定无需艰难就能迅速成就吧！"凭借着这份纯净猛利的信心和胜解，法王发起了强烈的精进。仅仅修了几天，就得到了加持的瑞相，效果非常明显。从那以后，他不再需要那种费力的学习，只要稍微有人指点一下，就轻而易举地通达了读诵等。这告诉我们，学习不仅仅靠死记硬背，更需要祈祷三宝、修持本尊来开启智慧。

十三、麦彭仁波切赐传承

后来法王在传法时提到："又有一天，在对面琼夏的山坡上放牧时，遇见一位从未谋面的喇嘛，生起了猛利的信心和胜解，为此请求《文殊语狮子修法》的传承，那位喇嘛欢喜地赐给了传承，随后便不知所踪。当时是孩子的性格，没有去观察这位喇嘛是谁，但后来观察时，确定那

正是上师全知麦彭仁波切。"

后来法王在传法时还提到过自己小时候的另一段奇遇：

又有一天，正在对面琼夏的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出家喇嘛。当时发自内心地生起了极其猛利的信心，便请求他传授《文殊语狮子修法》。那位喇嘛显得非常欢喜，欣然赐予了传承，随后便不知所踪。当时还是个孩子，并没有去追究这位喇嘛是谁，也不觉得奇怪，转头就去玩了。但后来以智慧观察时才确定，那位喇嘛正是全知麦彭仁波切本人。

要知道这并非偶然，正如《愿海心髓》中所说，文殊圣尊和全知麦彭仁波切生生世世都与法王形影不离，时时都在摄持。这种一见面就生起的强烈信心，正是宿世因缘的延续。而让上师生欢喜，正是获得加持的关键因缘，一旦上师欢喜，加持自然入心，这也揭示了修行中极其甚深的缘起秘密。

思考题

1.法王幼时逃学的具体情形如何？从中看出法王何种超凡之处？

2.法王幼时修文殊法速开智慧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

3.法王幼时遇麦彭上师得传承的情形如何？这说明了什么？对我们有何启发？

十四、信心与文殊怙主的恩德　分二：（一）信心的状况；（二）由信心所得的加被

（一）信心的状况

总的来说，法王从小就对文殊怙主上师麦彭仁波切有着与生俱来的无量信心。

总的来说，法王从小就对文殊怙主麦彭上师有着与生俱来的无量信心。这种信心不是后天通过什么因缘刻意培养的，而是天生就具备的。

对此，下面从法王自身的话语来认识：

法王曾在讲法时说：“我对于上师麦彭仁波切尊者非造作的信心，是从孩童时期——仅仅能思惟、能说话的时候就有了。这信心是依什么因生起的，我也断定不了。是从友力、因力、根力、闻力还是习善力而生？观察的话说不出到底是哪个。无论如何，若说是三岁时，会不会太早了一些？说是五岁时，则肯定不是妄语。所以说大概从三岁时起，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因为那时我还被抱在父亲怀中。从那时起，对于上师麦彭仁波切与怙主文殊，不但是本体，即使在形相上，也从未视为他体，这样全心全意专注地祈祷。

法王曾在讲法的时候回忆说：“我对喇嘛仁波切（法王一贯以此尊称麦彭尊者）的信心，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刚刚能思惟、能说话的阶段就已经有了，那是一种完全自然、非造作的信心。”

法王接着分析说：“这样的信心到底是依什么因缘生起的，我也断定不了。《大乘庄严经论》说发菩提心有友力、因力、根力、闻力四种，生信心大概也是如此。也许是源于自身大乘种性的力量，或者是过去世积攒的文殊法门的善根一遇缘就引发了。但观察的话，实在说不出具体是哪一种。至于发生的时间，若说是三岁可能稍微早了点，但说五岁绝对不算妄语。所以，说是大概从三岁起也没什么不可以，因为我记得那时我还被抱在父亲怀里。”

法王强调：“从三岁左右起，我对喇嘛仁波切的信心，就是认定他与文殊菩萨无二无别。不但是本体上，即使在形相上，也从未视为他体。不管是高低美丑，无论现什么相，他就是文殊，根本没有两个。正是因为信到了极点，祈祷时才能全心全意、一心专注。”

（二）由信心所得的加被

从那以后，非造作的菩提心似乎也在相续中生起了。因此，我的相续中包括一分信心、一分悲心在内，直接或间接唯一是由上师麦彭仁波切的恩德而获得的。"

这种信心带来的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法王说："从那以后，非造作的菩提心似乎也在相续中自然生起了。因此，我相续中哪怕只有一分信心、一分悲心，直接或间接都是唯一依靠喇嘛仁波切的恩德而获得的。"

这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远。这种修行不同于一般次第性的修法，而是通过对上师无二无别的极致信心，直接打开心扉，让本具的智悲功德自然流露。法王这一生之所以能建立如此殊胜的法脉，正是源于这热乎乎的、来自文殊怙主近传加持的恩德。

十五、前世的回忆　分四：（一）从幼年时起就能随念前世在莲师等的善知识前得法的情形；（二）后来时而也有现起自己是金刚降魔的感觉；（三）数数忆念受生为善财童子和列绕朗巴的情况；（四）尤其能清晰地忆起受生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

（一）从幼年时起就能随念前世在莲师等的善知识前得法的情形

同样，法王从幼年时起就有随念宿命的情形。记得法王曾赐予圣言："有时候，我模糊地记得，曾在吉祥莲师、至尊夏喀巴，以及我认为是蒋贡康楚等一些善知识面前，得过灌顶、法教和窍诀的情形。"

同样，法王从幼年时起就常有宿命通的显现。

法王曾说："有时候，我会模模糊糊地忆起，曾在吉祥莲师、至尊夏喀巴以及我认为是蒋贡康楚仁波切等善知识面前，得过灌顶、法教和窍诀的情形。"虽然记忆有些模糊，但当年的情景确实能浮现出来。

（二）后来时而也有现起自己是金刚降魔的感觉

又说："后来，有时候也会现起自己是多吉登炯的感觉，但获得少许加持之相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并不确定。"

法王还说过："后来，有时候会现起自己是纳南多吉登炯的感觉，但也没法确定，因为得了一些加持的相也是认为自己就是他，但其实不是，

它是得加持的相，所以也不能确定自己就是他的转世或者化身。”

（三）数数忆念受生为善财童子和列绕朗巴的情况

又曾在传法时顺便提及：〝能忆起曾受生为善财童子和伏藏大师列绕朗巴那一世的环境、装束等的情形。〞

另外在传法时，法王曾顺便提及：“我能忆起自己曾受生为善财童子和伏藏大师列绕朗巴那一世，当时是在什么地方、穿什么衣服等等。”总之，宿命通现起的时候，就能记得起当时生活的情景等。

（四）尤其能清晰地忆起受生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

特别是，听法王多次提到：〝忆起受生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与其他不同，就像几年前的事一样，历历在目。〞

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世，法王多次提到：“忆起受生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跟其他世都不同，就像几年前才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非常清晰。”

所谓“受生”，其实是法身为了利益众生，应缘而现的色身。就像天上的月亮在清净的水中映现影子一样。这种常知宿命的能力，正是圣者再来的明证。

十六、今生的缘起　分二：（一）由取伏藏的余业能随意取伏藏；（二）从得本师佛像及钵的缘起，预见今生将现出家身

（一）由取伏藏的余业能随意取伏藏

大概从那时起，就苏醒了开取伏藏的余业，而随意能取很多伏藏品。

法王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取伏藏的余业就苏醒了，好多伏藏品都能随意取出来。

这就像世间的天才儿童依然保有前世的技艺一样，法王前世都做伏藏师，比如伏藏大师班玛成列、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等。那么这样一生一生延续到今生有一个延续的业，不是指前世有百分之九十五，今生才剩下百分之五，而是指相续下来的力量。这种业习遇到缘就苏醒了，苏醒

之后就是天生的能力，想取什么伏藏随意地就能取出来。

（二）从得本师佛像及钵的缘起，预见今生将现出家身

据哥哥才让敦珠所说，法王大概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取出来一尊小的本师释迦佛像和一个石钵。当时法王亲口说："虽然我总的是一个伏藏师的转世，但从这次得到释迦佛像和钵这两者的缘起来看，这一生像是会成为出家的身份。"

根据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回忆，法王七八岁时，不知从哪儿取出来一尊小的释迦佛像和一个石钵，拿到了手里。当时法王亲口说："虽然我总的就是个伏藏师的转世，但是这次得到了释迦佛像和石钵，从这个情况看缘起的话，这一生好像会成为出家身份。"

佛像身披三衣、石钵代表乞食，这都是出家的标志。这就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预示了法王这一生将现出家相，领导庞大的僧团，行持广大的佛法事业。

十七、攀岩游戏

法王回忆说："大概在这期间，跟伙伴们一起去一座名叫`扎里切嘉'的石崖上玩。准备从石面往上爬的时候，水流的冲击力很大，大伙都无法攀爬。我说：`我在前面走，能够上去。'说完就从崖石的侧面，脚一边滑着一边一步步地爬了上去。随后伙伴们也手拉手，一个接一个地往上去，最后所有人都到了崖石上。大家都很开心，唱着歌，做了很多游戏。"

法王曾回忆说："大概在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和一群小伙伴去一个名叫'扎里切嘉'的石崖上玩。原本想从正面爬上去，但上面冲下来的水流太急，实在太难，大家都束手无策。这时我说：'我在前面带路，一定能过去。'我观察了一下那座大石崖，发现侧面有路，于是手脚并用，虽然脚下有点打滑，但还是一边滑着一边一级一级地爬了上去。随后，小伙伴们也手拉手、一个接一个地爬了上来，最后大家全都到了顶上。那时候特别开心，唱着歌，尽情地玩了好久。"

从这一段经历就能看出，法王童年时就具备智勇双全、无所畏惧的精神。面对强劲的水流，常人往往畏难而退，但法王从小就是难行能行。正因为不畏惧，他才能冷静观察，从侧面找到出路。虽说有点滑、有点难，但他手脚配合默契，一级级爬上去做出了表率，最终帮大家渡过难关，全员登顶。法王后来的确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佛教遭受重创、极为艰难的时刻，他依然能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在雪域藏地问题重重之时，也能引领大众将佛法推向高峰。这些，都是法王与生俱来的圣人德相。

十八、我是新龙上师的化身

一位较法王年长五岁的老阿姨说：“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孩子爬到一个岩石上玩的时候，嘎立（“嘎立”是“嘎让南嘉”的简称或昵名，法王小时候大家都这么称呼他）说：‘我是新龙上师的化身，所以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法。’在准备讲时，孩子们推推搡搡，用肘碰他，不让他好好讲。”

再说，有一位比法王大五岁的老阿姨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十几个孩子爬上石崖玩耍。嘎立突然说：‘我是新龙上师的化身，我要给你们讲个法。’（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法王那时就已经准备讲法了。）然而其他小孩听了，就开始推推搡搡，用手肘撞他，搞各种小动作捣乱，不让他好好讲。”

这种游戏中的言语绝非偶然，而是内心的自然流露，也就是造作等流。凡夫有凡夫的习气，圣人有圣人的特征。普通孩子的习性往往是打架或做些无意义的游戏，但法王从小开口就是：“我是新龙上师的化身，我要给你们讲法。”实际上，这正是普贤愿力的体现，在任何时处都要讲经说法。弘法利生是无量菩萨愿的根本，正如法王在《愿海心髓》中引导我们发的“圣教愿”和“众生愿”，这两者摄尽了一切普贤行愿。由此可见，法王从小就是如此。摄受、引导众生的关键就在于说法，小时候给孩子讲，长大了给大人讲，成就后给无量众生讲。总而言之，这就是

圣人的等流，也就是普贤行愿的自然流露。

十九、放生人参果

“记得还有一次，大家一起去挖人参果时，约定好了大的人参果不吃，留着用来放生，小的可以随便烤着吃。可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肚子饿了，忍不住把大的人参果也烤着吃了，所以，那时互相起绰号为‘屠夫’，还彼此揭发罪过等等。”

法王自己也记得：“有一次大家去挖人参果，约定好挖到大的人参果要放生，小的人参果可以烤着吃。但是到了傍晚，大家都饿了，实在忍不住就把大的人参果也烤着吃了。于是孩子们就开始互相起绰号，骂对方是屠夫、刽子手，还彼此揭发罪过，有人甚至还要扮作阎罗王来审判罪业。”

这看似是儿童游戏，实际上反映了藏地佛法深植人心的因果观念。就连孩子的玩笑话，也都离不开杀生、放生、地狱这些佛法概念。

二十、小上师姿态

据说，平时玩过家家，或者模仿做法事，如修诵护佑的法事等，做种种游戏时，法王俨然就是新龙索甲上师的姿态。

藏族人在很小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家里举办祈福佛事。也就是为了家人平安，请僧众来念经修法，那么小孩子自然就看在眼里，谁是大喇嘛在主持，下面的人怎么念诵、怎么敲法器。看得多了，孩子们玩耍时就会模仿大人。

在玩这些游戏时，法王俨然就是新龙上师列绕朗巴大师的再现。比如玩“过家家”模仿过日子，法王总是坐在首座，吩咐大家：“你去生火，你去做饭，你去烧茶。”模仿主持法会时，他当然也是扮演上师，安排得井井有条：“你负责唱诵，你做糌粑朵玛，你来倒茶。”

从孩童的行为就能看到将来，这的确是圣人的姿态。他这么做，实际上是愿力在摄持众生，绝不是像阿修罗那样，为了称王称霸、想当老大才去指挥别人。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发了菩提心，有那份愿力，所以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机会，他都会主动挑起担子，像大商主一样把无量众生度到解脱彼岸。法王小时候那种上师的姿态，正是菩提心的自然流露，绝非我执在作祟，实际上正是未来做群生怙主的征兆。

思考题

1.（1）法王从何时起对麦彭上师生起了无量信心?

（2）此信心的状况如何?

（3）此信心依何因而生?

（4）以此信心祈祷后发生了何种效果?

（5）法王的这段经历教示了我们怎样的修道关要?

2.法王从幼时起随念宿命的情形如何?

3.法王幼时取出伏藏品佛像和钵预示了什么?

4.法王幼时带领伙伴们攀岩的情形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法王有何种圣人德相?

5.法王幼时游戏中要讲法是何种圣人德相的等流?

6.孩子们挖人参果时约定“放生”等的情形如何？这体现了何种善性?

7.法王幼年游戏中现出小上师姿态的情形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法王有何种圣人德相?

二十一、纺线大师

这个阶段当中，一次，年幼的法王扮着牧童相背着经夹，去了洛若村的牧女们搓线的地方，说：〝你们搓线做羊毛绳的方式不怎么好，有

做羊毛线更快更好的方法。”牧女们不信地说：“你别说大话了，我们才不信。”法王说：“那比赛看看谁快。”说完，从身上穿的春羊毛衣上拔下一些羊毛，放在手里搓了搓，竟然就成了线。牧女们非常惊讶地说：“我们一辈子搓线过来的，还从没见过这种搓线的方式。”

在这个阶段里，有一次，年幼的法王表现得非常天真活泼。他扛着一个经夹，扮演成牧童的样子，演得惟妙惟肖。无论是把牛羊放在一边、手上拿东西的姿势，还是身上穿的行头、眼神，都非常像真正的牧童。他就这样混到了洛若村牧女们搓羊毛线的地方，那些牧女们当然也不知道，真以为他是个牧童。

法王对她们说：“你们搓毛线的方法不怎么好，我有一个做羊毛绳的方法，又快又好。”

那些牧女们当然不信，反驳说：“你别说大话了，我们才不相信呢。”

法王就说：“那我们就比比看谁更快。”

说完，法王就从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春羊毛衣上拔了一些毛。要知道，羊毛分春羊毛和夏羊毛。因为过了冬以后，羊没草吃，身体没营养，所以春天的羊毛质量很差；而夏天草料好，羊毛才好。穷人家孩子只能穿这种差劲的春羊毛衣。法王把拔下来的春羊毛放在手上一搓，马上就变成了线。

牧女们看后非常惊讶，感叹说：“我们一辈子都是这样搓线过来的，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搓线的方法！”

这的确是天成的智慧，展示了法王在工巧明上的灵通。一看到她们搓线就知道哪里不行，然后随手一拔、一搓就会了，甚至超过了干了一辈子的牧女。

二十二、念力召唤

那段时期，孩子们去放牧时，常有山羊和绵羊从草场跑开，很难管束。法王说：“不想跟在它们后面去追，还是坐在这里念点什么更好。”说完就用衣服蒙头，默念着什么。稀奇的是，那些跑开很远的羊儿竟然

都自己主动回来了。这些都是根据一些老阿姨的口述如实记录的。

在那段时期里，孩子们经常要去放牧。大孩子放牛，小孩就放羊。牧家附近通常有固定的草场，夏天在阴面，冬天在阳面，孩子们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但有时候羊也很没纪律，为了找草吃，它们会跑出区域，从阴面跑到阳面，或者到处乱跑，孩子们就得跟着赶来赶去。

遇到这种情况，法王就说："我是不想跟在它们后面跑，我自己念一个什么，在这儿待着更好。"说完，当其他孩子忙着赶羊时，法王就坐在那里不动，用衣服蒙住头，默念着什么。很稀奇的是，那些已经跑得老远的山羊、绵羊，竟然都会自己主动跑回来。

这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其他小孩赶羊，是靠身体做事，跑到东边用鞭子赶，跑到西边用石头扔，这是靠身体的劳作。虽然这也算是做了增上缘，加持了羊的心让它回来，但这毕竟是有限的。而法王是圣人，他不必这样做。在真心当中是没有距离的，不要以为羊跑远了就召不回来。要知道，一个心可以加持无数个心，就像观音菩萨能同时加持无数众生一样。法王一加持，羊的心就被摄住了，它们自然就想要回来。如果我们能超出常识来理解，就知道这是圣人的境界，心外无法，真心可以摄持一切。

二十三、变糖

还有类似的一件事，在孩子们的乐园里，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法王会在大黄杆茎的干筒子里，放入土、沙、小石子等。孩子们说："我们想吃糖。"法王摇了摇，再往外倒，居然见到真的变成了糖。据说，这是当年的玩伴，一位名叫"铁匠巴洛"的老翁，以非常稀奇的口吻讲述的。丹增诺吾堪布说："从来没听过这个老人吹牛或者说妄语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他说的话一定是可信的。"

类似的事情还有。当年在孩子们的乐园里，藏地的小孩过着淳朴愉快的生活，没有成人的分别和竞争，就在广大的草原上天真地玩耍。有

一次，大家找到了一种大黄杆的茎，里面有一节一节干空的筒子。法王就在里面放了些土、沙和小石子。放好后，孩子们嚷着说：“我们想吃糖。”法王就拿着那根大黄杆摇了摇，再往外一倒，孩子们眼睛都瞪大了——真的倒出了糖！这件事是当年的玩伴、一位叫“铁匠巴洛”的老人讲述的，他说起这事时神情非常惊奇。丹增诺吾堪布说，从来没听过这个老人说空话或妄语，所以他的话绝对可信。

这体现了“物随心转”的道理。凡夫心有挂碍，总是心随物转，被烦恼束缚；而成就者深达法性，不被外物所转，反而能让万物随心而变。筒子里的沙石本来只是众生识所现的影像，没有实体，成就者一加持，在众生心前就显现成了糖。这就好比《起信论》里讲的“三界虚伪，唯心所作”。一切法就像梦境、像镜子里的影像，没有实体。就像过去的孝子孟宗，冬天母亲病了想吃笋，他急得抱着竹子大哭，随着他这一念诚心，笋竟然真的从地里长出来了。这就是由识而变的道理。佛经里也常讲，有福德的人沙子能变黄金，有罪业的人黄金能变沙子。比如同样一条河，饿鬼见脓血，人见清水，天人见甘露，可见心外无河，都是自己的识变的。又像《维摩诘经》里，有人问佛为什么他的国土这么秽恶，佛陀足趾一按地，加持了大众的心，大家顿时见到当下就是净土。所以，只要因缘和合，圣者加持有缘者的心，心变了，境相自然就变了。

二十四、无尽的道歌　分三：（一）无尽；（二）举例；（三）深意

（一）无尽

我们去采访年近九十岁的耶澈老阿姨时，她说：〝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对歌，比赛看谁唱得多，那时嘎立的歌根本就唱不尽。〞

那一次，我们采访快九十岁的耶澈老阿姨时，她回忆说：“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对歌，比赛看谁唱得多。那时候，嘎立的歌根本就唱不尽，无论要唱多少，他永远都有词。”

这实际上是无碍的辩才，智慧没有阻碍时顺口就来，而且唱的内容具有深义。一看就知道这是少年天才，是卵壳里就圆满的天成智慧，绝

不是靠后天死记硬背学来的。

（二）举例　分三：1.平时与临时；2.因缘；3.无比

1.平时与临时

法王那时候唱的有些歌，她至今仍记忆犹新，比如：

老阿姨至今还记得法王当时唱的一些歌。举个例子，有一组歌是这样唱的：

〝法衣净瓶小喇嘛，
毗卢法本日日习，
日日习来一日需，
那日僧众行列时。
褐色小伙银耳饰，
精湛马术日日习，
日日习来一日需，
那日赛马竞技时。
阿妈心间宠爱女，
家务之事天天习，
天天习来一天需，
那日成家独立时。〞

这组歌深刻地揭示了“求果需要练因”的道理，也就是俗话说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歌中的小喇嘛，身穿法衣、佩戴净瓶，代表一心出家修行的人。他需要天天练习毗卢遮那的法本，因为只有天天练，到了某一天在僧众行列中诵经时才用得上。平时不练，到了那一天就要出丑，靠侥幸是过不了关的。

同样，戴银耳饰的褐色小伙子，代表勇武的男子。他必须天天练习骑马，达到人马合一的娴熟程度，这样到了赛马竞技的那一天，才能展示出真本事。

而阿妈宠爱的女儿，未出嫁时要天天跟着父母学家务，做饭、挤奶、待人接物都要练。只有这样，将来成家做主妇的那一天，才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如果平时不练，到时候饭做不好、牛不会喂，那就丢人现眼了。

这也揭示了我们修行的道理。万物都由成熟而来，不是靠空想侥幸。如果因上是假的，果上绝对不坚实。生时不踏实修行，死时就极难过关。比如修净土，假如平时不注重信愿行的修习，只想等到临终那几天念一念，或者指望别人助念就能往生，这是非常危险的侥幸心理。如果没有平时天天的练习让心纯熟，到了临终那一天肯定手忙脚乱。又比如修前行，如果对暇满、无常、业果没有透彻的认识，一碰到世间的荣华富贵，心马上就会退转，跟着颠倒心跑了。所以这首道歌告诉我们：平时不练习，临时用不上；生时日日练，死时才吉祥。

2.因缘

另有：

`夜空群星千千万，
千万有且千万现，
东方昴宿唯不见，
我请星王算一算，
说是初冬能映显。
大地草木千千万，
千万有且千万现，
色钦花儿唯不见，
我请地王算一算，
说是入夏呈目前。
红尘世人千千万，
千万有且千万现，
大恩阿妈唯不见，

我请上师算一算，

说是来世再相见。”

法王还唱过另一组关于“缘起”的道歌。

这里以天、地、人来揭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绝对没有无因或邪因而起的情况。看那天上的星星，千千万万都出来了，为什么东方昴宿没出来？因为时辰没到。再怎么凭空想、用手段它也不会来，只有到了入冬那个特定的时节，它才会准时出场。这说明万事万物都要缘具方有。

再看大地，冬天过去了，草木都发芽了，为什么色钦花儿没见到？因为种子、水土、季节的因缘没聚，这时候你在大地上怎么找都找不到。但到了初夏，不用找，到处都是。这就告诉我们要定解“缘起律”。世间万物不是随人的意识想出就出，也不是有什么造物主在主宰。如果有全能的上帝，那他应该能让大地此刻就开满色钦花，为什么他做不到？因为一切都是缘起，没有独立而有的，也没有侥幸而来的。

同样，在人世间，男女老少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为什么唯独不见大恩阿妈？因为前世的因缘只显现了那一段，当业力的影片放完了，因缘散了，阿妈就消失了。我请上师算一算，上师说：“你们还有缘，来世在某地某处还会相见。”上师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观到了未来的缘起。这就让我们明白，一切聚散离合，皆是缘起。

3.无比

又有：

“卫藏拉萨金殿上，

出家僧侣排排聚，

戴金帽者甚好看，

身披法衣最庄严，

具修德者无伦比。

卫藏拉萨金殿中，

青年才俊排排聚，

精明聪慧甚妙善，

能言善辩最稀奇，

实为勇敢无伦比。

卫藏拉萨金殿下，

年轻姑娘排排聚，

松耳珊瑚甚夺目，

华丽毛毡最绚丽，

实为俱生无伦比。”

这里用僧人、男子、女人三类人，代表了一切人类。这首道歌教导我们要重本质而不要重外表，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发现它揭示的意义非常深刻。歌词中的“卫藏”是藏地的中心，“拉萨”又是中心的中心，“金殿”则象征着最辉煌、人们最推崇和效仿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世界中心。人群集聚代表了各色人等在这里展示自己。人们心中所谓的“好”和“优”，往往代表了自我或者当时社会风气所推崇的标准。然而，这些并非真正的优秀，这正是众人的迷惑之处——只看重外表。尤其是在末法时代，大家更是在外面讲究形象、场面和各种包装，但歌中强调的“无比”，指的才是真实的本质。

就这三类人具体来说：首先，出家者地位为上，所以在金殿的上层。世人往往重外相，觉得戴着很好的金帽、披着华丽的法衣就很庄严优秀，而那些衣衫褴褛的修行人却不被重视。实际上，“身贫道不贫”，有道才尊贵。外表再华丽也比不上内在的修证，那个内在具有修行功德的僧人，才是真正无可比拟的，因为出家人比的就是内在的修德。

其次，就男子而言，应当以勇力为相，所以在金殿中层。真正的男子要有力量。藏族有句谚语形容某些人有“九个头、十八个嘴”，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优秀。有些人认为自己有“九个头”，也就是有各种心机巧计、

聪明智谋，觉得自己反应快、有心计就是好；有些人认为自己有“十八个嘴”，也就是能言善辩，左说右说都障碍不了他。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意思，所谓的巧言令色并不是真正的优胜。如果一个男子具有勇力、气魄，这才是最好的，“无比的勇”才是无比的男子汉。

再者，就女人来说，世人的眼光往往也很颠倒。很多姑娘觉得只要自己戴着昂贵的饰品、穿着华丽的服装，就是最好看的。但她不知道那层层包装里面究竟是什么。其实，真实具有俱生的相好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要看她天然的身材、五官、协调的比例以及俱生的皮肤好坏等等，这种天然的特质才是无可比拟的。

所以，这首道歌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在教导我们：做人、看人，都要重内涵，而不要被外表的包装所迷惑。

思考题

1.法王幼年和牧女们比赛纺线的情形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圣人德相？

2.法王幼年放牧时用什么方法召唤跑远的羊？这么做能召唤羊群的原因是什么？

3.法王幼年把沙石变成糖的情形如何？为什么沙石能变成糖？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圣人德相？

4.法王幼年跟伙伴们比赛对歌的情形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圣人德相？

5.法王幼年对歌时唱的歌中：

(1)“平时与临时”一组歌揭示了何种道理？

(2)“因缘”一组歌揭示了何种道理?

(3)“无比”一组歌揭示了何种道理?

(4) 这三组道歌分别对我们的修行有何启发?

（三）深意　分二：1.总的指示道歌的作用；2.举例说明

1.总的指示道歌的作用

耶澈老阿姨举了这些例子后，聊天时又说：〝现在好多都忘了，想不起来了。〞

当时耶澈老阿姨提到法王幼年对歌的往事时说：“这只是一些例子，大多数都已经忘了。那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隔三差五就在对歌，唱得太多了，现在基本都记不起来了。”

像这样，法王的确有无碍的辩才，脱口就能唱出具有深义的道歌。这也是智慧无碍的表现，对他而言，一切万物都在说法。水鸟树林皆宣妙法，男女老少都在表法，因此是唱不完的。

像这样，与玩伴女孩们对歌的情形，从某方面而言有着特殊的必要和原因。许多大德的传记中记载，他们年幼时跟小孩子一起对歌或唱歌，听后很好地了达了诸法的实相，这类情形有很多。

作者活佛在这里解释说，法王年幼时跟玩伴女孩们对歌，从某方面讲，是有特殊必要和原因的。很多圣者的传记里都记载，他们小时候通过唱歌或听歌，就能很好地了达诸法实相。

这种特殊的缘起，是因为生命的灵性在触及歌声时容易有感发。心在唱歌时处于灵动状态，往往在没有预期、随机的情况下，听到一句歌词就能当下契悟。汉地也有禅和子久参不悟，忽然听到歌妓唱歌或送葬哀歌而开悟的例子。

2.举例说明　分二：（1）无常；（2）唯心

（1）无常

比如，往昔达隆唐巴钦波法脉下有个弟子，名叫〝阿果吉波〞，他小时候遇见五名唱歌的女子，其中一个女子这样唱道：

〝微生犹如日光许，

有阴影魔紧随后，

薄命如花一度开，

有秋霜魔从后袭。〞

他一听到此歌，当即了达了歌词喻示寿命不定，故需放下此生俗事，一心不散地修行。

比如，往昔达隆唐巴钦波法脉下有个弟子叫“阿果吉波”。他小时候偶遇五个唱歌的女子，其中一个唱道：“微生犹如日光许……”他一听到这就明白了：寿命就像乍现的日光，只有一点点，死魔的阴影紧随其后；生命又像鲜花一度盛开，但秋霜般的死魔瞬间就会令其凋零。他当即领悟到寿命不定、无常紧迫，因此决定放下此生俗务，一心不散地修行。

（2）唯心

另一个女子唱道：

〝山羊无毒口中唐绰甜，

雏鸟无糙足下荆棘软，

游鱼无衣处中河水暖，

飞鸟无坠道上虚空安。〞

他听到此歌时，当即领悟到：众生随作何业，皆是各自之受用，故观待各自而言为真实，因是其自现故皆为真实，于究竟地皆为大乐之法性。圣者们的传记中，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很多。

这首歌词蕴含了名言和胜义两层深意。从名言上讲，众生随各自的业力受用，所显现的境界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真实无欺的。虽然毒草、荆

棘、冷水对人来说是苦，但对山羊、雏鸟、游鱼来说却是甜美、柔软、温暖的。这说明一切都是自心所现，心外无法。从胜义上讲，这一切显现的本质都是大乐的法性。就像金子可以打造成各种器皿，真心随缘显现一切相，相即是性。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当下即是实相，法法皆是真如。

二十五、父亲去世时的艰难与获得安慰　分三：（一）父亲去世的预见与证实；（二）父亲去世后的困境；（三）一次念经受到欺侮，祈祷文殊而得安慰

（一）父亲去世的预见与证实　分三：1.玩耍时的预感；2.孩子的性格；3.活佛来告

1.玩耍时的预感

法王八岁时，父亲巴德在送自己的妹妹出嫁之时，因前些天被疯狗咬，毒性发作而去世了。那时，法王和哥哥才让敦珠正一起在色达河边玩耍，突然间法王说：“哦！不好了！我们的父亲好像过世了！”说后就哭了。才让敦珠没有特别相信，但他也稍微表现出一点哭的样子。

法王八岁时，父亲巴德因为此前被疯狗咬伤，在送妹妹出嫁的途中毒性发作去世了。那天，法王正在色达河边跟哥哥才让敦珠玩耍，突然间就说：“哦！不好了！我们的父亲好像去世了！”说完就哭了起来。哥哥当时并没有特别相信，但也陪着稍微哭了一会儿。

2.孩子的性格

由于是孩子的性格，没过一会儿法王就说：“父亲过世就过世了吧，那边水里有水獭，咱们拿小石头打水獭去。”于是就从地上捡了很多小石头，扔向水里“咕嘟嘟”冒泡的地方，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毕竟是孩子性格，没过一会儿法王就说：“父亲过世就过世了吧，听说那边水里有水獭，咱们打水獭去吧。”于是两人又从地上捡了很多小石头，往水里冒泡的地方扔，玩得不亦乐乎。

3.活佛来告

接着他们回了家。过了两天，巴诺活佛来到法王母亲的身边，详细告知父亲巴德不幸过世的情况，并安慰了他们母子，这时才证明了法王说的是事实。

随后，法王和哥哥就回到了家。过了两天，舅舅巴诺活佛来到了法王母亲身边，详细讲了父亲巴德不幸去世的情况，然后对母子们作了安慰。哥哥这时才知道法王当时说的是事实。可见法王虽然年幼，却具有明照的感知能力。

（二）父亲去世后的困境

就这样，似乎是由非时恶缘的力量，父亲巴德突然离世，他们兄弟姐妹成了遗孤，母亲成了寡妇，生活条件和能力较先前更加艰难。家中的财富逐渐耗尽，愈加贫穷困苦，又被别人轻视，需要面对很多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楚。

就这样，父亲遭遇恶缘，还没到寿数就突然横死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孤儿寡母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家境每况愈下。家里仅剩的一点银子和首饰，变卖换钱买些生活用品，慢慢也就坐吃山空了，日子过得特别艰苦。再说，世态炎凉，人多是势利眼：有钱时巴结你，没钱时就看不起你。当时不仅家境贫寒，还成了别人歧视的对象。那段时间，要面对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

（三）一次念经受到欺侮，祈祷文殊而得安慰　分三：1.为养家而参加念经；2.期间被欺辱；3.悲伤和祈祷得安慰

1.为养家而参加念经

对于这类情形，想起法王曾回忆说：“我八岁时，父亲去世了。第二年，宗德根桑尼玛家为了护佑家宅，举办大修法会，我们嘉控家族的人都要按惯例去参加。为此，我和妹妹两人也带了少许物品去了。那时，他们家人说：‘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条件也很差，在这儿参加法会的话能分到一点钱，会稍微有点帮助。’我想也的确如此，便让妹妹先行

回去，自己留下来参加法会。

关于这段经历，法王曾回忆说：“我八岁丧父。第二年，宗德根桑尼玛家为了祈福消灾，举办了一场连续多日的大修法会。按藏族规矩，这类法会亲属都要去帮忙，既然是同族，我们嘉控家族的人自然全都要去。于是，我和妹妹便带着一点微薄的物品去了。

当时那家人说：‘你们孤儿寡母生活不容易，如果在法会上跟着念经，能分到些供养的钱，可以补贴家用。’我想了想，的确是这个道理，毕竟有了这些银子，家里很长一段时间的生计就有着落了。于是我就让妹妹先回去，自己留在了念经的队伍里。”

2.期间被欺辱

当时，父亲离世的忧伤尚未消散，加上衣衫褴褛，脸色暗淡，因此被所有人欺侮和轻视。一些像是在护持往昔六群比丘行传的小喇嘛们来作损恼、找麻烦，导致白天一整天坐立难安。不仅如此，夜晚也不让好好睡，用手肘撞等百般欺负。迫不得已之下，我只好从帐篷里出来，在帐篷外一角绳下的地方，独自一人在刺骨的寒风中睡了一夜。

法王接着说：“那时丧父之痛未消，加上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就成了众人欺负轻视的对象。那些小喇嘛就像当年的六群比丘一样调皮捣蛋，白天整天找麻烦，让人不得安宁。晚上大家挤在一个帐篷里，他们也不让我好好睡，前后左右围着我，五六个胳膊肘撞来撞去，像揉糌粑一样揉弄我，搞得人根本没法入睡。实在没办法，只好逃出帐篷，蜷缩在拉帐篷的绳角下，孤零零地睡在外面。”

3.悲伤和祈祷得安慰

那时心里万分悲凄，心想：`我是造了什么恶业啊？在这个世上，真的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这是什么业受的恶报啊！’整整一夜，一边祈祷上师麦彭仁波切一边哭泣。黎明时分，似梦非梦的显现中，感觉上师麦彭仁波切来了，安慰我说：`你别难过，今后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苦了，会安乐起来，也会成办圣教和众生的义利，你的寿量至少能达到我

的岁数。’从那以后，就从忧悲的状况中脱出来了，无论遇到什么境缘，心中总是不离欢喜。”法王还说过：“‘阿旺洛珠聪美’这个名字，也是那时文殊怙主上师赐给我的。”

法王说:“当时我心里悲伤到了极点，生起了强烈的厌离心，心想:‘我到底造了什么罪业？世上恐怕再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这是什么恶报啊！’那一夜，我一边哭，一边祈祷全知麦彭仁波切，就这样一直熬到了黎明。就在黎明恍惚迷离之间，我感觉上师麦彭仁波切亲临，安慰我说:‘别难过，苦日子到头了，往后安乐自会降临。你将来能成办圣教和众生的广大利益，寿命也至少能像我一样长。’从那天起，我彻底走出了丧父的阴霾。此后无论顺境逆境，不管发生什么，我的心始终充满欢喜，再未退失。”

法王还曾提到:“‘阿旺洛珠聪美（语自在无等智）’这个法名，就是那时候文殊怙主上师全知麦彭仁波切赐给我的。”

从这里要看到法王与文殊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生生世世形影不离的父子深情。文殊怙主如常寂光遍照法界，只要有信心祈请，加持就在当下，毫无间隔。

那么，我们应如何学法王呢?

关键就在《愿海心髓》。法王讲到:“祈愿恒为一父智慧藏，文殊勇士欢喜恒摄持。”我们要学的，就是法王的大愿——生生世世得文殊摄持，成满普贤行愿。法王一生的示现，都是愿轮的转动。刚出生就念文殊心咒，表示不离智慧；读书时不循常规，靠文殊摄持开启智慧；遭遇苦难时，靠文殊加持转为光明。我们学习传记，内层就是要学这个愿:“原来这就是法王的大愿，这也要成为我的愿！”我们要像法王一样，依止文殊智慧，发起普贤行愿，立志将一切结缘众生引领到极乐世界。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色身妙莲开此刹　童年游戏真稀奇〞第二章终。

思考题

1.（1）法王幼年与玩伴对歌有怎样的必要和原因?

（2）阿果吉波幼年所遇女子唱的“无常歌”的涵义是什么？他听后出现了何种了悟？另一个女子唱的“唯心歌”的涵义是什么？他听后出现了何种了悟?

2.（1）父亲去世时，法王当即了知和过后证实的情形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圣人德相?

（2）父亲去世后，法王家中的境况如何?

（3）父亲去世后，法王参加念经期间被欺辱的情形如何？当时法王心上的状况和做法如何？接着得到了怎样的安慰？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3.了解了第二章所讲的法王种种德相后，我们应如何学法王?

第三章　去洛若寺入法门　舍家无家极出家

这一章讲述了圣者法王如意宝从十一岁到十八岁之间，入道出家修行的事迹。

“法”即圣法或正法，指道灭二谛以及诠示它的教法。赴僧寺入正法之门，表明人生重点的转移，从此在寺院开始学法的生涯，日日以法为业，闻法、思法、修法，而不做俗事。“门”是经由或通路之义，门外是毫无着落、苦海沉沦的世俗圈，进了门就踏上了为法修行的生涯。这个入法门是一个分界点，先前还处在世俗当中，童年时与伙伴们一起玩耍、游戏、唱歌等等；但是自从进入寺院、现出家相，那就表明身份是一生为法了，入此门后，便是踏上了回归法界的路，从此一步步地前行。

“舍家无家”，指从前有世俗的家，属于某个家族，而出家后便舍弃了这一切，以乞讨为生，四海为家，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涯，不再经营世俗家庭。“极出家”表示彻底，如同释迦如来示现为悉达多太子时，当他已决定出家后，就再也不入世俗圈了。所谓“极出”，像印度人见到某家的孩子一直不在，就知道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死了，要么出家了。一般情形是，即使长期离家，也终归会回家的；但是出家就是永远不回世俗之家了，所以叫“极为出”，意思是出离得极为彻底。

这里法王以身垂范，指导后世的学人们出家以后怎样昼夜行持法行。也就是，如何将身心住于法行之中：闻法、思法、修法，为求法而苦行，遵循佛法伦理、敬重师长、如教奉行，以及在修行的道路上如何循序渐进等等。总而言之，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法上的缘起，法王的示现就是教导我们，如何顺应这些缘起，一心契入法道，修持佛法，运用佛法，将佛法视为生命。

正文　分二十一：一、少年引导师；二、冬季修道；三、大恩舅舅；四、初入讲经院；五、由祈祷通达经义；六、乐在其中；七、苦行生活；八、看金刚舞时的趣谈；九、扎宗堪布的关怀；十、月食期间修咒成就；

十一、常持慧剑；十二、出家受戒；十三、舒卷自在的副讲师；十四、披褐怀玉人不识；十五、大慧小法师；十六、见性；十七、涌现意伏藏；十八、我子天然；十九、轻财；二十、大力；二十一、母亲去世

一、少年引导师　分二：（一）入道之地、广求山居三法及完成前行；（二）少年时已具备深度的引导能力

（一）入道之地、广求山居三法及完成前行

法王如意宝十一岁时进入法门，修学前行法。最初是在洛若寺入法门的，那时详细求学了白玉派的山居三法——前行、气脉及大圆满，并圆满地修完了五十万遍内前行。

法王十一岁的时候就入了法门，开始修学前行法。要知道，在修学的历程中，很小的时候其实是要学前行，因为前行就是入道前面的准备。我们常说，一生的根基在于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的童蒙养正，正是培养圣贤胚胎的教育。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生发之相，“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生长之时，可见这个根本非常重要，因此说的是求前行。那么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补前行，这个时代由于五浊炽盛，人们在前面没有很好地熏习，就导致难以成就。

所谓“入法门”，现在说“入佛门”，其实更贴近藏地传统的说法就是“入法门”，这个用词一丝不苟，且十分精确。这个“法”字在汉地来说就是“道”。法与俗相对，道与俗相对，此前身处法外，即使偶有接触，也只是在门外徘徊，真正踏入此门，便意味着要为道献身。

为什么要献身于道？因为其他一切都是迷惑的，处在一种错乱的妄动当中，由细到粗越走越远，苦越深，惑越重。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十一岁就开始要入法门了，而入法门的第一步是要修学前行。也就是，要想出现佛菩萨的圣果，自然有它前面基础上的奠定，这叫“前行”。按过去汉地文化来说，需要有儒家、道家这两教的广博基础。不一定是说要去做儒生或者做道士，而是指需要共道的那些基础，由此再进入佛道就会有圣人的胚型。所谓“有真儒才有真佛”；真正懂了“老庄”才能忘世，

由此退掉了求世俗法，之后就能进入更深层的道，这些都属于前行。在藏地，任何佛教宗派都有其前行法门，而且针对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机，这些法门都制定得非常具体、广博，需要行者大量修习。当前行的净治自心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再往上搭建就能快速地入道，比如，有共同外前行的基础就能进入共同内前行，有共同内前行的基础就容易开悟、容易成就、容易往生等。

法王入道的地方是洛若寺。这之前是童年的时光，在示现上不是全心入到道里，也同样示现了童年时的各种玩耍。比如到河边去玩、到山上去玩、跟伙伴们对歌等等，这必然有一个历程。圣人的示现八相成道，所以入道之前会有世间的示现。

进入了洛若寺以后，那个时候先是求很广的白玉派的前行、气脉、大圆满这山居三法。洛若寺属于宁玛派白玉寺的一个分寺，白玉寺是母寺，洛若寺是子寺，藏地一个大派里有这样的关系。“山居三法”，就是住山要修的法。以前的修行人不像现在这样，需要花费很多年去闻思，那时的人们的确非常淳朴，只要有点吃的就可以了，去求的就是这样的法，然后就是按这样修，修了就成就了。时代不同的确做法也不同，那个时候的人非常简单，直接这么修就可以了。

其中，成就的三个方面被称为“山居三法”：第一是前行，第二是扎龙即气脉修法，第三是大圆满。这三部曲便是核心，并无更多繁杂的内容。“山法”就是要住山，世上的事全舍掉，都不去搞，那时甚至很少有进行大量闻思和辩经的情况。就像过去唐朝，人是很淳朴的，因此成道者多，但是到了末世，情形就完全不同。譬如今天的大多数汉人，学佛之前几十年在世间读世间书，熏各种世间的信息，搞得心非常乱。在这个年代，如果不是经过广泛地闻思，这个心是没法调过来的，非常复杂，非常难以调顺，所以他的时间就需要延长。

法王当时求的是很广的山居三法，而修的就是五十万的内前行，也

就是从归依开始，每个都修十万次，这些支分都圆满地集聚了。所谓“诸法因缘生”，学道当然也有它的因缘，要归依、发心、积资、净障、修上师相应，道上面就是要有这些，这是真实地发起道的因缘。就像这样，法王在十一岁的那个时候，这些已经完成了。按这个时代多数人的状况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因为要想真正具相，质和量两方面都完具，需要累世的善根、今世的因缘等，方方面面内外因缘合聚的时候才能够如量地生起。如果外前行空缺，直接去修内前行，凑个数量，就不能称为支分具足，这与如法修行是有区别的。

（二）少年时已具备深度的引导能力

从那时起，就已经具备担任引导师的能力。以法王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我们的前行引导师是一位名叫‘根南’的老喇嘛，一次他不在时，我便不懂装懂，大着胆子给求引导的小僧人们讲起了前行引导。当我正在讲时，他躲在一旁悄悄听着，不知何时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在我们讲课的地方。对此我神色紧张起来，心想‘未得引导师开许的情况下，就这样厚颜无耻地乱讲，这下他肯定会严厉地训斥我了。’于是我的心紧缩了起来。当时，他非但没有批评，反而说：‘您是多么善巧的小智者啊！您所讲的，我连皮毛都不懂，从今往后，需要由您代替我做引导师。’这样作了赞叹和鼓励，从那以后真的就让我做了引导师。”

法王从十一岁起就已经有了做引导师的能力。法王上师自己说过：“那个时候，我们的前行引导师是一位名叫‘根南’的老喇嘛。有一次他不在的时候，对于那些求引导的年轻僧人们，我就不懂装懂，起了个自以为是的心，自己就上场来传讲前行的引导。当我正在讲的时候，根南老喇嘛就在一个隐蔽之处悄悄地听着，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在我们讲课的地方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当时我吓得神色紧张起来，心想‘没有得到引导师的开许，却这样放肆，厚颜无耻地胡诌，这次他肯定要把我狠狠地训斥一顿了。’当时一想到这里，心就紧缩起来，很害怕。

正提心吊胆的时候，他也没有对我批评什么，反而说：‘很赞叹！您

是多么具足智慧善巧的小师父啊！您所讲的法义，我连边都还没摸到呢，所以从今往后，需要您来代替我做引导师。’像这样赞叹、鼓励了我，那以后我真的成了引导师。”

这里先要知道，前行的修心是很深的。比如菩提心的修法，像阿底峡尊者这样的大祖师，他依止金洲大师十二年才真正修出菩提心。其他比如因果正见、出离心、归依、积资净障、上师瑜伽等，都有非常深的内涵，单单文字上的了解跟实际出现修量相差悬殊。像这位老喇嘛，一生学习这些内容，但是他在旁边听法王这么一讲，就知道自己连边都碰不上，从而知道法王内在的修证之深。菩提心到底是哪种状态？口头说说容易，但真正生起时又是如何？无常、出离心又如何？他会对整个世间界有那样一种观感、那种道心，这就非常深了。真实的修量是有了才能说得出来；没有的话，当然不知道在说什么。且不说前世，法王本来就是乘愿再来，就说今生在童年时期出现的无造作信心、悲心、菩提心，与文殊怙主相应自然流出的智慧，对世间的因缘观、苦观等等，那当然这种天成的智慧一上场就不同凡响，所以老喇嘛非常钦佩。

过去的人的确心地正直，这真有点像《六祖坛经》里的一段。那时候，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六祖在下面一开示，他马上合掌说：“某甲讲经如瓦砾”，之后推崇六祖为祖师。这就看到，从前的人心很真、很淳朴，没有什么外在的矫饰，心里的谄曲、不正直，这位老喇嘛就是相当好的人，他的心非常直，听法王讲了以后就说：“您是这样善巧的师父！我连您讲的边都沾不到，以后请您代替我来做前行引导师。”

二、冬季修道

冬季藏历大约十一月期间，有净修气脉的传统，因此法王求了广的《气脉幻轮》，并且在按引导净修的同时，领受了《忿怒食尸》灌顶，还修学了仪轨等，大圆满法类上也求了《手中持佛》引导，对于区分有寂、立断、顿超都依引导而修习，各个要点都修到了纯熟的地步。

在藏历十一月左右的冬季，有净修气脉的传统。所谓的“净修”，就是通过修，那些垢染会净除，心里的那些脏东西会去掉。如果修的时候没有转换，还跟过去一模一样，那就不叫“修”，成了白修。前行就是要去掉各种的颠倒心，一步有一步的不同，一步一步地要把不好的去掉，这就叫“净”。从一开始的暇满一直往上，全部都叫“净修”，就是淘汰掉那些垢染。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流落到今天，颠倒的、不清净的东西太多，所以，所谓的修就是要去掉这些。

那么冬天就是要净修气脉，有这样的规矩，也就是符合时间而修行，所以那个时候法王就去求一个广的《气脉幻轮》。法王按照引导进行净修，同时领受了《忿怒食尸》的灌顶，并开始修学相关仪轨。同样，当时也求了白玉派大圆满的法类《手中持佛》的引导文，而且对于三大类——区分有寂、立断和顿超，都按照引导作了实修，这些都做到了在要害上成熟。也就是，在这些大法的关要上面，先是生疏、不了解，但后来就知道了，知道以后还有由生转熟的过程，在这些上面已经达到成熟了。

思考题

1.第三章总的讲述了法王的哪类行传?

2.（1）法王 11 岁入法门的地点在哪里？那时求受了哪些法？当时修法的状况如何?

（2）法王初入法门求学前行，这对我们有何启发?

（3）法王以什么因缘做了前行引导师？由此可以看出法王具有何种德相?

（4）冬季法王求受、修学了哪些法？修到了哪种程度?

三、大恩舅舅　分三：（一）总说舅舅慈恩；（二）慈悲故事；（三）于舅舅前得诸妙法

（一）总说舅舅慈恩

那时，法王主要是在自己的舅舅——洛若寺巴玛诺吾活佛面前求灌顶、传承、引导的。舅舅尊者对法王极为慈愍，因此后来法王也时常说“我的具恩舅舅”。

在那段时间里，法王去求灌顶、传承、引导这三大方面的主要的上师，就是法王自己的舅舅，洛若寺的巴玛诺吾活佛（简称“巴诺活佛”）。舅舅尊者对于法王极为慈愍，所以后来有时候，法王常常会说“我那具恩德的舅舅”，这是出自真情的流露。

（二）慈悲故事

这里讲一个故事说明舅舅的慈悲。

记得法王曾在一次讲法的旁述中说到：“有一天，我听说阿嘉贤秋活佛供献给舅舅尊者一尊陶瓷材料制成的文殊怙主上师麦彭仁波切的塑像，当时我心里禁不住渴望，无法抑制地生起‘自己能得这尊像该多好啊’的想法。那时这类佛像极为稀少，所以舅舅也肯定将它执为一个极重要的所依，我向他讨要的话，舍得给我吗？万一他舍不得给，这时候勉强赐给，也不符合圣贤高尚的规范，到底该怎么办呢？就这样犹豫不决，作了诸多思量后，最终下定决心到舅舅跟前去了，禀报道：‘您有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我来讨要了，能赐给我吗？’只见舅舅说：‘是什么？说吧，舅舅的宝贝孩子！’那时我鼓起勇气，清楚地禀告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为此舅舅说：‘宝贝！当然给！不但是这个，跟我说需要截一根手指也一定给的！’说后欢喜地赐给了我。”

法王曾经这样赐予圣言：“有一天，听说了阿嘉的贤秋活佛给舅舅活佛供献一个礼物，那是一尊陶瓷材料塑造而成的文殊怙主上师麦彭仁波

切的身像。我一听到，心中便生起无法抑制的渴求，暗自心想：如果我能得到这尊圣像该有多好啊！心里没法遮止地一直起这样的欲求之心。那个时候，这一类的佛像非常稀少，我想舅舅尊者肯定也把它持为一个大根本的真实依处，如果我跟他讨要的话，舍得给我吗？万一他心生吝惜而勉强赐予，就不符合圣贤的行事准则，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当时心里非常不定，思虑纷纷，这样想了很多。最后还是下了决定，大胆地到舅舅面前去要了。我说：‘听说您有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我是来求的，您能赐给我吗？’这样禀报的缘故，当时舅舅就问：‘是什么？要说出来，舅舅的宝贝孩子！’那个时候我就鼓起了勇气，说明了自己要的是什么。没想到舅舅说：‘宝贝！当然给的！别说是这尊佛像，就算你需要我截断一根手指，我也一定给！’这样说了后，舅舅就在非常欢喜的心态中赐给了我。”

因为那是上师全知麦彭仁波切的圣像，法王实在无法克制自己的希求心，一听到就生起的强烈渴望，正是真实信心的体现，这是我们要随学的地方。在法王的心中，不认为这只是一种陶瓷的物品，而是代表上师仁波切，是自己生生世世念念不离的怙主。有这么好的一尊像，那当然比世上任何东西都好，所以特别迫切地就想要。要知道，修行最重要的是心。为什么法王一祈祷就马上相应，而且有非常大的加持入到心中？从而师徒的心完全相契，后来能作非常大的佛法和众生的事业？实际上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不要以为那只是外在的佛像，真正有信心的话，上师就在那里，文殊怙主就在那里。法王当时心里极为渴求，那种心是难以按捺的。要知道，修行佛法不是让人变得麻木，而是要有真切的，对上师、对法充满热情的心。

那个时候法王就想：“这么好的佛像，舅舅当然也是非常珍爱的，把它当成特别重要的所依，视为无上至宝。我去讨要的话，能给我吗？假使他不肯还勉强赐给的话，这样是不合道理的。那到底该怎样才好呢？实在是放不下！”像这样，心里虽然摇摆不定，但最终还是去要了，非常

有勇气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没想到舅舅特别慈愍，很爽快地说:“宝贝孩子！你想要的话当然给。不但是这个，哪怕想要我的一根手指也是一定给的!”这也可以看出，二人心里都没有虚伪矫饰、弯弯绕绕的，要也是直接的信心，给也是直接的慈悲，干干脆脆的。

（三）于舅舅前得诸妙法

在舅舅座前，法王得到了天法伏藏类《佛海观音》《极乐刹土》的灌顶等，以及得受过《长寿修法秘密集》《意修心中心摄要》《无上极密普巴》《莲师猛修火风旋》等的众多灌顶。

法王小时候，在舅舅巴诺活佛面前得过很多灌顶。包括天法伏藏类的《佛海观音》灌顶、《极乐刹土》灌顶等，还有《长寿修法秘密集》《意修心中心摄要》《无上极密普巴》《莲师猛修火风旋》等的灌顶。

四、初入讲经院

据说那段时期，与色达地区大多数的寺院一样，洛若寺也没有讲经院，为此巴诺活佛创建了仅有十二名学生的一所小型讲经院，而且迎请了扎宗的索南仁钦尊者担任堪布。那年法王十二岁，巴诺活佛说〝这是一个好种性〞而特别看重。而且，在给讲经院的十二名学生各自取新的名字时，给法王的名号是〝晋美彭措迥尼〞。但那时由于家境贫寒、衣着褴褛，人们并没有那么重视。一些人说：〝既然活佛有特别重视的做法，应该是一个好种性吧。〞

那个阶段，跟色达一带的大多数寺院一样，洛若寺也没有专门闻思佛法的讲经院，所以，当时巴诺活佛首先建了一个只有十二个僧人的小型讲经院，为此请来了扎宗地区的索南仁钦尊者担任讲经院的传法堪布。那个时候法王十二岁，巴诺活佛非常重视法王，说“这是一个好种性”，也就是由来不凡。而且，给讲经院的十二个学生各自取新的名字时，给法王取的名字是“晋美彭措迥尼（无畏圆满根源）”。但是，那个时候法王的家境贫穷，身上穿的破破烂烂，所以人们也不是那么看重。

有一些人说:“反正活佛非常重视他，那也许是一个好种性吧!”这样看起来，当时大多数人们的心中并不是真正信受这一点。

五、由祈祷通达经义

听说丹波活佛曾讲过：“刚到讲经院的时候，一段时间里，法王说‘我没办法了达法本的义理’，随后关上房门，只是一边哭一边专心念诵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祈祷文。不久，宿世的种性忽然苏醒，便通达了法本的涵义。”

最初进讲经院的那段时间，法王不太懂那些佛法的涵义。毕竟佛法很深，那时法王年纪小，才十二岁，常常会想“这到底在讲什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法王怎么做的呢？那就是把房门关上，自己一边哭，一边对于文殊怙主麦彭上师，念着祈祷文至心地祈请。

这的确真实不虚，文殊怙主就在常寂光中，时时与你相见，时时在加被你。就像孩子病得不行了向母亲求药，母亲就在面前，有药当然会给。这样没过多久，忽然间就感觉内在的种性苏醒了，发生了一种觉受。原来看这些经论模模糊糊、障碍很大，不晓得讲什么，这时候好像近视眼配了一副眼镜，看世界清清楚楚一样，智慧明了的觉受就出来了。之后再看经书就变得很容易，一看就清清楚楚，自然而然能通达经论中的法义。

这就可见祈祷的重要性。以祈祷为途径，引得上师佛的加持，这加持一入在心上，使得障碍清净，就醒过来了，过去集聚的智慧力量就会出来。或者说，本来我们的心性就是个明镜，有客尘障蔽时就不能清晰显像，一旦拿掉，自然就明白了。

六、乐在其中

据说那时给讲经院的学生们分配僧房，法王抓阄没得到好房间，得到的是一间光线不明的暗屋。加上很喜欢小动物，以慈心养育了一只小喜鹊，所以屋里被鸟粪弄得很脏，身体和所有用具也弄得脏兮兮的，而法王却毫不在意地住着。

那个时候，讲经院给学员分配僧房采取抓阄的方法，抓到什么是什么。法王没抓到好房子，只分到一间昏暗的屋子。

另外，法王心里非常喜欢小动物，就以慈爱心养了一只小喜鹊。这样一来，家里到处都被雀鸟的粪便染污，身上、箱子、桌子、碗等用具上都沾满不净。这时候法王什么不好的想法也没有，根本不在意。不会想“这个好脏啊，不能用了！搞得这么脏兮兮的，怎么办啊？”这种心一点都没有。

七、苦行生活

那段时间里，法王的资财非常匮乏，所以穿的和盖的只有一件粗劣的嘎让，此外一无所有。食物也非常微薄，有时候去条件好些的道友那里，稍微吃点东西再回到住处。

那个时期里，法王自己的资财非常缺乏，不是一般，穷得只有一件嘎让。也就是上下一体没有袖子的那种僧人穿的衣服，而且是非常差劲的那种料子，白天穿着它，晚上没有被子，人就缩在嘎让里面，头从嘎让的袖口或领子里面钻出来。其他什么衣物铺盖都没有。吃的东西也是特别微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到条件稍好的道友那里去，稍微吃一点再回住处。

至尊上师曾亲自说过这样一个情况：“住在洛若寺讲经院时，我的一位做文波的亲戚洛德也在。一次他到了我这里后，说：`你有吃的吗？有什么需要吗？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我有吃的，没什么困难，也没什么需要。’但是，拉果秋塔等一些老喇嘛对洛德说：`他说他有吃的是假话，什么条件也没有，我们亲眼见到的。’一天趁我不在时，他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我的住处翻找时只找到一碗炒青稞，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此情形他心疼地哭了。”

有关这一类苦行的事迹，按照至尊法王自己的话来说：“我当时住在洛若寺的讲经院里，有一个我舅舅那边的亲戚在这里做文波（监院），

名字叫“洛德”。有一次他来到我住的地方，问道：‘你有吃的吗？有什么需要吗？有什么困难吗？’

我当时就说：‘我有吃的，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需要的。’

但是，拉果秋塔等的一些老喇嘛就对他说：‘他说有吃的是假话，他没有什么条件，我们是亲眼看到的。’就这么讲了。

那个时期里，有一天我自己不在住处，他就悄悄地到我的住所里来观察，在家里翻来翻去、找来找去，除了一碗炒青稞以外，整个房间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当时见到的时候，他就很难过，很心疼地哭了。”

大家要知道“穷能养志”，这跟噶当派大德奉行的四依法中“心依于法，法依于贫”是一个道理。这里有两个“不可得兼”：第一，名利享受和佛法成就不可兼得；第二，清福和洪福不可兼得。

法王当年出家心切、为道心重，这其实就是在享清福。屋子虽暗，人和鸟却相处自然，他心里非但不苦，反而特别安乐。鸟在他身上、碗里拉屎，他丝毫不计较，绝不会想“太脏了怎么吃”，完全不执著这些小事。这就是安逸的清福，心无挂碍，不再被名利享受、人情面子或虚荣拴住。

另一方面得明白，佛法是在苦难中修出来的。往往在苦中修得最好，在难中提高最大，像本师佛和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那样，凡是成就者，毕竟都要经过苦行的阶段。想一边贪图名利热闹，一边安心修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舍不掉世间那些暖软习气，这道就修不成了。就像憨山大师，当初去五台山修行，早已看破名利。他把纳衣叫“轻天下之具”，钵上刻“轻万钟之具”，一心修道，任何富贵都挡不住他。

修道其实是先苦后乐，搞世间名利则是先乐后苦。在苦日子里，心志坚强，能一心用功；如果天天沉溺享受、贪著名利，道心早就坏了。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真正发起“心依于法，法依于贫”的大道心。

思考题

1.（1）复述“慈悲故事”。为什么法王特别想得到那尊佛像？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2）法王常说“我那具恩的舅舅”，以此可以看出法王具何种德相？

2.法王从 12 岁起入讲经院学法，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巴诺活佛对法王的看法如何？人们是怎么看的？

3.法王无法了达经义时是怎么做的？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4.法王养小动物的情形如何？从中可以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5、（1）法王在洛若寺讲经院求学时苦行的情形如何？为什么修道必须经过苦行？对此我们应如何随学？

八、看金刚舞时的趣谈

据说，某年有一次初十期供期间，甲修寺和东嘎寺的两位大喇嘛来到洛若寺看金刚舞表演。他们坐在乐器房中的坐垫上，跟巴诺活佛交谈。当时，其中的一位就向活佛询问：“听说你外甥是新龙索甲上师的转世，这是真的吗？”回答：“啊？是有这样传说的，但新龙索甲上师是真正的莲花生，而我外甥非常调皮，所以现在还说不准。从某个方面来说，似乎是一定会成为这一带人们头顶的庄严宝冠；另一个角度来说，又像是一定会成一个标准调皮者、如疯似狂一样根本管不住的人。”那里有一些人听到这样的问答。

有一年初十，洛若寺举办期供法会，供养莲花生上师。邻近甲修寺和东嘎寺的两位大德特意赶来看金刚舞表演。那时候生活淳朴，所谓的“贵宾席”其实就是在乐器房里，垫子稍微垫高一点、好一点。两位大上师就和洛若寺的主事——法王的舅舅巴诺活佛，坐在一起聊天。

上师们的对话很有意思。其中一位问巴诺活佛：“听说你的外甥是

新龙索甲上师的转世，是真的吗？”

毕竟是自家外甥，巴诺活佛不可能直接夸口说是，而是回答道：“啊？是有这个传说。但新龙喇嘛索甲是真正的莲花生，我这外甥却顽皮得很，现在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从某个角度看，他将来或许会是这一方众生的顶上庄严；但换个角度看，他简直是个‘标准调皮鬼’，像疯了一样根本管不住。”

旁边有人听到了这段话，也算是一则花絮。

另一位上师说：“听说跳金刚舞的行列里有他，是哪个呢？”

活佛向下指了指，回答说：“下面那个穿红色上衣带有金色条纹的就是他，跳的是不怎么好，但却非常容易就记住了跳舞的动作、节拍等。”法王平时穿的衣服都极破旧，那天是跟活佛借的才穿上一件干净的好衣服。

看表演时，另一位上师又问：“听说他也在跳金刚舞，这队伍里哪一个是啊？”他很感兴趣，想亲眼看看这位小活佛的模样。

巴诺活佛手往下一指：“就是那个，上身穿红衣服、有金色条纹的就是。舞跳得不怎么样，但他心里对动作和节拍记得特别快。”

其实法王平时穿得很破旧，但那天为了表演，舅舅特意借给他一件好衣服，就是那件带金色条纹的行头。

佛智游戏，深不可测

报身佛不可思议，凡夫连他一根汗毛的几分之一都看不见，最多只能看见化身。真实的莲花生大师是从阿弥陀佛心间化现的，又能应机化出无量身。那么，真实的莲花生和一个顽皮的孩子，怎么统一？这就是佛的化现不可思议。他能化出无数个身，每个化身都有心，而且看起来跟凡夫的心一模一样。他有这个力量，应众生的机，现众生的相，但内在本质却完全不同。

舅舅巴诺活佛的回答非常巧妙，既随顺了世间看法（这孩子很调皮），又暗示了真相（可能是顶严）。这其实是在说法：真实的莲花生应

这个时代众生的根机，做了一次水月游戏。在众生清净的水面前，必然显现出这样的月影。

这就有了两个视角：一方面，凡夫识外现出一个同类的身，看起来调皮透顶、不受约束；另一方面，这内在其实是智慧的妙用，深不可测。就像过去佛陀在世，外道只叫他“瞿昙”，业障重的人甚至看佛像黑炭；现在的成就者若示现，也可能显现出现代人的各种相。这一切都是恰如其分地按众生的心来显现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作清净观，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另一方面要存恭敬心，不要轻毁。过去的成就者有的示现为猎人、妓女，顺行逆行都是佛心妙用，神鬼不测。他在那里现贪、现嗔、现调皮，都是为了调伏和引导众生。

信心与恭敬

这一段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常人眼里看是一般的小孩，活佛眼里看是佛的化身，这就是“活佛知处，众人不知”。

我们凡夫的想法很浅，凭什么觉得自己看得准呢？不要觉得“这人这么穷、这么顽皮，怎么可能是莲花生？”莲花生的妙用是恰如其分的，该现什么相就现什么相。我们要改正看法，把这一切都视为大智慧的妙用，对每一个显现都发起至心的恭敬，这样才能得到法王的加持。虽然法王的色身不在面前，但他就是莲花生，就是阿弥陀佛。只要信心圆满，祈请时当下就能接通。

自在无碍行

凡夫处处受约束，遇到境界就计较、执著，这是凡夫的气象。而圣人的化现是自在无碍的，所以看起来“压根管不住”，想怎样就怎样。

传记里处处体现了这一点：他没有任何执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任何境界都控制不了他的心。这种看似的“无拘无束”，实际上正是大自在的德相，是他能转一切境的证明。

九、扎宗堪布的关怀

稍许不同的是，法王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力。法王来到讲经院后，只过了半个月，再没耽误，就能给大家辅导了。扎宗堪布说可以常来他这里，因此法王平时就有去他那里的习惯，而且一见面两人就上问下答，往往会耽搁较长的时间。

在讲经院时，法王展现出了超常的智慧。仅仅入学半个月，再没耽误更长时间，就已经可以担任副讲，为其他僧人辅导讲课了。

当时的老师是扎宗堪布，他对法王说：“你可以常常到我这儿来。”从此便成了惯例。师徒二人常在一起问答，“上问下答”，指法王为下，扎宗堪布为上，常常问一些答一些，往往一谈就是很久。

从那时起，就有共称法王是新龙索甲上师转世的说法。洛若寺的很多僧人都习惯喊着〝索甲！索甲！〞耳里听到的索甲美名和眼前见到的穷家孩子形象稍有不符，所以也有一些人是以嘲讽的心态这样喊的。

有一次，扎宗堪布亲口嘱咐说：〝孩子，他们喊您‘索甲！索甲！’没一个是赞扬和称颂的话，就只有一种轻蔑和嘲讽的语言，所以，父亲的好孩子，好好干，要慎重，要好好地看经书！〞

那时候，大家都传说法王是新龙索甲喇嘛的转世，洛若寺的很多僧人习惯喊他“索甲！索甲！”但有些人看着眼前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觉得跟赫赫有名的“索甲”实在对不上号，喊的时候多少带着点讥笑。

有一次，扎宗堪布当面对法王说：“孩子啊，他们喊你‘索甲’，其实并不是在赞叹你，反而是带着轻蔑和讥讽。所以，好父亲的孩子，你要争气，要慎重行事，好好学法！”

十、月食期间修咒成就

那时，堪布对讲经院的学生们说：〝若在黑月（色达地区称出现月食的那一整月为黑月）期间，修持自己有胜解的本尊，则容易获得成就。〞以此为缘，有一次年轻的法王彻夜不眠，出声念诵白文殊心咒，另有一回，整夜出声念诵文殊心咒等等。当时他坐在床上，将那件粗劣的旧嘎

让从领口或袖口处套在头上，专心致志地精进持咒等。以上都是邬金丹增喇嘛回忆所述。

有一次，堪布对讲经院的学生们说:“这个月是黑月，也就是出现月食的那个月，假使对哪个本尊特别有信心，在这期间修他的法容易获得成就。”

以此为缘，法王就生起信心。那时他还小，听到容易成就本尊，起了非常大的胜解力量，相信这肯定有非常大的意义。有一次通宵不睡，一直出声念白文殊心咒，念了一个晚上。还有一次，也是一整夜出声念文殊心咒“嗡阿绕巴匝那德”。那时很穷，卧处只有一件旧的、很差的嘎让，晚上冷的时候，身体在嘎让里，头从领口或袖口出来，但法王的智慧一直处在绵密的观照中，精进持咒。

这是从邬金丹增喇嘛的讲述中听到的。邬金丹增是法王从小的道友，后来在喇荣道场担任为觉姆传法的堪布，前几年已经圆寂了。

大概在这段时期，他亲见了不共的本尊。这个说法从他人零散的口传中得知，人们对此则信疑都有。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从别人零星的谈论中知道，法王已经亲见了不共的本尊。但人群里信和疑的人都有，有人相信，有人就认为那只是一种说法，实际不可能的。

十一、常持慧剑

邬金丹增接着回忆说：“那段时期，我衣食条件稍好一些，所以常请法王来我的住处，供养一些食物，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两人私下相处时，法王也会显现出欢喜的样子。一次他说：‘我需要一把文殊手帜宝剑，能削一把给我吗？’我禀报道：‘能。’之后做了一把木剑献给他，他显现出非常欢喜的样子。倒不是那种做工很好很精致的，他却说：‘不管是不是木头做的、做工好不好，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说完陈设在上供物品的行列中，然后念诵文殊心咒等。因为是孩子的性情，心无固

定，这把宝剑有时持在手里，有时别在腰间，有时则放在卧处等随处安置。不管怎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存了这把剑。还不只这样，我们几个学生为了给讲经院请法本，去噶陀、白玉、佐钦三大寺的时候，他来我这里说：`你带这把剑去，到哪位好上师、好堪布面前时，就让作一个好的加持。还要带回来哦！路上别弄坏，要小心……′我就照他所说的去做了，让上师们都作了加持等。回寺院后，又将此剑奉还给他。″

邬金丹增接下来继续回忆说:“那时候，我的衣食条件稍微具足，也常请法王到我屋子里来，有时供养一点吃的。那时私下里，法王上师也有赐予欢喜的情形。

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我现在需要一把文殊的手帜——宝剑，你能不能给我削一把木剑？’

我说:‘可以啊!’就削了一把木剑供献给法王。

当时法王现出非常欢喜的样子，文殊宝剑终于有了。他说:‘不管是不是木头材料，品质好不好，也不管做工好不好，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珍贵的法物。’

这样说了以后，上供时就把文殊宝剑陈列上去，然后念文殊心咒等等。但因为是孩子的性情，没什么固定的，有时手里拿着宝剑走，有时别在腰上，有时在卧处一躺随手放在旁边，总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把宝剑一直保存着。

不但这样，为了给洛若寺讲经院请购法本，我们几个僧人要去噶陀、白玉、佐钦三大寺。不像现在条件好，那时要到大寺院才能请到法本。法王知道后，到我这里说:‘这把宝剑你带过去，到了好的上师和堪布那里，请他们作个加持，然后再带回来，路上千万别弄丢了……’

我也按法王所讲那样，到那里后请诸位上师作了加持，回到寺院再把宝剑奉还给法王。”

思考题

1.初十看金刚舞时，三位活佛围绕法王作了怎样的交谈？从巴诺活佛的回答里，能看出法王具有何种德相？

2.法王得到扎宗堪布关怀的情形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3.法王在月黑期间修咒成就的情形如何？

4.法王常持慧剑的经过如何？这对我们有何启发？

十二、出家受戒

十四岁时，法王在持戒清净的善知识扎宗堪布索南仁钦座下出家，首先正式受沙弥戒，取名为〝土登拉夏桑波〞。

法王十四岁的时候，就依从持戒善知识扎宗堪布索南仁钦出家，正式受沙弥戒。“沙弥”翻为“勤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那个时候，法王依于一位具有戒德的堪布善知识，正式地舍家出家了。当时堪布给取的名字是“土登拉夏桑波”，意思是“释迦教善说贤”，就是释迦如来的圣教善说出现的贤者，也就是依释迦佛的圣教而行的贤者。

十三、舒卷自在的副讲师

之后，洛若寺邀请达奥堪布到讲经院，委托其为学生们讲课，那时，他安排法王担任副讲。有时堪布讲课的时间长，法王就做言简意赅的归摄，很轻易地就完成了事情，有时堪布讲的很略，法王就广讲，耽搁很长时间。堪布达奥尊者这样说道：〝如果晋彭好好地按规矩下来，帮忙作辅导，我所讲的内容，他都能全部照原，不多不少地复讲，但他根本就不按规矩来，而是随自己的理解随心讲述。但你们按他的讲述，心中受取后了解的话，也不失为一种通达法义的方式，因此，最终都能归于同一要点。〞据说，堪布非常严厉，但并没做过批评等。堪布尊者是色

达霍西人，他是根华大堪布的弟子，有极为睿智的大名声，即使是讲一遍《文殊赞》，在教证的引用上都不少于一百则。

接着，洛若寺全体邀请达奥堪布来讲经院给学生们讲课，那个时候，他就让法王做副讲。有的时候堪布讲的课稍微长一些，但是法王作辅导的时候，就言简意赅地做个归纳，很简单就结束了。比如堪布讲了两个半小时，法王大致十五分钟归纳，把大概意思、提纲一讲，很容易就完成了。有的时候堪布讲一个短短的课，比如讲了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就不讲了。这个时候法王来辅导，就会做非常广的解释，讲很长时间。

对此，达奥堪布显现上这样说:“这个晋彭，他如果规规矩矩讲下来的话，我讲的这些，他是可以完全照样，不多不少地来讲的。但是他根本也不按规矩来，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欲乐理解，随心所欲地讲。但是，你们如果按照他所讲的，心里能领会而了达意思的话，也是一个了解的方式，所以也都落在同样的要点上。”达奥堪布是很严厉的，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对法王做过什么批评等。

达奥堪布是色达县霍西乡的人，他是根华大堪布的弟子，当时有很大的名誉，智慧超常。他的智慧达到什么程度呢？下至讲一遍《文殊赞》，也从没有少过引用一百个教证来讲的。可见他很博学，智慧不同凡响。但即使面对这样有智慧的大德，年仅十四岁的法王依然收放自如。

这就是法王的无碍辩才，正所谓“舒卷自在”，舒为广，卷为略。真正通达了心性，横说纵说无不自在。放开来有无尽的语言，收拢来只在一字之间。正如《普贤行愿品》所说“一言具众音声海”，主角是博学的大堪布，配角是十四岁的小沙弥，两人一唱一和，广略互补，可见法王少年时就已经具备说法的大能力。

十四、披褐怀玉人不识

过了不久，巴诺活佛对新龙上师家的世子秋佩嘉措活佛身边的侍者秋嘎说道：“我的外甥无论从授记还是征相等上来看，都像是列绕朗巴的转世没错，所以，要是您家能给他取新龙上师索甲的名字作认证的话，

我想将会有大利益，而且他们母子现在生活困窘，因此，如果能认定会有所便利，请您帮忙向活佛禀报一下。"

不久之后，巴诺活佛想认定法王为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列绕朗巴家的公子是秋佩嘉措活佛，当时，巴诺活佛就对秋佩活佛身边的一个名叫"秋嘎"的侍者讲，说："我这个外甥，无论从授记还是特征等哪个方面去看，都像是列绕朗巴的转世，不会有错的，所以，我认为你们家给他取个新龙索甲上师的名字，认定他为新龙上师列绕朗巴的转世活佛，会有大的利益。再者，他们母子几个现在很穷，能认定为活佛的话，在各方面会便利。您就帮忙向活佛禀报一下吧。"

正如文殊怙主萨迦班智达所说："功德虽内蕴，衣劣为人轻。"由于至尊上师成了穷人家的孩子，衣着粗鄙，因而侍者秋嘎没有接受，反而嗤之以鼻地说："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这样的事情不会有。新龙索甲上师，是那么一位声名显赫的上师尊名，让我们仅仅取给一个小地方的穷孩子，怎么可能？这样自取其辱的话，活佛您没有道理去宣扬，请不要再跟任何人说起！"

巴诺活佛这样说后，秋嘎不接受了。这就像文殊怙主萨迦班智达所讲的："虽然内在具有功德，但外在的服饰差的话，大家还是小看。"世人的势利眼只看外相，不知功德。当时法王只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外面穿的服装是很低劣的。所以，秋嘎就表现出特别反感的样子，轻蔑地说道："哪里有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的事情？新龙索甲上师，那是一个名满天地的大上师，是那样的大名声；而他就是个小小地方穷人家的小小的人，怎么可能给他取上新龙上师转世的名字？不要说这种有失身份的话了！活佛啊，您这样宣扬是不合理的，我劝您最好不要再跟任何人说这种话了！"

这里引用了一句格言，"功德虽内蕴，衣劣为人轻"。意思是说，内在的功德是很难认识的，因为他也拿不出形相给你看，有道之士也不会

去表演、炫耀。众人的眼光是很低的，就只看外在，像在藏地，会看人外在穿的衣服怎么样。像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即使出家了，但如果外在穿的僧衣料子很好，款式也好，穿出去感觉档次高，那大家就会说“啊！那个人很好。”或者他的家世好，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排场、供养等，大家就很重视。一般的大众都是愚人的眼光。相反，假使有道，但外面没有什么装饰，再加上出身贫贱、身体瘦弱等等，那大家就看不起。其实，要有非常深的眼光才能识别有德者，所以，这也是藏汉各地一种普遍的现象。

“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意思是在那样的土壤中，哪里能开出美丽的花？在那个丫丫柴里，哪里能出现芳香扑鼻的黄檀？同样，从那样一个小地方、穷酸之家，能出一个盖天盖地全藏闻名的大上师吗？秋嘎的口才特别好，他这么一说，就让人感觉哪里能给这样的人取个大活佛的名称，太荒唐了。因为取的名字，是一个盖天盖地、威震四海、具有不可思议功德的尊贵上师；而要给取名的人，却是小小的色达县一个小乡村里贫贱的小孩。这个名字跟目前这个人相差十万八千里，又怎么可能给他取这个名字呢？如果你要对这样的人，去作这么大的赞叹，那你越是赞叹就越成了自取其辱。这样去宣扬是根本不合理的，所以你跟任何人也不要去说。

对此，活佛的答复是：〝好吧，我倒没觉得我的外甥是如此无能，您若是这么想的话，那就暂时算了吧，正如俗话说〝真金虽埋地，破土光满空〞的比喻一样，终有一天会清楚的。〞

巴诺活佛的反应较温和，他说：“哦呀，我没见过我有这样恶劣的外甥，但您这么想的话，暂时就放下吧。不过就像俗话说的，地下有黄金，终有一天光明照虚空那样，某个时候大家会清楚他的了不起。”

后来，根桑尼玛活佛听到这话时，非常不欢喜，驳斥说：〝我们家族里，出过多智钦仁波切等极多如宝珠鬘一样的智者和成就者，然而从没有人说过〝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这样的事不会有〞，

然后不承认我家族中出大德！”

话一出口，便引起了争端。而且，还给法王写了信，并作了口头叮嘱，下谕令说：“连新龙的方向，都绝对不能去！”

后来，秋嘎的兄弟阿杭晋热，去了根桑尼玛活佛的面前，殷重地禀白：“要我供献马和枪二者来作忏悔也可以，您千万不要心生嫌隙，活佛需要尽量来道场坐床。”

这话传到根桑尼玛活佛耳边，他表现得非常不欢喜，说道：“我们家族里，像多智钦仁波切等的智者和成就者，就像摩尼宝珠鬘一样一个接一个来了，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人说‘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没这事’然后不接受的！”根桑尼玛活佛是伏藏师，性情显现上非常威猛，立即给予还击。

他又亲自叫人给法王捎信带口信说：“新龙的方向，你绝对不能去！”他们既然不承认，就沾都不要去沾。

这下事情闹大了，等于说对方是在诽谤整个家族。秋嘎慌了，赶紧叫兄弟阿杭晋热亲自到根桑尼玛活佛面前表白：“即使需要我供献马和枪作忏悔也可以，您心里千万不要误解，一定要让小活佛到道场来坐床啊！”在藏地，献出马和枪代表彻底的屈服和忏悔，恳请法王一定要去新龙坐床。

这样一来，两方冲突就没有了，因为他作了软姿态，表示承认法王是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

不久之后，也做了要过去的准备，但因时局变化等，没能按时去成。

由于这次和解，不久就做了要去新龙那边坐法座的准备。但那是特殊时代，有时局变化等原因，并没有按那个时间点去成，推迟了很多年。

正如永嘉大师所说：“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圣人虚心游世，没有要显露自身的心，一切自然而行道，终日与人周旋，也对面不识。俗人只看外表怎么光鲜亮丽，而真实的道确实藏着无价珍。法王

的示现告诉我们，要在道上用心，不要只在表面上做。“褐”指粗布衣服，外面当然是贫的，人们也不以为贵，其实内心藏着无价珍妙宝，这才是贵重的。无论什么方面，都要在道上体会。

十五、大慧小法师

这几年里洛若寺夏安居集会期间，都是由嘉措奥丹堪布授课，但那一年夏天的课交于法王来讲。当时，法王应该大约是十四岁，坐法座时，法座前面讲桌的正面雕有两头面部相对的狮子，法王就将经夹打开安放在这上面。由于身形尚小，他的身体时而能见到，时而被讲桌遮挡，就只有那么大。

那些年洛若寺夏安居出家僧聚会时，一向都是嘉措奥丹来做堪布授课，但那一年夏安居的课就交给法王来讲。当时法王大概十四岁左右，坐上法座时，法座前面有个前桌，看不到脚。前桌上雕了两头面对面的狮子，法王上座后把经夹放在前桌上打开。讲课时下面的人看法王，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可见那时还小，只有身体动一下、侧一下时才见得到；正看着经本时就看不到人。年龄那么小，但已承当这样的大事，能够为前来安居的众多出家僧众，自在传授导师佛的正法。

洛若寺的老喇嘛们聊天时说：“之前，他只听过大约四品《入行论》，竟然能把《般若品》讲成这样，真的太稀有了，说他是新龙上师索甲的转世，应该确实如此。”现今，东嘎寺的一位名叫格热的老喇嘛，当年也在听法的行列里，以上是他回忆所说。

当时有个东嘎寺的老喇嘛名叫“格热”，也在听课的行列中，他曾回忆说：“一些洛若寺年老的喇嘛们这样评论：‘他先前《入行论》只听过四品（在藏地往往简单学时就只学前三品和最后一品），其余六品都没听过，但他却能很好地讲解第九品《般若品》这么深的法义，的确稀有。看来说这是新龙索甲上师的转世，应该是正确的。’”

思考题

1.法王受沙弥戒所依止的堪布、受戒时间、法名分别是什么?

2.法王任达奥堪布的副讲时，作辅导的方式是什么？对此堪布是如何评价的？由此看出法王具何种德相?

3.巴诺活佛想给法王认证是列绕朗巴大师转世，与大师公子的侍者对话等的一系列过程是怎样的？法王披褐怀玉的示现对我们有何启发?

4.法王给僧众讲课身体时隐时现说明了什么？从听众中老喇嘛们的对话，能看出法王具何种德相?

十六、见性

法王曾说：“十五岁时，对于光明大圆满相续中生起了不共的胜解与敬重，仅是出生了粗略的解悟。接着，对大遍知麦彭嘉措作了潜心的祈祷：‘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性具慧辩八藏全体开，无量教证法藏自在王，麦彭不败尊胜前祈祷’，每念一百遍配着观念《大圆满直指心性》一遍，到前者约一百万遍、后者约一万遍数量圆满之时，便与以往大不一样，心的自性、实相义般若、明空净裸自性自身，从受、寻思、耽著的壳中脱出，而自心断定，从是非镩铲中脱离，纵然有百位智者、千位成就者前来，也无有较此更多的一个教示，生起了切中要害的定解。”

法王曾这样说:“十五岁时，心里对光明大圆满产生了不共的胜解和恭敬，出生了一个粗略的理解，那时就只是这么一点大略的解悟。接着心安下来，祈祷全知麦彭仁波切，念诵‘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性具慧辩八藏全体开，无量教证法藏自在王，麦彭不败尊胜前祈祷’。那时每念一百遍祈祷文，配着观念一遍全知造的《大圆满直指心性》教授，这样

进行了一万次，也就是祈祷了约一百万遍，观念了一万遍。到数量圆满时跟以往完全不同，这时心的法性、实相般若和没有带二取皮壳的明空自性本身，从耽著受和寻思的壳里脱出了，自己心里就能断定，不是要靠外在的言语、比喻等，从是非的镣铐里脱出来了。即使一百个智者、一千个成就者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指示，生起了这样的定解。”

这段经历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粗略的解悟，但这已经是悟的德相。第二阶段是大的开悟，这是真正超越凡夫、入于圣者不可思议的开悟境界，相当于汉地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这时，师徒心心相印，全知麦彭仁波切的大智慧加持完全入于法王心间。

具相弟子如果遇到具德上师，具备大信心、守持清净誓言戒、常修上师瑜伽，那么当下刹那间就能得到传心加持。法王正是以大彻大悟的全知麦彭仁波切为祈祷境，日夜念诵祈祷文虔诚祈祷，并结合古萨里甚深大圆满无上窍诀部的《大圆满直指心性》教授来修持。当前者修到一百万遍，后者修到一万遍，数量圆满之时，的确与以往大不一样，真正明心见性了。在这状态中，大圆满讲的心的自性，或者显教所说不可思议的实相般若，或者大圆满不共窍诀部所讲的明空赤裸自性本身，完全脱离了凡夫的寻思、耽著，从这些忽尔客尘一样的相或皮壳中完全脱出来了。哪怕一百位智者、一千位成就者一齐降临，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指示，因为已经彻底开悟了，现见大圆满的本性了。智慧全体打开中，本具的妙用自然现出来，会流出许多不可思议的意伏藏大法。所以下面就讲涌现意伏藏的情况。

十七、涌现意伏藏　分二：（一）以大遍知修法为例说明涌现状况；（二）曾流出许多意伏藏

（一）以大遍知修法为例说明涌现状况

十七岁时，以无勤嬉戏的方式写下《全知麦彭嘉措之修法·光明乘之心髓》。具体情形是，当时法王与一位叫做达西蒋华龙波的人交谈，那时法王开玩笑说：“所谓伏藏师们的意伏藏能无勤写下，这没什么特

别的，我也能那样写下。”他就答复说：“那好，如果您能以脱口而出的方式，说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修法，我便按您所说的次第立即记下。如果能无碍流出的话，才承认您所说的话为合理，可说所言属实，否则随意妄谈大话的话，谁会相信？”法王说：“可以，准备纸墨，现在当下就可以写。”话音刚落，法王便忽然以无勤涌现的方式，将《全知麦彭嘉措之修法·光明乘之心髓》从开头的名称到结尾吉祥发愿偈之间，如流水般无有阻碍滔滔不绝地说出，顷刻间完成。此文现今收录于《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法王十七岁时，在嬉戏当中无功用地写下了全知上师的修法。

那时有个色达达西地方名叫蒋华龙波的人，法王跟他一起谈话时开玩笑说:“所谓伏藏师们的意伏藏，能无功用地写下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也能写出来。”

蒋华龙波说：“那好啊！您若能脱口而出、毫无阻碍地流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修法，我就按您所说的顺序立刻记下来。这样才承认您的话是真的，否则就是空口说大话。”

法王答复说:“可以！准备纸墨，我马上就能说。”

说后，立即无功用地忽然涌现这样一个修法。从开头的名字一直到结尾的吉祥发愿偈，就像流水一样没有阻碍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须臾间就完成了。这个修法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这正是宁玛派大德们的不共特征，在开悟的状态下，无需任何分别造作，法宝自然流露。全知麦彭仁波切七岁时玩耍中写出《定解宝灯论》，法王十七岁嬉戏间写下《光明乘之心髓》，如出一辙。

这个修法极其殊胜，是顶乘大圆满窍诀部的心髓，属于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上师瑜伽修法。法王在后跋中注明：若如理如法精进修持，六个月即可获得虹身成就。这部仪轨完整包含了不共的大圆满前行、正行和结行。从归依大圆满文殊本性开始，到正行护持明空赤裸的本来面目，

再到最后融入普贤王如来究竟法身境界的吉祥发愿，字字句句都是大圆满窍诀部的精华。法王写完后，保密了整整二十年。直到后来弟子们殷重祈请，才将这一字未改的意伏藏落成了文字，广为流通。以此为根本，后来又陆续显露出《珍宝库藏》《长寿金刚柱》《施身次第》《亡骨净障法》等一系列支分修法。

（二）曾流出许多意伏藏

不但此修法，以《文殊勇猛士手帜宝剑外内密三层赞偈》及《八慧辩藏修法诀要》为例，有许多以意伏藏方式撰写的著作，然而未作保存故，自然遗散于各地，因此现今难见底稿。

不但《全知麦彭嘉措修法》系列，其他比如《文殊勇猛士手帜宝剑外内密三层赞偈》《八慧辩藏修法诀要》等，很多意伏藏当时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因缘和合时直接从心中流出。但是很多都没有保存，到处自然散失，现在都见不到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现存的法宝中感受到法王不可思议的加持。这样一位红太阳一样的轮涅自在王，从十七岁流现意伏藏时起，就注定要将被文革阴霾笼罩的大地重新照亮，利益东西方无量无边的众生。今天，千千万万的弟子依然沐浴在法王的法恩之中，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福报！

十八、我子天然　分三：（一）与洛珠上师之间；（二）要行便行，要做便做，无有修整；（三）童子妙行

（一）与洛珠上师之间

这段时期，格切的亚西堪布大成就者洛珠尊者来到洛若寺讲解《入智者门论》。第二年，又念了《文殊怙主麦彭全集》中除了《梵藏对照》及《卦书》之外的全部传承，并讲授了《中观庄严论》《定解宝灯论》《极乐愿文大疏》《普贤上师言教》等等。洛珠上师看重法王，法王也常尊称〝至尊洛珠上师〞，对他极为尊重。

这段时间里，居住在格切地区的大成就者亚西堪布洛珠尊者来到洛

若寺，传讲了《入智者门论》。第二年，他又念了除了《梵藏对照》和《卦书》以外的《麦彭全集》所有传承，还讲解了《中观庄严论》《定解宝灯论》《极乐愿文大疏》和《普贤上师言教》等。

洛珠上师很看重法王，法王也常尊称他为“至尊洛珠上师”，特别恭敬这位上师。

（二）要行便行，要做便做，无有修整

这类传记在采访洛珠上师的侍者仁增尼玛尊者时，他说：〝上师讲了一年左右的课，那时晋彭还只是小小的一个，前一年他在扎宗堪布前学过少许一些经教，所以做辅导还是可以的。他那时调皮的习性重，时而说‘我做会轮’，而后念着会轮仪轨，到了开头救度的部分时，又念破瓦法等，诸如此类不按常理、与众不同的行为还有很多。

当时对洛珠上师的侍者仁增尼玛采访时，他说:“上师讲了大概一年的课程，晋彭那时还小，他前一年在扎宗堪布面前学了一些法，以这个因缘还是可以做副讲的。那时候他性情调皮，有时候会说‘我来做会轮’，说完就念会轮仪轨。但念到会轮仪轨救度的开头，本来要按仪轨念下去，却念起了破瓦法等等。总之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行为，没有固定的套路。”

（三）童子妙行

有一次，洛珠上师和巴诺活佛等上师活佛们前往拜见亚嘎玉科喇嘛，玉科喇嘛为他们传授《杰珍宁体》的引导时，洛珠上师为那里聚会的大众念了《麦彭全集》的所有传承，并在七日中作了《时轮金刚》的讲解与引导。那时，能看到晋彭有时用毳衣蒙头睡觉，有时扔小石头等，做种种孩童的行为，然而玉科喇嘛只是视为稀有，此外没有任何不欢喜及训斥等。〞

仁增尼玛尊者说:“有一次，洛珠上师和巴诺活佛等一些活佛上师们，去到亚嘎地区布玛莫扎的真实化身玉科喇嘛面前求法。玉科喇嘛为他们传讲了《杰珍宁体》引导，与此同时，洛珠上师给在场聚会的大众

念了《麦彭全集》的所有传承，并且用了七天的时间，讲解了《时轮金刚》并作了引导。那时，晋彭有时候用毳衣蒙着头睡，有时候扔小石头的同时做各种孩子的行为，但玉科喇嘛除了视为稀有之外，既没有不高兴，也没做训斥等。”

十九、轻财

听一些年老的道友说，法王家里有匹赤色良马，从亚嘎回来时，洛若的洛达将马借去前往金俄寺，那时马在冰上滑倒，不幸死去了。大家都说：“你家原本就没钱，这次真是太不幸了！”法王却不在意地说：“只是老马可怜，我家不管怎样就是这个穷的命，有没有马，没有太大差别。”

从亚嘎回来以后，洛若乡有个名叫洛达的道友见法王家里有一匹赤色的好马，就借走了，骑着这匹马去金俄寺。不幸的是，马在途中滑倒在冰上，摔死了。大家都说：“你家本来就没钱，这下好马也没了，以后日子更难了。”

可法王根本无所谓，一点想法都没有，只说：“除了觉得老马可怜外，反正我家也是穷的，有马没马没什么差别。”

诸如此类的情形，是在一些年迈的老道友口里听到的。

二十、大力　分三：（一）总说；（二）分说；（三）结说

（一）总说

那段时期，法王为讲经院的道友们次第讲了《普贤上师言教》《入菩萨行论》《中观庄严论》等。讲法之余，有时候也一起游戏玩耍等，放松身心，期间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法王年轻时具足很多种类的力量，拥有见后要让人吃惊的极大体力和技能。

那时候，法王次第地给讲经院的道友们讲了《普贤上师言教》《入行论》《中观庄严论》等的课。那时候，讲经院在紧张的闻思学习之余，也会有放松身心的娱乐玩耍等，用来调节身心，在这期间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特别来说，法王年轻的时候体力惊人，有非常大的力量和技能，达到让大家吃惊的地步。

（二）分说　分三：1.力无能屈；２.休闲趣事；３.力擒巴霞

1.力无能屈

有一次玩耍时法王说：〝大家往我背后跑，看能不能向后把我扳倒。〞试验时，发现根本无法做到。

法王曾说：“当时和一些年轻的喇嘛们玩耍，我说：‘你们大家从我后面跑过来，看能不能一下子把我往后扳倒。’说后大家就试试看。结果，那些喇嘛们一起冲过来扳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扳动。”

还有一次，法王结金刚跏趺座，叫四五个年轻的喇嘛，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抱住以后用力往下压，也就是四五个人压一个人。结果法王一发力，一下子就把他们全都甩开，然后轻松地站起来了。可见力量非同一般。

２.休闲趣事

有一次，讲经院的僧人们安居结束，一同去卡恰地区休假，那时，法王给巴诺活佛捎带了一首动听的诗歌，邀请仁波切能到他们的休闲之地来。

活佛也回作一首诗诙谐地答复道：

〝安居结束调皮小喇嘛，

草原各处欢畅作玩耍，

徒怀贪馋犹若格格心，

嘛呢去亦袋空不可立。〞

如是以无意乐前往的语气给了回信。但后来他突然满心欢喜地出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和大家共同悠闲地玩乐等，有很多快乐之事。

〝格格〞是藏语〝狗〞的意思，而所谓的〝嘛呢〞，则寓意为巴诺活佛自己，〝袋空不可立〞，是指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的空袋子，所以没

法自己立起来，以此比喻食物等。

有一次，讲经院的僧人们在夏安居结束以后，一起去卡恰度假。这时法王写了一首动听的诗，捎给舅舅巴诺活佛，意思是邀请舅舅活佛仁波切到他们休闲的地方去。

活佛很幽默地写了一首诗来回答，意思是，夏安居结束后，你们这些调皮的小僧人们到处游方，悠闲行走。我仅仅空怀着希欲的格格之心（狗一样想吃的心），嘛呢我（指巴诺活佛）即使去，也是袋子空空地站不住（口袋空就立不起来，意思是去了也得不到食物）。这样把信捎了过去，说自己没有去的欲乐。

没想到的是，舅舅嘴上说不来，最后还是慈愍大家，欢欢喜喜地赶来了。大家在野外搭帐篷，一起野炊、歌舞等，度过了一段悠闲欢乐的时光。

３．力擒巴霞

又有一次夏日假期，讲经院的僧人们去洛若寺下方的草地度假。度假期间，有个叫吉嘎巴霞的年轻喇嘛，骑着一匹良马从附近过来。

讲经院的僧人们喊他过来，说要喝茶，他说：“我没有空，这次就不来你们这里了。”

他们彼此非常熟悉，有调侃和打闹的习惯，于是，讲经院的一些僧人抓住他的马缰说：“不喝茶就不放你走！”

他装作求情的样子说：“小喇嘛们，谢谢啦，我已经约好要到上方的人家去念经，所以拜托放过我吧。”

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就松开了缰绳。

谁知他刚走不远，就挥着马鞭说道：“骗人就要像这样骗！”而后拉长了声调叫着：“戈嘿嘿——”骑着马扬长而去。

小喇嘛们用尽力气拼命追赶，但不用说，他们没有追上马的能耐。

大约当马跑到了洛若寺上方的崖坎下时，他的心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出人意料的是，正往前走着，突然不知是什么，在身后重重地颠晃了

一下，飞落在马背上，定睛一看，原来是法王。法王说：〝我可不会再放过你了！〞说着，便从后面将他用力抱紧，使其动弹不得，就这样，把他带回了下面大家扎营的地方。

吉嘎巴霞后来对桑桑基洛说：〝这么快的马都能追上，还能一跃跳到马上，不得不说是个成就相。〞

还有一次，讲经院的僧人们在洛若寺下方的草地上耍坝子。有个名叫“吉嘎巴霞”的年轻喇嘛，骑着一匹好马路过这里，大家见到就喊他：“巴霞！过来喝茶！”

于是巴霞就过来了，对大家说：“我这次有事，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一起喝茶了。”

他们很熟悉，平时有彼此调侃打闹的习惯，所以那些讲经院的小僧人们就一起上来抓住他的马缰，这边一个抓马缰，那边一个抓绳子，这边一个抓住衣服，说：“不喝茶就不放你走！”

当时，巴霞装出一副求饶的样子说：“哎呀各位小喇嘛，谢谢啦！我有急事要去念经，已经约好了，行行好放我走吧！”

求到最后，小喇嘛们就松开了缰绳，同意放他走了。

没想到巴霞骑着马稍微往上走一点的时候，突然挥着鞭子抽了马一下，说：“骗人就要这样骗！戈嘿嘿——”他拉长音调喊着“戈嘿嘿”，骑着马就跑了。他非常得意，认为这次可把这些小喇嘛们给骗惨了。

小喇嘛们反应过来后，都跑了起来，在后面拼命追，有多少劲就使多少劲，但人不可能比马跑得还快，所以根本追不上。

巴霞正得意洋洋，骑到洛若寺上方的断崖处，以为没人能追上，刚想放松休息的时候，突然，马背上重重一晃，不知道谁跳了上来。回头一看，竟然是法王！

法王大喝一声：“我不会放过你的！”说后就从后面用力抱住巴霞，让他动弹不得，硬生生把马调头，把他擒回了大家扎营耍坝子的地方。

事后巴霞对桑桑基洛说：“那么快的马他都能追上，还能一跃而上，没法说这不是个成就相！”

（三）结说

我想，菩萨们的《本生传》里，常常出现如骏马般的奔驰、如狮子般的跳跃、如力士般的拎举等许多种类身体技能的内容，都是由宿世串习的习气力在此身中未学也由自力了达，这一段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吧。

活佛思惟后评论说：这种情形，就像菩萨们的《本生传》里所讲的，最后生菩萨在示现成道前，往往要展现超人的能力，让世人折服。这是一种常规，表明他具有充当教主的种性力量。所谓“狮子儿一出窟就不一样”，狮虎由来便是不同。也就是，比如有骏马般奔跑的能力，像狮子一样跳跃的能力，像大力士拎举的能力等，会说好多种身体方面的技能。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往昔串习的习气力，在这一生中不必学，自然就能出现。法王以上的示现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行传。

我们要由此生起信心：法王不仅慧辩无碍，连身体的力量都如此不可思议，这绝非凡夫经过训练能达到的，而是圣者再来的德相。这就证明他是真佛，是我们共同和不共成就的所依。以此信心去祈祷，必然能获得无边的利益。

思考题

1.法王十五岁时以怎样的因缘而大彻大悟？开悟的状况如何？

2.法王十七岁从光明大圆满智慧中无勤涌现了哪部根本的意伏藏法？涌现的状况如何？此法具有怎样的殊胜性？

3.从仁增尼玛的话中，可以看出法王少年时的行为是怎样的？这些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4.法王轻视钱财的情形如何？

5.法王年轻时有怎样惊人的体力和技能?

二十一、母亲去世　分三：（一）孝心度母；（二）报恩发愿；（三）现见法性中有境相

（一）孝心度母

据说，法王十八岁时，母亲耶措身患肿瘤，卧病在床，依靠服药等也未见有任何好转，身体每况愈下。这段时期的情形，法王的亲戚、年岁已高的耶澈阿姨回忆说：〝好可怜啊！有一次，我去寺院的时候，见阿姨得了肿瘤病，两个儿子扶着她坐在一头老牦牛上正往前走着，我问候道：〝阿姨，您怎么了？〞她当时看起来跟平时不同，毫无气力，特别枯瘦，样子很可怜，所以，我也禁不住哭了出来，那时两个孩子也敏感，所以他俩也是泪如雨下。〞

法王到了十八岁的时候，母亲耶措得了肿瘤，卧病在床。当时虽然找医生、服药等等，但是没见有任何的好转，身体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差。那个时候的情形，法王的亲戚耶澈老阿姨回忆说:“好可怜啊！我有一次去寺院的时候，耶措阿姨患了肿瘤病，她的两个儿子就让她坐在一头老牦牛的背上正走着，我看到了。那个时候我就问候说:‘阿姨，您怎么了？’她跟以往不一样，没有力气，身体也是非常枯瘦，看起来特别可怜，所以我也是不由自主地哭起来了。那个时候，这两个孩子也很敏感，他们也流了好多的眼泪。”

不久，舅舅巴诺活佛请洛珠上师观圆光镜时，看到镜中山被雾气笼罩，接着，雾逐渐上升，于山顶消散，为此上师说道：〝现在情况明朗了，这是即将判定生死的相。〞果然，没过两三天，母亲便去世了。

不久，舅舅巴诺活佛就让洛珠上师观一下圆光，观圆光能够看到真实状况。那么，洛珠上师观圆光的镜子里面，先是现出山被雾气笼罩的

相，然后逐渐地雾往上升，一直升到山顶上就开始消散。见到这个情景，洛珠上师说:“现在就可以确定下来了，是很快会死或者很快会好转的相兆。”意思是，不是在生死之间不确定，而是要么很快就会好，这次的寿障就过去了；要么很快就会死，不会拖很久。后来，的确没过两三天，法王的母亲就去世了。

法王曾回忆说：〝头七的时候，我在梦中出现感觉是遇到了转生为祖神眷属的老母亲，那时候我问：`我们母子相遇了，可为什么不见您的色相呢？′母亲回答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咱俩已经是业现各异的状况了，又怎么能相见呢？′我问：`那么阿妈，有什么方便能使您从这恶劣的处境中解脱呢？′感觉那时阿妈又回答说：`如果能建造十万尊不动佛的身像，做这些善法，我将会从恶劣的处境中解脱。′〞

法王后来回忆说：母亲圆寂后的头七那天晚上，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的梦。梦里忽然生起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好像真真切切遇见了已经转生为祖神眷属的老阿妈。

所谓“祖神”，就是藏人祖祖辈辈依奉、经常顶礼供养、拜祭祈祷的那位家族守护神。阿妈在梦中的显现，就是已经投生到这样一位祖神座下，成了他的眷属。法王自己在梦里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好像和母亲又遇到了一样。

那时候，法王在梦中就问阿妈：“现在好像是我们母子又相遇了，可为什么始终看不见您的身体相貌呢？”

阿妈在梦中回答他说：“孩子啊，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们俩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众生了，各自业力所现的境界完全不同，又怎么能真的见面呢？哪里还会出现你以前所见到的那个身体呢？”

接着，法王又问：“那么，阿妈，您要从现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有什么方便善巧呢？”

母亲说：“如果你能想办法造十万尊不动佛的身像，做一些善法，我就能够从这个恶劣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里所说的“不动佛十万身像”，在藏地通常是用“擦擦佛像”的方式来做：先备好一个佛像的模子，把细腻的泥土按压在模具里面，脱模以后就成了一尊小佛像。一尊一尊地做，数量累积到十万尊，这样的善根力量就非常大。

（二）报恩发愿

第二天，法王把哥哥才让敦珠带到母亲的遗体前，说：〝要尽快完成阿妈说的那些善法，阿妈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俩能善始善终地出家，好好修持正法，所以，一定要在阿妈的遗体前承诺。〞说完，至尊上师就以额头触碰母亲的遗体，边流泪边说：〝为了报答您的生养大恩，我保证这一生一定尽形寿善始善终出家为僧，而且，除了没有可说法的对象外，我都会发起精进恒常演说正法，每次说法一定会持诵一遍《普贤行愿品》。〞如是怀着强烈的愿欲发誓，以殷重之心立下了誓愿。

到了第二天，法王就把哥哥才让敦珠带到了母亲的遗体旁。

法王对哥哥说：“我们要尽快去完成阿妈在梦里交代的那些善法（造佛像）。而且，阿妈出身于那么好的家族，出了那么多成就者，她深明大义，她唯一的愿望和寄托，就是希望咱们兄弟俩能善始善终地出家，一辈子好好修持正法，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在阿妈的遗体前郑重承诺。”

说完，法王就用自己的额头触碰着母亲的遗体，一边流着泪，一边发下了重誓：“为了报答慈母生身养育的深恩，我保证：第一，我这一生一定尽形寿善始善终地出家为僧；第二，除非是遇到没有说法对象的情况，否则我一定发起大精进，恒常演说正法；第三，每一次讲法，我一定要念诵一遍《普贤行愿品》。”

当时，法王是怀着极其强烈的愿力，非常殷重地在母亲遗体前立下了这三大誓愿。

大家要明白，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发愿，这里面包含了法王著名的“三

大常愿”，也是法王示现给我们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报恩。

真正的报恩，不是做世俗的那些事，而是用自己的一生去修行。法王的母亲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她深知只有孩子保持修道人的身份，一生在道上修解脱法、成佛法，才是最有意义的。

法王的这“三大常愿”，具体来讲：

第一，常出家持戒。

这就是承诺在这一生中，从现在开始直到临终，都要保持出家僧人的身份，不迷失在虚妄的红尘中。就像《普贤行愿品》里说的，愿一切生都能常得出家、严持净戒。因为轮回是可怕的，要时刻保持觉悟。

第二，常演说正法。

这是为了护持圣教、利益众生，除了实在没有听法的人（毕竟不能勉强，就像不能对着顽石讲法一样），只要有缘分，就要精进地宣说正法，永不疲厌。

第三，常诵普贤愿王。

每一次讲完法，都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这是用普贤大愿王来印持所修的善根。之前通过讲法修了功德，最后一定要用《普贤行愿品》来摄持，回向给无上菩提，发愿像文殊菩萨的大智、普贤菩萨的大行那样，成就三世诸佛都称叹的大愿。

这实际上也是大菩提心的体现。法王不仅是在报答这一世的母亲，更是在报答生生世世的母有情。像善财童子一样，以身作则，把所有的修行都归结到普贤行愿的大海中。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在法王建立喇荣大道场之后，无论是讲课、共修、灌顶还是超度，最后一定都是以念诵《普贤行愿品》来印持，让善根无尽增长。这就是法王以自己的亲身示现，教导我们如何行持普贤大愿，这也是我们一定要随学的地方。

（三）现见法性中有境相

母亲去世后，接着要办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当时无论何事，主要

都由法王承担和负责。万分辛苦之下，以致有一天，在念经的帐篷里，阳光洒落在身上，稍微倚靠了一会儿，便不知不觉睡着了。当时，里面的僧众正在作寂静和忿怒的灌顶，以及作种种中有解说，法王耳里清楚地听到这些，以此为缘，感觉法性中有的境相全部现前了。法王说：〝我能想起来，就在那时，总的出现了寂忿本尊的显现，尤其是念到了‘寂静过后黑怙主现前’，从帐篷顶的天窗里现出一个肚子大大的、黑乎乎的忿怒本尊，这些境相都现得非常清晰。〞

母亲去世之后，紧接着就要操办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那时候，里里外外无论大小事务，主要都由法王一人承担和负责。

那段时间真是太辛苦了，天天都在操劳。终于有一天，在念经的大帐篷里，法王实在太累了。当时那一排排的喇嘛正在念经，阳光像雨点一样透过帐篷洒落在身上，暖洋洋的。法王稍微往后倚靠了一下，因为极度的疲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虽然身体睡着了，但心里却是清醒的。当时僧众正在念诵《闻解脱》，正在进行寂静和忿怒本尊的灌顶，以及念诵中有阶段对亡者的引导文。这些念诵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入法王的耳中。以此声音为助缘，法王感觉法性中有所有的境相一下子全部现前了。

法王后来回忆说：“我能清楚地想起来，就在那一刻，寂静和忿怒本尊的显现全都出来了。特别是当僧众念到‘寂静本尊过后，忿怒黑怙主现前’这一句时，就在帐篷高高的天窗那个位置，非常清晰地显现出一个肚子大大的、黑乎乎的忿怒本尊形象。”

大家要明白，法王说的“感觉”是谦词。这里面大有深意：

第一，这是大成就者的实证。

这里的“境相清晰”，不是做梦，而是法尔本性的自现。对于大成就者来说，一听到灌顶和引导的声音，以此为缘，当下就能认取本性，直接现前寂静和忿怒的大曼荼罗。

第二，这是为了证明《闻解脱》的真实不虚。

法王这是在向我们显示：人死后进入中阴身，真的会经历从寂静本尊到忿怒本尊的显现过程。比如经中说死后第六天会有金刚萨埵不动如来接引，这都是真实的。法王在活着的时候，就能亲见这些中有境相，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死后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只要能在那个当下认取这些光和像就是自性的显现，亡者就能当下解脱。

最后对本章做个总结：

一、什么是真正的出家?

出家不仅仅是剃个头、换件衣服，根本在于意乐，也就是心里彻底想入道、想持法的那种念头。

法王当年就是凭着这股强烈的意乐，彻底告别了世俗之家，跳出了尘劳之网。所谓“舍世”，就是把世间的名利、享受、衣食追求，退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沾染。而在法上，则是全身心投入。依止上师、闻思修行、祈祷本尊，哪怕遇到再大的违缘，被人嘲笑、生活艰苦，因为心里有安忍的力量，完全不在乎。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风骨。

二、出家后的新伦理与生活

入了佛门，并不是变得无情无义，而是建立了新的伦理关系。以前世俗的孝悌，转化成了修行中的恭敬与慈爱。对上师像对父母一样孝顺，对金刚道友像对兄弟一样友爱。就像法王与老喇嘛、与舅舅活佛、与身边的道友，那种法情义是非常深的。这就是《普贤行愿品》里所讲的：“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大家在法道上互相扶持，这种缘起是非常吉祥的。

而且，修行人的生活不应该是死板的。现代人活得太累、太机械、太功利，反而丧失了灵气。法王示现的生活，是有张有弛、天真淳朴的。该修行时精进，该放松时也能体会生活的妙趣。这种天真和灵气，恰恰是现代人最需要学习的，心要活泼，才能在各种境缘中起妙用。

三、依止文殊与究竟的出家

法王这一生，核心的修持可以归纳为《愿海心髓》里说的，恒时被文殊智摄持，依靠《普贤行愿品》圆满无量的菩提行海。

大家看传记就能发现，法王对文殊尊有着极大的信心。他看到文殊菩萨的宝剑，就视如珍宝，这代表着要斩断一切执著；他念诵祈祷文，那是心口如一的呼唤。正是因为这种内怀信欲、外仰圣尊的修持，法王最终证悟了光明大圆满，明见本性。

这就回到了最开始法王在母亲遗体前发的“三大常愿”：常出家、常说法、常修普贤愿。这不仅是形式上的出家，更是一种秘密的大出家。也就是从分别念的牢笼里脱出，跳出“是、非、有、无”这些二元对立的戏论网。而最究竟的入法门，就是彻彻底底证悟本性。

法王的一生，就是通过对文殊上师的信心，用智慧剑斩断牵挂，最终达到了这种究竟了义的大出家境界，并以此来报答生生世世父母的恩德。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去洛若寺入法门　舍家无家极出家〞第三章终。

思考题

1.法王的母亲以何因缘去世？此前洛珠上师观圆光出现了什么表相？法王在头七中梦到母亲的情形如何？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2.为报母恩，法王在母亲遗体前立了哪些誓愿？对此我们应如何随学?

3.在母亲的超度法会上，由僧众作《闻解脱》灌顶和解说，法王入睡后听到这些时现见了哪些境相？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对此

我们应发生怎样的认识?

第四章　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

这一章讲述了圣者法王如意宝十八岁左右背井离乡，历经艰辛前往石渠江玛道场，依止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闻思显密圣教的众多圣行事迹。其中重点讲到了法王与托嘎如意宝之间如父子般深厚的师徒因缘，以及法王在求学期间示现的头陀苦行与严持净戒等的伟大风范。

正文　分十八：

一、好厉害的反戈一击　二、依师指点去求学　三、途中的经历

四、终于遇见托嘎如意宝　五、奇哉金刚情　六、不为衣食但为法

七、头陀风范　八、心依于法　九、略显神通　十、大持律上座

十一、平常心　十二、超格　十三、年年莲师大祈请　十四、亲见萨迦班智达 十五、江玛师长　十六、明辩出真知　十七、参学色须寺

十八、吾巴活佛

一、好厉害的反戈一击

过了不久，法王前往玉科喇嘛面前，尊者以呵责和诙谐相间的方式进行了许多交谈，而现出欢喜的姿态。

法王十八岁左右时，亲自前往玉科喇嘛座前。由于宿世的业缘，他们一见如故，玉科喇嘛以他惯有的亦呵亦谐的风格与法王进行了许多交流，即呵斥与幽默交织，最终表现得非常欢喜。

玉科喇嘛过去与列绕朗巴大师关系甚深，曾将大师迎请至色达。传记中记载，列绕朗巴大师在多智钦那里听完《大幻变网》等后，又在色尔坝传授给玉科喇嘛，可见二人关系密切。玉科喇嘛是班钦布玛莫扎大师的真实化身，列绕朗巴大师是莲花生大师的化现，所以此世法王与他相见，彼此都非常欢喜。

玉科喇嘛的示现并非一味温和，而是以威猛的呵责和风趣交杂的方式。通常他很少开玩笑，经常直接呵斥，但法王来时，他虽示现呵责，最终却现出欢喜相。

有一次，玉科喇嘛说道："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给土登嘉措尊者头顶放宝瓶、舌尖放甘露的人，你难道不感到害羞吗？"

法王以同等理反驳："那么，所谓的班钦布玛莫扎，那是给邬金仁波切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人，您难道不也要害羞吗？"

这时尊者说："谁说我是布玛莫扎？"

法王说："那么，谁说我是新龙索甲上师？"

玉科喇嘛说："诶，这么会狡辩的一个人，不像是你父亲那边嘉控家族的人，他们家的祖祖辈辈我全都知道，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以多智钦丹毕尼玛活佛为例的话，那是一位真正的佛，最高的就不必说了，其他兄弟们也纯粹是具有功德的大士。如果以多占活佛那样的为例，也是一个很好的上师。你和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像，那么大概和上面的除灾师（意为消除锈病、霜冻、冰雹三者，做禳解之人，此般称呼，显现上是嘲讽宗伏藏师根桑尼玛活佛）相类似吧……"

有一次，玉科喇嘛半开玩笑地责难说："那个被称为新龙索甲上师的人，可是给十三世佛王尊者头顶放宝瓶、舌尖放甘露的大人物，如今你却是这般模样，难道不感到害羞吗？"

法王当即以同等理反驳道："那么，所谓的班钦布玛莫扎，那是给邬金莲师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人，您不也要害羞吗？"

面对这反戈一击，玉科喇嘛反问道："谁说我是布玛莫扎？"

法王也紧追不舍："那么，谁说我是新龙索甲上师？"

这时，玉科喇嘛笑着说道："哎呀！真是个会狡辩的人（意思是善于回避过失、机智善辩、脑子转得极快的人），你这么伶俐，真不像是你父亲方面嘉控家族的人。他们家的祖祖辈辈我全都知道，不会出现像你这样的人。你看，多智钦丹毕尼玛活佛，那是真正的佛；其他的兄弟们也纯粹是具有功德的大德；像多占活佛那样，也是很好的上师。你和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像，依我看，你大概和上面的'除灾师'一样吧。"

这里提到的"除灾师"，是指那种专门消除锈病、霜冻、冰雹三者，

做禳解仪式的法师。这番话显现上是在嘲讽上面的宗伏藏师根桑尼玛活佛。玉科喇嘛就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一方面在开玩笑，一方面也侧面印证了法王的不凡。

二、依师指点去求学

像这样通过玩笑的方式进行了许多上禀下答，然后教诲说：“你本来心智明利，现在正处在求学的阶段，因为年轻，就生起稍微懂得的感觉，但现在还只是小孩子学字母一样的程度，所以要说有大的通达还很困难。所以，如果真的想学好教典，就去巴特道场好好求学，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收获。”

在经过许多幽默的上禀下答之后，玉科喇嘛开始语重心长地教诲道：“你本来心智明利，现在正处在求学的阶段。但因为年轻，可能会生起稍微懂得的感觉，实际上那只相当于小孩子学字母的程度，要说有大的通达还很困难。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精通教典，就去巴特道场好好求学，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收获。”

这番教诲传入法王的耳中，就像夏季的大象被炎热逼迫时听到水声，又像是盼雨的小鸟听到雷声一样，心不由自主地为其所动，对去巴特道场或者称作江玛寂静处的正法道场，生起了强烈的渴求。加上舅舅巴诺活佛也鼓励说：“相比于在洛若寺的修法会众当中登上高座，去江玛道场求学的话意义更大。”于是，法王决定离开家乡前去求学。

这番教诲传入法王的耳中，就像夏季的大象被炎热逼迫时听到水声，又像是盼雨的小鸟听到雷声一样，心不由自主地为其所动。法王对去巴特道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石渠江玛寂静处，生起了强烈的渴求，也就是出现了极猛利的欲乐。

再加上舅舅巴诺活佛也鼓励说：“相比于在洛若寺的修法会众中担任金刚上师，去江玛道场求学的利益更为重大。”这话的意思是，你待在洛若寺，虽然也能在法会上坐得高高的，做金刚上师的事业，但去江

玛求学对自他的利益更大。于是，法王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前去求学。

不久，恰逢洛若寺佛学院按照惯例，每三年新旧学僧交替，在这时请假会比较方便，法王便趁此机会请了假，正式准备出发。当时，洛若寺的僧值巴桑说绝对不能放他走而设法阻止。法王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和洛若寺的僧人土巴一起，在一个夜晚秘密地悄然离乡，启程上路。

不久，恰逢洛若寺有个规矩，佛学院人员每三年更换一届，在这时候请假比较方便，法王便想趁此机会离开。但是，当时洛若寺的僧值师叫巴桑，他说什么也不放人，想方设法地阻止，因为法王不是普通僧人，他要是走了，念经时连金刚上师都没了，也缺了讲课的法师。

法王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来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和洛若寺的僧人土巴一起，在一个夜晚秘密地悄然离乡，踏上了求学之路。

三、途中的经历

就这样，法王背井离乡，朝北部石渠方向徒步前行，背负着行囊，一步一步地穿越了一望无际的山峦、河流与草原。途中发生了什么稀奇的故事，现今已无人能讲述。

法王就这样离开了家乡色达县洛若寺，往北边石渠县的方向徒步走去。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方便，他们俩背着行囊，全靠两条腿走。翻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条条河，穿过了一片片草原，真的是万水千山。中间发生了什么稀奇事，现在也没人能讲出来了。

但据记载，法王途经涅扣时，去了涅达吉寺等诸多寺院。在朝圣的同时，顺便去了一些寺院的辩经场，向学者们发起辩论等。

但据记载，经过涅扣一带时，还去了涅达吉寺等一些寺院。法王一边朝圣，一边顺便去寺院的辩经场，向那里的学者们发起辩论。

有一次，道友土巴正在一所寺院旁边生火烧茶时，法王独自去了那所寺院的辩经场辩论，对立宗者绕了三圈，把对方的帽子甩在地上，随后迅速返回土巴所在地。正当他们一起喝茶时，一些小喇嘛拿着石头抛过来，法王说：〝我们俩走吧。〞

道友土巴并不知道法王去辩经场与他们作了辩论的事情，于是咬牙切齿地说着大话："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扔石头，这就是对外地人轻视和欺辱的挑衅行为，我们明明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这样作损恼？我发誓就算背业障也绝不会随便走的！"

法王说："怪不得他们，我刚才跟一些学者辩论，对他们中的一位转三轮的时候，做了一个像是欺辱的动作，所以他们才不高兴，现在我们俩赶紧走为好。"

这时土巴也说："原来是这样！他们还是孩子，就不责怪了，咱们还是走吧。"

他们俩便迅速离开那个地方上了路。

有一次，道友土巴正在一所寺院旁边生火烧茶，准备歇脚。法王自己一个人走到那所寺院的辩经场去了。他进去就跟那里的学僧们立量辩论，结果把那个立宗者给击败了。法王当时也是年轻，手在那个立宗者的头上绕了三圈——这是辩论获胜的一种表示，然后把他的帽子往地上一甩，转身就跑回来了。

回来后，二人正喝茶的时候，突然一群小喇嘛拿着石头扔过来了。法王一看，赶紧说："我们俩快走吧！"

土巴还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他脾气也倔，咬牙切齿地说："凭什么啊？无缘无故扔石头，这不是故意欺负外地人吗？我们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受这个气？我发誓，我就算背业障也绝对不走，跟他们拼了！"

法王这才解释说："不能怪他们。我刚才去辩论，赢了以后给人家绕了三圈，做了点欺负人的动作，把人家惹毛了，所以他们才不高兴。咱们还是赶紧走为妙。"

土巴一听："哦，原来是这样！那他们还是孩子，就不怪他们了，咱们走吧。"于是两人赶紧收拾东西走了。

在那期间，他俩因为衣衫单薄，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忍受寒冷的刺痛。但自从法王把自己的腰带叠成双层扔到土巴身上，土巴那一整夜竟完全感受不到寒冷。因此，后来土巴告诉丹波活佛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

去江玛道场的路途中十分艰苦。后来土巴跟丹波活佛讲过：那段时期里，他们俩的衣服很单薄，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不是一般的冷，是那种寒冷的刺痛，钻心似的疼。但是，有天晚上，法王把自己的腰带折成双层，往土巴身上一扔。稀奇的是，土巴那一整夜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冷了。土巴说："所以他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是亲身体验可以证明的。"这实际上正是法王修圆满次第气脉成就的力量。

思考题

1.法王与玉科喇嘛的交谈中，反戈一击的情形如何？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2.以何种因缘，法王决定去石渠江玛道场求学？从闻受教诲到出走的具体经过如何？

3.法王从色达去石渠求学，行进的方式是什么？途中经历了哪些地形？

4.法王经过涅扣时，对当地学者们立量辩论的具体情形如何？

5.土巴说，途中夜晚睡卧时，自己由寒冷到不冷的情况如何？由此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听法王上课时提起，那段时间，曾在格朗寺的墙根下住了一夜，等等。

法王上课时还顺带提过，那时候有天晚上，他们是在格朗寺外面的

墙根底下过的一夜，等等。风餐露宿，非常艰辛。

法王还说："途中我们还去了热丹佐钦，那时那所道场里有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具德上师，原本打算在他们面前求一些法和教授，但是，对于普通的陌生人，那里的常住僧人态度有些粗暴，对外地僧人不太尊重而心存鄙视，我们从前就有所耳闻。

刚到那里时，由于我们是普通僧人，衣着和脸色又差，所以几名常住僧人就以轻侮的态度说：`哦！好可怜哦！一个希巴来了！(德格人发音不准，将歇巴念成了希巴)'

那话语让我心里不悦。口语里`歇巴（外地人)'和`希巴（凡夫小儿)'两者的发音很相似，于是我回敬说：`是啊！你说来了一个凡夫，这话倒是对。那你们应当纯粹是圣者吧，太稀奇了！'

他们说：`这是个伶牙俐齿的小僧人！'之后便沉默了。"

法王还回忆说："途中我们还去了佐钦寺。那时佐钦寺有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具德上师，本来打算求一些法和教授。但是，那里的常住僧人对于普通的陌生人，态度有些粗暴，对外地僧人不太尊重而心存鄙视，我们从前就听说过这些情况。"

刚到那里时，因为他们俩是普通僧人，衣着破旧，脸色也差，几名常住僧人就以轻侮的态度说："哦！好可怜哦！一个'希巴'来了！"德格人发音不准，本来要说"歇巴"（外地人），结果念成了"希巴"，意思是凡夫。

法王听了心里不太舒服。因为这就好比大城市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但法王反应很快，借着口音回敬说："是啊！你说来了一个'凡夫'（希巴），这话倒是没错。那你们既然这么说，你们肯定纯粹都是'圣者'了吧？太稀奇了！"

那群僧人一听："说我们是圣者？谁敢说自己是圣者，那是大妄语。"于是被堵得哑口无言，只能说："这小扎巴嘴巴好伶俐哦！"

记得法王曾说过：“由于这个因缘，在佐钦寺上师们面前求法的缘分就转掉了。但是后来，佐钦寺的堪仁波切晋美云丹衮波去了江玛道场，以成熟引导的方式给我们传授了《三句击要》，我很好地听受了，以此结上了好的法缘。”

法王后来说：“因为这个因缘，当时在佐钦寺上师们面前求法的缘分就转掉了。”

缘起很微妙，心一不悦意，缘分就断了。不过法王也说，后来佐钦寺的堪布晋美云丹衮波去了江玛道场，以成熟引导的方式给他们传了《三句击要》，还是结上了很好的法缘。

四、终于遇见托嘎如意宝　分三：（一）初见时的情形；（二）托嘎如意宝的尊容；（三）师尊大轨范

（一）初见时的情形

二人继续步行，历经百般艰辛，越过众多山河，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涅耶石渠江玛道场，或称为江热道场静虑法洲，首次见到了心中渴慕已久的善知识——大堪布土登秋佩即托嘎如意宝的尊容。

见面的当下，就如同慈父与心爱的儿子二人多年分离后突然重逢一样，又如同往昔大觉沃阿底峡和仲敦巴尊者两人在阿里上部相见一样，二人目不转睛欢喜地注视着对方。法王刚一到上师面前坐下，上师便以亲切慈爱的话语安慰，并赐予了慈愍摄受的承诺，最初的缘起之门相合善妙。

再说，法王和土巴两个人徒步行走，一路上不畏艰辛，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了非常多的山山水水，就这样走啊走，最终抵达了目的地——那个眼睛盼望已久、内心向往已久的石渠上方的江玛道场。

这样平安到达后，终于见到了长久以来心中系念的托嘎如意宝的尊容。在相见的那一刻，就像慈悲的父亲和心爱的孩子多年当中关山阻隔、杳无音信，而突然重逢一样，欢喜之情无法言表。又好比往昔大觉沃阿底峡和仲敦巴尊者在阿里上方相遇一样，见面的时候，互相以欢喜的眼

神一直看着对方。就在法王坐到托嘎如意宝面前的那一刻，老人家就用那种非常体贴、柔软的慈悲话语来安慰他，而且作了"我会慈悲摄受你"这样美好的承诺。就这样，师徒之间最初的善妙缘起已经会合了。

这一段大义可用四句话来概括：

万水千山遮不住

有缘终遂依师愿

初见欢喜缘佳妙

德人但见尘虑消

“万水千山遮不住”有很深的背景。从内心来说，一直想去正法道场依止善知识求学，这具有无上的意义。如同善财童子或《贤愚经》中所说世尊因地求法那样的大精神，为法轻身，这就叫万水千山遮不住。所谓百般艰辛，就是风尘仆仆，一路上有风餐露宿、徒步行走、夜宿荒野、饥饿干渴等等的苦处，然而，以安受苦忍把这些都看轻了。这是一种求法的大道心，缘起上任何障碍都遮不住，只要人真正有愿的话，都能过得来。

“有缘终遂依师愿”，这里说到念念向往之处、系心之处，这是真实的依师意乐，如同善财童子那样。为了学菩萨行、修菩萨道，一心渴仰之处，就是那个正法云集的道场——江玛之地，就是那个真实能给自己大利益的大师尊。念念系心在这里，长期以来心一直是渴仰的，这就是真实的依师学法的意乐。

正是由于这种因缘的聚合，所以在初见上师时，出现了那样欢喜的情形。这就要知道，内在是以大信心发起了大的意乐，而且这是长期以来心中极度系念的事情。有这种心，一旦相见的时候，看到善知识的金颜，缘起和合，立即发生契合的状态，因此说师徒两人彼此一直以欢喜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

这用两种比喻来显示：一、父子重逢。就像具有慈悲心的父亲和他

可爱的儿子多年失散，被环境阻隔，不知音信，突然重逢。这时双方欢喜的因缘已聚，在契合之际，父亲是慈悲的，孩子又是可爱的，欢喜得不知道怎么形容了，那么久没见到，所以眼睛一直看着，舍不得放开。二、阿底峡尊者和仲敦巴尊者首次相见。由于宿世很深的业和愿的相连，两人一相逢的时候极为欢喜，这就是所谓的道情超过俗情。譬如在汉地有紫柏大师和憨山大师的相见，两人一见欢喜无比，四十天日日夜夜目不交睫地对谈，就像那样。这都要明白佛法上缘起的重要、愿的重要。

“初见欢喜缘佳妙，德人但见尘虑消”。最初缘起善妙有两种：一、慈悲安慰；二、允诺摄受。就是指刚坐下来的时候，正如大德们都是这样的，有很柔软的慈悲安慰之语，比如“你是从远方来了，很辛苦吧，现在好好休息……”这是一种慈悲性的安慰之语，一般也只有前面这部分。而这种宿缘深厚的师徒，却出现了后面的当即允诺摄受，这时托嘎如意宝就说：“我会摄受你。”因此，在好的缘起方面完全合上了。

为什么要重缘起呢？因为世上的人和事，都是由心与心的合与不合来决定兴盛和衰败。心和心之间相合就是吉，相克就是凶，依师是否成功，关键就在这上面。真实的佛法伦理最重要，依师的孝道最重要，因此，切切需要在依止善知识的意乐和加行上用功，就像各派道次第的轨则那样。

（二）托嘎如意宝的尊容

据说大堪布土登秋佩中等身高，身材略微健壮，稍稍修长的脸上有着络腮胡子（理发的时候也会顺便剃掉络腮胡），眼睛稍有些大，年迈之时常戴着一副眼镜，口中所剩的一颗大牙十分突显。

托嘎如意宝长什么样呢？据说他身材中等，稍微有点宽厚。脸有点长，留着络腮胡子，眼睛大大的。老了以后常戴一副白色的圆形水晶眼镜，这种老式眼镜有点厚重，但戴了很清凉。嘴里剩的一颗大牙，特别突显。

平时只穿一件带包边的羊毛嘎让，并没有穿华贵衣物的作风，后来，

巴玛丹增供养了一件覆裹毳氆的羊羔皮上衣外套，再再请求说要受用。盛情难以推却，大堪布说：“我不需要这些，不想要这个，因为这就像俗话说‘走卒头上配金帽，毛驴头上戴金辔头’一样，但供养者太过殷重，我也没有办法”。之后，那件衣服也穿了很长时间。

他平时生活非常简朴，只穿一件包边的羊毛嘎让，不穿那种华贵的衣服。后来有个叫巴玛丹增的人，非要供养一件带毳氆面的羊羔皮袄。盛情难却，上师只好收下。但他当时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本来不需要这些，这就像‘走卒头上戴金帽，毛驴头上戴金辔头’一样，不配的，但供养者太殷重了，没办法。”这件衣服他后来穿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再换别的。

这体现了大德的谦德和惜福。尊者有自知之明，不愿用外在包装来显示自我；另一方面，为了满信众的愿，慈悲接受。这跟现在很多人整天换新潮衣服、张扬自我是完全不同的。

思考题

1.途中二人夜宿墙根的情形如何?

2.法王原计划去佐钦寺求法，但后来缘分转掉的具体经过如何？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3.法王初见托嘎如意宝时：

(1) 师徒彼此极为欢喜的情形如何?

(2) 当时出现了怎样的善妙缘起?

(3) 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我们应如何随学?

4. (1) 托嘎如意宝的尊容如何?

(2) 大堪布衣着方面的作风如何？有人供养华衣时的反应如何?

从中能看出其内心的何种德相？对此我们应如何反省、随学？

（三）师尊大轨范　分二：1.日常轨范；2.言教

1.日常轨范

大堪布日常的行持是，早晚上座，中午说法，用餐和诵经时不说话。仅仅粗劣的饮食和衣物就知足，根本不作积蓄，平时只说佛法，从来不讲各种闲聊的话语和无义杂话，任何行为都如法如律而行，具有此等德行风规。

这里要分几点来认识托嘎如意宝的日常行持：

第一，每日法行常规：几十年如一日，早晚上座修法，中午传法，一心在教证二法上。

第二，诵经用斋时不说话：一心在道，不杂用心。

第三，衣食粗劣，修知足行，不作积蓄，除了果腹御寒，不再希求，不像现在人贪得无厌。

第四，唯说佛法：平时除了说佛法，绝不讲天南地北的闲话。

这里托嘎如意宝教导我们，心一直缘着法，念念都是法。早晚是修法，中午是说法，任何情况下不说法以外的世俗语言，很多大德都是这样的风范。念念在法，只说佛法的话，或者一心念咒念佛。即使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心也缘在法上，或者观种子字，或者缘在般若上，这样就杜绝心往非法上走。缘起是很细的，一念之差就已经落到生死、落到恶趣里了。要成就无上佛道，应该把整个生命投入到法道上，昼夜心不散在别处。又像过去开悟的大德，念念都不失觉照，几十年如一日，除了吃饭时有一点杂用心，最终都打成一片，连一点点妄念都没有，全部回

归到智慧。因此，应当按照这样的路来走。

名利享受是轮回的坠石，像现在如麻似粟那么多的修行者，一直拴在这样的轮回法中。只要有一点点没有去掉，随着这个业所牵，就一定要流转生死，念头上忘不了，就一个个都是沉沦。所以，有真实出离心的人，必然首先歇下万缘，修习忘世，不念名闻利养衣食，就不会著在世法的尘网当中，只求一点粗劣的衣食，能果腹御寒而已。

像那些古代隐逸的高士，皇帝请他都不去，避免受尘境的染污系著。多少大德开悟以后，还要在茅屋石洞里住几十年，就在一个破钵里煮饭，心不想名利、不念财宝。这里尊者也是为我们示现，就只受用粗劣的衣食而已。要知道，这些供养都是非常重的业债，况且多少都是欺圣诳贤而来的。真正有他心慧眼来看，这样的受用就像吃脓血一样，死了照样还要去做蚊虫蚂蚁。先德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

明了生死因缘及因果可畏后，自然应随学大堪布托嘎如意宝。一个修行人在没得成就、没解脱之前，应当以粗劣衣食度过一生。举古德的例子来说，清护禅师一生不穿好的绢帛，只穿纸布衣；居海禅师穿麻衣、著草鞋；智封禅师十年都是木食涧饮，吃一些树上的果子，喝一点涧水而已。平时可以多看《高僧传》，就会知道从释迦如来到后世祖师出离行的轨范。

2.言教　分四：（1）看经护戒最为要；（2）净戒总比神通好；（3）技能行持非主要；（4）大因果处谨慎防

（1）看经护戒最为要

尊者再再殷重地强调：“除了看教典与护戒律二者，此外没有更重要的事了。”

尊者经常殷重教诲说：“除了看教典和护戒律二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看经教是为了开智慧，护净戒是为了有实行。这就是知行合一、见戒并运。

看经、护戒，就是两手一起抓：一手抓见，一手抓戒；或者说，一手抓解，一手抓行。古德说：“解而不行，增长邪见；行而不解，增长无明。”如果只会行而不解，有些地方反而会把无明越修越厚。现在又多是知识分子，要找到心很单纯、几乎没有杂乱想法、道心极为纯洁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现在的人特别需要读经、看教。不看经教，心里就容易被各种邪的观念、思想染污、占领。尤其在这个年代，一天不看经教，心马上就不一样；再去沾染各种言论、是非、绮语，心里就充满邪思邪念。而且不看经教，眼睛就开不了。

所谓智慧，要先从闻开始，要看经教，然后才能思惟、修行。从佛道修行来说，从有为的因果，到无为的法性；从世间万象，到出世正道，再到一切诸相本来是性、完全清净等，有很多层面，都要靠开启见解，所以不能离开经教。由见来决定你的行动，有什么见，就在什么层面上行持；若没有正见，只是增长无明。

反过来说，有解无行就会增长邪见。有些知识分子，看得多、懂得多，却因此增长邪见，说佛法不对，起各种诽谤和不正的议论。因为他没有真实实行，佛法没有用在自心上，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戒是根本，有了戒，才有往上三学的功德；不去护戒，就好像塔连第一层都没有，根本没法往上修。戒又像脚，如果戒失坏了，连人天善趣都走不到，更何况出世成就？根本修不上去。

所以尊者强调，没有比看经教和护净戒更重要的了。也就是说，在修行上，没有比在见的根本、行的根本上用功更要紧的事。其他什么神通、境界，都是枝末；如果失掉见和戒，最后是什么也得不到。

（2）净戒总比神通好

还教诫说：“比起能像空中的鸟一样飞翔、像地里的旱獭一样钻地，不沾染四种他胜罪和十三种僧残罪更好，因此，住在江玛道场的人，至少一定要不被十七种过失所沾染。”

尊者再再地强调要重戒，神通外相不是主要的。用比较来说明：即

使你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像旱獭一样在地下钻洞走，这都比不上丝毫不沾染四种他胜罪和十三种僧残罪。所以，在江玛道场的人，至少一定需要不染上这十七种罪过。

（3）技能行持非主要

“其他念诵仪轨的翻页等操作，知不知道都不要紧。至于头上帽子统一、脚上鞋统一等的寺院制度繁琐，意义不大，都可以忽略不计。”

再说，懂不懂念仪轨的各种操作，其实差别不大。这里指的是，一般擅长念经的人，在四天、九天等大型法会上，要念大量仪轨，有详有略，按法会规定和仪轨小字的交代，有时次第要跳：这时往前翻，那时往后翻，要记得前一段念什么、后一段念什么，前中后各有规定，或加量或减量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操作，好比组织一个活动、训练一种技巧，懂也好，不懂也好，关系不算大。

此外，外相上头上的帽子要一律整齐、脚上的鞋子要统一协调，要搞出一个好形象，在寺院里立很多这类规制，其实非常麻烦而意义很小。所以托嘎如意宝的作风就是抓根本，重内在持戒，这些外面的都可以不必计较，是这样教诫的。

（4）大因果处谨慎防

尊者数数讲述需要避忌受用僧众财物过失的情况。不仅如此，实行时从细处严格把关，下至取水时都要各自带私人瓢过来，不能用属于公家的瓢；再者，由于是僧众的公有物，除非在那里放一颗牛粪作为交换，否则禁止从僧众公共的灶中取火。

托嘎如意宝特别强调，要避免出现受用僧众财物的过失，不断地这样提醒。也就是，做事要从细处着手，心不要放得太宽，一开始在这些小地方就要严格持守。凡夫一放松，就容易随便乱来，去受用僧伽财物；如果用得不如法，那真的就像吃炽热的铁丸，只会把自己烧死一样。

比如，托嘎如意宝说：下至去取水，你们都要带自己的瓢，凡是属

于公家僧众的瓢，都不允许为了个人去使用。这就是公私要分明。公用的，是僧众财物，是十方僧共同所有的，若拿来私用，这个罪就要向十方常住僧宝去结，是消化不了的。在因果的境界上，这是无量无边、没办法衡量的事。因果愚昧的人常常若无其事，要么胆大妄为，要么听到这样说就发很大的反感心，这全都是极端愚痴，不懂天理。

再举个例子：灶里的火是属于僧众的，所以禁止在这个灶里为私人取火。除非你要取火时，用自己的一个牛粪饼放进去替换，这样就等于用一个大的牛粪换了这么一点火星，是买来的；除此之外，绝对不允许。

据说对于供养的信财，尊者都策心精勤地用于供灯和做经幡，并数数教导徒众说：〝这二者是不会成为骄慢和炫耀的清净善行。〞

尊者平常就是这样，完全依因果经教来作取舍。比如遇到别人供养的信财，他一碰到这类事，心就非常慎重，用很大的心力去处理。他知道这个境很大，一不小心就会犯重罪，所以非常谨慎，一点也不乱用，把这些全部用在供灯、做经旗上，让信财变成善法的因。他还教导说：如果把信财用在供灯、做经旗上，就不会变成滋生我慢和炫耀的善事，而能成清净的善法。他是这样数数教诫的。

尊者之所以格外励力而行，是因为明了因果。在业的轻重上有境门的区别，凡是牵涉到信财的，就是在福田门上，哪怕一点点因，也会发生极重的果报，所以要怀着很大的畏惧心，提起正念，不敢马虎，一定尽量用得妥当，他的做法就是用在供灯、做经旗上。这体现了在因果上很明了的心，不同于业果愚的人。后者颠倒无明，做事随意乱来，最后只有哭着接受果报。

为什么说信财用在供灯、做经幡是清净的善行呢？所谓“清净”，就是不会成为滋长我慢、炫耀自己的因素。不然凡夫习气重，一旦供养多了，就容易徒生慢心，不自觉地炫耀。比如，别人供养越来越多，享受也越来越高，房子、车子、手机、电脑、各种现代化资具都跟着升级，一出门排场很大、非常体面，这时这些信财反而成了滋长我慢和炫耀的

因，很可怕。

在因果上，要特别知道，那些容易积聚成深重罪业的门径，要格外防护。所谓“由福田门而具大势力”的，就是指三宝、师长、父母等处，只要稍微有一点违损，就会得大罪。《念处经》里说，在佛法僧三宝处，即使只是取少许东西，也会成极重罪业。尤其僧伽，是非常重要的福田，所以托嘎如意宝强调，一定要从很细的地方严密防范，因为因小果大，况且又是力量很大的福田门，一旦结成重罪，就会成为极大的障碍，如果没得忏悔，就要堕恶趣。

例如“杨岐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说的是两位大禅师谨慎业果的公案。当年杨岐禅师在石霜楚圆门下做监院，晚上看书，他自己出钱买油，不敢私用常住的油，如此谨慎。还有洞山宝寿禅师，在五祖戒门下做监院。那年五祖戒禅师得寒症，要用生姜、红糖熬膏常服。侍者到库房去要这两样药材，洞山禅师说：“常住僧物，怎么可以挪作私用？拿钱来买。”五祖戒就叫侍者拿钱去买。后来缺住持，有人请五祖戒推荐，他说：“那个卖生姜的可以。”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必须依法，不可以挪用公物。

参照这两个公案，我们就明白堪钦托嘎如意宝为什么那样做。实际上，这本来就是因果律的决定，也是佛制戒里宣说的因果，历代祖师也都是依此因果律而行的。

思考题

1.托嘎如意宝日常的行持轨范如何？从中能看出尊者的哪些德相？我们应如何随学？

2.（1）托嘎如意宝对于“看与护”作了怎样的教诫？为什么这两者最重要？

(2) 比较神通和净戒，尊者作了怎样的教诫?

(3) 在念诵操作和鞋帽统一等方面，尊者的教导如何?

(4) 尊者对僧财方面有怎样的教诫? 为什么要这样做?

(5) 尊者自己对信财是如何使用的? 在这上有怎样的教诫?

(6) 如理思惟以上堪钦的种种教诫，掌握做法、必要后尽力行持。

五、奇哉金刚情　分二：(一) 师尊爱我如宝珠；(二) 胜解恭敬清净观

(一) 师尊爱我如宝珠

托嘎如意宝一般不怎么喜欢有活佛名称的人，但对法王却开玩笑地称呼〝我的宝贝活佛〞，而现出极为欢喜的样子。并且不止一次地说道：〝真要有个所谓活佛的话，非得是这样才行啊!〞法王的道友老喇嘛贡秋丹增亲耳听到此话，我是从这位老喇嘛那里听来的。

一般来讲，托嘎如意宝并不是那么喜欢具有活佛名称的人，但是对于法王上师，他却常常开玩笑地称呼：“我的宝贝活佛、我的宝贝活佛!”每次叫的时候，脸上都现出心里极为欢喜的样子。而且，他不只一次，而是常常这样说：“如果真有一个所谓的活佛来了，那决定就是这个样子的。”这话是法王的道友——老喇嘛贡秋丹增亲耳听到的，我是从这位老喇嘛那里听来的。

那段时期，法王食不饱腹、衣衫破烂，僧裙破了也没有针线来缝补等，只是在破洞处扎上一个结照样穿。托嘎如意宝见到后说：〝哦！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个大伏藏师，所以他有很多惊人的伏藏品，我的宝贝活佛是他的转世，当然咯，他僧裙的结里面可能埋藏了很多伏藏品吧。哎呦！这样说不对，要是被巴琼夏格玛家族知道的话，会给我的活佛找麻烦哦。以前，索甲上师有一尊很稀有的邬金莲师圣像，就是从巴琼夏格玛地区秘密取出来，而供养给嘉瓦仁波切的。〞说了此等许多开心的

玩笑话。

在那个求学的阶段，法王显现上过着很清苦的日子，常常肚子吃不饱，衣服也经常是破烂的。那时候法王穿的僧裙破了，也没有针线缝补，上面有很多洞，他就在破洞处打个结，照样那么穿。

托嘎如意宝见了以后就打趣说："哦！那个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个大伏藏师，他有好多惊人的伏藏品。我的宝贝活佛既然是他的转世，当然咯，他僧裙的那个结里面肯定埋藏了很多伏藏品吧！哎呦！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是被巴琼夏格玛家族的人知道了，会给我的活佛找麻烦的。听说以前，索甲上师有一尊很稀有的莲师像，就是从巴琼夏格玛那个地方秘密取出来的，后来供养给了嘉瓦仁波切。"托嘎如意宝经常这样说些开心的玩笑话。

这些外在的表现，说明上师对弟子有很深的欢喜心，怎么看都觉得他是珍宝一样的法子，对他有着很深的期许。

（二）胜解恭敬清净观

曾听法王讲课时顺便说道："华智南卡晋美曾对我说：'托嘎如意宝是你多生累世有业缘的上师'，正如这话所说，似乎是有着宿世很深的业愿连接，仅仅一见，心就如水乳交融般契合。不仅如此，自从我依止这位上师以来，就像晋美嘉维尼固依止持明晋美朗巴的行传那样，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令上师不欢喜、斜视一眼的行为。无论上师做什么，都有见为善妙的胜解与敬重，乃至讲一个玩笑在内，都认为有这样那样的必要，只将其视为教授。

法王在讲课时曾顺带提到，从前，华智南卡晋美（他是华智仁波切的化身，具有能知过去的智慧）曾经对我说："托嘎如意宝是你生生世世有业缘的上师"。这就像当年玛尔巴与米拉日巴那样。所谓的"业缘"就是有宿缘，人不是只有这一世，缘分在从前就已经结下了。宿缘有深有浅，而这是很深的宿缘。或许是过去有过很深的业和愿的关系。"业"

就是彼此之间曾经有业的连接，比如我对你行过善，就是有恩；我对你造过恶，就是有怨，诸如此类就是业。而“愿”是指彼此发愿，比如发愿师徒关系要常常不离，或者发愿要如何摄受、如何依止等等，这些就是誓愿。

因果不虚，由于有这样很深的业和愿的关系，正如那句话所说，仅仅是一见到，心境就像水和乳融在一块儿一样契合。大家知道，水和乳融合的时候，完全是我入到你中、你入到我中，中间没有任何障碍，极其融合，这就是愿力的体现。如果有这样的深缘，那上师的加持就可以直接入心。金刚乘修行的关键就是靠上师、信上师，以信心和恭敬在全分相应的时候，那真实的佛法就已经传过去了。那样在一念间就能彻见本性，一念间能见无量诸佛，一念间就能显现无量法语。

不但是初见时心与心极为融合，而且在后来依止的多年当中，就像当年晋美嘉维尼固依止持明晋美朗巴的行传那样，一切处都是做令师欢喜之事。法王回忆说：“我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令上师心里不欢喜、甚至让他斜视一眼的行为，就连这么一点点都想不起来。”因此，这是依师的大典范。从始至终完全以信心和敬重的意乐，以身口意三种供养的加行，处处做令师欢喜之事。因为自身颠倒的心、自私的心、傲慢的心、狐疑的心等等而引起的各种违背、颠倒、轻视的行为，一点都没有。因此，在这个缘起上，是非常圆满的。

再者，凡是上师所做的一切，无论说什么、表现什么、心中想什么，身口意一切都是三金刚，那都是法身如来应着这个世界的因缘随缘而现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法身如来的妙用，所以，都把它见为善妙。心里有一种“一切都见为善妙，都是最好的，都是法身如来智慧的妙用”这样的大胜解和大敬重。下至上师开一个玩笑在内，都认为这一定是有这样那样的必要，唯一认识为是一种大教授。

所谓“胜解”，就是认定上师所说的就是真言、就是圣教，从上师心中流露出来的都是五智的表现。无论上师是怎么样行住坐卧、嬉笑怒骂，

全是法身的妙用。这是一种不动摇、无可夺的高度胜解。哪怕上师示现什么颠倒行、疯癫行、贪嗔痴行等等，连这些也全部都是应着多贪众生现贪相，应着多嗔众生现忿怒相等等，就像这样见为善妙。

所谓“敬重”，这是大智慧现前的境界，绝非世俗的眼光，比如认为“这个很邪、这个很坏，这个有烦恼，这个恐怕不是吧……”这是一种邪见，如果发生一种轻慢、不尊重的心，那个就是大过失。但是法王没有这种心，一切上师的示现，无论说什么、表现什么，慈悲也好，贪嗔也好，或者身体怎么样的运行，都知道这是法身应着缘，在我们的世间里现的相，那哪里会有不好呢？哪里是一种无明烦恼所出来的呢？绝对不是的。这样就见到一切都是智悲力的表现，叫做“见为善妙”。对此有一种无法引转的理解，这就是大胜解；对此都认为是给我施大恩德、给众生作大利益，这就是大敬重。

下至开一个玩笑，也不是像一般凡夫那样傻乎乎地开玩笑，或者想舒畅一下心情，甚至有点颠倒地开玩笑，不是的。这样的智慧上师，哪里会是一种颠倒状态来说话呢？所以，一个玩笑的确是有必要的，是一个极大的所为。也许这一个玩笑，能让无数的人生起善心，或者安住在佛法上，或者引到道上来，或者结上很好的缘等等，一定有这样那样的必要。能这么样认为的话，就是真实的清净观。一切都是如来的游戏，一切都是智慧的妙用，一切都是利生的方便。像这样，认为这就是一个殊胜的教授。

再者，上师用手给我摩顶、额头互碰的话，我会连续好多天心中明显地充满欢喜。从我自身来说，对于上师连一刹那也未生起执他为普通人的想法。尊者持戒清净，又特别注重圣法戒学的行持，拿这些情况来衡量，我想正如《入中论》里宣说第二胜义菩提心时所明示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位住于第二地的菩萨。再者，从上师示现最后的事业，开始出现大圆满教典中所说的那些妙相时起，我才生起了真佛之想。”

法王又说，上师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每当上师的手放在我的头上，或者上师非常慈悲，跟我行碰头礼，额头相碰，以此缘故，好多天里面，我的心都处在一种充满快乐的状况中。那个加持进去了以后，心就开了，这是具热量的加被力量。

法王说，从我自己心里的观念来说，对上师从来没有一念生起过“他是普通人”的想法。我那时想，上师尊者持戒极为清净，又特别注重圣法戒学的行持，从这些情况来衡量，我想正如《入中论》里宣说第二胜义菩提心时所明示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位住于第二地的菩萨，自身如满月一样散发清凉的光辉，影响到整个道场，使人们都簇拥着他，被他的戒行所感化，也都自然地注重持戒。

后来，我的观念提升了。也就是，当上师示现最后涅槃的大事业时，开始出现大圆满教典中所说的那些大成就相，那个时候，我是真正地生起了上师是真佛的想法。

六、不为衣食但为法　分四：（一）度过危机；（二）逃离恶缘；（三）驱逐和受请；（四）放弃经忏，随缘过活

（一）度过危机

第一年的冬季，由于没有自己的房子，法王在一位名叫〝嘎才〞的老喇嘛的帮助下，挖土建了一个带顶棚的土墙小屋，就在这里住下了。

到江玛道场第一年的冬天，法王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有一个叫“嘎才”的老喇嘛来帮助挖土，做了一个外面有土围墙、上面搭个顶棚的简陋住所，就在这里住下了。可见当时生活的艰苦。

法王说：〝那段时期，遇到当地某个大喇嘛的管家，于是就向他讨要少许食物，但是他只给了三碗奶渣，此外什么也没给，所以我们两个就想：`大户人家的人，也只给了这么一点，那普通人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会在石渠饿死吧！′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去了一个众人集聚的地方，看到分发供品时，每人都能得到一份十多斤的酥酪糕，就觉得`如果是这样，那在这个地方应该根本不会饿肚子了！′〞

法王说：“那段时期，我们遇到当地某个大喇嘛的管家，向他讨要少许食物，但他只给了三碗奶渣，此外什么也没给。所以我们两个就想，像这样的大富名人也只是给这么一点，那普通人家就更不必说了，我们待在石渠地方，看来只会这样得不到吃的、饿得皮包骨头死去吧！”但是没过两天，情况就好转了。我们去了一个出家众念经聚会的地方，分发供品时，见到每个人可以分到十多斤酥酪糕。法王说，那时我起了这样的想法，“若是这样的话，那在这里就根本不会饿肚子的。”

这里要知道，修道人由于往昔的业缘，常常会遇到生存的危机。当这些出现的时候要修安忍，不要一遇到就心里打退堂鼓，认为这个太苦了干脆就算了，这样会断绝法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是业在支配，什么时候出什么都不随自己的想法，所以会是苦一阵乐一阵的。但是当出现苦的时候就放弃的话，那就出现大的违缘了。在这个苦过后，马上就又会好的，所以安忍很重要。

（二）逃离恶缘

那段时期，附近的牧民家有人去世，主人为了给亡者修福，请法王去念诵大藏经。法王住在他们家里做经忏时，那家有个正值韶华、面容姣好的女儿，那姑娘对法王显露出爱慕的神情。法王说：“我见到时，忽然间恐惧紧张起来，不忍心这个贤良淑女被爱欲之苦所折磨，同时担心自己也可能以此因缘而产生不好的名声和罪业，因此心想‘现在到了迅速逃离此恶缘的时刻了！’思惟后，就借口有其他事情，执意要回去。主人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告别后立即返回了江玛道场。”

这段时期里，附近有个牧民去世了，主人请法王去念诵《大藏经》。在那里做经忏师安住的时候，那家的女儿正值青春妙龄、面容姣好，她对法王表现出爱慕的姿态。

法王见到这种情形，忽然之间生起一个莫名的恐惧和紧张。心里不忍这个贤良的淑女受爱欲煎熬的折磨，再者自己想“我依这样的因缘，

会成为发生恶名的根源，很容易落入杂染缘中发生罪业。”所以，当时就认为“现在到了快快从这恶缘中逃离的时候了”。这样考虑以后，他借口还有其他事情，执意要走。主人再三挽留，最终也只能送别，法王随即迅速返回了江玛道场。

（三）驱逐和受请

又有一次，法王应邀参加绰匝上方一户人家举行的四十九天超度法会。几天过后，施主家说：“你既不会灌顶，念的经我们也听不懂，所以现在你可以回去了！”说完便将法王从诵经者的行列中赶了出去。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听说此事后，说道：“绰匝上方的人真是不识宝中宝，我不知道那家人还能请到哪个比他更好的。”而后作训诫说：“请他到亡者枕边的话，对亡者绝对无欺，我可以保证！你们不要看穿着好坏，对亡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法王从前的道友贡波说：“感觉从那以后，巴特地区有人去世时，邀请法王前去的人就多起来了。”

还有一次，法王被请到绰匝上方的一户人家，做四十九天的超度法事。结果念了几天经，施主家的人不满意，他们觉得法王既不做灌顶仪式，念经的声音他们也听不懂（法王是色达地区的口音，一些石渠人听不懂），于是直接下逐客令：“你可以回去了！”这样说后，就把法王从大众的行列中赶出来了。

托嘎如意宝听说这件事后，不欢喜地说：“绰匝上方的人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把真正的如意宝给赶出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家还能请到一个什么更好的。”然后，托嘎如意宝严肃地说：“我敢给你们打包票，如果请他到亡者的枕边念经，绝对不会欺惑亡者！亡者一定能得到利益！你们请僧人念经，不要只看穿得好不好、排场大不大，能真正利益亡者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因为上师的这番金刚语，后来巴特地区只要有人去世，大家都争着请法王去超度。这是由法王的道友贡波说的。

（四）放弃经忏，随缘过活

那时法王心想：“像这样继续去俗人家做经忏的话，虽然能得到好

的生活保障，但是会出现持戒的违缘。不仅如此，来道场的目的是闻思求学，如果散逸在信财来源的俗人家，念诵仪轨来虚度时日的话，实在可惜！”从那以后，便不再为衣食而四处奔走，生活就像小鸟一样只寻求当天的食物随缘度日。

那时法王心想：“如果再继续这样去到处念经，虽然能得到好的生活保障，但是，这将会成为持戒的违缘。再者，来道场的目的就是闻思学法，如果心一直散逸在信财的来源上虚度时光，那就太可惜了！”这样抉择了以后，那之后，法王再也不为衣食而四处游走了，生活就像小鸟那样，只取当日之食，过后不作考虑。就像这样，开始住在心依于法、法依于贫的状况中。

要知道，为衣食、为名利、为男女等，是修不了解脱道的，也是最容易陷落的险人坑。一个出离行者应当像鸟一样地生活，完全放下对衣食的执著，才能清净地学法。

思考题

1.托嘎如意宝对法王有怎样的欢喜之情？堪钦的那些玩笑话揭示了法王的哪些德相?

2.法王与托嘎如意宝的宿缘如何？以此仅见面就出现了何种状况?

3.法王依止托嘎如意宝时：

(1) 从始至终依止的状况如何?

(2) 具有怎样的胜解与敬重？具有怎样的清净观?

(3) 得加持的情形如何?

(4) 从过去到后来法王对上师的看法如何?

4.我们应如何随学法王来如理依师?

5.法王求学时遇到生存危机又度过的情形如何?

6.法王在做经忏期间，遇恶缘并逃离的情形如何?

7.法王做经忏被驱逐以及受邀请的情形如何?

8.法王出于怎样的考虑而放弃了做经忏?

七、头陀风范　分三：（一）总说；（二）分说；（三）结说

（一）总说

进一步来说，正如毗奈耶教典中所说：〝住于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减薄、资具俭约及头陀功德中。〞法王远离了在衣食富足中快乐修道的方式，生活随缘而过，遇到什么就以此知足，不作追求。

进一步来说，法王的生活完全远离了在衣食富足中修道的方式。正如毗奈耶教典中所说，他安住于头陀功德中，也就是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减薄、资具俭约。少欲就是不作追求，知足就是到此为止，不作发展、不作增上，易养就是很简单就能过活，易足就是到哪里都很容易满足，减薄就是不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资具俭约就是各种物质都是很简单的，一点点就可以了。所谓的“头陀”，就是抖擞身心出尘劳，衣服饮食等要尽量简单，不沾著轮回的因缘。只要能维持生存用于修道就足够了，此外一点也不作追求。

（二）分说　分三：1.饮食；2.衣服；3.受用尸陀林物

1.饮食

法王说：〝平时只将那么一点糌粑放在清水中食用，夏天连糌粑也没有，只是吃一些酸奶。长期吃不到糌粑时，好像住在江玛道场上方的人吃糌粑的香气，在道场下方都能闻到。〞

法王说：“平时只是用清水冲一点糌粑吃，夏天连糌粑也没有，只是吃一些酸奶。”当时条件特别艰苦，连茶叶、牛奶、酥油都没有。糌

粑是富贵的食物，要到远方用酥油去交换，所以很难得。法王还说，住在江玛道场上区的人打开糌粑袋子出来的香气，下区的人鼻子里好像都能闻得到。这表示了当时苦行的程度。

2.衣服

这段时期，衣服相当粗劣，除了一件旧嘎让外，连僧裙和披单都没有。据说，法王对缝补衣服等从不上心，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身上穿的那件衣服都破烂不堪了。

那段时间里，穿的衣服非常差，只有一个嘎让，连买僧裙和披单的条件也不具足。而且，法王从来不会很费心地去缝补，身上穿的衣服也就成了破破烂烂的。

这里可以看出，出离行者一心修法，一点都不去管这些虚假的衣食之乐，衣服烂就让它烂。

3.受用尸陀林物　分二：（1）佛世风范；（2）法王行持

（1）佛世风范

不仅如此，往昔佛世尊赞叹如山王般的大声闻大迦叶比丘，受用的就全是尸陀林物，他的钵是尸陀林物，法衣是尸陀林物，斋饭是尸陀林物，睡觉之处也在尸陀林。

本师释迦佛世尊曾赞叹大声闻大迦叶比丘，他一切时中都是受用尸陀林物，叫“一切种具足尸陀”。那么他是怎样行持的呢？他的钵是尸陀林的，穿的法衣是尸陀林的，吃的东西是尸陀林的，睡卧之处也在尸陀林。

（2）法王行持

其中所谓〝法衣是尸陀林物〞，如《律本事》中云：〝亡者的应时衣被亲属丢弃在尸陀林，将此等清洗、缝补、染色后，加持为法衣后使用。〞与此同类，据说曾见过法王有时也从尸陀林里捡些尸衣，用雨水洗干净后，做成僧衣穿在身上。

一般来说，尸衣不净，而且颜色恶劣、气味难闻，还有凶残的夜叉居住。过去有个卖香人家的孩子去世了，他的毛质衣被黑难陀拿走时，那孩子转成了颈瘿饿鬼，因此一边哭闹，一边跟随其后，在紧随之时趁机上了身，所以最终按世尊交代的那样，要将此衣送回尸陀林。有类似的情况，所以一般人不敢穿。然而，法王成了瑜伽士一样，所以无犹豫、无顾虑地穿在身上，随意受用这些粗劣的尸陀林衣。

在尸陀林物的种类当中，所谓的“法衣是尸陀林物”，是说亡者身上穿的衣服，亲属会扔到尸陀林的那些地方。把这些捡拾回去洗净后缝补、染色，做完了再作加持，让它成为出家人的法衣，《律本事》里这样说过。与此类似，据说有人曾经见到法王亲自到尸陀林里捡一些尸衣，洗净后做成僧衣穿在身上。

这里要明白一般和特殊两种情况。一般人是不敢穿的，这是因为尸体上的衣服不清净、颜色差、气味难闻，而且上面会住有凶残的夜叉。从前有个卖香家的孩子，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身上有一件好的、用毛制作的衣服，那时候六群比丘之一的黑难陀，他很大胆拿了这件衣服。那个孩子死了就成了瘿瘤饿鬼，也就是脖子上长了瘤的鬼，他执著这个衣服，所以一边哭闹一边紧随其后，一直跟着，终于找到机会，上了黑难陀的身而做干扰，出了这样的事。后来传到佛那里，按照佛的教示这件毛质衣需要再次送还尸陀林，有此类的情形。这就很明显，所以一般是不敢穿的。

但是法王成了瑜伽士的类型，所以一点点犹豫也没有，一点点思前想后的得失心也没有，因此，那些一般人认为不好的尸陀林衣，随意穿在身上而受用，这个就是特殊情形。

（三）结说

这类做法是住于圣种性等具足内在殊胜功德的标志。《悲华经》云：“简陋衣物亦喜足。”数数称赞了仅以简陋衣物便欢喜知足，不去以不如法的方式寻求衣物，得不到衣物也毫无忧恼，得到衣物也无贪、无著、

无恋、无迷及无增上贪，一切都如此受用，对一切都观过患、极为了知出离而受用，这是住于圣者大菩萨种性的首要特征。如同受用衣物那样，食物、卧具和坐垫也是如此。法王正是此处所说的稀有行者。

以上可以说是住圣者种性等内在殊胜功德的表征，对此可以依据经教作解释。按照《悲华经》，先以衣服为例认识知足的功德，再拓展开来，对饮食等各方面都同样来认识。

首先就衣服上，看到《悲华经》数数赞叹的，仅以粗劣衣服就欢喜满足的功德。这里要明确有两个方向：一是欢喜满足，一是追求发展。所谓头陀行，就是不做与知足相反的追求方式。要看到完全是两种情形：一个是非常欢喜，认为够了不再追求，有一样就够了，不要第二样第三样，这样穿就可以，不必再好再新；另一种却是不知止足，一定要求得更好、更新、更多，不断发展，这要认识不同的行为方式。

再者，由于缘起的取向不同，心里的取舍、走向、作意等就完全相反。由于根本不做与知足法则不一样的方式，因此得不到衣服时也没有忧恼；得到衣服时，从细到粗的贪心状态也不会增长。也就是，得到一件衣服也就那么回事，心里不会起贪心；不会进一步耽著其上；更不会发展到恋著；当然更不会着迷，穿了那衣服简直人就发神经一样；更不会成为增上贪著的力量。在这一切得失两方面的烦恼状态都没有的情形中去受用。再者，在法的心态上就是观为过患，知道穿这个衣服就像穿地狱炽热的铁皮衣一样，发生非常厌离的认识，然后来受用一切。这是安住圣者大菩萨种性的首要善心。

相反要看到，假使取另一种行为方式，认为这个“我”最重要，我活在世上当然要很好看、很体面，因此对“我的欲求”没有止境。好了还想更好，在人们面前还要更大更好的形象，一定要让自我更大、更放光、更吸引人，那个是对我的爱重，衣服就成了我所。这种状态里一点不知足，在追求的状态下不断发展，不断满足自我私欲。他的心理状态就会

落入前面的贪欲精神病中。也就是一直在得失心中，自我没满足时就很忧恼、很不高兴，落在忧中。或者稍微陈旧一点、不如意一点，马上陷入忧中，不满意。得到时先有个贪心，心想要，对可意境心去抓它，是所谓的“贪”；接着会“著”，心一直味著其上；再接着是“恋”，发生自恋，人最大的恋是自恋，对自我形象产生恋；接着是“迷”，完全昏掉了；再往下是增上贪欲，会发展到非常猛利的烦恼状态。这样完全不知过患，不知道穿的这件衣服完全是轮回衣、饿鬼衣、地狱衣，丝毫都不感觉。像这样贪得无厌，越贪越深，这就是凡夫恶劣的种性。

其他的食物、卧具、坐垫等都是一样的情形。举食物为例，食物没得到时没有一点忧。食物得到时也不会有想取的贪；不会心味著其中；也没有在上面耽恋；更不会着迷，吃到好的整个神经都昏掉了；更不会持续增上贪烦恼的力量达到猛利程度。就像这样，对于食物，没有得失喜忧，在这种清净状态中受用一切。而且出世的道心一直保持，不会出离心一分钟就没了，观察食物是过患，喝饮料如饮烊铜水，吃美食如食热铁丸，极为知晓而厌离，一切都这样受用。其他卧具、坐垫等也都如此。这就是一种具有头陀功德的稀有传记。

思考题

1.法王那时的生活方式如何?

2.法王当时每天吃什么？穿的衣服如何?

3.佛所赞叹的大黑比丘是如何受用尸陀林物的？在这上法王的行持如何?

4.为什么说法王具足住于圣种性的功德？对此依经教作解释。

5.我们应如何随学法王的头陀风范?

八、心依于法　分三：（一）常念上师；（二）常转法轮；（三）全心是法

（一）常念上师

据居酿的永日喇嘛回忆所述，那段时期，法王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那房间的最里面有个比平地稍微高一点的卧处，除了身上穿的之外，没有其他衣物和卧具。见到一些经书堆放着，在头这边有一张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小画像装在镜框里，法王常说：〝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所依。〞能见到法王就在那张画像前，一直念着的那一颂〝明空文殊……〞祈祷文。

居酿的永日喇嘛回忆，那段时期，法王住在一间小小的土房里，只有比地面稍高的卧处，除了身上穿的，没有其他衣物和卧具。床头堆着经书，旁边镜框里有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画像。那时常听法王说："我不需要此外的任何所依。"常常就在这个画像前，一直念着"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这一颂共有四句的祈祷文，住于祈祷上师的状态中。

（二）常转法轮

永日喇嘛还提到，那时候，法王曾对他一人讲过《入菩萨行论》《随念三宝经释》《善显解脱道》及麦彭仁波切大圆满法类等的许多法。

永日喇嘛还提到，那个时候，法王单独对他讲了很多妙法。像《入菩萨行论》《随念三宝经释》《大圆满前行念修仪轨·善显解脱道》，以及全知麦彭仁波切造的大圆满法等，这些法含括了成佛法道的大要点。法王当时单独为他讲了这些妙法，也是因为法王有"除非没有机缘，否则恒时说法"的誓愿。

（三）全心是法

老喇嘛贡秋丹增曾说：〝法王平时止语，上去下来的时候，有时会

唱诵格玛旺波的《赞戒论》。”

老喇嘛贡秋丹增说，平时法王一向都是止语而住的，在道场里上去下来的时候，口里时而会像唱道歌那样，唱着格玛旺波邬金丹增诺吾造的《赞戒论》。可见平常口里没有世间的杂话。

“一次，帮他做一件夏天穿的毛毡嘎让，在缝制时顺便就缝的方式随意聊了起来。只见法王的眼睛往虚空的中央看，沉默不语、心不动地安住，就什么都不敢说了，这个情形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法王要做一件夏天穿的毛毡嘎让，让我来帮忙缝，这时想着可以顺便聊聊天，谈起了该从什么地方来缝。但是，法王眼睛一直看着虚空的中央，沉默不语，心丝毫不动而安住。我见到后就什么也不敢说了。可见法王语默动静全心是法，心丝毫不散在别的地方。

九、略显神通

那时，法王有一面小镜子，那背后有一张照片，平时从不给任何人看。一次法王出门后，看见镜子遗留在床上，法友格巴想知道那是什么照片，就伸手去拿。不知是从哪里，法王就像幻变一样突然出现了，说：“这个不可以看。”之后就把镜子拿走了。后来，格巴堪布将这件事告诉了秋迥喇嘛，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那段时间里，法王有一面小的玻璃镜子，背后有一张照片，平常不让任何人看。有一次法王出门，镜子就留在床上，法友格巴心里发痒，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于是立刻伸手去拿。不料法王就像幻变一样突然出现了，说：“这个不可以看！”然后伸出手来拿到镜子就抛出去了。这段经历，是后来格巴堪布告诉秋迥喇嘛的，作者从秋迥喇嘛那里听到的。

这可能是略显神通吧，明明知道已经走了，但差点碰到那张照片时就出来了，就像幻变一样。由此可见，大成就者实际上智慧是遍一切处的，随时随地都随缘观照显现。所以应当知道，真正具大证量的上师一切处都在。

十、大持律上座　分二：（一）珍重今日是比丘；（二）大持律尊之由来

（一）珍重今日是比丘

藏历木马年，法王二十二岁时，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座前受了比丘戒，戒名保持原来的〝土登拉夏桑波〞不变。受比丘戒后，立刻与土巴一起首先断食。期间法王叮嘱土巴：〝具佛制戒的比丘我或如我者，拥有的食物已成或未成，如果未作授受而触碰的话，会犯触取之罪，所以不要随意触碰食物。〞大约半夜时分，土巴突然惊恐万分地呼喊正在熟睡的法王：〝啊！晋彭！晋彭！我的脚不小心碰到靠床边放食物的小皮口袋了，这下好像完了！…… 〞据说还有其他有趣的故事。

藏历木马年（公历 1954 年），法王二十二岁时，在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座前受了比丘戒，戒名保持原来的“土登拉夏桑波”。受戒后，随即和土巴一起实行断食。当时，法王叮嘱土巴：“具有佛制戒的比丘，对于有权受用的饮食，如果未作授受而去碰的话，有发生自取罪的情况。因此不要随便去碰饮食。”

断食要经过五天的转换。受戒第一天过午不食就可以；第二天饮料、食品都没有，完全禁食；第三天中午，食品上像吃糌粑，只有手里能握的那个量，饮料就是一碗的量；第四天是第三天的两倍，比如吃的是手里能握的糌粑量的两倍，喝的是两碗茶水；第五天恢复正常，跟平时一样过午不食。在这期间，属于自己的饮食，不管是做成的、没做成的，都不能随便去碰，要一个沙弥给过来叫“授予”，自己拿到叫“接受”，未这样作如法的授予接受，自己直接去取，就犯了自取罪。

再说，法王的叮嘱引起了夜间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半夜，土巴突然之间就爬起来了，万分恐怖的状态叫着熟睡中的法王：“啊！晋彭！晋彭！我没管好自己的脚，碰到脚边装了食物的小皮口袋，这下完了！完了！”他太鲁莽，以为脚碰到就犯戒了，实际并非如此。这段趣事体

现了初受比丘戒者对佛制戒律的珍重。

思考题

1.（1）法王常忆念祈祷全知上师的德相如何?

（2）法王常转法轮的德相如何?

（3）法王全心是法的德相如何?

（4）如理思惟以上德相，尽力如是随学。

2.法王像幻变似的突然出现，这个略显神通的情形如何?

3.法王何时受的比丘戒？戒名是什么？断食期间发生了怎样的趣事?

（二）大持律尊之由来　分四：1.学戒；2.持戒；3.戒成就；4.戒美名

这里讲述了法王戒功德成就的历程。首先是学戒，对于佛制定的戒学，法王心中非常明了，做到了每一条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是持戒，心上的修行做到了严谨，由此在行为上切实地护好了戒律。从程度上来说，连很细微的学处也没有出现缺犯等过失。这里用“爱尾牛”作譬喻：爱尾牛以珍爱尾毛作为出发点，心态上有一种严谨护惜的心；做法上很切实地保护它的尾毛；程度上，哪怕尾毛有一丝挂在树上，猎人要夺它的命，它也宁可护住尾毛而不惜牺牲生命。第三是戒成就，推到极处，哪怕在持戒违缘相当大的时候，都没有被罪堕的过失所染；从正面来说，法王的清净戒蕴全分圆满。第四是戒美名，由以上这些作为因相，成立法王是持戒的众中尊。

按照这种理路就会确信，法王在戒成就上的确是持律上首，这样就

能发生真实的信心，而不光是口里谈谈，没有真实的依据。这样生信以后，就起到了传记的作用，学人也能以法王为榜样，这样来学戒、持戒，最终得到戒的成就。

1.学戒

自从受了比丘戒后，法王对于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等分别如何加持，如何由他人心许而持的轨范，饮食作授受的仪式，包括作净水的规则在内的许多做法，都从细节上认真学习，并且对于遮、持、开三类所摄的诸多学处，都按《律经根本律》所讲的义理那样，心里记得清清楚楚。

法王受比丘戒之后，非常细致地学戒。对于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这样三种资具一一如何加持的方法，以及如何通过他人心许而保持收藏的方式，还有像饮食如何作授受，包括如何洒净水的规则等，对于这些微细的行法，都细致地学习了。对于遮止、行持、开缘这三者所摄的各种学处，都依照《律经根本律》所说的那样，心里都能记得很清楚而不忘失，这就是由正念来秉持戒学。

《律经根本律》是注释四部律典总义的一部著作，古印度功德光论师所著，全书共九卷，两千七百颂。

文中提到的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是出家衣本事里说到的三种资具。所谓“活命资具”，就是生活必需品，是出家衣本事当中的三资具之一。其要求是衣料符合律制，不由邪命谋得，不堕过优或过劣的两种极端，使用七种法衣原料，不用驼绒、羊绒等不如法的原料，剪去长毛和匹头绪，染用三种如法颜色，不用八大正色，依照律制的尺度裁缝而成的资具。“盈长资具”也是出家衣本事里的三资具之一。对出家众来说，虽然不是必不可少，但是如果需要，经过他人唱名加持，或者获得他人心许，就成了活命和必需两者之外的资具，仍可持有。“必需资具”同样是出家衣本事中的三资具之一。其形式不在十三资具的范围，

尺度在一肘以上，颜色形式都不一定。通过自己和同梵行道友共同唱名加持，可以看作货财的丝毛织物，以及可以视为衣服的冠帽、腰带等等，都可以作为必需资具。

对这三种资具，各个作加持的方式，就是所谓的“资具加持”。具体来说，这是为求除治持蓄律当中所说的活命、盈长、必需等的三种资具堕罪而作的加持。仪式是捧着这些资具，呈现在其他比丘前，口里诵加持三种资具的咒文三遍，那位比丘回答说“方便”、“善哉”，仪式就完成了。

比丘的近圆戒律仪，凡是贪欲或者与之相关的都需要遮止，而不能随便。根本上就衣食这些易生贪处来说，不能够发展得多或者不断地积蓄，按照世尊制定的律仪如此守持，就能将贪欲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总之，目的就是对于衣食等不发展我所执。那么，这样就要针对四种东西作四类加持，在加持的时候，心中的作意、用的名字等上有所差别。第一，活命资具只有一套，唯一是要用比丘自己的名字来加持。其次，所谓的“盈长资具”，唯一地要用他人的名字来作加持。而所谓的“必需资具”，量就是一肘以上的布等的物品，还没成为衣服等时，这个时候要作加持，那么可以用自己或者他人的名字作加持。而所谓的“他人心许而持”，是别人心里已经许可而作收藏、保管。

饮食授受的方式，此仪式也重在遮贪。当比丘在受用食物的时候，由沙弥给过来。沙弥是手心向下抓住碗，之后递过去，比丘是手心向上在下面托着受过来，像这样就不敢随便取东西吃。

作净水的规则，比如比丘下午非时喝茶，当要用茶的时候，由一个沙弥或居士等，先将冷水洒在茶水上，这样成了如法以后，比丘再喝茶。再者，凡是米或土豆等，比丘都不能碰，必须由一个沙弥或居士等，先拿净水洒在米或土豆等上，之后比丘才能去碰。

2.持戒

再者，对于《毗奈耶经》中所讲的一切学处，都如雪山牦牛珍爱尾

毛那样，在一切情形中都做到严谨合度，下至轻微学处在内，都切实地守持了。

对于本师释迦佛在《毗奈耶经》中讲到的一切学处，法王都做到在一切情况下如同牦牛爱尾一样护持。

对此要从意乐和加行两方面来认识。意乐上对于所有的学处，在一切处都非常严谨，加行上做到连最微细的学处在内，都切实地在守持。譬喻中的牦牛爱尾也是如此，意乐上，首先根本上是爱尾毛胜过爱命，非常地珍爱，由于这种欲或者心里状况，一切处都非常注意、非常细心，这就是它的心态。行为上，哪怕一个小小的地方，它都会落到实处去护持。推到极处来说，假使有一缕毛挂在树上，猎人要拿它的命的时候，它宁可要毛不要命。像这样，在一切情况下都做到不放逸，乃至轻微的学处在内也殷重守护。

3.戒成就

以此，就连后来佛教遭受严重破坏时，都能像莲花处在污泥中那样，不为罪堕的垢染所污，而达到戒蕴全分圆满。

像这样，在后来佛教遭受严重破坏的非常阶段，法王仍然就像污泥中的莲花一样。莲花虽然根处在淤泥里，但是花开在虚空中，丝毫也不沾染污垢，而一直持着完全清净的自性。这是指法王处在当年许多威逼利诱如同污泥般的违缘时期，在这个当中，五分法身中的戒法身，是一种具足全分圆满的大自性、大德性，这是极其具德庄严的。

这是指戒的成就上，推到障缘最大的地方，都没有被犯戒的罪所染。在文革那样的时期里，都是像污泥中的白莲一样，连很小的罪堕过失也没沾染。正面来说，清净戒蕴全数圆满，出现这样大的自性，就是戒的成就。

4.戒美名

以住于如此圣德大自性故，堪称雪域无数持戒者的上首。

由以上的这些作为因，成立法王是雪域中持戒的众中尊。

这里说到，以住于戒蕴全部圆满的大自性故，成立法王在雪域为持律的众中尊，前一句是能立，后一句是所立。也就是，雪域有太多持戒的人，为什么法王成为众中尊呢？因为法王住于清净戒蕴全分圆满的圣德大自性中的原因，成立为雪域持戒的众中尊。

十一、平常心

据说，那时江玛道场举行会供的地方有个大的黑帐篷，藏历猴月初十依宁体三根本法门作会轮时，会按照至尊大堪布托嘎如意宝的吩咐，诸多会供品当中，一些运送到石渠河布施给鱼儿们，一些运送到尸陀林布施给鸟儿们。当轮到一些僧人运送会供品去尸陀林的时候，法王说："我们去吧。"说后，便帮忙背些会供品前往。法王当时身体强健有力，喜欢玩耍，到了尸陀林时，脱掉上衣佯装成尸体，四肢舒展开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在这时，秃鹫们飞到身前准备啄食，他当时忽然一惊，害怕得猛地抬头跳了起来。

那时，江玛道场的会供场所有一个大的黑帐篷，到了藏历猴月初十莲师圣诞纪念日时，全体僧众集聚在这里，修宁体三根本法门来作会供共修。

当时，会供品按照大堪布托嘎如意宝的吩咐，一些要运到石渠的水里布施鱼，一些要运到尸陀林里布施鸟。当时有一次，一些僧人要运会供品去尸陀林，法王说："我们走吧。"这样说完，就背着一些会供品往前走。那个时候，法王的体力很好，但年轻喜欢玩，所以一到了尸陀林就脱掉上身的衣服，装成一具死尸的样子，躺在地上，身体很悠闲地舒展开来。正这样一动不动地安住时，一些秃鹫啪啪啪地飞了下来，随即飞到了法王身边。那些秃鹫正张着嘴要啄食的时候，法王显现上突然感到内心恐惧，赶紧抬起头来突然起身。据说有这样的故事。

十二、超格

一次，康区一所宁玛大寺院的活佛和僧众主眷大约七十人，来到了

江玛寂静处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求完《大幻变网》回去之后，江玛的一位名叫“土旺”的僧值，在大众中发表了严厉的训斥，他说：“活佛堪布当中有的人很调皮，这正是在彻底摧毁圣教！”这样带着举例，对法王稍许做了批评和恐吓。

托嘎如意宝听说后，一天，在大众集会时公开讲道：“听说土旺指责了我的宝贝活佛。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说他，你说得太夸张了！我的宝贝活佛就算头朝下行走，看看你们能不能也做到？这么做没什么不可以的。虽然对别人说了会丢脸，但从我个人而言，前段时间前译宁玛大寺的活佛一行主眷七十名左右的僧人来到这里，我发誓跟他们所有人相比，我的宝贝活佛更好！”这样说后，严厉呵斥了那个僧值。

有一次，康区一所宁玛派大寺院里，活佛僧众主眷大约七十多个人，到江玛道场堪钦（堪钦是“堪布钦波”的简称，意思是大堪布）托嘎如意宝这里来求《大幻变秘密藏》的法，求法结束后就回去了。他们离开后，江玛道场有个名叫“土旺”的僧值，作了一个公众性的非常犀利的发言。他说：“有些堪布活佛很调皮，这正是在从根本上摧毁圣教！”像这样带着举例，说了一通风凉话做批评，还做一番警告。

土旺僧值来自那所宁玛派的大寺，所以当他们寺院七十多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而且他是僧值，要管好纪律，当时法王显现上有一些调皮的行为，他就看不下去了。于是，土旺管家后面就公开地批评法王说：“你这样的人，在宁玛大寺大活佛率领的主眷七十多人参与的场合里，还这样那样做，你这是从头在摧毁圣教！”他的批评有两点。第一，宁玛大寺大活佛以及他所带领的七十多人是非常尊贵的，而你是很小的人物；第二，你在这样的法会上作邪行，所以你是从头在摧毁圣教。我作为僧值，是不能不管的。

托嘎如意宝听说后，有一天在大众当中赐予公告性的讲话时说：“我知道土旺指责了我的宝贝活佛，你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资格说他？怎

么能那样夸大其词！我的宝贝活佛就算头朝下走路，你们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做的到？他做的那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别人而言，这只成为害羞的因，但从我自己方面想的话，比如前几天前译宁玛大活佛主眷大约七十多个人，和他们所有人加起来相比，我发誓，我的宝贝活佛是更好的！”这样严厉批评了那位僧值。

托嘎如意宝的回应，正好对应土旺僧值的两点指责。第一点，我的宝贝活佛是可以显示头朝下走的，你们能不能做到？至于是不是邪行，这要看心。你这个有分别的人，看到自己寺院里的人来了，自我的面子非常大，稍微见到一点什么就紧张不安，然后发出忿怒的语言。头朝下的逆行你做得到吗？他是可以做的，他没有这些分别，但是你做不到，所以你没有资格说他，他的那些不是邪行！这第一条破掉了土旺说法王作邪行。第二点，你以为宁玛大寺主眷七十多人非常尊贵，但是我发誓，跟他们所有人的总和相比，我的宝贝活佛更好！你真是不知道哪个才是更尊贵的。由此特别显示了法王超凡的成就。

这里的重点，不是显示托嘎如意宝如何疼爱法王，而是要看出法王不一样，完全不能按一般人来理解。

思考题

1.（1）法王学戒的情形如何？

（2）结合譬喻，从意乐和加行上思惟法王持戒的状况。对此我们应如何随学？

（3）法王在戒的成就上达到了何种地步？

（4）为何说法王是雪域无数持戒众中的上首？

2.法王去尸陀林佯装尸体的具体经过如何？这体现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3.宁玛大寺主眷约七十人到来时：

(1) 土旺管家是如何批评法王的?

(2) 托嘎如意宝对土旺做了怎样的教训?

(3) 托嘎如意宝的话中显示了法王的何种德相?

十三、年年莲师大祈请　分二：（一）发起；（二）灯供

（一）发起

江玛道场平时不举办大修等的法会，但每年都要共修七天的《自然满愿品》。那个时候清晨开始时，会由一位堪布吟咏一段陈禀的祷词："三世诸佛总集之体性，无等大悲之妙藏，与诸吉祥根本上师无别的格热仁波切您知！祈请莲师大宝加持我等，能如意成办如法的所愿，能胜伏违缘障碍，能生起甚深的实相证量，能通达五明之义，能行持菩萨行海，能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之间，恒常周遍任运自成广大相续不断地作众生义利！"这样念完后便开始进入《自然满愿品》的共修。

那个时候，江玛道场平时没有很多大修等的法会。所谓的法会，比如在宁玛派的道场里，会有举行九天、十五天等的大修，在那个期间早晚四座，以求克期取证等。或者在每月的初十、二十五，或者大德取伏藏的吉日，也都有若干法会。江玛道场侧重闻思修，所以这些念经法会就没有很多。但是，每年有为期七天的《七品祈祷》中最后一品《自然满愿品》法会。当年华智仁波切推行为期十五天的《自然满愿品》法会，将莲师法门弘传得很广，江玛道场也是他法脉下的道场，所以每年都会举行七天法会。

那时到了清早，会由一位堪布代表大众，向莲师禀白祈请，来表达

我等众生集体的心愿，以带起大家的祈愿之心。

这一段祈请的内涵分三：一、所请之境；二、能请之心；三、所请之事。先称叹所请境的功德，发起念德念恩之心；由此生起信心与敬重，成为具相的能请善心；以此向殊胜对境祈求加持，成办总别所愿。

一、所请之境

首先忆念莲师的功德和恩德。

第一句“三世诸佛总集之体性”，所谓“一即一切”，莲师代表了三世诸佛的身语意功德。他是法流的枢纽，三世诸佛的力量都汇聚在他身上，因此不必在莲师之外另寻加持之源。

第二句“无等大悲之妙藏”，“无等”指超出凡圣，是大悲的最高成就，“妙藏”指无边际的量。他的大悲没有障碍，能无碍速疾地入于祈祷者的心，大至轮回之苦，细至成佛的障碍，都有无限的拔苦能力。

第三句“与诸吉祥根本上师无别的格热仁波切”，要知道，修莲师即是修上师，修上师即是修莲师，他是一切根本上师的总集，与所有根本上师无别。

二、能请之心

念“祈请莲师大宝加持我等”时，至心忆念莲师无上的功德和恩德，当下生起信心与恭敬。有了这个心，再祈请莲师垂赐加持，这就是具相的“能请”。莲师以佛眼悉知悉见，只要至心陈述，冥冥中必有感应。

三、所请之事

总的指一切如法的心愿，下至衣食，上至佛果，都可以祈请成办。

特别所请，重点在于四件大事，即速疾完成二利究竟的佛果。也就是，祈求莲师消除五浊恶世深重的修法障碍，使其无法阻碍修道。障碍消除后，祈求加持入心，不经三大阿僧祇劫的漫长途径，速疾开悟本性，生起实相证量。既得根本智，还需广大差别智。祈求通达五明，以便在后得位普利众生。最终推到普贤行愿的完成，尽虚空界、众生界，恒常周遍任运自成地利益众生。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与莲师的大悲愿望完

全相合。

到此，祈请的三个内涵都有，所请之境、能请之心、所请之事都在心中发起了，这就是具相的祈请。有了这样的心，发出来的言词，就是真实的祈祷文。

那么他在这样念完后，僧众就进入正式的《第七·自然满愿品》的修法。

（二）灯供

托嘎如意宝的侄子，现今八十二岁的根才说："想起过去开这样的内部法会之时，需要制作一千盏酥油灯，法王会做擦灯杯等的工作。看到他平时常和额杰拉巴活佛、阿杰活佛、扎嘉土威一起，互相开玩笑。"

当时在内修的阶段，据托嘎如意宝的侄子——如今八十二岁高龄的根才说："那时能见得到法王自己会做擦灯杯等的事情。"而且他说："平时能见到，他和一些活佛彼此之间开一些玩笑。"

十四、亲见萨迦班智达

法王曾说："中间一段时间里，我闻思《量理宝藏论》的时候，对一些因明思择理路的密要难以了知，当时一心祈祷本尊上师，以此一天夜里梦中，一位我认为是萨迦班智达本人的上师来了，赐给我《文殊真实名经》的传承，随后走了。醒来时顿时觉得经咒诸法无不遍知。见到这一成就，我心中极为欢喜，说：'我生病了！'接着连续两三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喜悦地睡着。"

这里有三个内容：一、祈请的发端；二、祈请的行相；三、祈请的效果。

一、祈请的发端

所谓"因明思择理路"，首先要分清两量，观世间量和观清净量。二量所能认识的范畴，前者就是当下我们这个世间万法的真相，后者是超越世间的出世清净诸法的范畴。但是后者超越了识量，所谓的"超情离

见”，诸如净土的境界、华严事事无碍的境界等等，这是分别心无法抉择探讨的。正所谓唯证方知，识不是它的量，智才是量。所以，因明的重点唯一落在当前世间万法的考证上。

所谓的“量”，就是无误地认识，无颠倒地了知。那么抉择这个范畴里的问题，有一个分别心可以操作的理路。在因明抉择的理路上，大师们所造论典中有秘密的要点。还没到量的时候，看这些法本会很难懂，不知其要点所在。也就是印度有因明前代、因明后代，藏地也有因明前代、因明后代，印度的因明后代以陈那论师、法称论师为代表，这样以理作各种抉择。这些论典主张多了、破立多了，究竟怎样才是无垢的自宗？要建立自宗的善说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遮遣分等上面，前代、后代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难以透彻密要。

法王说：“在江玛道场求学时，中间一段时间里，开始对萨迦班智达所造的《量理宝藏论》闻思学习，那时就对于因明思择理路的一些密要，出现了很难理解的状况，这就促使自己向上师本尊祈请。”

二、祈请的行相

祈请的行相就是心住一缘，也就是一直口念着祈祷文，心发起了信心、欲乐，向具有无上能力的上师三宝作请求。由于这种心的力量相应了，中间发生了很大的缘起的力量。

三、祈请的效果

先讲到那晚的征兆。当时法王在梦境中，自己认为是萨迦班智达的一个上师来了，他给自己传了《文殊真实名经》（又名《文殊幻变网续》），传完就走了。

这个征兆出现之后的结果是，当梦醒之际，忽然间自己认为对显经密续诸法无不通达。所以当时非常欢喜，对外宣称说：“我生病了。”之后在两三天当中什么也不做，就安心地睡着，是这样过的。当时法王在道场里说了一个方便语，说自己生病了，那就只能躺在家里嘛，其实心里是庆快平生，什么事也没有了，然后安然睡下，当然也不是两三天

一直睡觉，而是作大休息的意思。

思考题

1.江玛道场每年举办《自然满愿品》法会时：

（1）最先念诵的那段祈请文的涵义是什么？从所请境、能请心、所请事三分逐句思惟。

（2）据根才所说，法王在法会中做什么事?

2.法王在境界中见萨迦班智达的具体经过如何？以此得到了怎样的成就?

十五、江玛师长　分二：（一）总依众多师长，广学显密法教；（二）特说与拉巴活佛相处

（一）总依众多师长，广学显密法教

法王在江玛道场期间，除了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处得受了共与不共的深广教授外，还从托嘎如意宝主要的大弟子额杰拉巴活佛、嘉措堪布、策嘎、邬金贡波等处听受了诸多善说甘露。

要知道，作为一个大祖师，既要通宗也要通教，所谓“通宗又通教，如日耀天中。”就像大日轮在天空当中，照耀整个天下。“通宗”就是见性，“通教”就是明白一切显密法轮的理趣，以此就能对于佛法和众生作事业，成为无量群生的大商主，成为佛教的大法王。因此，法王在十五岁已经彻见了本性，这是通宗，但如果“通宗不通教，出口便乱道”，会

导致一开口都是随便乱说的，或者根本不符合法理，所以示现要去江玛求学，依从诸多的善知识学习诸佛的圣教。

依师方面，过去宗喀巴大师曾经说过，假使信心弱，难以持住依师的规矩，那依师数量少为好。像仲敦巴格西，尽其一生只依止过五位善知识，其中还有教藏文读诵的老师等，当然主要是依止阿底峡尊者。而其他的大德也有依师非常多的，有依师几十位、上百位的。而善财童子他是依师的典范，历百城烟水，依止一百一十位善知识。法王作为善财童子的转世，一生中依止了很多位善知识。

青年时期，法王主要是去了江玛道场，依止殊胜具缘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从托嘎如意宝那里领受了共和不共的深广教授。“共”就是显密的共法，譬如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也就是共小乘、共大乘波罗蜜多乘，“不共”指密法的教授。在不共当中又有共和不共，下下是共，上上是不共，直到顶乘光明大圆满。法王在这上领受了很多甚深广大的教授。“甚深”指法性，分别心不能测，言语难以表述；“广大”就是法性随缘现的无数差别相，特别是五道十地的功德、位次、各种行境，这些都可称为广。

除了主尊托嘎如意宝以外，法王还依止了尊者的大弟子们。这里举了拉巴活佛等四位为主，也从他们那里听受了很多善说甘露。

诸佛的教法都是引领成佛的方便，包括权教、实教，因此是“善说”，都能够给与现前和究竟的利益。所谓“甘露”，就是能不死，只有这样的法教能让众生到达无生无死之地。“诸多”，就是持法的愿所使，所谓“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证得了根本智，明见了本性以后，还要出现广大的差别智，因此，在后得的时候需要求学，逐渐地发展成一切智智。正如《大乘庄严经论》所说，菩萨要会通五明，由此才能成办一切种智。而且，真正发起了普贤行愿后，根本的愿就是持法愿，善财童子的再来当然也要示现这一点。

（二）特说与拉巴活佛相处

其中，在拉巴活佛处听闻了般若、因明、历算等。据说他对显密佛法和五明诸处的涉入非常广博，尤其精通历算，托嘎如意宝也曾讲过："你们如果想精通历算，可以跟随拉巴活佛学习，当今在下多康没有比他超胜的历算者了。"

在诸多的师长中，除了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以外，最相契的就是拉巴活佛。法王在这位善知识处听闻了般若、因明、历算等法要。拉巴活佛的智慧非常广大，对于显经密续二大教轨，因明、声明、内明等的明处无不通达，智慧的涉及面非常大。不是很小的心量，了知一点点，而是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通，那属于大智慧型的师长，特别以擅长历算而著名。

据说，托嘎如意宝曾说："你们如果想学历算的话，就跟拉巴活佛去学。在当今时代，下多康地区没有比他更好的历算大师了。"这个评价非常地高，下多康那么多位智者，在历算方面没有超过他的。

拉巴活佛与法王二人极为相契，有时会开玩笑互相调侃，似乎彼此之间偶尔也有少许触怒。法王曾说："拉巴活佛是像我自己心脏一样的上师，所以我对他的信心很大、感情很好，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如饮甘露一样。但当他说上师麦彭仁波切不了知、有错谬时，我也会表现出不接受、不悦的态度。为此，他有时候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故意破斥我。记得他曾说：`喇嘛麦彭跟华智仁波切没法比，单从天文历算来看的话，华智仁波切的《时空受用排列法窍诀》中云：空间到时间，时间到空间，首先分为八，各自再分三，全光日为身，半光月法语，无光位三金刚意，三坛城与三受用。'他背出个别偈颂后说：`这么优美又囊括要点的偈颂，喇嘛麦彭口中绝对说不出来。'像这样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刺激我。虽是上师，但因为那时年龄小，偶尔也会忍不住跟他争辩。"

由于宿世的因缘，他和法王显现上极为相契，心和心就像水乳相融一样，非常投缘。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会开一些玩笑，有时候感觉彼此

之间也会出现一点冒犯。

法王曾亲口说：“对我而言，拉巴活佛就像自己心脏一样的上师，所以，我对他有极大的信心和感情，无论他说什么，都感觉唯一像饮用甘露一样。”可见法王依师的真实信心和感情，这是非常珍贵的。

法王继续说：“但是，当他说到上师麦彭仁波切有不知道之处、有错误之时，我就会表现出不乐意接受、不悦意的状态，依靠这一点，他就会进一步对我以开玩笑的方式故意破斥。记得有一次，拉巴活佛说：‘喇嘛麦彭和华智仁波切没有可比之处，单单从历算这上面来看，比如华智仁波切的《时空受用排列法窍诀》里出现了这样的偈颂……’像这样，他会背出这个偈颂，说道：‘你看，这么好听，又能归摄要点，这样的内容，喇嘛麦彭的口里能说得出来吗？不可能的！’像这样，他会故意说很多刺激性的话。每当他这样刺激我的时候，虽然是上师，但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就会忍不住要跟他争辩起来。”

思考题

1.法王在江玛道场，总的依止了哪些上师学法?

2.拉巴活佛有何种不共德相？法王与拉巴活佛相处的情形如何?

十六、明辩出真知　分二：（一）举例说明；（二）一代风气

（一）举例说明　分二：1.挑战江玛；2.再燃烽火

1.挑战江玛　分三：（1）请辩；（2）法战；（3）辞行

（1）请辩

在这段时期里，有个名叫〝阿琼〞的堪布从协庆寺来到江玛道场，想跟拉巴活佛一起从自空他空两宗的要点展开辩论。为此向堪钦托嘎如意宝请示时，堪钦尊者显现稍有不悦，说：〝将他空派从内道开除、仅剩倒扣之碗的人，不是我们江玛道场本地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僧人，所以要辩论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诸多格鲁派的大道场，在这里对此类论题进行辩论和破立等，感觉没有意义和必要。〞像这样没有开许。随后，与拉巴活佛公开在僧众聚会的场合作辩论的计划便延缓了。

在这段时期里，协庆寺有一位名叫“阿琼”的堪布来到了江玛道场。这里的阿琼堪布，并不是写下《前行备忘录》的那位阿琼堪布，而是另一位同名的学者。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找机会跟拉巴活佛就“自空”与“他空”两宗的要点，展开一场公开辩论。

为此，他向堪钦托嘎如意宝请示。当时，堪钦尊者显现上稍微有点不高兴，说道：“如果按照他派的说法，承许他空见就是外道的见解，那就要把持他空见者从内道佛教中开除，把碗倒扣过来（按藏族的习俗，人去世了或绝交了才把碗倒扣，这里的意思是说，要把对方破斥到佛教之外去）。但这并不是我们江玛道场本地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僧人该做的事。我们不搞这些争论，所以，你要辩论的话，可以自己去那些格鲁派的大道场辩论。在这个道场对此类论题进行辩论和破立等，我感觉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像这样，堪钦没有开许。

所谓“安分守己谦下而住”，这是堪钦托嘎如意宝重视实修的体现。轮回的根本是我执，各种名利、见解上的争执只会导致我执膨胀，让人深陷轮回。正如古人所说“上善若水”，水以不争为德，总是处于低处。堪钦的着眼点在于，不要去鼓动自我，不要为了胜伏他人而发起争论，心要谦下，这样才符合无我之道。

由于堪钦没有开许，那么原定与拉巴活佛在僧众大聚会的公开场合进行辩论的计划，也就因此延缓了。

（2）法战

然而一天晚上，他私下与法王、阿杰活佛等一些年轻的活佛堪布相约作研讨。去了江玛道场后山一个隐蔽的地方，就自空和他空承许方面进行了辩论。

公开的辩论虽然没搞成，但阿琼堪布并没有放弃。一天晚上，他私下约了法王、阿杰活佛等一些年轻的活佛堪布作研讨。大家去了江玛道场后山一个隐蔽的地方，就自空和他空承许方面进行了辩论。

这些情形法王在讲课时曾顺便说道："那晚，我对阿琼堪布作了`如来藏有法，应成自性空，离一多周遍故'等的立量。一些道友说：`那些道理真的击中要害了。'由于当时年轻，自己也认为那些道理击中了要害，而有些矜骄。"

对于那晚的情形，法王在后来讲课时曾顺便提到："那晚，我对阿琼堪布立了一个量，我说：'如来藏作为有法，应成是自性空，因为离一多周遍的缘故，等等。'当时一些在场的道友听后都喝彩说：'这些道理真的击中要害了！'由于当时年轻，我自己也认为那些道理的确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心里多少有些矜骄和得意。"

那个时候，对方持"如来藏不空"的他空宗派。法王便立量破除，理由是：如果如来藏不空而有自性，那它要么是"一"，要么是"多"，绝对超不出这两种情况。如果是"一"的自性，那是可分的一还是不可分的一？如果是可分的，那就是依靠多分积聚而假立的一，并非有自性；如果是不可分的，那时间上的无分刹那、空间上的无分微尘，这些在理上都可以被破斥而无法成立。既然一和多都不能成立，又没有第三品，因此不能安立如来藏有自性。

或者反推：你承许如来藏周遍，也就是遍在一切有法上，那么，如果如来藏假使是实有的一，则无法分成不同的多个，这样的话，它就是永远的不变、独一无二的一，就只有那一点了，怎么会遍在其他各种时分、方分上面呢？假使是实有的多，譬如三个，那这三个都是各自独立

的，是此就不是彼，就和如来藏无二相违。因此，安立一和多都不成立。

这样的话，如果有自性，必然落在一或多的相上；那这个一和多都是空的，没有的，所以不能说它有什么样的自性，应承许如来藏是自空的。

“等”字还包括其他中观正理。比如，以金刚屑因来安立如来藏无自性。若如来藏有自性，就只能落在四边生当中，或自生、或他生、或共生、或无因生，然而这四种生都不成立。若是自生，有重复生、无穷生的过失；若是他生，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若是共生，有二者共同的过失；若是无因生，有常有常无的过失等等。这样的话，以四边生不成立，又没有第五边生，因此如来藏无生，不能承许有什么样的自性。

〝然而现在看来，对方承许如来藏是胜义谛，这样的话，在圣者智慧前真实存在，自身体性不空，而仅仅是空掉了他法，即二取自相的戏论或世俗法空，此决定故周遍，而且由承许无分等故，与世俗法自空是一样的，这上不成由离一多等伺察之境故，我的理并未切中要害。〞

然而，法王后来回顾时又转折说道：“现在看来，当初的理并未切中要害。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承许如来藏是胜义谛。如果是胜义谛，那么在圣者智慧面前就是真实存在的，其自身的体性是不空的；所谓‘空’，仅仅是空掉了如来藏以外的他法，也就是空掉了二取自相的戏论或者世俗法。这在对方的观点里是决定的，是周遍的。而且，对方也承许如来藏无分等，这一点其实跟世俗法自空是一样的。既然如来藏是超离了分别心的胜义境界，那么它上面根本就不存在‘一’和‘多’这类世俗的相，因此它不成为由‘离一多因’等所伺察的对境。用破斥世俗法的道理去观察它，就像对着虚空射箭，并没有真正击中目标。”

首先要知道这段金刚句的理路，先是有两条铺陈，再接到过去辩论的呼应上面。

第一条铺陈：法王说，对方说如来藏是胜义谛，自他共许故。胜义

谛就是圣者智慧见到的殊胜的真实义，这样的话，它在圣者智慧的见前，应当是谛实的。这样它本身的体性当然是不空的、是有的，而在此外的那些法——二取或者说世俗法，这些是没有的、空的。意思是，不管是以不见而见的方式见，还是离二取而见，总之不是石女儿。这样一来，凡夫的二取不成为量，当得了圣者根本定时，一切能所都没有了，这时候生起了实证，此前的能所都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在现证的谛实义以外的，其他能所二取自相的戏论是没有的、空的。首先第一点是成立的。

第二条铺陈：承许如来藏无分等故，实际这跟世俗自空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来藏是不二的体，无可分，所以上面一切可分的相都没有，或者说时间和空间上可分别的相全部远离，这就是世俗法自空的意思。

“等”字还可以这样解释：如来藏是本有的，它是无为法，不是观待因缘新生的法，在这上面，所有观待因缘而生、观待其他而立的事相都是没有的，这实际就是世俗法或有为法全部没有的意思。或者，如来藏是圆的，它圆摄了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由它现的，它周遍在一切法上，当然不是偏落在某个边上的；这就是一切落在四边上的相都没有，或者落在任何边上的相都没有，这和世俗法自空是一个意思。或者，如来藏是周遍的，所以不会是某种因缘所生、在某个点上局部的相，所谓是此是彼，持有自相的世俗法，都是没有的。

从这两条推理下来就知道，如来藏上没有是此是彼的所有相。这样一来，你要观察一多、有无、自他、生灭等，全是世俗的相。既然没法观察，还说观察得到什么，这是不对的。比如，以离一多因来遮破，但如来藏不是可以观察一和多的境；以破有无生因来遮破，但如来藏不是可观察有或者无这样两边的境。对于超出思惟行境的如来藏，实际没法伺察，连靶子都没有，当然没有发射到要害上。

（3）辞行

据说第二天临走前，阿琼堪布写了一篇遮遣文，由一名认识的僧人转交给拉巴活佛。文中他开玩笑地说：“您的道友和弟子们是这么讲的，

其实每一个都不合理。”像这样列举了细节，具体叙述了昨天晚上如何研讨的情形。之后他就离开了。现今这篇文章已不见踪影，研讨的内容也难以详细了知，但可以看出阿琼堪布是个非常喜欢以理辩论的人。

据说第二天临走之前，阿琼堪布写了一篇遮遣文，托一个认识的僧人转交给拉巴活佛。他在文中半开玩笑地说：“您的道友和弟子们是这么讲的，但其实每一个能立的道理都是不合理的。”他在遮遣文里列举了细节，具体叙述了昨天晚上双方彼此是如何研讨的，做了一个总的“算账”，之后就离开了。

虽然现今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当时具体研讨的内容也难以详细了知，但从中可以看出，阿琼堪布的确是一个非常喜欢运用正理进行辩论的人。

2.再燃烽火

不仅如此，一天清晨阿琼堪布到了吾巴活佛那里，辩驳道：“法身可以是离系果，色身为什么不可以是离系果，原因何在？”二位就此论题展开了非常锐利的辩论等等。从一些熟悉之人的话语中得知，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不仅如此，阿琼堪布有一天清晨还特意去了一趟吾巴活佛那里，提出辩驳道：“既然法身可以是离系果（断除障碍后显现的果），那色身为什么不可以是离系果？原因是什么？”两位大德就此论题展开了非常锐利的辩论。

显教的教典中，通常承许法身是离系果，色身是异熟果，也就是福慧资粮所成熟的果。但阿琼堪布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从更高的密乘见解或者究竟的顿教义理来看，佛色身也是本具的，是金刚身，不应只是有为的异熟果。

从一些熟悉之人的话语中可以得知，阿琼堪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敢于挑战难题的人。

思考题

1.阿琼堪布想跟拉巴活佛辩论自空他空而作请示时，托嘎如意宝的态度如何?

2.（1）公开的辩论不成后，阿琼堪布采取了什么办法?

（2）法王与阿琼堪布辩论时，对于如来藏不空是怎样遮破的?

（3）法王后来说“当初的理并无切中要害的分量”，原因是什么?

3.阿琼堪布临走前做了什么?

4.阿琼堪布针对什么问题去找吾巴活佛辩论？这个问题应如何理解?

（二）一代风气　分二：1.两空风云；2.会归一致

1.两空风云　分二：（1）各派情形；（2）宁玛情形

（1）各派情形

从这些推知的话，当时康区对于自空他空的承许方面以及持的立场有异同的缘故，大力研讨和辩论的风气十分盛行。

所谓的“异同”，是指不同宗派在对“空”的承许上，有的承许他空，有的承许自空。而且，即使在同样的承许之上，所持的立场也有异同。比如，同样承许他空，有的是在观察胜义量前承许谛实，有的是在观察名言量前承许谛实，“谛实”即不空之义。

从总的方面来说，例如萨迦、格鲁派承许自空，所以只能说空，不能说谛实；觉囊派承许他空，所以强调谛实，不偏重说空。由于彼此承许不同，势必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即使在同一个宗派内，同样持他空中

观见，但有的站在胜义量的立场上说存在谛实，有的则站在名言量的立场，即观清净量前承许存在谛实。

由于各派宗义承许不同，当时兴起了一股辩论的风潮，各派各道场的智者们彼此之间，针对这些义理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和研讨。

（2）宁玛情形　分二：1）通说；2）举例

1）通说

在宁玛派的众多寺院中，暂时而言，也由于对这类的承许以及持的立场有所不同，致使彼此间有研讨和轮流提问等的情形。譬如，据说佐钦大德主张自空中观，噶陀、协庆等主张他空中观；嘉嘎桑吉塔利、南方齐美贡波、白玉贡秋等非常郑重地遮遣他空，而协庆刚夏堪布和充塔陈利、阿琼堪布等极力建立他空。

特别而言，这股风气也吹到了宁玛派的各大道场，以及各位有智慧的学者身上。所以这里指出，有关两空方面，暂时在对于空的承许以及所持的立场上彼此不同，以这个因缘力驱使，同门之间也轮流作论议。包括问答辩难，或者针对一个难题共同研究、讨论等等，有这类情况。

举例来说，佐钦的大德们持自空中观见，噶陀和协庆等的学者们持他空中观见。再者，嘉嘎的桑吉塔利和南方的齐美贡波，以及白玉的贡秋等，非常郑重地要遮止他空；而协庆的刚夏堪布和充塔的陈利、阿琼堪布等人，却是极力地建立他空，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就在同一派的内部又有很多见解上的差异。

“暂时”的涵义

按照宁玛派的教法，如果从“暂时”和“究竟”两个层面来看，在究竟上都是依照莲师的教法，众口一致，没什么争论之处。宁玛派本来的重点就是在玛哈、阿努、阿底三大续部的修行上，所以着重点都落在究竟的他空或者妙有上面；否则，如果只是宣说了一个空分，而没有阐明妙有与明分，那么这些无上甚深教法的主体是无法确立的。

比如说，要安立“佛的身智功德皆是无为法”，也就是因上有什么，果上就现什么；果上现什么，即是因上具备什么，这就是要确立一个基、道、果无二的大见解。在此之上如果不指示妙有，就无法安立。再者，就缘起分而言，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成了众生？众生和佛之间的差别何在？关键就在于明分：悟则是佛，迷则是众生，由此出现缘起的差别。此外，从本来的法界中，在缘起由细分到粗分的显现上是如何迷失的？又该如何还归？这在缘起上的指点，如果没有妙有的体性，是无法安立的。正因为如此，宁玛派在究竟方面一定落在妙有上，落在如来藏上，落在本来光明大圆满的自性上。

再者，莲师教法如果不是依着他空见来确立妙有，实际上它的顿、它的圆，都无法宣说。为什么能一念成佛？因为本有之故。因缘和合，只要客尘一脱落，本性就会显露出来。为什么是圆满、一切具足？因为本有之故。本来就圆具圆融，因此在一法成时，顿时就能圆满一切。这就是在妙有上立论。如果只谈单单的空分，只讲遮诠教法，说这个相没有、那个相没有等等，那究竟到底是什么呢？并没有直接以显了的方式指示出来。因此，仅说空分并非究竟了义，一定要在后者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入密的津梁，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架起桥梁，趣入金刚乘当中。

再说，金刚乘的“金刚”，本来就是基道果无别，本来就是在“有”上面说的。这是一个常住的、不可破坏的、无可分的、本来如此的体性。因此，从究竟上来说无可辩论，就是要在他空中观或者妙有的指示上趣入。

因此前文说到，宁玛派内部各派的意见分歧、法义讨论等，是指暂时的大乘显教这方面。这也是由于佛宣说第二转和第三转法轮，龙树、无著为了显扬佛法而造了各种大论，后人在学习时，就有各种说法上的差别。比如，按照第二转法轮《般若经》以及龙树菩萨的中观理聚论，一直在说空，从色法到一切智智之间，都在指示离戏的空性。而第三转法轮以及阐释其密意的《宝性论》等，则宣讲如来藏，讲客尘空、无上

法不空。如此一来，就有了自空和他空的辩论。或者，关于“如来藏自己不空、客尘空”这种立论，到底是站在观胜义量的立场，还是观名言量的立场？这上面也有见解的分歧。此外，唯识和中观之间也有纷争，例如是否安立阿赖耶识？是否遮破它？以及究竟唯识与中观有无差别？修行上需不需要经由唯识的路径？还是直接以离戏空性为基础而上进？等等，由此产生了各种讨论。

2）举例

其中的内部又有差别，例如，据说协庆刚夏堪布等对敏林大译师的密意，即承许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实有作了解释，持为合理而作了建立。秋仓嘉措堪布等少数人持的观点是，大译师是对于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谛实作了承许，但是，按照文字表面那样承认是不合适的，对此作了遮破。吾巴活佛等认为，敏林大译师所承许的他空，只是假说语上的他空，而不是由具义语安立的他空，因此他的密意唯一是说，在名言观清净量面前，法界胜义如来藏自身不空，而仅仅是他法所断客尘空，对此只是贴上了法性他空的名言，此外在观察胜义量面前，欲成立如来藏谛实全无实义。因此，假说语上的他空与具义语上的自空二者密意不违，或者世俗自空与胜义他空二者密意无违。有如是建立的往事。

一、敏林大译师的立论

“敏林”指敏珠林寺，是宁玛派六大祖寺之一；“大译师”藏文为“洛钦”，是“洛匝瓦钦波”的简称。

那段时期，敏林兄弟二人成为宁玛派兴盛的支柱。兄长敏林伏藏大师开取了很多莲师的伏藏法，并作灌顶弘传；弟弟敏林大译师撰写了极多的教法注释，从而极大地兴盛了前译宁玛的教法，他对如来藏的一些论述十分权威。

敏林大译师在《三戒论释》中，提到了他的立论。他说：“总的在前译密咒续部中所讲的，受持菩萨戒的方式以及学处的数目，大多与龙

树的法派相同。那么，我等大阿阇黎莲师的追随者——前译自宗的学人，在发心仪轨实行的行持上，也与龙树的宗轨相同。”到此，他语锋一转：“然而在见地上却不一定，虽说跟龙树的《赞颂集》不相违，然而主要是按无著兄弟的注释，与其相合。因为，真胜义仅以无遮还不足以安立，以非遮的空性才堪当之故；再者，承许这是最后的了义法轮之故。”

这段话的意思是：虽然说菩萨戒的受戒方式、学处数目、实行轨则，大多与龙树宗轨相同；然而在见地上，龙树主要的中观理聚论宣说离戏空性，虽说他的《法界赞》等也大致不相违，但自宗见地应当主要与无著、世亲的解释相合。也就是无著的《宝性论》注释，世亲的《辨法法性论》注释，以及诸多解释大乘三转法轮经教的论典。比如，世亲曾解释《华严》《涅槃》《法华》《胜鬘》等经，无著在《宝性论》注释里，也明确阐述了非遮他空的义理。

为什么要依无著兄弟的注释呢？敏林大译师提出了两个理由：

首先，因为真实的胜义，仅靠无遮自空还不足以安立，只有以非遮空性才能堪当。无遮空性是以无有的方式，只遮而不立。对此如果只有遮遣的方面，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无此无彼，那么究竟真理是什么，还是不清楚。非遮的空性则是以非此而是彼的方式，遮后有立。实际上它有直接表显的一分，说“不是妄相，而是真相”，这样才真正表述了真胜义。

其次，按照世尊的三时教法，第三时宣说如来藏的教法才是究竟了义，这在《解深密经》等经典中都有宣说。了义就是彻底，此前无论四谛法轮、无相法轮，都没说到彻底处。也就是初转法轮以法破我，一切皆因缘生故，其中没有常、一、自在的“我”，从而取得人无我的见解。二转法轮以空破相、以空破法，即一切诸法的法相皆不可得，然而这只是一分了义。在“空”上虽然说到彻底了，但只是一分空分，并非真实的胜义。因为不可能单单只在空的层面上立论，否则无法建立佛的身智、刹土、事业等等。如果只说这些都没有，那又如何能显现这些功德？又

怎样分出迷乱的众生界和觉悟的佛？如何能安立佛的身智功德是无为法？又如何说明基、道、果不二呢？如果没有妙有分的指示，这些义理是无从谈起也无法建立的。因此在本来空之后，进一步要指示全分的了义。如此，教法的方式自然是他空，也就是不是这些客尘假相，而是这个真相。这叫做返妄归真，而且唯一指示全真。这样就要直接指示这一个本来的如来藏。对此有各种名称，或称“圆觉”，或称“真心”，或称“法界”，或称“自性”等等。

因此，宁玛派的教法需要在这样一个他空妙有之上，在指示明分的层面上，建立各大密续。实际上，在空的基础上，要显出这个明分的修行，所以重点应当落在“他空”上面。

二、三派差别

那么，敏林大译师的密意到底是什么？各大学者的观点不同，这里列举三类：

（一）第一派

协庆的刚夏堪布等认为，敏林大译师的密意，是落在“如来藏在观胜义量前成立谛实”之上。因此，他们以持此说法合理的方式而建立非遮见。

（二）第二派

秋仓嘉措堪布等少数人认为，敏林大译师所说的“如来藏在观胜义量前谛实”，不能按字面意思承许。如果真的认为在观胜义量前仍有谛实法，那就错了，因此对此作了遮遣。

（三）第三派

吾巴活佛等对此作了辨析。也就是将敏林大译师承许的他空，分为两个方面来辨别：一、假说语的他空；二、具义语的他空。并简别指出，大译师所承许的他空只是假说语的他空，而非具义语的他空。或许当时的名词还不规范，他所说的“观胜义量前谛实的他空”，实际要表达的密

意是：在名言观清净量的衡量下，法界胜义如来藏自身不空，唯有所断的客尘空。

虽然口中都说了“他空”，实际意义有区别。譬如同样说“莲花”，如果说“陆地莲花”，按这个名称去寻觅实物是找不到的，这只是空有名称的莲花，称为“假说语的莲花”；如果说“水中莲花”，按照名称去寻找，的确能得到水中真实的莲花，这叫“具义语的莲花”。同理，所谓的“胜义量前谛实的他空”，只是一种言说，不可能得到事实。

意思是，在观胜义量前，不可能得到一个不空堪忍的实法，如果有，那决定被中观正理所破。凡是分别皆是戏论，凡是言说皆是戏论，因此凡是说此说彼，实际不会得到一个实义，只是名言而已。无论我们说什么、分别什么，比如说有说无、说常说断、说男说女、说人说法、说染说净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心的所缘相，在胜义中绝对是不可得的，因为胜义离一切边相，离一切能所之相。

但要知道，虽然胜义不可得，仍然可以表诠。譬如蕴、界、处等，针对虚妄心识范畴内的状况，会有无误的安立，此是此，彼是彼，有是有，无是无，苦乐分明，这一类就是名言观世间量前，的的确确存在的。也就是，世间范畴里的这些法，虽然在胜义中丝毫不可得，但在名言量的层面上，可以有“真实”这一名称的安立。同理，如果针对超情离见的出世清净境界范畴，虽然说此说彼在真实胜义中都不可得，然而仍然可以表诠。否则，佛如何宣说这么多的了义经续呢？因此，这个范畴是一种表诠，或者一种表显的教法，虽然不能以名称本身得到那个东西，但仍然可以借此来指示。

这一类就属于观名言量范畴里的事。对于如来藏上所说的各种名言，是属于名言量中两个量的后一个观清净量的范畴。因此，推测敏林大译师当时的表述或许是：“我们看这个胜义，的确如来藏决定是有的。”当时的名称或许没有像现在这样统一规范，但实际上大译师所说的那个量，其密意唯一是指名言观清净量。

也就是说，这只是在它上面贴了一个“法性他空”的名字。除此之外，如果想在观胜义量前，得到某个谛实的如来藏是绝无可能的。如来藏不可能以某种时空中的相来呈现，也不可能成为心能取到的实物。反之，当说到“自空”的时候，如果以观胜义量衡量，的确世俗法一个也找不到，从这一点来说，自空是确有实义的。

这样就知道，假说语的“他空”和具义语的“自空”，二者密意并不相违，实际一致。或者说，世俗法的自空与胜义的他空，义理一致。或者说，分别心所认定的种种，什么也没有；然而在这一切没有的同时，仍有一个离四句的有，这就是妙有，就是他空。

2.会归一致

法王在见歌中说：“对于如来藏究竟如何安住的相，知道两个不同量的话，无论说空、说谛实等皆可，因此，萨迦和觉囊的学者们，心意要融合。”

实际上，关键在于辨明两个能衡量的量。如果是观察胜义量，那当然任何相都不可得，任何言语都是戏论，不能说还有一个能得到的相，因此承许一切二边皆无，说是“空”。而如果是观清净名言量，即如来藏为圣者智慧所照见，那就不能说是石女儿一样。虽然它离一切边相，非言语所及，但如果要立一个清净名言，应当说，它不是世间任何法，心缘的都不是，但它是妙有。也就是，它是不空的，并非如石女儿般毕竟无有。

从前，萨迦派等学者认为只能说空，不能说谛实；而觉囊派学者认为只能说谛实，不能说空。其实各派各有侧重。只能说空，是唯恐众生执著，如果认为是某种实有的相，那就成了分别心所缘的影像，而非如来藏。如果不脱开此执，学人容易沉溺于著相，认假为真，或者幻想如来藏为某种不可思议的事物，就像外道所讲的那样，因此竭力主张唯一说空。觉囊派认为，此是金刚、是谛实，不能说无。它亘古亘今无丝毫

变易，不随因缘改变，的确谛实，因此不能说是空。实际上，二者各自有所侧重。

因此要明白这两个量，其实说的是同一回事。观清净名言量所说的“妙有”，其实就是指一切杂染世间的相都是没有的，任何相对而立的法皆非。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切心所缘、口所说的事物本来自性空，本来在法界体性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空和妙有并非两回事。一个说“上面没有那些东西”，这是说自空；一个说“但是它有个金刚体”，这是说妙有。其实说有说空都是指它，空是指如来藏的离边、离相；有是指如来藏本来超越思惟语言行境的金刚体性般地有、唯一法界明点地有、绝离一切戏论地有。

这里虽然是以藏地代表性的两大宗派为例，实际上，我们应当对各派佛法有一种能融通的智慧。佛法不会自相矛盾，这个道理运用到世界各地以及未来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对于本来无二的法界，针对众生的根机、程度、阶段，会有各种侧重点，但终究是要引向同一个归处。

所以，这些辩论非常重要。最终是要探问：佛法的真实义到底在哪里？诸佛宣说显密、声闻、菩萨、金刚三乘或九乘教法，内含各层面的义理，通过辩论才会明白：一方面，各教法之间互不相违；另一方面，又不能紊乱次第及教法深浅，也就是了义不了义、权实二教等。如此一来，就会发现佛法本来是一味的。

本师佛说法，比如三时法轮当中，初转法轮重点说事相，开示万法因缘生，从而发现没有独一、常住的“我”。唯识教法归结到“无心外之境”，唯一是识上熏建的习气，以此现出各种相状。中观般若法是进一步观察，识也并非实有，须抉择它的空性。先遮自性，立无自性；接着连空也破除，显示离一切戏论的大空性。再者单单讲空，没有揭示本有，还不彻底，因此进一步要说明众生本来是佛，具足恒沙性德，这是如来藏法门。指示本有后，就要进入与本来相应的实修，这就进入了金刚乘

的法道，以殊胜方便让众生迅速现证。

就像这样，一级一级地深入，实际上说的都是法界。无论说事相或理性，说空或有，说渐或顿，说偏或圆，都是对同一法界的解说。只不过众生根器还没成熟时，先说外层浅义，经调炼后再引入内义，逐步升入法界实际。最终一旦明了，才知道一切法本来都是在说此事，无不圆融。

实修时，也要将这些法要融在自心上修习。就像中观虽然破依他起识实有，但中观师多数是按“内心中观”来修持的。首先抉择万法唯识，心不散于各种外相，接着在识上认识无自性。先要认识无自性，进而要达到离戏。解了本来空以后，就要在空上开发妙有，先认识妙有，指示如来藏等，以此契合全分了义。实际上“法性他空”也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法性，非无，但无法言说、诠表，非心境、非语境，其实它说到底就是自空。如果问它是什么，那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个什么，但又绝非断灭。

这样就知道，在这之前抉择自空非常有必要，否则心中始终有执著。在抉择自空或者开示无相阶段，重点就在“空”，不能移至别处。连清辩论师分了二谛，都被月称菩萨紧抓不放，再再发太过作破斥。在观察胜义量面前，立什么都堪忍不住，一定会被破。在观胜义量前唯是自空，凡有言说皆是戏论，凡有所立皆当破斥。

相反，如果一开始就学如来藏，往往成了想象的如来藏，产生很多幻想，甚至走火入魔。宁玛派祖师都很重视应成派正见，一定要在此见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上上的修法，否则统统执著成了实有。比如一修本尊，就执著是忿怒相或者什么东西，都成了著相，而且与我执混杂。要知道，指示本来清净一定要注重离戏，明了离戏才能顺利趣入。而且，一定是在空上面去开发本有，在空上面去修明分，心中无所贪著之时，妙有才能开发，否则就会一直落在庸常的耽著之中。

思考题

1.那段时期，康区各派盛行何种风气？这是由什么因缘引起的？

2.宁玛内部各派对于自空他空，究竟上如何承许？暂时承许的情形如何？

3.敏林大译师对于如来藏的立论是什么？三派分别如何解释其密意？

4.对于如来藏的不同承许，应如何会归一致？

十七、参学色须寺　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一）略说

记得法王曾讲过，大约在这段时期，自己与其他一些法友一起前往格鲁派的大道场石渠县色须寺，与具慧格西们作研讨，就《入中论》里的各个难点，以及因明中断定自相共相的规则等方面，彼此轮流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下面开始讲述，法王年轻时到格鲁派大道场色须寺参学的一段经历。

记得法王曾经讲过，大约就在那个时间阶段，自己与其他一些道友们，一同前往石渠县的色须寺。色须寺是石渠县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也是康区唯一有资格授予格西学位的佛学院。

法王和道友们来到这里，与寺院里具智慧的格西们作研讨。研讨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入中论》的难点；二是因明中关于断定自相和共相的规则。比如宗喀巴大师建立的“中观应成派八大难题”，以及格鲁派对于自相、共相的各种不共讲法等等，都是研讨的重点，此外还包括天文历算等其他方面的内容。

研讨的方式是双方轮流提问、细致辨析。比如针对一个难题，格西立宗，法王提问，格西回答，之后法王针对回答再次提问，这样彼此之间详细地来作探讨。

（二）广说　分四：1.历算的探讨；2.智慧互增；3.与僧值的交谈 4.学教方式的差异

1.历算的探讨

在此期间，法王与一位格西探讨了天文历算中的〝日至〞。法王说：〝在三百六十个地区上，有三百六十个日至。〞起初，格西尊者将此看成不可能的不祥话语那样，作了很多与理相违的遮遣。最后承认了法王的立宗，说：〝您的立宗有正理！〞还说：〝明天去辩经场后，我要对我的法友们，从这个层面转一个很好的三轮！〞

法王在色须寺期间，还与一位格西探讨过天文历算方面的内容。

“天文历算”是小五明之一，由五行占算、时轮历算、占音术、风水学等支分学科组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数学运算，把日月等天体运动的方位、时间用数字表达并计算的一门自然科学，包括闰月和缺日重日的计算、日月食时间的计算、天气预测、农耕牧作时机，以及人体脉相变化周期等。

“日至”指夏至或冬至。“日”指太阳，“至”是“极”的意思。太阳在赤道南北运行，夏至时运行到极北处（北回归线），冬至时运行到极南处（南回归线），因此称为“日至”。

一般人认为，虽然地球上有很多地区，但冬至是同一个。按公历来看，全球冬至都是同一天，比如今年（2022 年）的冬至是 12 月 22 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同一时间。

法王说：按照《吉祥时轮金刚续》的观点，南赡部洲可分为 360 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与其他地区不共的冬至和夏至时间，比如美国纽约与中国北京的冬至时间不同；因此在 360 个地区上有 360 个冬至、

360 个夏至。

对此，格西一开始非常反对，认为这是不祥的言论，像外道观点一样，作了很多破斥。法王解释说：克主杰尊者等所造的《时轮金刚续释》，只有按我的观点来解释，不同地区有不同日至，那些注释才解释得通。

格西听后承认法王的立宗有正理，并说明天要去辩经场，按这些理论跟道友们辩论，从而推翻错误观点，让大家都得到利益。

按现代科学来说，这是时差问题。不同经线有不同地方时，经度每 1 度差 4 分钟。比如夏天东北 3 点多天亮，北京近 5 点天亮，成都 6 点天亮，拉萨接近 7 点天亮。今年冬至时间是北京时间 12 月 22 日 5 点 48 分，而莫斯科（东经 37 度）是 11 点 20 分，拉萨（东经 92 度）是 7 点 40 分，成都（东经 104 度）是 6 点 52 分。法王的观点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结论。

2.智慧互增

又有一位格西说：“您在密教方面是高山和辽原，但从显教方面来看，智慧还能增长，因此，我给您讲《入中论善显密意疏》，您给我们讲天文历算的话，咱们双方都可以增长智慧。”

另外有一位格西对法王说：“您是一位极为精通密教的智者，从密教的方面来说，您就是高山和平原，智慧极高极广大，无人能及，但是从显教的方面来说，您的智慧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没达到顶点，还能继续增长。因此，如果由我来给您讲《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由您给我们色须寺的僧人们讲天文历算，这样的话，咱们双方都可以增长智慧，心里都能有所收获，得到进步。”

3.与僧值的交谈

那段时期，法王住在色须寺的僧值——一位性情柔和、心相续正直的格西的禅房里，轻松地交谈了许多。

法王在色须寺期间，住在一位相续调柔、内心正直的格西那里，这位格西是寺院僧值，负责维持僧团纪律。住在一起有很多时间，两人可

以在放松的状态中畅所欲言。

法王问他："您这里常住的学教理者，对于至尊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金鬘疏》，看起来没有那么熟悉，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格西回答："您说得对，的确如此。现今我们的一些年轻学者，对于该看的书不看，反而去看一些不该看的，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

法王问：看起来色须寺常住的闻思学者们，对宗喀巴大师的《金鬘疏》不是特别熟悉，这是什么原因?

《现观庄严论》是格鲁派必学论典之一，有些僧人九年专学《现观》。按理来说，后代弟子学《现观》时会多看宗大师的《金鬘疏》。但实际上，他们对贾曹杰、克主杰等所造的注释看得多，因为这些注释里有很多格鲁派不共解释和自他宗辩论，他们就有意乐在这些上面讲解研讨。而对《金鬘疏》没有那么深入研学，相比之下就不太熟悉。

这位僧值格西性情温和，并没有辩解说他们看了贾曹杰等的注释，而是对法王说：您说得对，的确如此，我们寺院一些年轻学者喜欢新鲜事物，对前辈祖师留下的经论不看，反而去看与佛菩萨经论无关的新奇书籍，大概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4.学教方式的差异

再者，法王亲口说："当时我跟色须寺的格西们研讨，从中得到的一个感受是，他们学教典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不是针对整部论义，而是所谓的`辨析难题'——从一部论中，单独拿出诸难题后，对这些再再地辩论问答，以此来彻底断定。要点是什么，就在这些上面发出智慧，与诸辩友一起长时间轮番研讨。在辩经处，由于他们对性相的立量极为熟练的原因，从诸难点上辩论时，要轻易胜伏他们是很困难的；但是，从一般的教典文句上发问并辩论时，有时候连具慧格西们都因根本不熟悉而沉默不语，无法回答。"

再者，法王曾亲口说，在色须寺参学期间，自己跟这所寺院里的格

西们研讨辩论的时候，发现他们学经论教典的方式，跟我们学教典的方式不一样。当然，两种方式各有长短，只是存在差异。

一、自宗学教理：平等熟悉

我们学教理的方式是，对于一部论中的每一品、每一颂、每一句，全都要仔细地阅读、思惟它的涵义，也就是通篇详细学习。用这种方式来学，学完一部论后，对于整部论里的每一个环节都熟悉。

二、色须寺学教理：难题处极为熟练，文句不够熟悉

色须寺学教理的方式是，学一部论时，专门把难题部分拿出来学。也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各派观点不同处、有很多辩论的地方等。以《现观庄严论》为例，对“法轮”的涵义、僧宝二十种安立、菩提心、四禅八定、十二缘起支等难题单独分析辩论。学《入中论》则针对远行地菩萨自力胜过二乘、中观自续派与应成派的区别以及八大难题等进行详细辩论，其他地方简单滑过。学的方法是道友之间作问答辩论。佛教辩论运用三相理论，立论者坐着立宗，辩论者站起来辨析，双方拿出教证理证进行辩论。一个难题今天也辩、明天也辩，年底还要总结辩论。通过再再辩论彻底断定，获得永远夺不走的定解。这样针对某个要点，集中精力打开思路，跟道友们一起探讨。由于不同的人智慧角度不同，一起探讨容易打开思路，以细致的方式思惟抉择。其中的提问者、回答者、裁判员，都是大家轮流做的。时间上，格鲁派有些道场讲课的时间短，辩论的时间长。

用这种方式学完一部论后，对难题要点非常熟悉，但非难题部分就不熟悉。因此在辩经场，格西们对难点上的辩论很难被胜伏；但从教典通常文句上发问，不必说其他人，连大格西们偶尔也会因不熟悉而哑口无言。因为他们着重在要点上研讨，不细究经论原文从头到尾的涵义、理路、上下关联等。

思考题

1.什么是“日至”？解释法王在“日至”上的立宗。为什么法王的立宗是正确的?

2.色须寺的常住学者们，对《现观庄严论金鬘疏》不是特别熟悉的原因是什么?

3.自宗学教理的方式和结果如何？色须寺学教理的方式和结果如何?

十八、吾巴活佛　分三：（一）宁玛大智者；（二）与托嘎如意宝相契；（三）法王在吾巴活佛前求得甚深灌顶

（一）宁玛大智者　分二：1.与理塘拉丹辩论；2.持全知观点

1.与理塘拉丹辩论

色须寺是一座讲闻非常兴盛的格鲁派大寺院，一段时期里，藏地不同宗派的智者们都会到那里参学，因此，吾巴活佛也曾到色须寺与理塘拉丹进行辩论，不仅如此，据说《宗派见解区分论》中的〝基道果三任一者，皆非中观我宣说〞，所驳斥的立论者就是理塘拉丹。

色须寺非常兴盛讲闻法业，寺院大、智者多，因此在一段时期里，藏地不同宗派的智者们常到这里游学，跟本寺格西们辩论交流法义。

宁玛派的吾巴活佛（本名丹毕尼玛，“吾巴”是“藏族人”的音译，意为藏族中一位了不起的活佛）也曾去色须寺游学，跟著名智者理塘拉丹格西作过辩论。吾巴活佛《宗派见解区分论》中驳斥的“对方立论者”，据说就是理塘拉丹格西。

理塘拉丹格西的立宗是：一切诸法的究竟胜义谛是单空。吾巴活佛驳斥说：你的无遮见，在基道果哪一个层面都不是双融大中观。我宗承

许基上二谛显空双融，道上福慧二资双融，果上色身法身不二，每个层面都是双融大中观。而你承许究竟胜义谛是单空，从基道果哪方面来讲都不在现空双融的中观道上。

2.持全知观点

吾巴活佛是当时宁玛派智者中非常著名的一位，尤其在持文殊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观点的智者行列中，称得上智慧到顶点者。

总的来说，在宁玛派智者群体中，吾巴活佛非常有名。特别在持全知麦彭仁波切观点的智者行列中，他是智慧第一的。全知在世时，直接亲近、持他观点者，主要是噶陀寺的司徒仁波切和协钦寺的嘉察仁波切等；后面主要是吾巴活佛和喇拉曲智仁波切等，从他们的著作中能明显看出这一点。

（二）与托嘎如意宝相契

他与堪钦托嘎如意宝心意相和，并且相互之间结过法缘。

有这么一种说法，托嘎如意宝、吾巴活佛和南卡晋美活佛，三人是华智仁波切身、语、意的化身。既然都是华智仁波切的化身，当然关系极好，心心相契。再者，两人都曾在对方面前得过法，互结法缘。

（三）法王在吾巴活佛前求得甚深灌顶　分四：1.托嘎如意宝准备讲《大幻变网续》；2.借灌顶法本；3.得灌顶情形；4.求得其他甚深灌顶

1.托嘎如意宝准备讲《大幻变网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堪钦托嘎如意宝准备传讲《密藏续》，为此派江玛寺的全体弟子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

托嘎如意宝与吾巴活佛心意相合且结过法缘，有一次托嘎如意宝想给弟子们传讲《密藏续》，也就是《大幻变网根本续》，这是宁玛派讲玛哈约嘎教法的根本密续。由于听受密法需得本法相关灌顶，于是让所有弟子前往吾巴活佛处求灌顶。

托嘎如意宝认为讲闻什么法就要得本法相关的灌顶，这样灌顶、讲闻、修持三者配合才如法相应。《大幻变网续》的修持涉及忿怒或寂静

本尊，得过相关灌顶再修才相应。法王也继承了这个做法——喇荣道场第一次决定传讲相关法时，法王因部分咒语未念修圆满，让弟子们去奥洛上师处求灌顶。可见，法王的做法也是得本法灌顶才能讲闻修。

托嘎如意宝一般不公开作灌顶，而吾巴活佛是他信任的具相金刚上师，两人驻锡的道场距离又近，从江玛寺渡河往石渠县城方向不远就是格蒙寺，因此派弟子们去求灌顶。

2.借灌顶法本

当时，缺少《大幻变网寂忿灌顶仪轨》法本之故，便派了两名僧人到嘉控南卡晋美活佛处借书。两名僧人见到这位活佛那时已满头白发，他说："这本灌顶仪轨的法本不能轻易借……"，而没有直接借给。后来作了不会损毁法本的保证，即由另一位僧人做担保人后，才借到了这本仪轨法本。

当时条件有限，法本特别稀少，于是派了两名僧人去嘉控·南卡晋美活佛（第一世敦珠法王的儿子，原住色达，后被迎请到石渠）处借灌顶仪轨法本。

南晋活佛满头白发，年纪很大了，一开始说这本书不能随便借。两位僧人请了另一位可靠的僧人做中间担保人，保证不会丢失缺页并按时归还，才借到法本。

过去法本都是长条版一页页叠在一起的，外面用布包裹，未装订成册，容易缺损。前辈大德们特别恭敬法宝，看得比生命还重，加上法本稀少，一旦毁坏可能失传，因此对待法本特别谨慎。

3.得灌顶情形

之后，江玛道场的全体弟子渡过石渠河后，来到了吾巴活佛跟前，法王也在其中。至尊活佛戴了一顶班智达长耳帽，作了伴随鼓钹、长短号的隆重仪式，广地赐予了包括支分在内的灌顶。

借到法本后，江玛道场所有弟子渡过石渠河来到格蒙寺，法王也在

其中。吾巴活佛认可这些弟子具足密法法器德相、密咒誓言清净、将来能护持弘扬密法，因此非常重视。他戴着班智达长耳帽，敲击锣鼓铙钹、吹响长号短号，以广的方式赐予了《大幻变网》的灌顶，包括支分灌顶也赐予了。

过去金刚上师们主要用敏林传承的灌顶仪轨，包括寂静和忿怒本尊灌顶。现今喇荣道场主要按《法王著作全集》中的仪轨作灌顶，虽然只有寂静本尊灌顶，但包含讲者讲之灌顶和闻者闻之灌顶，得了这个灌顶就有资格听受本法。

4.求得其他甚深灌顶

后来，堪钦托嘎如意宝多次派江玛道场的弟子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法王的《时轮金刚》灌顶和《四宁体》灌顶等是在吾巴活佛那里求得的，也是这个原因。

后来托嘎如意宝多次安排弟子们到吾巴活佛面前求各种灌顶，法王的《时轮金刚》灌顶和《四宁体》灌顶等都是在吾巴活佛处求得的，吾巴活佛因此成为法王的根本上师之一。

《吉祥时轮金刚续》是新续部王，《四宁体》是旧续部六百四十万续部心要的总集，这两者是密法新旧派最根本的广灌顶。《时轮金刚》灌顶从本师释迦牟尼佛传来，代代相传至蒋扬钦则旺波尊者、根华堪布、吾巴活佛、法王如意宝，再传给我们。“四宁体”指莲师造的《空行宁体》，布玛莫扎造的《布玛宁体》，龙钦巴造的《空行仰体》和《上师仰体》。

总之，托嘎如意宝认可吾巴活佛是具相金刚上师，加上两地距离近等的原因，所以多次安排弟子们去求灌顶。法王每一次去求灌顶，都是在奉行托嘎如意宝的圣言，并不是不满足托嘎如意宝这一位根本上师，还要主动去寻找其他金刚上师求灌顶等。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入住道

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第四章终。

思考题

1.托嘎如意宝传讲《密藏续》之前，为什么让全体弟子去吾巴活佛面前求本法灌顶？从灌顶上师和所得灌顶两分来思惟。这种做法对我们有何启发？

2.南晋活佛为什么不肯直接借法本？我们应以何种态度和行为对待法本？

3.法王如意宝是从哪位上师前求得了《时轮金刚》和《四宁体》的灌顶？

第五章　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

这一章讲述了法王在石渠求学期间，前往果洛拜见嘛呢喇嘛尊者的行传，以及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圆寂的情形。

正文　分二：一、拜见嘛呢喇嘛；二、托嘎如意宝圆寂

一、拜见嘛呢喇嘛　分五：（一）准备去拜见；（二）一路的苦行；（三）依止的情形；（四）依教做经忏；（五）离开玛年道场

嘛呢喇嘛本名“班玛斯德”，是青海省果洛州人，十三位伏藏大师异口同声授记其为观世音菩萨的真实化身。由于常常在不同地方举办嘛呢法会，因此人们尊称他为“嘛呢喇嘛”，是一位众所周知的非常了不起的上师。（“嘛呢”是观音心咒或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的简称，嘛呢法会就是大众共修观音心咒的法会。）

一、多地举办嘛呢法会

嘛呢喇嘛在藏地不同的地方举办过嘛呢法会。比如在青海省果洛州的很多县、乡里举办过嘛呢法会。在四川省阿坝州的红原县和阿坝县等地，以及甘孜州的石渠县、炉霍县、色达县等地都举办过嘛呢法会。以色达县为例，比如：

（一）单坚神山白塔处

单坚神山的南面有一座小佛塔，旁边有很多帐篷，这是附近的人夏天耍坝子的地方，嘛呢喇嘛曾在这里举办过嘛呢法会。这座小佛塔就建在当时嘛呢喇嘛法座的位置，有个人原本准备在这里建一座大佛塔，但由于种种原因上级领导不同意，就在法座的位置建了一座小佛塔。

（二）满愿岭白塔处

从喇荣道场的山门外，沿着大路往色达的方向走，尸陀林下面，到了快拐弯的地方，会看到右手边的山丘上由铁丝网围成的一个大院子，里面有门措上师如意宝珠安住的宫殿，法王上师在世时也在这个宫殿里住过，此处叫做“满愿岭”，是喇荣道场僧众夏天耍坝子的地方。满愿岭下面，也就是公路左边靠河边处，也有铁丝网围绕的草原，这个铁丝网

是喇荣道场的财务科围起来的，藏地老百姓交到喇荣道场请僧众念经的牦牛就放在这个草原里面。在这个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有一座稍大一点的白色佛塔，嘛呢喇嘛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嘛呢法会，白塔所在地就是嘛呢喇嘛法座的位置，这也是加持力很大的圣地。

此外，还在狮堡山的山脚下开过嘛呢法会等等。

二、嘛呢法会稀奇事迹

举例来说：（一）诵咒音声遍远闻

比如在某个山沟这一边的山口处开嘛呢法会，嘛呢喇嘛坐在这边的法座上念咒，那个年代没有喇叭、扩音器之类的东西，只是口里出声念，然而具信心的人，在 30 多里外山沟的那一边走过时，都能清楚地听到嘛呢喇嘛念观音心咒的声音。他们说：“距离特别远，根本见不到嘛呢喇嘛，但能清楚地听到他念观音心咒的声音。”这是当地人亲口说的，大家都实实在在地听到了，不是增益出来的。这就如同佛的梵音功德周遍远闻那样，听者即使离得很远，也像在他耳边讲话一样听得清清楚楚，嘛呢喇嘛具足如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二）婴儿生具海螺齿

参加嘛呢法会的所有人，都得到很大的加持。比如，有些妇女怀孕期间去参加嘛呢法会，腹中胎儿也一起去了法会现场。后来孩子一出生，发现口里就有海螺齿，也就是像海螺一样又白又坚固的牙齿。一般的新生儿没有牙齿，几个月后才长乳牙，一出生就有牙齿是非常稀有的。为此去询问能照见三世的成就者时，成就者说，这是因为孩子在住胎期间去嘛呢喇嘛处参加法会，得到了共修观音心咒的大加持等所导致的。

（一）准备去拜见　分三：1.打算前往；2.中间变化；3.立即启程

1.打算前往

之后不久，在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开许下，法王打算与一些道友一起去果洛州拜见嘛呢喇嘛班玛斯德。

之后没过多久，在堪钦托嘎如意宝欢喜开许的前提下，法王打算跟几位道友一同前往青海省果洛州那边，拜见嘛呢喇嘛班玛斯德，求一些法等等。

其实，嘛呢喇嘛前几年来过江玛道场。嘛呢喇嘛来的时候说，要在这个道场建一座佛塔，之后指定了一个位置，就在江玛道场稍高一点的地方。那时托嘎如意宝已经 70 多岁，还亲自背土和石头参与建塔，并亲口说:“这次大家要精进地参与建塔，这是真实的观世音化身嘛呢喇嘛安排的。”还说:“我们只要背一点点石头或土参与建塔的话，相当于用同等重量的黄金建了佛塔。”是这样的话，证明嘛呢喇嘛是来过江玛道场的，所以法王此前在江玛道场见过他，但这一次还是想去果洛拜见，求一些法等等。

2.中间变化

原本前一年就准备去，然而南晋活佛说：〝你们不要去，他的心专注于其他刹土的缘故，去了也见不到。〞因此，推迟了前去的计划。今年活佛亲口说：〝他专注于其他刹土的愿欲暂时延缓了，所以现在快快去的话能见到。〞

一、去年未去成

前一年的时候，法王他们就计划前往果洛拜见嘛呢喇嘛，为此去询问南晋活佛。活佛说:“你们不要去，即便去了也见不到嘛呢喇嘛，因为他的心已经专注在其他刹土了。”由于南晋活佛这么说了的缘故，法王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暂时不去果洛了。

“心专注于其他刹土”，意思是这一生的利生事业已经圆满，准备去往其他刹土，不住在这个世间，也就是即将示现涅槃。这样的话，可能已经不见人了，所以他们去了也无法实现拜见、求法等的心愿。

二、今年应速往

到了今年，南晋活佛亲口说:“嘛呢喇嘛专注于其他刹土的心或者欲暂时延缓了，能继续住世，暂时不会圆寂，所以你们现在快快过去的话，

还能够见到他。”

原本嘛呢喇嘛去年准备示现涅槃去其他刹土，但期间可能有具缘者祈请住世，以及大众做佛事等，吻合了住世的缘起，所以今年暂时不示现涅槃而继续住世。一般凡夫生死不自在，做不到延迟死亡；嘛呢喇嘛是生死自在的圣者，只要吻合了住世的缘起，多住世一段时间是没问题的，从前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法王他们依照南晋活佛说的话，来决定或改变计划呢?

三、南晋活佛简介

南晋活佛全名“嘉控·华智南卡晋美”，是第一世敦珠法王八大菩萨化现的八个孩子之一，他的母亲——敦珠法王的空行母，是色达县洛若乡阿嘉村的人，名叫“嘎荣卓”。南晋活佛是华智仁波切的转世，被迎请到石渠县距离江玛寺不远的华智仁波切道场做住持，前面也讲了，托嘎如意宝曾派人去他那里借灌顶法本。尊者是一位精通经论的智者，也是修行获得成就的人，而且是具有神通的瑜伽士，所以能准确地授记一些常人无法衡量的事情。

（一）智者

据说，南晋活佛比多智钦仁波切丹毕尼玛的智慧妙力还要高。譬如，德格版本的旧密续有 25 函，新密续有 20 函，总共厚厚的 45 函，尊者没有特意去背诵、思惟等，以俱生的智慧自然全部背得出来，而且通达其中的义理，能够无谬地讲解等。

（二）成就者

譬如，当天有日食或月食的话，尊者不必看日历，也不必去算天文历算；安住修行境界，观察自身气的运转状况，就知道日食或月食出现的具体时间。再者，藏历当中有重日、缺日，也是不必看日历等，他从自身气的运转状况中就能准确地知道。像这样，从自身气的运行上，能准确地了知日食月食、重日缺日等，是修行已得成就的表相之一，尊者

具有这方面的德相。

（三）具神通者

譬如尊者年老时，一些年轻的僧人带他出去耍坝子，比赛谁跳得远。先前未示现神通时，因为是老年人的身体，气力衰退，所以不如年轻人跳得远，年轻僧人们就说："您失败了，我们更厉害。"正这么说的时候，尊者开始示现神通。当时耍坝子的地方有一条河，河比较宽，年轻僧人们都跳不过去，尊者却从河的这边轻轻松松地跳到了河的对岸，不仅如此，还从山的这边一下子跳到山的那边，像这样在很远的距离之间跳来跳去等等，是一位具神通的瑜伽士。

（四）授记准确

南晋活佛既是智者成就者，又有殊胜神通，因此他说该去还是不该去，或者中间有什么变化等，都是比较准确的。那么他的殊胜神通观察，先前发现嘛呢喇嘛的心专注在其他刹土，所以让法王他们不要去；后来嘛呢喇嘛推迟了示现涅槃，南晋活佛的殊胜神通观察到了，于是告诉法王他们赶紧去。

3.立即启程

于是，立即向托嘎如意宝请求开许，尔后法王与达热堪布、洛若寺的土巴等六位僧人一同启程了。

一、请求开许

南晋活佛说"现在快去，能见到嘛呢喇嘛"，他们当然很相信，因此立刻到托嘎如意宝面前，请求根本上师开许自己去果洛见嘛呢喇嘛。

为什么必须得到根本上师的开许呢？如果根本上师不同意、没开许，去了容易出违缘，或者没有大的利益等。再者戒律里讲到，依止上师以后，除了上厕所等的小事以外，其他事都要向上师请示，上师开许了才去做，不能自作主张。法王还说："不必说去遥远的地方拜见嘛呢喇嘛需要得托嘎如意宝开许，包括比如夏天在江玛道场左右山上供个花、念个供养仪轨等，都要向托嘎如意宝请示，比如问：'我想去山上念个供

花仪轨，行不行？’上师托嘎如意宝同意了才去的。”

二、六人同行

得到托嘎如意宝的欢喜开许后，法王以及达热堪布、土巴等，一共六名僧人，往青海省果洛州的方向出发了。

达热堪布是甘孜州炉霍县宗塔乡的人，到石渠县求学主要依止吾巴活佛，是吾巴活佛的大弟子。文革时期去了印度等地，宗教开放后回到四川。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不久后，他也到喇荣来拜见过法王，现在已经圆寂了。土巴是从洛若寺跟法王一起到江玛道场求学的僧人。

（二）一路的苦行　分三：1.众多苦行；2.遭遇雪灾；3.马熊拦路

这一段讲到法王一行六人，在去往果洛的路途中，经历了种种的苦行。对此我们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

一、苦行具义

譬如释迦牟尼佛因地做国王时，为求佛果利益众生，经受了在身上钉入一千根钉子的苦行，才得到一偈法：“一切皆无常，生者皆有苦，诸法空无生，实非我所有。”法王他们也像这样，在去往果洛的路途中，经历了种种的苦行，才见到了嘛呢喇嘛，求得了正法。正法极为珍贵，的确值得经受种种苦行来求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前辈上师们说：“为求正法受苦，依此可净除累世业障，遣除未来弘法利生事业的违缘。”

二、发心随学

这正是《教授取舍之道》中“希求依师依教授，恒依无怯之勇毅”的真实践行。我们学这段解脱行传时，要看到法王是如何不畏艰难，为了依师求法而难行苦行的，由此生信后发起随学之心。

1.众多苦行

法王说：〝然而，此时嘛呢喇嘛住在称作〝玛年察秋’的地方，因此路途极为遥远；不仅如此，还遇上了冬季暴雪时节故出行艰难；而且

刺骨的寒冷冻伤了双脚；加上没有充足的食物等等，感受了几乎丧命的艰难困苦。

法王一行六人，在去往果洛拜见嘛呢喇嘛求法的路途中，感受了很多的艰辛苦难。下面从路程、天气、身体、食物四个方面，来具体认识苦行的情形。

一、路途遥远，疲累之苦

嘛呢喇嘛有时在自己的道场，有时去别的道场，会到不同的地方开嘛呢法会、传法等等，当时正住在果洛州的玛年察秋地方。那么，法王他们从四川省的甘孜州石渠县出发，到了青海省的果洛州达日县后，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目的地玛年察秋。从石渠县到达日县有 600 多公里，到玛年察秋至少 800 公里左右。

按 800 公里来算的话，假使是公路，开车需要 10 个小时，所以坐车也不算太远；然而当时那段路程，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他们连骑马的条件都没有，完全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过去。这样算起来，假使道路平坦，人一小时能走 5 公里，一天走 10 个小时的话，半个多月才能到，所以的确是极为遥远的路程，特别疲累辛苦。

二、天气恶劣，难行之苦

（一）正值冬季

虽然路途极远，但如果天气好，是温暖舒适的季节，也没有雨雪狂风等，徒步行走半个多月，也还算便利；然而，南晋活佛说“快去的话能见到”，怕去晚了因缘又出现变化等，所以法王他们立即出发，当时正处于冬季。

（二）持续暴雪

虽然是冬季，但假使白天出太阳，地上没有积雪，徒步行走也不算艰难；然而他们当时，恰好遇上了百年不遇的特重度雪灾（1954 年全国大雪灾），天气极端恶劣，沿途经过的地方都持续不断地下暴雪。

（三）寸步难行

大雪昼夜不停地下，地面上到处是厚厚的积雪，深达 70 公分以上，脚一踩下去就没过了膝盖，之后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把脚从雪里面拔出来，继续迈下一步。像这样，每抬脚走一步都很艰难，800 公里左右的路，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踏着半米多深的雪走过去的，可以想见是多么地艰难。

三、双脚冻伤，剧痛之苦

（一）寒冷刺骨

特级雪灾伴随着罕见的寒潮，那段时期，从石渠到果洛一带平均零下三十度左右，最冷的时候接近零下五十度。下雪的同时伴随着刮大风，而他们身上的衣物并不足以御寒、防风，这样长时间在遮天蔽日的暴风雪中行走，感受着难忍的刺骨严寒。

（二）双脚冻伤

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质量很好、防水保暖的鞋，又没穿袜子，每一脚都踩在半米多深的积雪里，导致雪很快进到了鞋子里。要知道，零下二十几度时，暴露在外的皮肤，30 分钟就会冻伤，而他们的双脚直接接触温度极低且潮湿的雪，所以很快就冻伤了。这种温度下的冻伤属于冻结性冻伤，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

（三）带伤行走

冻伤之后，原本应该用药物治疗，马上到温暖的地方养伤，尤其不能再用伤脚走路；但是他们还没见到嘛呢喇嘛、没求到法，为了依师求法，必须用冻伤的双脚继续前进。后面伤得越来越重，法王说“脚上的皮一点点地往下掉”。这是冻伤部位组织坏死的表现，就算及时治疗也很难治愈，但他们完全不顾及，就这样忍着剧痛走完了几百公里。

四、缺少食物，饥饿之苦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徒步行走，原本就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而走在很深的积雪里，每一步都要耗费不少的体力，还是在高原地区，能量消

耗就更大了。然而，他们带的口粮只有少量的糌粑粉，沿途没有饭店，也没有人家，所以必须省着吃。每餐只吃一点点糌粑粉，不仅营养不够，还吃不饱，根本不足以补充能量、恢复体力，也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抵御严寒，因此一路都饱受着饥寒交迫之苦。

五、其余苦行

除了以上四点外，还有其他的苦。比如住宿方面，找不到人家借宿，没有屋子，没有帐篷，也没有铺盖，晚上就在积雪里掏个洞，缩在冰冷的雪地里过夜。再者，由于持续降雪，找不到干木柴，连生火取暖、烧水的条件都不具足，连续十多天没喝过一口热水，都是靠吃雪来解渴。还有山路崎岖翻山越岭、风雪交加难辨方向等等。总之，求法的路途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苦。

尤其是，这一年的雪灾特别严重，天气极端恶劣，这样的时节因缘，使得法王他们这一路特别艰难，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寒冷之苦。下面特别讲到雪灾的情形：

2.遭遇雪灾

当时，见到在积雪当中，零零散散到处都有很多牲畜的尸体；见到在牧民们赶着那些健壮牲畜去避雪灾的遗迹处，有很多空的黑牛毛帐篷，里面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对此观察的话，牧户应该刚搬走不久。"

一、尸横遍野

法王一行人在路途当中，见到很多牦牛、山羊、马等牲畜的尸体，它们零零散散地倒在雪地里面，遍地都是，让人触目惊心。

在冬季，牛羊等靠吃枯干的黄草维持生命，然而那段时期持续大量地降雪，草地被厚厚的积雪掩埋，有的地面结冰形成厚冰壳，导致它们难以扒开雪层和冰层吃草，造成饥饿。有的冰壳还会划破它们的蹄子，出现冻伤。尤其是天气太冷又下暴雪，夜间将近零下五十度。这样又是挨饿，又有冻伤，又特别寒冷的缘故，很多年老、体弱、生病、幼小的牲畜就冻死、饿死了。据史料记载，那一年雪灾，仅仅石渠县就冻死了

几万头牲畜。

二、避灾迁徙

法王他们还见到很多空空的帐篷，以及里面跟平常一样摆放的厨具等。也就是说，牧民们为了避雪灾，全都赶着牲畜搬走了，但并未带走住的帐篷和里面的生活用品。下面具体来认识，为避雪灾，牧户搬迁的情形：

（一）冬季住处

藏族是半农半牧的民族，其中以畜牧业为主的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就是为了牛羊等能更好地生长，按季节转换草场。为了方便随时搬迁，人都住帐篷，没有固定的住宅。到了冬季之时，就搬到环形山谷的山脚处居住。这样的好处是：一、避风：环形山谷不像旷野里风那么大；二、防寒：相比于山顶和山腰，山脚处海拔低，稍微暖和一些；三、有草吃：夏季秋季在气候凉爽的高处放牧，那些地方的草基本被吃光了，冬季山脚处还有干草可以吃。

（二）必须搬迁

一般情况下，冬季住在环形山谷里很合适，到了春天才需要搬走。然而当时的雪灾太严重，一方面积雪太厚，盖住了草地，而牛羊等吃不到草会饿死，一方面天气太冷，牛羊等会冻死，因此，为了牲畜能活下来，必须尽快搬到没有雪灾的地方去，这是牧区避雪灾的最佳方式。

（三）搬迁情形

通常来说，牧民搬迁时，必须带走三大类：一、牲畜；二、帐篷，这是牧民的家；三、厨具等，这是主要的生活用品。然而，当时雪灾太严重，所以只带走了牲畜，帐篷和里面的厨具等都没能拿走。

1.带走牲畜

就像前面所讲的，由于暴雪侵袭，老幼病残的牛羊马已经死了，只剩下强壮的牲畜还活着。牧民们赶着仅存的这些牛羊马，一起离开去避

雪灾了。“赶着”指人拿着鞭子，让牲畜自己往前走。

2.未带帐篷厨具

“遗迹处”指人和牲畜走后剩下的地方。帐篷由黑色牦牛毛编织而成，牦牛毛吸湿率低，原本是防水的，然而由于雪下得太大，导致牛毛帐篷全被打湿了，特别重，搬迁时实在带不走，不得不留在原地。有这种情况的不是一两家，而是很多家，比如一处环形山谷里原本住了十几、二十户，现在所有牧户都赶着牲畜去避灾了，只剩下许多空空的黑帐篷。

牧民生活简单，没有什么家具，帐篷里只有一些用来烧水做饭的厨具。现在人都走了，这些厨具却跟平时有人在的时候一样放在原处，比如灶上仍然放着烧水的壶、做饭的锅等。为什么不带走这些呢？避灾时以人和动物的生命安全为主，当时雪下得太大，路非常难走，如果还带很多东西，或者让牲畜背很重的锅灶等，会增大行走的难度，甚至间接导致牲畜死亡，所以，为了尽快赶到没受灾的地方，就只能舍弃这些了。

“此”指帐篷里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观察这一点可以推断出，那些牧户应该刚搬走没多久。原因：假使已经搬走一段时间，那么其他人或动物会来动那些厨具等，比如路过的牦牛把锅顶翻；或者大风把那些东西吹得七零八落。但现在都整整齐齐地放在原处，可见人离开没多久。

3.马熊拦路　分六：（1）总说路途；（2）发现脚印；（3）观察探讨；（4）见到马熊；（5）改路绕行；（6）护法指引

（1）总说路途

法王还说：｀大约十五天当中，处于极度艰难与疲累的状态，徒步走过了许多高山与沟谷。

“如是”，指像前面说的那样，途经之地都受到了雪灾的侵袭，因此经受了种种苦行。在十五天左右的时间当中，人一直处于极度艰难与极度疲惫不堪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以徒步的方式，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越过了一个又一个沟谷。

一、时间

法王一行六人从江玛道场出发，到达玛年察秋——嘛呢喇嘛所在地之间，总共用了 15 天左右的时间。

前面算过，在道路平坦、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一天走 10 个小时，半个多月能走完 800 公里。实际上由于遇到雪灾，这一路的积雪都有半米多深，每一步都非常难走，行走的速度不到正常状况的一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半个月左右就走完了全程，算起来每天要走 20 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每天只休息大约 4 个小时，其余时间日日夜夜都在赶路。

二、状态

大约 15 天的路途当中，他们始终处于极度艰难和极度疲累的状态。

地面上积雪很深，路不好走；加上四周狂风暴雪，寒冷刺骨；脚上又有严重的冻伤，所以在行走的过程中，一直处于特别艰难的状态。

再者，由于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非常地累；加上日夜兼程，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而且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来补充体力，已经是过度疲劳、体力透支了，因此一直处于极度疲累的状态，几乎全靠意志力而走完了全程。

三、方式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完全是两只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四、路况

途经之地并不是平坦的大路，而是一会要爬上山，一会要从山上下来。上山非常累，下山又很危险，而且既没有爬山路，也没有前人走过的印迹，非常难走。

（2）发现脚印

期间在路途中，见到雪地里有很多无法确定是人脚印还是动物脚印的大脚印。

在这样漫长的路途当中，一次见到前面的雪地里有很多同种类的大脚印，无法确定到底是人类的脚印还是动物的脚印。

以下从三方面来具体认识：

一、不确定之事

如果是鞋印，则可以确定是人，如果脚印形状与人脚印差别很大，则可以确定是动物；然而，地上的印迹看起来就像是人光脚踩出来的脚印，而且比一般人的脚印要大一些，所以无法确定到底是人还是动物。

二、确定之事

（一）数目多

“很多”，有好多的脚印，而且踩得乱七八糟，说明走过去的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只动物，而是有一群人或者一群动物。

（二）距离近

假使脚印的主人，是一两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之前走过去的，天上一直在下大雪的缘故，脚印应该被覆盖住看不到；但现在能明显见到脚印，证明它们刚过去不久，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

三、需做选择

这时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换一条路，不跟着脚印走；要么按原计划走，也就是跟那些脚印往同一方向走，这样很快就会跟脚印的主人相遇。假使脚印的主人会对大家作损害，使得依师求法出现违缘，甚至有生命危险等，那当然要换一条路，因此他们很重视，就停下来观察探讨，这些脚印到底属于谁？

（3）观察探讨

他们观察后探讨说：`从这些脚印的形状来衡量的话，多半是野兽的脚印；假使不是，而是人类脚印的话，会不会是山匪之类的呢？′

道友们观察脚印后，探讨说：“从这些大脚印的形状来衡量推断，很可能是野兽的脚印，这个可能性更大；假使不是野兽脚印，而是人脚印，从人的层面来分析的话，这群人应该不是一般的牧民，那么会不会是山匪、强盗那样的人呢？”等等。大家讨论后，得出了这样两种结论。

一、第一种可能：野兽

那些脚印的形状非常像是人脚印，由此来观察，如果是动物，首先不可能是牛马等，它们都是蹄子，不是那种形状。再者，由于当时一直下暴雪，连很多牦牛都冻死、饿死了，这种动物却还活着，可见它一定很强壮，所以多半是某种凶猛的食肉野兽。假如是食肉野兽的话，由于一直下雪，它们很长时间找不到东西吃，再加上数量多，很可能会对他们六人造成生命威胁。

二、第二种可能：山匪

那些印迹是脚印不是鞋印，而且比一般人的脚大，所以即便是人，也是一群没穿鞋、身材高大的人。一般的牧民等当然穿鞋，而且如果是搬迁的牧民，地上还会有牲畜的蹄印，但并没有其他，再说大雪天一般人不会到这荒郊野岭来，所以如果是人的话，很可能是山匪团伙之类的。这种人皮糙肉厚，不穿鞋；身材高大，脚印也就比一般人稍大一点。他们身强力壮，佩带几把大刀，专门夺人财物，特别粗暴野蛮，假使遇上了，六人原本不多的一点口粮就会被洗劫一空，甚至可能挨打受伤，会面临这样的危险。

虽然有这两种可能，但从脚印的形状来分析，大家认为是野兽的可能性更大。

达热无奈地说：`我们这么多天里，几乎一直走的是无人之地，所以现在哪怕是山匪也行，但凡能遇到个人，我发誓会开心的。'

达热堪布说:“我们走了这么多天，期间经过的地方，几乎全是无人的空地，现在才见到大脚印，所以，前方哪怕是一群土匪强盗，只要能遇到个人就是好的，我发誓会开心的。”他无可奈何地说出这样的话。

“无人之地”，指既没有住户也没有行人的空地。在这几百公里的路途中，很多地方原本就没人住。而那些有住户的地方，比如某个山谷里有几户牧家，这里面有人、有牛羊等，由于发生严重雪灾，所有人都搬走去避灾了，因此都成了荒无人烟的空地。

“我发誓会开心的”，这是一种口头语。如果是野兽，那当然不好，会受到伤害；但毕竟太久没见到其他人了，很希望能见到人，所以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哪怕是仇人，哪怕会来害自己，只要前方是人就很好。

这一路走来全是荒郊野岭，除了同伴以外，见不到一个人，放眼望去尽是不见边际的白雪。那个年代没有路牌，不知道还有多远才到达目的地，看不到希望，走了这么久都快没有心力，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在这种心境下，只要能见到人就满足，算是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从这里要看到，他们依师求法的路途中，不但身体受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苦，心上也经历了种种艰辛。

（4）见到马熊

接着继续往前走，有一群马熊正从山沟里面往前走，它们回头看而转过身后，做出气势汹汹的威猛姿态。

大家探讨后，也许是抱着一丝“但愿前面是人”的希望，并没有改变方向，而是沿着那些大脚印继续往前走。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了前面的队伍，只见一群比人还要高大的马熊，正在从山沟里面往前方走，现在能够确定，前面的脚印都是马熊的脚印了。

就在这时，可能是这群马熊听到了法王他们走路或者说话的声音，于是全体停了下来，一起回头朝法王他们的方向看，身体也全部转了过来，之后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显出一副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姿态，好像马上要扑过来一样。

“马熊”又名“西藏棕熊”或“人熊”，古代称为“罴”，是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野生食肉动物，跟熊不是同一种类。一般的成年马熊身长 2 米左右，体重 300 到 500 公斤，体态和五官跟人相似，脚印跟人的脚印非常像，但是比一般人的脚印将近大一倍，在发动攻击时会像人一样全身直立。马熊性情凶残，能跟老虎抗衡，而且力大无穷，连猎人都不敢招惹它们，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把命搭上。

（5）改路绕行

其他道友们说：`现在从这里往前走的话太危险，不敢走了。′这时土巴说：`有什么不敢的！我是阿嘉铁匠家的儿子，不需要怕什么马熊！′做出看似英勇的样子后，一边手握了握腰刀，一边要往马熊群所在的地方走。

这时大家停了下来，除了土巴以外，其他道友们都说：“如果按原定路线往前走的话太危险，很可能丧命，所以不敢往前走了。”这时土巴逞起了英雄，说：“有什么不敢往前走的，我是阿嘉铁匠家的儿子，所以根本不存在需要怕什么马熊的情况！”像这样口里说着大话，手攥了攥腰上佩带的腰刀，同时要往马熊所在的方向走过去，表现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

所谓“阿嘉铁匠家的儿子”，意思是自己是英雄家族的后代，所以勇猛无畏，能够战胜马熊。土巴是色达县洛若乡阿嘉村人，阿嘉村里有不同的姓氏，其中嘎瓦氏是当地共称的英雄家族，土巴就是嘎瓦氏的人，他的父亲名叫“嘎瓦·根炯”，法王如意宝父亲的舅舅也是嘎瓦家族的人，这个家族至今还有不少人。

这时他们说：`你别说这种话，我们何必跳入无义险处呢？′这样给他讲道理、作了劝导后，大家避开马熊群所在地，从另一座山谷绕路而行。

土巴说了那样的话，准备前去跟马熊对抗时，其他道友们说：“你不要这么说，我们跳进无义险处当中，有什么必要呢？”像这样讲道理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之后大家改变路线，绕开马熊群所在的这座山谷，也就是不再继续按原计划的路线往这座山谷里走，而是改从另一座山谷走。

“跳入无义险处”：譬如在去往某地的路途中有一个大坑，坑里全是利刃，跳进去必死无疑；如果从旁边绕行，则能平安抵达目的地。这时跳进利刃坑就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因为这并不是通往目标之地的唯一选

择，还会使得他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与此类似，这群马熊已经表现出发怒的姿态，六人一旦走过去则必定发生搏斗。马熊的力气极大，一下子就能把一人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它们的爪子又长又硬，撕铁皮就像剥香蕉一样容易，再加上搏斗之时异常凶猛，所以六个人完全不是一群马熊的对手，对抗起来没有任何获胜的把握，还很可能就此丧命，所以上前跟马熊对抗完全是“跳入险处”。再者，跟一群马熊对抗并非唯一选择，因为从这座山谷走并不是到达目的地的唯一路径，而且会导致重伤或死亡，而无法继续前进去依师求法，所以是“无义”。

（6）护法指引

后来看时，从某个方面来说，那群马熊可能是欢喜白方的八部非人的幻变。假使它们未阻挡我们所走的路，而按前面那样往那座山谷里面继续走的话，不但走错了路，而且会走到比前面积雪更深的一个地方，所以肯定有冻死荒野的危险。”

后来，法王他们再回想这段经历时发现：从某个角度来讲，当时遇到的这群马熊，可能不是真正的旁生，而是欢喜善法的八部非人，为了指示正路、保护大家不走入错路发生危险，而以神通、神变所显现出来的。

为什么呢？反面来说，如果没有这群马熊拦路，那么大家就会按照原计划，继续往那座山谷里走。这样的话必定会出现两个严重后果：第一、走错路，也就是按原计划的路线走，到不了玛年察秋，也就见不到嘛呢喇嘛了；第二、冻死荒野，也就是按原计划的路线走，会走到一个积雪更深的地方，那里气温更低，风雪更大，一旦到了那里，人就要面临被冻僵甚至冻死的危险。

正面来说，正因为这群马熊现出威猛相来拦路，使得大家及时改变路线，从另一座山谷绕行；这才避免了走错路和被冻死的危险，走上了去玛年察秋的正确方向；从而很快到达目的地，见到了嘛呢喇嘛。

总之，马熊拦路看似是遇到障碍，不得不换路绕行；实际从结果来

看，正是对法王一行人的保护和引路，这属于白方护法神的事业，因此说那群马熊可能是白方非人以神变力变化出来的。

（三）依止的情形　分五：1.欢喜拜见；2.大士来临，功德增倍；3.听法时的感悟；4.开悟的印证；5.灌顶中受伤

1.欢喜拜见

法王回忆说：〝不管怎样，在许多昼夜里走啊走，最终某时，终于勉强走到了嘛呢喇嘛的居住地——〝察秋〞地方的附近。由于是在夜晚到达的缘故，无法辨别何处是嘛呢喇嘛的道场，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亲眼见到已到嘛呢喇嘛道场的附近，所以极为欢喜。之后去了嘛呢喇嘛面前，当时嘛呢喇嘛显现上也极为欢喜。

法王回忆说：无论如何，我们一行六人日日夜夜风雪兼程不断地走啊走，最终某一时间，终于勉强走到了玛年察秋附近，也就是嘛呢喇嘛当时居住的地方。“勉强”是表达这一路吃了很多苦，早就体力透支、疲惫不堪，全靠毅力支撑着勉强在走，现在好不容易才走到了。

由于到达嘛呢喇嘛所在地的时候是夜晚，天特别黑，又没有路灯等，所以根本无法辨别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到了嘛呢喇嘛所在的道场。那么，大家就在不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附近的情况下，在这里停下来休息了一夜。

这里说的“嘛呢喇嘛的道场”，不是指带有经堂、僧舍等的场所，而是搭了一些帐篷的一处地方。文中说的“嘛呢喇嘛的居住地——‘察秋’地方”，以及“那里”，都是指这里。嘛呢喇嘛来到察秋地方举办嘛呢法会，包括法会期间传法、吃、住等，都是在自己的帐篷里。在嘛呢喇嘛住的帐篷周围，有前来参加法会的人以及尊者的眷属等所住的帐篷。总之这里有一些帐篷，算是嘛呢喇嘛举办嘛呢法会等的临时道场。

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此处正是嘛呢喇嘛道场的附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这一路跋山涉雪、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玛年察秋拜见真实观

世音的化身嘛呢喇嘛，如今亲眼见到了这个内心向往之处，意味着即将见到德高望重的尊者老人家，因此内心极为欢喜，马上进去拜见嘛呢喇嘛。嘛呢喇嘛见到法王他们时，也显现出极为欢喜的相。

他们这些天来累了一路、饿了一路、冷了一路，现在终于到了有帐篷有人住的地方，但并没有立即去讨热水、找住处等，而是当发现已经到达目的地，很快就能见到嘛呢喇嘛时极为欢喜，以至于顾不上其他，马上前去拜见。从这里要看到法王他们希慕依师、希慕面见大善知识的大渴仰心，这是我们所要随学之处。再说，嘛呢喇嘛也知道法王等是具相弟子，又是千里迢迢、吃了那么多苦才过来的，而且将来能成办不可思议的弘法利生事业等，所以显现上见到法王他们也是特别地欢喜。

2.大士来临，功德增倍

并赐教说：`从明天开始，每天获得的嘛呢的功德数量跟平时不同，也就是江玛道场诸持三藏者来临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们所获得的念诵嘛呢的功德数量会相应地加倍。'

法王他们到的时候，嘛呢喇嘛和弟子们正在开嘛呢法会，法王他们也跟着参加法会，念观音心咒。对此，嘛呢喇嘛对在场的弟子们说："从明天开始，我们每天共修观音心咒所获得的功德数量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今天江玛道场的持三藏、修大乘法的活佛堪布大德们来了，参与到观音心咒的共修当中，以这个作为缘，从今天起，我们共修念诵观音心咒所获得的功德数量也相应地加倍，至少是平时的两倍。"比如平时每天，每个人能获得念诵 100 万遍观音心咒的功德，如今江玛道场的高僧大德们来了，也跟我们一起参与观音心咒的共修，由此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得到念诵 200 万遍观音心咒的功德。

总的来说，一个人独自念修，远远比不上与僧众共同念修的功德，因为参与到大众共修中，每个人都能获得大众全部的功德；尤其是僧众之中，有法王这样具菩提心等的大菩萨，他们共同的发菩提心、不共的发大愿、作大回向等作摄持的话，每个参与者所获得的功德必然增长很

多倍。

思考题

1.嘛呢喇嘛是谁？人们为何称他为“嘛呢喇嘛”？尊者在哪里举办过嘛呢法会？嘛呢法会有怎样的稀奇事迹?

2.法王一行人准备拜见嘛呢喇嘛的情形如何？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法王为什么要请托嘎如意宝开许后才出发?

4.从路程、天气、身体、食物四个方面，具体思惟法王一行人苦行的情形。

5.法王他们遭遇的雪灾有多严重?

6.从时间、身体状态、方式、路况四个方面，阐述法王一行人拜见嘛呢喇嘛一路的状况。

7.马熊有多凶残？大家为什么选择绕行？为什么说马熊群可能是护法神的幻变?

8.嘛呢喇嘛见到法王时对弟子们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3.听法时的感悟　分三：（1）嘛呢喇嘛未解释嘎雅；（2）作清净观极重要；（3）信心愈增

（1）嘛呢喇嘛未解释嘎雅

那时，他正在为弟子们传讲《入行论》，讲到第三品中‘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时说：‘嘎雅，嘎雅，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样重复了几遍后，说：‘无著是一位大菩萨，他对这个词有作解释吧？’随后安排身边的弟子翻阅无著菩萨的注释，然而无著菩萨的注释里也没有

对‘嘎雅’作解释，因此赐下圣言说：‘哦！无著也没解释，我发誓不知道嘎雅是什么意思……’”

嘛呢喇嘛在举行嘛呢法会期间也给大家传法。（这就像法王在世时喇荣道场开法会的情形，譬如第一座僧众一起念修，座间法王给大家传法，也就是讲课或灌顶等，之后僧众再共同修第二座。）当时，嘛呢喇嘛正在传讲《入菩萨行论》，法王他们也跟大众一起听课。

讲到第三品中“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这两句时，嘛呢喇嘛显现上不知道“嘎雅”的意思，就重复了两遍这个词，说：“嘎雅，嘎雅，是什么意思呢？”（藏文“嘎雅”是生僻词，相当于古汉语中的“嗤诮”，意思是“讥讽”。）

之后嘛呢喇嘛说：“无著是一位大菩萨，所以他对这个词会不会作过解释呢？”于是让身边的弟子去看无著菩萨写的注释，也就是《入行论释·善说海》。但是在这部注释里，无著菩萨对这一颂也只是作了大略解释，没有专门解释“嘎雅”这个词。这样的缘故，嘛呢喇嘛就对大家说：“哦！无著也没解释，所以我发誓解释不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算了吧……”

一般的堪布都知道，“嘎雅”的意思是“讥讽”。“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可以解释为：如果别人对自己戏弄、轻侮、嘲笑、讽刺，这时不要起嗔心还击，要想到，既然我已经把自身布施给了他们，又何必为了保护此身而嗔恨他人呢？看上去，这个词的意思不难解释，句子的要点也比较好懂，但是嘛呢喇嘛显现上却解释不了，不懂得，这件事对法王触动很大。

那么，法王讲这段经历，是不是为了表达嘛呢喇嘛文化水平低呢？不是的。下面讲法王当时的两种想法。

（2）作清净观极重要

法王当时心想：“十三位伏藏大师的无谬授记中说，嘛呢喇嘛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的观世音，不仅如此，直接问他：‘您真的是圣者观世音

吗？′那时他也以断定的话语亲口承认：`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真的是!′因此毋庸置疑。然而，如果自己没有清净观，虽然是真实圣者，但以凡夫观现世量来衡量的话，只能见到一个腰带右边挂针套左边挂线包、老土落后、头部震颤、连`讥讽′都解释不了的老人，除此之外见不到其他，因此，所谓`要熟练清净观′真是太重要了!″

法王说，自己当时心想：第一、十三位伏藏大师各自取出的伏藏法中都明确地授记说，嘛呢喇嘛是度化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凡是与之结缘者都将往生极乐世界，有这样明显的记载。第二、自己亲自当面问过嘛呢喇嘛:“您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吗？”当时他回答:“没错，我发誓真的是!”说了如此肯定的话语，亲口承认了。当时嘛呢喇嘛对《般若十万颂》发誓，就表示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说妄语，而是所承认的这件事真实不虚。以这两个原因，嘛呢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这件事千真万确，没有丝毫不决定、令人怀疑之处。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修好清净观，也就是以观现世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作为标准去衡量的话，就只会看成一个腰带上挂着针线包、老土落后、头颤抖、连讥讽都不会解释的凡夫老人，此外见不到什么功德。所以这次我才认识到，前辈大德们再再强调的要修好清净观，的确太重要了。

要知道，这里法王说自己没修好清净观，只把嘛呢喇嘛看成普通老人，不见其他功德相，完全是示现谦虚，实际法王并非没有清净观。我们学这一段时，需要结合自身来认识到，对诸上师作清净观的重要性。

一、上师的实际情况

十三个伏藏法中都明确记载，嘛呢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这些都是莲师的无谬授记，而且，尊者本人也亲口承认自己是圣者观世音。这就足以证明，嘛呢喇嘛就是观世音菩萨，根本不是凡夫。

二、弟子不观清净的结果

如果弟子不作清净观，以凡夫根识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在自己心前，

嘛呢喇嘛就成了这样一个人：

（一）衣着方面

由于亲眼见到尊者腰带右边挂个针套，里面放缝衣服的针，左边挂个小口袋，里面放缝衣服的线，心里就会认为他像是给别人做衣服的裁缝，不是成就者。那个年代藏区没有成衣，人们都是自己用针线布料缝制衣物，所以很多人会把针线放在一个小包里再拴在腰带上，就像有的人在腰带上挂一串钥匙那样，但尊者是右侧放针、左侧放线，挂了两个。再者，看到尊者的衣着、气质等并不时尚，心里就认为他很老土、很落后，不生尊重心。

（二）身体方面

由于见到他的头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抖动，心里就想，他是不是有帕金森综合症或者特发性震颤？一点也不庄严。

（三）智慧方面

由于亲耳听到他连“讥讽”这个词都不会解释，心里就认为，看来他的文化水平低，不是智者。

总之，内心不作清净观，相信自己的眼见耳闻等，结果就是把观世音菩萨看成一个低劣的凡夫老人，除此之外，任何殊胜功德或殊胜境界都见不到。

三、作清净观极重要

历代祖师都说：“如果把自己的上师看成凡夫，那就像榨沙取油一样，不会获得任何加持和成就，还很容易失坏三昧耶戒。”又说：“所有佛法中，最殊胜的就是保持清净观”，以及“金刚乘修法的根本是清净观”。总之，前辈的大德们都再再地强调要修好清净观。

法王说，虽然知道传承上师们都教诫要修好清净观，但在没遇到这种对境时，只是停留在知道要修，心里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次见到嘛呢喇嘛显现上不会解释“讥讽”，才深深地体会到清净观的重要性。原因是，嘛呢喇嘛是那么了不起的圣者，从所遇上师的角度来讲已经最圆满

了，但是弟子这方面没有清净观的话，依师修学这件事还是要出大问题。那就是，只会看到上师是个普通人，对他不起信心，也就无法出生修法功德，得不到任何加持与成就。因此，修行不成功甚至出现大过患，不是上师不好，而是自己没有清净观，所以，修好清净观极为重要。

四、清净观的修法

所谓的“清净观”，广义是指将世界观为佛净土，将上师观为佛，将自己和所有众生都观为菩萨等，如《普贤上师言教·听闻轨理》中“明观五圆满”所讲的那样；特别是指将自己的上师观为佛。此处主要指后者。

首先要闻思相关经教，对两点发生决定：一、因为我等众生的业不清净，才见到上师有种种不圆满相，这是自己的过失，不是上师的过失；二、上师实际是佛。其次，发生决定后再再地思惟串习，让这种如理作意达到纯熟，就是“熟练清净观”。之后，在面对自己的上师时实际运用起来。

以嘛呢喇嘛为例，假如自己当时在场听课，当听到他不会解释“讥讽”时，就要想：这是因为我的业障没清净，我的心前才显现出上师不会解释那个词语，上师实际是遍知的。就像当年印度的无著菩萨，观修我等大师释迦佛的补处弥勒菩萨时，因为业障没清净，看到弥勒菩萨是一只狂吠的母狗，后来他的业障清净了，才见到金光灿灿、会说话的弥勒菩萨。连无著菩萨一开始，都把弥勒菩萨看成母狗，显现上有那么大的业障，而我这个业障更重的人，看上师还是个人，已经算好的了。前辈大德曾说：“我们这些恶业深重的人，能把上师看成是一个人，已经很不错了；没有把上师看成狗、驴，也算有点福气。”所以，我见到上师显现上不会解释讥讽，头部颤抖、衣着老旧、年迈、佩戴针线包等，不是因为上师有过失我如实见到的，而是因为自己业障重，心前才现出上师有过失相，这与上师毫无关系。实际上，上师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是功德圆满的佛，这才是上师的真实状况。

这样保持清净观去看上师时，虽然眼睛见到的还是平凡人的形相，不是金光灿灿的佛身相，腰带上还是挂着针线、衣服破旧、没有解释嘎雅，但心里不会起任何不清净的想法，根本不觉得他老土、不庄严、不是智者、不是成就者等等，而是会真切地感觉到，这就是具足不可思议功德的观世音菩萨。

（3）信心愈增

法王还说："另一方面，如云：`非瘸现似瘸，非愚现似愚'，这是在诸观现世有情面前示现不了知，这样想后，更增长了信心。"

法王说：从另一个方面想的话，正如教典中所说：诸佛菩萨没有瘸腿的业而显现出瘸腿的身体，毫无愚痴而显现出愚痴的心识。嘛呢喇嘛不会解释嘎雅，这是在凡夫面前示现不了知，而这正是佛菩萨才具有的行为。我这样想了以后，对嘛呢喇嘛更加增长了信心。

法王还说："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这两句，假使嘛呢喇嘛讲得特别精彩，发挥得很好、解释得很到位，我倒不一定增长信心。就像一般的堪布，能把嘎雅两字讲得很精彩，但不一定因此就对他产生信心。或者，假使嘛呢喇嘛不是让身边弟子去查，而是问我的话，我也能回答出来，但嘛呢喇嘛也没有问我。这次示现不知道，没作解释，我反而增长了信心。

法王对嘛呢喇嘛原本就有很大信心，丝毫不怀疑他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现在嘛呢喇嘛显现上不会解释嘎雅，法王就想，这正是教典中说的"非愚现似愚"，是佛菩萨在凡夫面前的示现，由此更加确定他是佛菩萨、不是凡夫，信心更加增长了。

4.开悟的印证

据说，在嘛呢喇嘛面前听受果洛龙智活佛的《六中阴引导文》等时，法王作了修证供养，而且对大圆满明性断除了增益，嘛呢喇嘛亲口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除了您现在证悟的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大圆满了！"如是发誓而郑重地赐予圣言。

法王在玛年察秋期间，嘛呢喇嘛还传授了果洛龙智活佛所造的《六中阴引导文》等。那时，法王在嘛呢喇嘛面前作了修证供养，而且，对光明大圆满的明性或觉性一类断除了增益，也就是说，法王请嘛呢喇嘛为自己印证，是否已经证悟了大圆满究竟的本性。对此，当时嘛呢喇嘛非常郑重地对法王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您证悟的这个就是大圆满的究竟本性，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大圆满的见修行了!”

一、印证必要

总的来说，如同《六祖坛经》里讲到的，在威音王佛以前，开悟了不需要别人印证，在威音王佛以后，凡是认为自己开悟了，必须有开悟的成就者印证才算数，否则属于天然外道。再者，对于认为自己开悟的人而言，如果没有开悟的成就者来作印证，而是凭感觉自我印证，或者看书对照着印证，由于无念明知的阿赖耶与空明法身十分相似，因此没办法排除“错将觉受当成证悟”等的可能性。假使实际并未证悟，还以为自己开悟了，就会出现增上慢等很多过患和乱相。因此，开悟后需要去找有资格的成就者来给自己印证，得到了开悟的印证以后，才有资格称为开悟者等等。这里说的“开悟”“证悟”“明心见性”“证悟大圆满本性”等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词不同。

前面讲过，法王早在 15 岁时就得到了全知麦彭仁波切的意传加持而完全证悟了本性，彻底断定，但此前并没有请其他上师来印证过。那么，现今到了嘛呢喇嘛的道场，嘛呢喇嘛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承认自己是圣者，又是大圆满传承上师，有资格作印证，总之种种因缘积聚，所以这一次就在他面前求印证。

二、印证时间

嘛呢喇嘛在传讲《六中阴引导文》等的期间，法王请求印证，当时是 1955 年，法王 23 岁之时。

这部《六中阴引导文》的作者是果洛州的龙智活佛，他是全知麦彭

仁波切的一位大弟子，智慧很高。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不久后，有一次准备给大家传讲龙智活佛的这部《六中阴引导文》，但因为当时物质条件差，法本不具足，所以没讲成。

三、印证方法

如何来印证呢?

第一种方法，弟子到上师面前什么也不说，住于自己的修证境界中，由于上师的证量高，也有他心通等，以这种方式就知道弟子证悟的是不是大圆满本性。譬如当年慧可大师求印证时，一句话也没说，在达摩祖师面前站了一会儿，之后达摩祖师说:“你得到了我的骨髓”，就属于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弟子跟上师讲自己的修证境界，讲的时候不允许用任何佛教名词，比如光明、空性、本来清净等，只能用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来描述。由于上师已经证悟，对证悟和修行等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能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是否证悟了，以及证悟的境界哪里有不足，或者还需要怎样提升等等。

当时，法王在嘛呢喇嘛面前作了修证供养，这里说的“修证供养”，不确定法王当时只是住于修证境界，还是口里描述了修证境界，不确定用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方法，总之，是请嘛呢喇嘛为自己印证，这个修证境界是不是光明大圆满本性。

四、印证结果

印证开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此，嘛呢喇嘛也是很郑重地以《般若十万颂》发誓，对法王说：您证悟的就是光明大圆满的究竟本性，此外没有更高深的大圆满见修行了（意思是没有不足或者需要提升等的地方）。像这样正式垂赐圣言，印证法王已经大彻大悟，有资格做大圆满传承上师。

5.灌顶中受伤

又有一次，嘛呢喇嘛讲完《阿弥陀经》之后，赐予了宁体派的《极

乐刹土》灌顶。当时，法王赤脚去分发灌顶加持物，途中脚被石头砸伤而流了很多血。至尊嘛呢喇嘛见到后，没说一句“不好”等的话语，反而赐下圣言：“噢！太好了！太幸运了！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缘起非常好！”

再者，有一次嘛呢喇嘛给大众传讲《阿弥陀经》，也就是汉文里的《佛说阿弥陀经》；讲完之后，紧接着作了宁体派的《极乐刹土》的灌顶，也就是宁体派的阿弥陀佛灌顶。比如《阿弥陀经》总共讲了三天，第三天刚一讲完佛经，马上作了密乘灌顶。

嘛呢喇嘛灌顶时，安排法王等人给大家分发灌顶加持物。一般来说，灌顶时如果人少，就由金刚上师亲自给参加灌顶的每个弟子头顶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等来作灌顶。如果人很多，金刚上师就给坐在近旁的活佛、堪布等，亲自用灌顶物作灌顶；他们几位得到灌顶之后，拿着灌顶物，配合着观想等，去给大家作加持，也就是做代替金刚上师的事业金刚。当时，法王坐在嘛呢喇嘛身边，直接接受灌顶，得到之后，拿着宝瓶等的灌顶物，去给在场参加灌顶的其他出家众和在家众作加持。

当时，灌顶的地点在嘛呢喇嘛的帐篷内外，听法时不可以穿鞋，法王也没穿袜子，走到帐篷外面还是光着脚、没穿鞋，加上当时物质条件差，地上没有铺塑料布、垫子、地毯等，结果在分发灌顶物时，法王的脚被石头砸伤了，流了很多血。法王还说：当时血止不住地一直在流。

我们可能会想，身上出现伤口原本就不好，而且是在灌顶这么重要的场合，就更不是好现象了，会不会不吉利、是恶兆？那么，当法王分发完灌顶物回来时，至尊嘛呢喇嘛看到了法王的脚受了伤在流血，对此没说任何“不好”之类的话，就连间接的、相关的话都没说，恰恰相反，当时尊者显现上非常欢喜，而且赐下圣言说：“噢太好了！这是好事！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缘起非常好！”但并没有说具体是怎样的好缘起。

后来法王在课堂上说：“我当时心想：‘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将来能不

顾身体和性命来弘法利生？是这样的一个好缘起吧！”的确，后来在动荡时期，法王始终不顾身命地给弟子们传法，宗教开放以后，又竭尽全力地复兴圣教，完全做到了不顾性命地护持正法。

（四）依教做经忏

之后不久，嘛呢喇嘛派他们去自己的一位亲戚家里念《贤劫经》。

接着不久后，嘛呢喇嘛安排法王他们，去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做经忏，也就是为这家人念经祈福。这个亲戚是嘛呢喇嘛的侄子，名叫“森华”，要念的是甘珠尔里的《贤劫经》，需要念很多遍。

法王说：“这户人家对食物吝啬而节俭抠门，因此一整天里，除了半碗酸奶以外什么都不给，更别说美味佳肴了，处于连填饱肚子都极困难的状况。然而如果念经之事未圆满就走，则成了违背上师教言，因此，一边不情愿之下，一边在富人家帐篷的最里面感受饥渴之苦，需要这样住在这里念很多天经。最终，念经之事刚一圆满结束，我们就如野兽从罗网中解脱般，迅速离开了。”

这一段是法王亲口说的，对此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

一、施主悭吝，饮食匮乏

藏地的百姓为了给家庭祈福等，会请僧人到自己家里念几天经。按照传统，僧人们念经期间就住在这位施主家，施主需要提供饮食，这样方便僧人们从早到晚地念经，不用为了吃饭而特意出门，最后施主还要对念经的几位僧人做一些财物供养，因此，只有相对富裕的人家才会请僧人来念经。

那么，森华家就属于富裕家庭，根本不缺吃的，正常情况下，请僧人来自己家念经，会把最好的食物供养给僧人，起码要让人家吃饱，但是，他们家对食物过分节省、很抠门的缘故，舍不得拿足够的食物招待法王他们，特别吝啬。每天只给每位僧人半碗酸奶，此外连基本的主食，比如糌粑、饼子等都不给，其他的酥油、奶渣、人参果等营养丰富、很好吃的那些，就更不用说了。藏族的碗都不大，比我们平常吃米饭的碗

还要小一点，法王他们念经期间，每一天就只能吃到半碗酸奶，连填饱肚子的量都达不到，根本吃不饱，只是勉强没有饿死而已。

二、依教奉行，挨饿念经

实际上，当时法王他们如果不想挨饿受苦，是可以离开这里，不给他们家念经的。然而，想到如果念经的任务没圆满就提前离开，那就成了违背上师教言。也就是，先前嘛呢喇嘛安排法王他们去森华家里，念满一定数量的《贤劫经》，比如念满一千遍。假使念了两三天就走了，没念完一千遍，那就成了违背嘛呢喇嘛的教言。因此，为了依教奉行，以及为了利益施主等的众生，虽然法王非常喜欢闻思修，怕影响闻思修而不愿意做经忏赚钱，加上每天还要感受难忍的饥渴之苦，但还是住了下来，一天又一天挨饿的同时，认真如法地为他们家念《贤劫经》。

当地是牧区，人们都住帐篷，而富人家的帐篷体积较大、质量较好，从帐篷门口进去，正对着门口的最里面，属于家中最好的位置，法王他们就被安排坐在最好的位置念经。但由于从早到晚只吃到半碗酸奶，所以每天都要忍饥挨饿。那么，原本在富人家应该吃得很好，然而法王他们住在富人家里，坐在最好的位置，每天却要忍饥挨饿，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相。

我们从这里要看到法王如理依师、依教奉行的德相：第一、法王自己不喜欢做经忏，但由于这是上师安排的工作，所以能够调整心态，欢喜、认真地去完成；第二、念经的过程中必须天天挨饿，忍受饿得胃痛、全身乏力等的种种苦，但为了依教奉行，能够丝毫不顾惜身体、不怕吃苦地去完成。这就是我们要尽力随学的地方。

三、不贪利养，速疾离去

最后，终于圆满念完了规定数量的《贤劫经》。刚一念完，没间隔一分钟，法王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户人家，这种迅速的情形就如同野兽解脱罗网一样。

野兽先前被猎人关在网里，之后网破了可以逃出来时，由于它对罗网毫无贪著，因此不会间隔一分钟，而是头也不回地迅速逃出去。同样，法王他们：第一、对于钱财毫无贪著；第二、对于俗家环境毫无贪著，因此刚一念完经就迅速离开了。

按照传统，念经结束以后，施主要对参与念经的每位僧人做财物供养，那个年代可能会供养钱币、做衣服的布料、坐垫等。这样一方面施主能积集福德，一方面也是僧人的生活来源。对于僧人来说，只要如法地念了经，就有资格拿这笔钱，这是应得的报酬，没什么不合理的。然而，法王他们念经只是为了对上师依教奉行以及利益众生，没等施主来做供养就走了，也就是连该拿的钱都没拿，连应得的报酬都不要，这就是完全不贪钱财的德相。

再者，道心好的出家人不愿意待在俗人家里，喜欢寂静地，法王他们就是如此，对富人家高档华丽的住处毫无贪著，所以一结束就马上走，不愿意待在俗家，只想尽快回到三宝道场闻思修行。这就是欢喜寂静处的德相。相反，如果道心差的话，比如去城市里办事暂时住在居士家，原计划住一星期，然而见到居士家房子大、装修好、住着舒适，就不想走了，一住就是大半年，不愿再回到寺院清苦之地，这样就不好。

（五）离开玛年道场

接着，离开玛年后，开始往石渠县的方向返回。途中去了年毛寺和查朗寺等后，相应地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法王他们离开嘛呢喇嘛所在地——果洛州的玛年察秋以后，就往石渠县的方向走，准备返回江玛道场。先前从石渠县到果洛州时是冬天，还遇上了特级雪灾，因此路极为难走。现在从果洛州返回石渠县时天气已经暖和，雪也化了，路就比较好走，于是在回去的路上，顺便去了年毛寺和查朗寺等，在各处寺院待了相应的一段时间。

年毛寺位于果洛州达日县，是格鲁派的大寺院，属于果洛州八大寺院之一。查朗寺也在达日县，是果洛州影响力较大的宁玛派大寺院，相

传是格萨尔王王宫所在地。“相应地待了一段时间”，比如到了一座寺院以后，去各个大殿磕磕头，坐下来念念经、发发愿，看看本寺僧人们闻思修的情形等等，不确定具体待了多长时间，但不会很久，可能只是一两天。

思考题

1.嘛呢喇嘛显现上不会解释“讥讽”，法王由此生起了哪两种想法？为什么作清净观极重要？

2.嘛呢喇嘛为法王作开悟印证的结果如何？

3.法王在《极乐净土仪轨》灌顶中受伤的情形如何？

4.“依教做经忏”的情形如何？这段事迹体现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二、托嘎如意宝圆寂　分十四：（一）平安返回；（二）继续闻思修；（三）未开许回乡；（四）独传大圆满；（五）示现生病；（六）祈请住世；（七）初十大修；（八）中阴引导；（九）最后会面；（十）示现涅槃；（十一）唤醒禅定；（十二）告别遗体；（十三）提前离去；（十四）返回家乡

（一）平安返回

之后，继续步行，最终顺利抵达自己上师的道场——石渠江玛寂静处。刚一到达，立即去拜见堪钦托嘎如意宝。当时，托嘎如意宝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样子，说：“我想，这个土巴心思活跃，会不会把我的宝贝活佛带去别的地方？有些担心，但是现在平安回来了，所以我就安心了。啊！好开心！”说后显现上极为欢喜。

法王一行人等参访完那些寺院后，继续以徒步的方式往石渠方向

走，没有坐车、骑马等，最终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的道场，也就是石渠县江玛寂静处。刚一回到江玛寺，没有去休息、吃饭喝水等，没有任何间隔，立即去了堪钦托嘎如意宝的住处，拜见自己的根本上师，这也是如理依师的德相。

当时，托嘎如意宝一见到法王，就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样子，说道："我先前想：'土巴是想法比较多的人，所以他会不会把我的宝贝活佛带走，带去别的道场，回不来了？'这样想后有些担心。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也就放心了，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说后，显现上极为欢喜。

为什么托嘎如意宝担心法王回不来呢？

譬如，一个人在某寺院求学期间，由于其他道场有大德在传法，就过去听传承、求灌顶等。原计划求完法就回去，但待了一阵子发现这个道场更好等等，结果就留在这里，不回去了，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么，法王的心是极为坚定的，会一直留在托嘎如意宝身边，这一点托嘎如意宝也很确定，但是土巴想法多，有可能动摇。假使他想去其他道场，还想让法王陪着自己的话，为此用种种方便拖住法王，结果两人都回不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再者，如果其他弟子比如土巴不回来了，托嘎如意宝也没有那么在意，因为尊者并不贪著世间八法，无所谓弟子多一些或者少一些等等，但是如果法王不回来，那就无法接受了。因为就像前面讲的，托嘎如意宝对法王有着极深的感情，一直叫着"我的宝贝活佛"，极为疼爱，特别在乎，所以舍不得他离开，会很担心。

反过来，正是因为托嘎如意宝先前担心法王回不来，所以现在看到平安回来了，心里极为欢喜，也就放心了。

总之，托嘎如意宝作为上师，对所有弟子都是平等地慈悲摄受，但由于与法王之间生生世世因缘极深，加上法王依师特别地如法等等，所以对法王尤为疼爱重视，超过其他所有弟子。那么在外在表现上，托嘎如意宝原本是一个性情深沉、内敛之人，如果是其他弟子，离开了，也

不会很担心，回来了，也不会很欢喜；唯一对法王特别不一样，所以无论是离开还是回来，都表现出极为爱重、挂念的情态。

（二）继续闻思修

之后，继续在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闻思圣法；并且跟以往一样，在江玛道场里的诸多善知识面前，听闻显经、密续及共同明处的种种讲授；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求法者，常常相续不断地讲法，课多的时候，每天大约讲授八堂不同教典的课。

回到江玛道场以后，法王还是跟去果洛州见嘛呢喇嘛之前一样，每天继续精进地闻思修。具体有三方面：

第一、继续在根本上师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闻法，以闻思的方式来护持圣教法。

第二、除了托嘎如意宝以外，江玛道场里还有很多善知识，比如拉巴活佛、嘉措堪布等，法王跟去果洛州前一样，常常在这些善知识们面前，听闻戒律中观等的显教经论、种种密法，以及天文历算等的共同明处。法王就是为了求学才来江玛道场的，所以要在不同的善知识面前学很多经论。

第三、法王在闻法成办自利的同时，顺便还给别人讲法成办利他。也就是对于其他有意乐在自己面前闻法的人，每天不间断地给他们讲解各种显密法类，以及作引导等。课多的时候，每天大约讲八堂课，而且是八种不同的经论教典。听其他人说，法王当年在江玛道场学法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期间，除了这次去果洛州见嘛呢喇嘛离开了几个月之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安住在道场里精进修学。精进的情形是，一天当中，在托嘎如意宝面前听一堂课，在其他善知识面前听一两堂课，自己还给别人讲不同的八堂课，还要跟僧众一起念经，而且自己还要修法。那么这也不是一两天，而是在江玛道场求学的五年多，基本每一天

都是如此。

那么按五年半，总共 2000 天来算的话，按最低的每天听三堂课来算，总共就是 6000 堂课；讲法最多的时候八堂，那么按最低的每天讲五堂课来算，2000 天就是 1 万堂课。再看我们自身，比如有的道友每个星期听四堂课，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听 200 堂课，30 年才能学完 6000 堂课。再者，如果自己是讲法者，每天不间断地给别人讲一堂课，30 年才能讲完 1 万堂课。这样就看到，一般人经过三十年才能达到的量，法王用了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之所以每天能做到这么多的讲闻修之事，就是因为法王极为精进，而且闻思修的意乐和行为都非常如法，具体情形如下：

如是，欢喜、大欢喜、勇悍、信心、渴仰愈加增长的状况中，分不清昼夜那样，作恭敬加行精进与恒常加行精进，而讲、辩、著圣法，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对圣法之义作纳受等，以此而度日。不知不觉中，时光飞转，岁月悄逝。

如是，法王在越来越增长欢喜、增长信心、增长渴仰的状况中，达到了分不清白天黑夜、不知疲倦的程度；行为上，具有恭敬加行精进和恒常加行精进后，所作的就是对圣法讲、辩、著，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的方式，将圣法之义纳受在心中等等，这样来度日。不知不觉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如法的意乐

法王求学时的意乐如何呢?

（一）增长欢喜

由于每天从早到晚，所作都是亲近殊胜善知识来听闻正法，以及给别人讲法，使得心唯一与圣法相应，自然远离非法及无记心，因此一整天都处于法喜充满的状态，受用法喜乐，这叫做“欢喜”。这样一天又一天地与法相应，对于越来越多的法义发生解悟等，内心的法喜则越来越增长，这是“大欢喜”。大欢喜再增长，对于缘圣法作法行，达到极为欢

喜、勇猛而行的程度，就是“勇悍”。

（二）增长信心

再者，随着所学的法理越来越多，对于三宝、谛理、因果的信心，也是一天比一天增长，更加深信不疑。

（三）增长渴仰

这样每天都在依师学法，不但没有丝毫疲厌，反而越来越希求学到更多的圣法，以及学到上师善知识们心相续中更多的功德，这种“希求依师依教授”的渴仰心、好乐心，也是一天比一天增长。

（四）毫无疲厌

像这样，处于不断地增长欢喜、增长信心、增长渴仰的状况之中，达到了分不清日夜的程度，意思是毫无疲厌。

譬如日月灯明佛讲《法华经》，连续讲了六十个小劫，闻法者听了六十个小劫，大家却感觉只过了一顿饭的时间，身心一点不觉得疲倦。心的规律就是如此，如果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没干多久就累了、厌了，之后怎么都干不动；如果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天都黑了，还是不觉得累，还想继续做，就是因为对于这件事欢喜心大、信心大、好乐心大的缘故。

就像这样，法王对于学修圣法，欢喜心极大、信心极大、好乐心极大，或者说从学法当中，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由于处于这种状态，比如从早上开始看书，已经看到半夜了，但感觉才过了没多久，一点都不觉得到了晚上、疲倦了、需要休息了等等，这就是“分不清昼夜那样”。

总之，法王学法的意乐非常如法，对圣法越来越欢喜，信心也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有好乐心，一点没有厌倦，以这样的心态学法，功德就非常大，效果也特别地好；相反，如果很勉强、不乐意、应付了事的心态去听课等，则没有很大功德，也学不到什么。

二、如法的行为

“恭敬加行精进”，这里的“加行”是“相合”或“不离”的意思，也就是带有恭敬心来精进闻思修。不是像学世间知识那样以随便的态度学法，也不是像去应酬一样不情不愿地学法，而是认识到圣法的来源、体性、作用后，对圣法有很大的恭敬心、殷重心，以这种态度精进学修圣法。

“恒常加行精进”，指不区分白天和夜晚，一刹那也不住在没有正法的状态中，恒常精进地闻思修。不是今天精进学法，明天放逸散乱，后天再继续学法，到了周末休息不学，而是一日又一日地精进学修。同样，一天当中不是间歇性地精进，比如一会去听课，一会玩手机，一会再来看书等等，而是心恒时保持与法相应，而不流荡于非法状态。

有了这两种精进以后，具体每天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从上师善知识处听闻，由他力发起认识；之后，经由为别人讲解、与道友辩论、自己撰著写作这三种方式，以自力对法义获得决定，从而彻底通达圣法的所诠义；之后对于所通达的法义，再再地思惟来引生定解，这是思择修，生起定解后就住在定解中，这是止住修，像这样，以思择修和止住修轮番的方式，把圣法之义纳受在自己心里，使得心成为法的体性，“等”字指其他法行。

三、苦行精进，乐在其中

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的每一天，都是在闻法、讲法、辩论法、撰著法、对法义思择修和止住修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些法行。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这样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这个月如此，下个月也如此，由于有大欢喜心、大精进力，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也没有丝毫厌倦，这样度过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很快过去了。今年如此，明年如此，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过了五六年。

人在感到幸福快乐时，心是放松的，所以会有一种时间转瞬即逝的感觉；相反，当感到痛苦忧愁时，心是紧张的，身心状态是疲惫的，就会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法王在求学的五六年里，虽然课业安排非常紧凑

繁多，一点也不轻松，生活方面也是非常艰苦，完全是苦行精进而求法，但由于内心对于法的欢喜、信心、好乐越来越大，所以每天精进学修时感到特别幸福快乐，也因此感觉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正如古语所说“心志要苦，意趣要乐”，也就是心志要刻苦精进，从不懈怠；但从中感受到的不是紧张、焦虑等，而唯一是法喜乐，这就是学法的正确状态。这是法王如法闻思修的德相，也是我们所要随学之处。

我在喇荣道场闻思修行也有这种感觉。尤其法王在世时，亲自灌顶、引导、传法，每天都能在上师座下闻法，跟道友们一起辩论、研讨、辅导等。那个年代，喇荣道场里没有手机网络，没有任何散乱、浪费时间的因缘，非常清净，所以日日夜夜都在闻思修显密佛法，的确是法喜充满。每天都感觉特别欢喜、特别幸福，是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将近二十年，时间不算短，但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

（三）未开许回乡

某时，法王来到江玛道场求学已经五年，明显现出青春体力与智慧妙力二者共同圆满之相，与此同时，至尊托嘎如意宝自然显露出比先前更加衰老的一种感觉。

时间过得飞快，某个时候，法王来到江玛道场依师学法整整五年了。这时，法王的体力和智慧力两者都达到了圆满，这种圆满之相在外面能明显地见到。

具体来说，身体方面，刚来江玛道场时，法王不满 18 周岁，还是个少年，处于长身体的阶段；现在已经 23 岁，成了青年人，身体完全发育成熟，明显地见到体力达到了圆满。内心方面，刚来江玛道场时，法王显现上还不够广闻博学；经过这五年来日日夜夜极为精进地闻思修显密佛法，作智者三大事业——讲、辩、著，通达经论的智慧有着极明显的提高，明显地见到智慧力达到了圆满。虽然法王早在 15 岁就大彻

大悟，成了大成就者，但显现上先前还不算大智者，到如今 23 岁时成为了大智者，出现了班智达的相。

所谓“二者共同圆满”，意思是年龄成熟的同时，智慧也成熟了。对比来看：一般的人在 23 岁时年龄虽然成熟，但内心还不成熟，对于在世间做好人的规则也不太懂，对于出世间的佛法也不太懂，没有如理取舍的智慧。而法王在 23 岁时，智慧已经圆满，完全通达了世间人规善道和出世间解脱法道的走法，不但成办了自利，而且有能力引导他人，使得别人也能踏上解脱道乃至即生成佛。

那么就在法王年龄成熟、智慧圆满之时，至尊托嘎如意宝也更衰老了，自然显露出身体越来越衰退的相。法王刚来时，托嘎如意宝 65 岁，身体还很硬朗，看起来没感觉特别老；如今已经 70 岁了，从脸上的皱纹、走路的姿态、气力、健康状况、受用饮食的能力等方方面面来看，都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明显比五年前老了很多。

那时，洛若寺派来了迎接者，打算将法王迎请回家乡。然而当时，至尊堪钦以难舍难分的情态而未开许故，那算是一个好机会，住在殊胜上师面前，得受种种共与不共的教授与教诫，同时继续纳受精进闻思修之业而安住。

就在法王求学满五年之际，洛若寺派遣使者来到了石渠县江玛道场，准备把法王接回自己的家乡——色达县洛若乡，回洛若寺弘法等。

然而，当迎接者去托嘎如意宝面前请求带走法王时，至尊堪钦流露出不愿与法王分离的情态，以此并未开许他们带走法王。未开许的具体情形，法王曾在课堂上讲过：“当时，托嘎如意宝对洛若寺来的使者们说：‘他是你们洛若寺的活佛，你们洛若寺当然有权力把他接回去。但是，我和他之间感情极深，情同父子，他就像我亲生的孩子一样，离开我一夜他都受不了，我心里也放不下他，所以，请让我们师徒二人再共住一年。现在我只有一只老山羊的寿命，除了一点点之外没有很多，一年以后，你们就可以把他接走了。’”的确，托嘎如意宝第二年就圆寂了，当时

是预知自己一年后圆寂，所以请他们再留法王一年。

对此，法王的想法如何呢？法王根本不想回去，因为假使回到洛若寺，就必须与根本上师分离；再者，由于要负责寺院里教学、管理等的很多事情，就很难再以精进闻思修来度日了。这次托嘎如意宝没有开许，正好不用回去，完全相合了法王的心意，也就是出现了继续待在江玛道场依师求法的机会。一方面，能在根本上师和其他殊胜善知识们面前，听受种种共同显教的教授和教诫，以及种种不共密教的教授和教诫；与此同时，就像前面讲的那样，每天连续不断地精进闻思修来度日，这样在江玛道场继续安住。

思考题

1.托嘎如意宝见到法王平安回来为什么极为欢喜？

2.（1）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期间，每天讲闻修的情形如何？

（2）法王能做到如此精进的原因是什么？从意乐和行为两分细致思惟。

（3）反省自己闻思修的意乐和行为，并思惟往后应如何随学法王？

3.法王在江玛求学五年时的身心状况如何？此时托嘎如意宝不开许法王回家乡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四）独传大圆满

一般而言，几乎从未听说托嘎如意宝一生中作过大圆满正行引导，然而极为爱念法王的缘故，也曾秘密地给法王传过甚深引导法类。

总的来说，托嘎如意宝一生当中讲过很多法，但从未听说给哪位弟子作过大圆满正行引导。也就是，托嘎如意宝身边熟悉情况的人，都没

听过托嘎如意宝说:“我给你们传个大圆满引导。”如果去问江玛道场的弟子们，也没人说:“托嘎如意宝作过大圆满引导。”总之，无论从什么途径打听，都没听说托嘎如意宝传过大圆满正行引导，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托嘎如意宝从来没给人传过大圆满正行引导。

然而，托嘎如意宝对法王极为爱念，属于特别摄受的弟子，或者说把法王看成自己最大的心子，世俗话说把他当成心肝宝贝一样，特别放在心上。由于这个缘故，曾经以秘密的方式，单独给法王传过大圆满甚深引导类的法。

这方面的情形，听法王在讲课时顺便说过：“有一天，我在托嘎如意宝床边时，他凝视着我说：‘孩子，你有大圆满方面的问题要问的话，可以跟我问，想得一个大圆满引导的话，我也可以讲。’当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全身汗毛竖立，禀白说：‘拉索！’

托嘎如意宝单独给法王传大圆满正行引导的情形，法王后来在喇荣道场讲课时，曾经亲口说过:“有一天，我一个人来到托嘎如意宝的帐篷里，坐在上师床榻旁边，当时，上师用慈悲的双眼凝视着我说:‘孩子！你如果有一些大圆满法类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问我；如果想得一个大圆满正行引导的话，我也可以给你讲。’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简直到了无法相信自己耳朵的地步，由此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以至于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在这种状态下，恭敬地禀白上师说:‘拉索！’”

听到托嘎如意宝说出这两句话时，法王身语意的反应如何呢？心里的反应是“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也就是以出乎意料而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就像米拉日巴尊者，当听到玛尔巴上师说:“从今往后我要摄受你，给你灌顶，传给你最秘密的心要口诀”时，也是感到特别出乎意料。因为此前玛尔巴上师对他只有打骂、呵斥，说没有供养物就不给传法，现在还是没有供养物，玛尔巴上师却主动承诺

摄受和传法，所以震惊到了不敢相信的地步，认为这是不是在做梦等等，从而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同样，托嘎如意宝一生之中，对谁都没传过大圆满正行引导，现在居然说要传给自己，法王也感到太意外了，过去从没想过的大好事突然降临，所以震惊得不得了，达到了无法相信自己耳朵的地步，比如心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上师真是这么说的吗？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由于出乎意料，从而生起了无有限量的欢喜。法王身体的反应是，由欢喜使得全身的汗毛自动竖立。人在极度欢喜时，身体自然会有这种反应，就像《入中论》所说的"由喜引生泪流注，周身毛孔自动竖"。由于极度欢喜、特别感动，口中已经说不出其他话了，只有恭敬地答复："拉索！"（意思是好啊，太好了！）

多日当中，作了禀报和提问的准备后，虽然走到上师住处，却始终不敢上前拜见。

托嘎如意宝说，如果有大圆满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问，于是法王回去以后，在好几天里做准备。要知道，向自己的上师请教问题时，不可以什么准备都不做，直接开口就说、随便就问，因为这样可能由于没考虑好或者表达不清楚，导致浪费上师的时间等，那是不如法的，所以需要提前做准备。那么法王在大圆满方面做了两类准备：第一、给上师作一些汇报，第二、向上师问一些问题。像这样，在见到托嘎如意宝时，该怎么禀报、该怎么请问等，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直接到上师面前去问就可以了。然而，每次过去时，都根本没有勇气走到上师跟前。

法王说："当时我已经准备好了，也过去了，但还没到上师面前，一想又不敢去，只能往回走。"比如，法王从自己的住处出来，准备去托嘎如意宝面前请教，但是走到半路就不敢去了，没有胆量继续往前走，只能回去。或者，已经走到托嘎如意宝的帐篷外面，但实在没有勇气去见上师，就又回去了等等。

法王又说:“我对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特别怕，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如此。”法王还说:“一方面来讲，弟子对上师有敬畏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太过分地害怕，也会成为在上师面前提问大圆满见修行的障碍。”实际上，害怕上师正是信心和恭敬心的表现。也就是作为弟子，对自己的上师信心越大、恭敬心越大，自然就越是畏惧，害怕得不得了，有了这种敬畏心才成为法器；相反，如果把上师当成普通人，没什么信心和恭敬，那自然也就不怕上师。

比如现在有些人，很大胆地到上师面前说:“我对上师您特别有信心，想要开悟成就，请赐予我无上大圆满法!”他能这样毫无畏惧地跟上师讲话，一点都不怕，显然是没有视师为佛的信心。信心不够则法器不成熟，那么上师是不会给他传正行法的；假使传了，由于他信心不足，也得不到成就者上师的意传加持，不可能与上师的智慧心相应，从而开悟成就等等。再者，他这样主动求法，看起来好像对法有信心、有希求，但实际不一定是为了即生成就度众生而求法，可能只是偶尔萌生出离心，一时冲动下做出的行为。

因此，我们作为弟子，首先要让自己成为法器。也就是修好前行，培养出无伪的道心，积资净障达到一定程度；再者，要修好视师为佛的清净观，培养好信心，多修上师瑜伽，三昧耶誓言守护清净等等，使得自相续法器成熟，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上师这边也要观察时机因缘，如果还没到最有效的时间点，提前传大圆满法也不合适，这一点上师会观察，等到因缘成熟，自然会传授。再者，开悟还要看师徒二人之间的因缘是否契合，如果弟子跟这位上师机缘不契，就要转到其他有缘上师那里。譬如，马祖禅师和石头禅师都是六祖大师的再传弟子，也都是开悟的大德。惟俨先去石头禅师处，一番机锋过后，惟俨不知所云，石头对他说:“你我机缘不契，你去找马祖大师吧!”惟俨去见马祖，马祖一番开示，惟俨言下顿悟。总之，上师传大圆满法、弟子开悟成就这件事，需要方方面面因缘和合，不能强求，不能着急。

如果方方面面因缘成熟，即使弟子没去求法，上师也会主动传法的。比如托嘎如意宝就是如此：

然而有一天，我还未作禀报之时，上师就以大慈悲心对我说：‘现在，我给你念一遍敏珠林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说后，如父宝传子般，将《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秘密地传给了我一个人。”

终于有一天，法王鼓起勇气来到了托嘎如意宝的住处，还没作禀报、请问的时候，托嘎如意宝就直接慈悲地说：“我给你念一遍敏珠林伏藏大师造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所谓的“念一遍”，是托嘎如意宝谦虚的说法，实际并不是像念传承那样仅仅念一遍，而是作了讲授。那么，托嘎如意宝这样说了以后，可能跟法王约定好时间，比如每天什么时间法王单独过去听法。就像这样，如同父亲把传家宝传给独生子那样，托嘎如意宝以秘密的方式，把《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单独传给了法王。

以上独传大圆满引导的内容，都是法王亲口所说，作者活佛亲自从法王口中听到的。

《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不是四心滴中的《空行宁体》。四心滴中的《空行宁体》是莲师造的，四心滴中的《空行仰体》是遍知龙钦巴造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的作者是敏珠林寺的伏藏大师，他将莲师的《空行宁体》中的要点，归纳起来撰著成这篇引导文，所以也叫做“敏珠林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这是一篇归摄要义、简略的不可思议殊胜引导文，现今收录在藏文的《宁体全集》之中。

法王建立喇荣道场以后，在甘多拉经堂里，也给我们传授过这篇引导文。法王上师对这篇大圆满引导文格外地重视，说：“这是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单独传给我的。”所以每节课最后，都让僧众共同念一遍《大圆满愿文》，传讲其他大圆满法时，不一定每节课后都念《大圆满愿文》。《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的传承情形，法王曾亲口说过，自己是

在托嘎如意宝面前得受的，托嘎如意宝从堪钦根华仁波切处得受，堪钦根华仁波切在全知麦彭仁波切面前得受，全知麦彭仁波切在蒋扬钦则旺波尊者面前得受，蒋扬钦则旺波尊者是在敏珠林的陈列秋准空行母处得受的。

（五）示现生病

法王说：“不久后，堪钦托嘎如意宝示现生病，弟子们上下奔走，请诸多上师做相应的卜卦授记。托嘎如意宝听到此情形后说：‘不要为我卜卦授记，如果一定要做的话，现今萨迦法王住在塔公，去那里询问的话，会得到明确的答复。’

没过多久，堪钦托嘎如意宝显现上生了重病，那时尊者已经 70 岁了，弟子们都很担心，为此去了不同的地方，请很多上师大德为托嘎如意宝卜卦授记，也就是观察这次病情是否危及生命、应该做哪些佛事等等。当托嘎如意宝听说此事后，对弟子们说：“你们不要为我去卜卦授记，不需要为我做什么。如果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的话，现在萨迦法王住在塔公寺（位于甘孜州康定市塔公乡），去塔公寺向他请问的话，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法王还说：“托嘎如意宝不喜欢别人为自己卜卦、作授记，因为至尊上师的性格十分深沉、内敛，对待事情舍置而放，不作破立取舍。如果见到一个人在空中飞来飞去，也不会赞叹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者’；见到一个人正在杀牦牛，也不会呵斥说‘这个人很坏’。”由于性格如此，所以托嘎如意宝对弟子们说：“不需要为我做什么。”

这里的萨迦法王，指住在美国、名叫“彭措颇章”的尊者，前几年圆寂了。先前萨迦法王去过石渠县色须寺，当时法王上师跟随托嘎如意宝一起去拜见过。这次托嘎如意宝生病时，萨迦法王正住在塔公寺，还没去美国，所以托嘎如意宝告诉弟子们，可以去塔公寺向他询问，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佛菩萨化身，能准确地作出授记。

听到这话后，尊者的侄子赞洛堪布立即带上一名随行者，拿了少许

口粮，背负法衣、手持锡杖而前往塔公。

托嘎如意宝这么说了后，托嘎如意宝的侄子，一位名叫“赞洛”的堪布，马上出发了。一方面因为这件事非常重大，不能拖，另一方面据说赞洛堪布是个急性子的人，决定了什么，马上去做，于是他带上一名同伴，拿了路上吃的少许口粮，背着法衣，持着锡杖，立刻动身了。

“拿了少许口粮”：他们两人从江玛寺出发，往塔公方向走，途中要经过石渠县的县城、甘孜县、炉霍县、道孚县、八美镇，之后才到塔公乡，总共五六百公里的路程，要走好多天，必须带路上吃的口粮，但由于是徒步行走，东西多了背不动，所以只带了少许。

“背负法衣”：比丘不能离三法衣，即五衣、七衣和祖衣。其中五衣僧裙穿在身上，七衣和祖衣平时不穿，但至少每天黎明出明相时要在身边，因此出远门时，就放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带走。

“手持锡杖”：按照共同乘戒律所讲，比丘行路需要持锡杖。锡杖有很多表征意义，方便步行时用来驱虫以及乞讨等，唐卡里舍利子、目犍连手中拿的就是锡杖。赞洛堪布是比丘，所以出远门时背了法衣，手持锡杖。

他们到了萨迦法王面前，请求作授记时，萨迦法王说：‘今年根本不需要做佛事，寿命没有任何违缘和障碍的损害，明年即使念一千遍完整的《甘珠尔》也无济于事。’

赞洛堪布和同伴终于到了塔公寺，来到了萨迦法王面前，请他为托嘎如意宝的身寿作授记。据说，当时萨迦法王说：“今年尊者的寿命没有任何违缘和障碍的损害，根本不需要做佛事；明年即使念一千遍完整的《甘珠尔》，也对长久住世毫无利益。”

“甘珠尔”的意思是“佛语译典”。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其中《甘珠尔》，是佛亲口宣说的教典，直接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包括全部的显教三藏十二部经以及部分新密续，总共 108 函。

萨迦法王的意思是，托嘎如意宝虽然今年羊年显现上病情很重，但一定不会圆寂，不需要做佛事；明年猴年一定会圆寂，为此做任何佛事都起不到延长寿命的作用。一般来说，如果有寿障，念很多经、做很多佛事能够遣除，但托嘎如意宝明年决定会圆寂，根本没有住世的可能性，所以说，无论做多少佛事，哪怕念上一千遍 108 函的《甘珠尔》，也无济于事。

之后，赞洛堪布回来后，向托嘎如意宝禀报此情形时，托嘎如意宝赐予‘他的话语真实不虚’之类的圣言。

问完之后，赞洛堪布和同伴从塔公寺返回了石渠县江玛寺，向托嘎如意宝禀报萨迦法王的授记。对此，托嘎如意宝说：“他说的准确无误。”等等。

萨迦法王是大成就者，而且是大乘菩萨的转世，所以他的授记没有任何错谬，完全准确可靠。

（六）祈请住世

下一年，大家都非常担心，各地的许多上师来到托嘎如意宝面前祈请长久住世，然而托嘎如意宝对谁都未作住世的承诺，而且对少数祈请者作了批评。

弟子们去塔公询问的下一年，也就是萨迦法王授记决定圆寂的这一年年初春天之时，托嘎如意宝示现生病。弟子们都非常担心托嘎如意宝会很快圆寂，江玛道场不远处东南西北各地的很多上师大德们，都纷纷来到托嘎如意宝面前，以种种方式祈请老人家长久住世。然而，托嘎如意宝没有答应任何人的请求，对谁都没承诺说我同意住世等，对于其中少数几个人，不但没答应，反而以不欢喜的姿态作了批评。法王说：“托嘎如意宝此生的利生事业已经圆满，决定要去往其他刹土，因此，当时没有答应任何人住世的请求。”

法王还说：“其中一位比较出名的、很好的喇嘛，对托嘎如意宝说：‘您一定要长久住世，如果您这几年不住世的话，那我就在您前面圆寂，所

以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长久住世!'托嘎如意宝听后显现上有点不欢喜，说:'噢！这个人倒是个很厉害的修行人，好像是能把我接引到殊胜净土的一个人。'这位祈请者是个生死自在的修行人，由于当时托嘎如意宝没有答应住世，所以他后来的确在托嘎如意宝之前示现了圆寂。"

华智南晋尊者说：`您在猴月初十未圆满之间，我发誓哪怕背负罪业，也请您无论如何要住世!´二人心意极为相合故，托嘎如意宝说：`好吧´，勉强答应了。

华智南晋活佛特别殷重地对托嘎如意宝祈请说:"您在猴月初十莲师大修未圆满之间，我发誓哪怕自己背罪业，也请您一定要住世!"意思是至少在大修结束之前不能圆寂。

"猴月初十"是莲师诞生的吉日，按照宁体派的算法，指藏历六月初十。晋美朗巴大师的《初十利益祈祷文》中说:"六月初十日东升，达那郭夏莲茎来。"华智仁波切也说:"六月猴月初十，是莲师在达那郭夏海中诞生的吉日。"因此，托嘎如意宝的江玛道场将藏历六月初十定为莲师圣诞日，僧众在此期间要作莲师大修（喇荣道场也是如此）。也就是把初十放到中间，前后各加几天，比如从初八到十四共七天，在这七天里僧众念经共修莲师法等。

实际上，南晋活佛的祈请，正好与托嘎如意宝的想法相吻合。为什么这么说呢？莲师诞生于猴年猴月初十，托嘎如意宝的根本上师堪钦根华仁波切为主，极为重视这十二年一次的重大吉日，所以托嘎如意宝也是极为重视猴年六月初十的莲师大修。而这一年（1956 年）正是火猴年，为了这一年的六月初十莲师大修，托嘎如意宝提前好几年就开始作准备了。也就是，平时信众供养的财物，托嘎如意宝都会用来供灯、印嘛呢经旗、供养僧众等，此外剩下的财物都积攒起来，准备在猴年六月初十莲师大修期间，制作供品供养莲师为主的三根本海，以及为参加共修的僧众提供饮食、作供养等，像这样在好几年中积攒了财物。这样就

看出，托嘎如意宝也有这个密意，想在六月初十莲师大修圆满结束之后再圆寂。

总之，一方面南晋活佛与托嘎如意宝之间有着特殊的因缘，两人都是华智仁波切的化身，心意极为相合，他如此殷重地作了祈请；另一方面，托嘎如意宝自己也有这个想法，这样两方面因缘和合，因此同意今年六月初十大修结束前不圆寂，说“好吧”，算是勉强答应了。“勉强”的意思是只是答应了而已，由于托嘎如意宝的心已经专注在其他刹土，决定很快要示现涅槃，所以不可能住世很久。

法王还说：“原本托嘎如意宝新年以来，春天就示现生病，但是答应了南晋活佛，藏历六月初十莲师共修结束之前绝对不圆寂而住世。南晋活佛也是非常确定地对大家说：‘托嘎如意宝已经答应了，六月初十莲师大修结束之前绝对不圆寂，可以住世。’”

（七）初十大修

到了猴月初十大修时，来了非常多的各地的僧人以及大上师、大活佛，依《宁体持明总集》修持了七天。

托嘎如意宝按照年初承诺的那样，一直住世到了初十大修结束，这就是生死自在的德相。这一年六月初十大修期间，从四面八方来了非常多的僧人，包括一些大的上师、大的活佛也来到了江玛道场，按照《宁体持明总集》仪轨，共修了七天莲师法。

《宁体持明总集》是晋美朗巴大师的伏藏法，属于三根本中上师根本修法，是主修莲师的一部仪轨。按照仪轨修持时，需要对莲师为主的三根本海作很多供养，这次五供等的供品，包括会供品、供护法的东西，全都是托嘎如意宝提供的。大家共同修了七天，也就是每天从一大早修到晚上，按照仪轨修四座，同时安排人轮番持诵根本咒，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地念咒，这样开了七天莲师大修法会。

当时，托嘎如意宝让我来做金刚阿阇黎的事业。我说：‘我不懂怎么做。’托嘎如意宝说：‘你会懂的，无论如何都要做！’之后，我遵从

教敕禀白道：`遵命′，装模作样地做了金刚阿阇黎的诸事业。

僧众共修密法仪轨时，需要有人坐在最高的法座上，做金刚上师的所作事。当时，江玛道场原本就有非常多的成就者、高僧大德，这次法会期间，从各地又来了很多了不起的大上师、大活佛，但托嘎如意宝让法王来做大修期间的金刚阿阇黎，可见，托嘎如意宝将法王视为自己最根本的大补处，极为看重。

托嘎如意宝这样交待时，法王一开始禀白说:“我不懂得怎么做。”作了婉拒，但托嘎如意宝说:“你会懂的，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都要做金刚阿阇黎。”根本上师这样下了谕令，非做不可的缘故，法王只能按照托嘎如意宝教敕的那样，承诺由自己来做，禀白说:“遵命，知道了。”之后在大修期间坐在最高的法座上，做金刚上师，做了种种金刚上师的所作事,“装模作样”是法王的自谦之词。

共修期间，托嘎如意宝对僧众作了食物和茶等的丰富供养，对诸位上师和活佛献了丰盛的供养，给我的则比那些更好更多。

在七日莲师大修期间，托嘎如意宝相当于做大施主一样，将自己积攒了几年的财物全部拿出来，作法会期间的供养。也就是，总的对于参加法会的僧众，供养早上、中午吃的食物，以及一整天的饮料等。所谓的“丰富”，指都是有营养的、价格昂贵的饮食，比如酥油、人参果、麻花、油饼、藏糕、高档茶等等。

特别地，对于参加法会的每一位大上师、大活佛，在前面饮食的基础上，还特别作了丰盛的供养，比如供养银子、藏毯、氆氇等。

法王在这次法会中做金刚上师，托嘎如意宝给法王的供养，比给那些大上师、大活佛们的更好更多。

（八）中阴引导

有一次，托嘎如意宝问我：`那些中阴的显现次第是怎样的？′我按照自己的所知量那样作了详细禀白。那时，上师竖起右手大拇指说：

`做得很好!'

法王说:“有一次，托嘎如意宝问我:‘那些中阴的显现次第是怎样的?’当时，我把自己所了知的中阴各阶段出现的状况等，尽己所能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那时，托嘎如意宝竖起右手大拇指，对我说:‘你做得很好!’”

按照传统，修行人临终时，会请上师对自己作一次中阴引导。如果请不到上师，就请一位三昧耶誓言清净的金刚道友，为自己念《中阴闻解脱教授》。也就是讲解中阴各个阶段，依次会经历哪些状况，应如何认识、作意等。比如临死中阴时，外隐没次第过后，现起内隐没次第，即依次出现明、增、得三光；之后显现母光明，此时需将自己证得的子光明与母光明融合并安住，由此能得解脱，即成就法身佛果；如果没能解脱，则进入法性中阴，依次出现文武百尊，此时应如何认识、如何作意等等。托嘎如意宝知道自己即将入涅槃，所以提前做准备，把法王当成自己的上师一样，请法王讲一遍中阴的显现次第。那么法王说完以后，托嘎如意宝也是非常地满意，竖起了右手大拇指，这是表示赞许和感谢的手势，意思是“棒极了!”“非常好!”

法王还说:“大修结束以后，藏历六月十五日，僧众集体诵戒作布萨，当天托嘎如意宝也过来参加了，并且在我面前作了忏悔堕罪之事。”所谓的“布萨”，就是比丘每半月（十五日和三十日）集会在一起诵戒，反省过去半月内的行为是否符合佛制戒，如果有违犯，则需如法忏悔，由此令自相续住于清净戒中，增长善法功德。作布萨时，比丘彼此之间要作忏悔，当时托嘎如意宝就是在法王面前作的忏悔。

思考题

1.托嘎如意宝单独给法王传大圆满正行引导的前后情形如何?

2.托嘎如意宝生病后，萨迦法王授记的结果如何？来年大家是怎么

祈请住世的?

3.猴年猴月初十大修时的状况如何?

4.什么是“中阴显现次第”?托嘎如意宝为什么让法王给自己作引导?

（九）最后会面

藏历六月十七日,上师转绕自己住的帐篷,以此出现了见面的机会。`我的宝贝活佛，到这儿来!’上师喊道，于是我来到了他的跟前。上师说：`去年我没让你走，今年到了咱们该离别的时候了。’说完，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又摸，并用额头再再地碰我的头，之后悲眼注视着我，带着极为疼爱而不忍离去的神情回到了帐篷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上师在世时的色身。

一、见面的机会

藏历的六月十七日这一天，托嘎如意宝从自己的帐篷里走了出来，顺时针转绕自己居住的帐篷。法王平日里不敢主动去拜见，怕打扰到上师，现在上师从住处出来，正好有了拜见的机会。当时托嘎如意宝也看到了法王，喊道:“我的宝贝活佛，到我这里来!”法王赶紧走到了根本上师面前。

二、离别的话语

托嘎如意宝说:“去年洛若寺的人来接你回去，我没让你走，但今年咱们师徒二人不得不分开了。”

去年洛若寺的人来接法王时，托嘎如意宝请他们再留法王一年，承诺明年让法王回去，现在已经到了承诺的时间，必须让法王回色达县，所以说“到了离别的时候”。也就是往后一人在江玛寺，一人在几百公里外的洛若寺，从此天各一方，很难再相见，属于生时的离别，表面上看

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托嘎如意宝所说的“离别”是指“死别”，自己很快要圆寂，色身在此世间消亡，往后一人留在此世间，一人去往其他刹土，从此天人永隔，再不相见。像这样，口中讲了离别的话语。

三、慈爱的行为

之后，行为上，托嘎如意宝对法王多次作了摸顶加持和碰头礼。

所谓“摸顶”，比如佛经中讲到，释迦牟尼佛为了付嘱大法以及为了作授记，给诸菩萨摸顶。后来成为上师给弟子作加持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把手放在弟子头上，从而赐予弟子慈悲与智慧的力量，遣除其外内密的种种障碍。一般来说，摸顶时上师会用自己的手在弟子头上放一会儿，手不动，但托嘎如意宝给法王摸顶时不是这样，而是像大人安慰可爱的小孩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抚摸法王的头，这是极为疼爱的表示。

“碰头礼”又叫做“额礼”或“额头礼”，用头轻轻碰触对方的额头来作礼，表示彼此心意相合，属于一种高贵的会面礼，也就是尊敬对方，将对方视为与自己平等。譬如多竹千要离开根本上师晋美朗巴时，晋美朗巴对他说：“我们是无二无别的。”之后和多竹千行了碰头礼，并承诺说：“我们永不分离！”同样的，托嘎如意宝用手摸完法王的头以后，又用自己的额头对法王行碰头礼。可见对法王非常尊重，不单单当成弟子，而是看作与自己平等无别，这也是两人心心相印、永不分离的表示。

这两种行为平时也有，比如法王曾说：“每次托嘎如意宝给我摸顶，或者跟我行碰头礼，我都会连续好多天充满欢喜，明显有一个开心的状态出来。”而那一天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相当于最后的告别，所以托嘎如意宝与往日不同，对法王作了好多次的摸顶和碰头礼。

四、眷恋的神情

之后托嘎如意宝站了起来，准备回到自己的住处。走的过程中不断地回过头来看法王，慈悲的眼眸里满是疼爱与不舍，就像舍不得离开最心爱的孩子那样，就这样回到了帐篷里。

这里说“极为疼爱且不忍离去的神情”，很显然，托嘎如意宝已经把

法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当成孩子”，正是上师对弟子生起了欢喜心的最佳证明，法王曾说：“以诸位上师心欢喜后说‘如我孩子一样’，是前译持明传承之一切传记中大的一个。”所谓“如我孩子一样”，意思是，就像世间的孩子是自己的血脉传过去生出来的，法道上的孩子是上师的无漏智慧心传过去生出来的。然而世间的父子，这一生虽是至亲，但后世其他因缘成熟可能变成仇人，或者因缘尽了变成陌生人等等，彼此的感情是短暂的、无常的；而法上的父子，从真实传心开始，两人的心就成了无二无别，所以彼此间的感情极深，而且生生世世不变。

我们知道，所谓“如理依师”，就是弟子透过如法的意乐和如法的行为，使得成就者上师心生欢喜，从而与上师的智慧心相应，而开悟成就。换言之，令具德上师真正生起欢喜，就是弟子依师的标准或结果。那么，前面讲了很多法王在依师方面，如法意乐和如法行为的行传，法王也曾亲口说：“凡是我所依止过的上师，我从未做过令他们不欢喜的事，对任何一位上师都是恭恭敬敬，谨遵师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传记。”而此处讲到了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对法王的言行、神情等，我们从中要认识到，这正是法王依师极为圆满的结果。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法王的德相，生起信心，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如理依师、令师生喜的标准如何，在这上不断地发愿、随学。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是法王最后一次与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在世时相见。

（十）示现涅槃

六月十九日晚上，扎嘉土威活佛等一些道友在我的住处，当时，忽然从东方响起一阵悦耳妙音，土威活佛说：‘哦！不好了！这声音应该是托嘎如意宝去往他方净土的表征。’后来询问上师身边诸位眷属时，上师恰好是在那时去了他方净土。

藏历六月十九日晚上，扎嘉寺的土威活佛，还有其他的几位道友，

当时都在法王的住处。忽然，从东边传来一阵悦耳动听的巨大声响，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土威活佛说:“哦，不好了，这个声音应该是托嘎如意宝前往他方净土的表征。”后来去问当时在托嘎如意宝身边的眷属时，他们说上师就是在出现妙音时圆寂的，刚好对应上了。

托嘎如意宝圆寂时，法王正待在自己的住处，和道友们在一起，没在根本上师身边，只听到了东方传来的妙音。后来去问了当时在托嘎如意宝身边的人，证实的确是在传来妙音时圆寂的，换言之，托嘎如意宝圆寂时的确出现了妙音。

这里的“去往他方净土”，是“示现圆寂”的一种表达方式，不是指像一般人往生极乐世界那样去往化身净土。密续里讲，大圆满成就者圆寂时，会出现彩光、妙音、大地震动、坚固舍利等的瑞相，这些都是现前成佛的表征。《金刚萨埵意境续》中说：如果出现轰然作响的妙音，则七日后现前成佛；如果出现物体相碰的声音，则十四日后现前成佛；如果出现虹幕般的光环相，则五日后现前成佛；如果出现阶梯般的光线相，则七日后现前成佛。当时传来了妙音等，一方面说明托嘎如意宝在那个时间示现圆寂；一方面也证明托嘎如意宝成就了佛果。

（十一）唤醒禅定

接下来，在整整七日之间作了保密。那之后，他们说：`您适合做唤醒禅定者。’我说我不合适，但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等，所有人都一致殷重地说：`托嘎如意宝最看重的人非您莫属，因此这次您做唤醒禅定者最合适。’无法回绝这样的情面故，取受四灌顶等后装模作样作了唤醒禅定。

按照传统，高僧大德圆寂后，法体要保密安放 7 天、14 天或 21 天，在此期间不能被外界打扰，不安排拜见等。因为大德圆寂以后，心识并没有离开身体，而是在光明境界中入定，比如遍知龙钦巴圆寂后在光明境界中入定 21 天，身体不腐不坏。此外还会出现肤色变得白嫩光洁、皱纹消失变年轻等相，跟普通人不同。那么，托嘎如意宝的法体安放了

整整七天，在七天未圆满之间对大众保密，不公开圆寂的消息。

七天过后，需要将其从光明定境中唤醒，这叫做“唤醒禅定”，从而他的智慧心与身体脱离，之后才敢荼毗等。当时，托嘎如意宝的侍者、出家的亲戚，以及江玛道场的堪布、活佛们，都一致对法王说：“请您为托嘎如意宝唤醒禅定。”法王说：“我不合适。”然而，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等，包括这些数一数二的人在内，所有人都殷重地说：“托嘎如意宝生前最看重的，除了您之外没有别人，所以这次您最适合做唤醒禅定者。”

一般而言，大德的法体安放几天后，需要请另一位了不起的大德作唤醒禅定，由弟子给上师作唤醒禅定并不合适。然而托嘎如意宝在世时最看重的是法王，比如猴年猴月初十大修，安排法王做金刚上师；临走前的中阴引导，也是请法王讲的等等，因此拉巴活佛等的所有人一致认为，由法王来唤醒禅定是最合适不过的，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那么，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期间，在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面前求过法，他们都成了法王的上师。既然上师们都这么说了，要求法王来作唤醒禅定，法王也没有办法拒绝，不能驳回他们的情面，只能按照他们说的来做。

因此，法王来到了根本上师的法体前，首先修七支、祈祷等，然后在上师佛前观想取受四灌顶；之后按照仪轨作了唤醒禅定。“装模作样”是法王的谦辞。

唤醒禅定完毕后，按照传统，弟子们用甘露水为上师的遗体沐浴；之后在顶、喉、心以及其他相关部位贴上种子字；再用白布包裹身体，把法衣披在外面，在头上戴五佛冠，身上穿戴报身佛的衣饰，像这样以报身佛的装束庄严其身。之后将遗体摆放成跏趺坐的姿势，安放在大殿的法座上，前面陈设各种供品、燃很多灯，各地的大德和信众可以前来参拜。

（十二）告别遗体　分四：1.初见遗体，悲痛难忍；2.稍作忆念，失声痛哭；3.见头低俯，悲喜昏厥；4.头冠掉落，授权补处

1.初见遗体，悲痛难忍

那一天，家乡来接我的人到了。原本想在临走前，到上师的遗体面前磕三个头然后发个愿，然而内心悲痛的力量所致，能发愿的状况达不到。

刚刚可以公开参拜遗体的那一天，从色达县过来迎接法王回洛若寺的使者们就到了。去年他们来接法王时，托嘎如意宝没有开许，当时承诺第二年可以把法王接走，现在正好到了一年，他们又来了，所以，这一次法王必须跟他们回去。

法王原本的打算是，在离开江玛道场之前，最后去见一次根本上师的遗体，到时候在遗体面前先磕三个头，然后发个愿，就当是最后的告别，在过去之前计划得很好。然而，当真正走进大殿，来到了法座跟前，亲眼见到根本上师遗体的时候，抑制不住地生起了极大的悲痛，心里非常地难过。当时的状态，根本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还能好好地发愿；而是由于过度地悲伤，磕完头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发愿了。

所谓“能发愿的状况达不到”，要知道，当人的心处于正常状态时，可以起心、作意、发愿，这些都没有问题，能够做到。然而，当处于过度悲痛的状态中时，那是没办法做到发愿的，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法王很想在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面前，最后一次好好地发个愿，但是悲痛的力量太强了，心里实在没有能力引生出这样那样的愿心，口里也念不出一句发愿文了。

这是最初的状况，刚见到根本上师的遗体时，法王就难过得没办法发愿了。

2.稍作忆念，失声痛哭

我心想：`若是先前您还在世之时，我临回家乡之前，作拜别礼后来见您的话，您一定会碰碰我的头，为我念一些很好的祈愿偈，然而如

今成了遗体的缘故，哪里还会以慈悲的话语对孩子我赐予安慰呢？′想到这里，在无量悲痛的状况中泪如雨下，之后失声痛哭。

法王来拜见托嘎如意宝的遗体时，情不自禁地想到:“假使先前上师还在世的时候，我离开这里返回家乡之前，也会像现在这样磕三个头作拜别礼，然后来到您的面前，这时候您一定会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俯下身来用额头轻轻地碰我的头，慈悲地为我念一些金刚句、谛实语作祈愿，如果您还在，一定会这么做的。然而如今，您的智慧心彻底融入法界，色身成了一具遗体，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俯下身来碰我的头，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哪里还会以慈悲的话语来安慰孩子我呢？”想到这里，生起了无量的悲痛，悲伤的程度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泪水接连不断地滚落下来，之后再也控制不住，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这是中间的状况，想起过去上师在世时对自己的慈悲爱惜；想到从今往后再也听不到上师的声音，再也见不到上师了，由此法王内心的悲痛更加剧烈，达到了无法衡量的地步，所以泪如雨下、失声痛哭。

3.见头低俯，悲喜昏厥

接着，出现了遗体头部稍微低俯的感觉，那时，我在悲喜交加的状况中昏了过去，失去了意识。

法王说:“之后在我的感觉中，上师遗体的头稍稍向前低了下来，当时我既欢喜又悲伤，在这种状况中一下子昏了过去，失去了意识。”

就在法王特别悲伤，失声痛哭的时候，托嘎如意宝的头低了下来，就像俯下头作碰头礼那样。按理来说，心识已经离去，遗体是不会自己动的，不可能低头，所以法王说“出现了这种感觉”，没说“见到”，因为不敢确定是真的动了还是错觉。这时候，法王一方面处于失去上师的强烈悲伤中，一方面感觉上师的遗体动了，跟在世时一样，头靠向了自己，生起了欢喜心，就这样欢喜和悲伤交织在一起，从而昏厥了过去。

这是最后的状况，感觉上师的遗体动了，法王在悲欣交集中昏倒了。

4.头冠掉落，授权补处

过了一会儿意识恢复，见到僧人们在左右搀扶着我。

法王说:“过了一会儿，我苏醒过来，恢复了意识，见到左边右边有一些僧人在搀扶着我。”

当时大殿里还有其他僧人，比如在遗体旁边念经、作供养、前来参拜等的僧人，他们见到法王昏倒，赶紧过来搀扶，不让法王摔到地上。

后来他们去看时说：`遗体的头部真的稍微低垂下来了。′而且，五佛冠落入了遗体怀中。

后来，其他僧人们到遗体跟前去看，说:“遗体的头真的稍微低下来了。”而且见到，原本在头上戴着的五佛冠，掉落到了上师遗体的怀里。

先前法王感觉托嘎如意宝遗体的头部低了下来，刚刚看到就昏过去了，还没见到五佛冠掉落。后来其他僧人去看，大家都见到遗体的头的确低了下来，跟先前摆放的姿势不同，而且头上戴着的五佛冠也在无人碰触的情况下掉了下来。证明法王见到的是事实，不是错觉，遗体的头真的动了，由于是端坐的姿势，所以头低下来后，导致头上戴着的五佛冠掉到了遗体怀里。这是托嘎如意宝把自己头上的五佛冠赐给法王，授权法王成为大补处的表征。

就像释迦佛示现成佛之前，在兜率内院做白幢天子，为众天人说法，后来即将离开天界，去人间示现成佛时，对天众说:“我将一生补处菩萨的权位，以宝冠为信证，授予弥勒菩萨，我离开以后，由弥勒菩萨继续为你们传法。”说完把自己头上的宝冠赐给了弥勒菩萨，由此弥勒菩萨成了大补处。同样，五佛冠早已固定在遗体头上，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掉下来，然而当时遗体的头却自己动了，导致五佛冠掉落。法王说:“当时我心想：这是根本上师慈悲摄受我，成为他的大补处，继续他弘法利生事业的表征，看来我应该有这个因缘。”

（十三）提前离去

通常而言，参加完荼毗大典再回家乡才合理，然而若见到遗体火化

仪式，心会受不了，因此在荼毗之前作了最后的拜别礼。之后怀着悲痛之心，带着满面愁容，一步一回头地对法友们道了珍重，在留恋和伤感的状况中，离开了至尊上师慈父的道场。”

法王说：“一般来说，作为弟子有必要参加根本上师的荼毗典礼，等到荼毗仪式圆满以后，再离开道场返回家乡才合理，然而，眼睁睁地见到大恩上师的遗体被火焚烧，我的心根本受不了，所以在荼毗之前，就在遗体面前作了最后的拜别礼。之后心中怀着悲痛，脸上满是忧愁，一步一回头地跟江玛道场的法友们告别，说了彼此多保重的话语，在依依不舍和离别的伤感中，离开了慈父至尊上师的道场，往家乡色达县方向启程。”

按通常的情理来讲，根本上师的荼毗大典，凡是弟子都应该参加，就像世间父母去世，子女都要参加葬礼一样。哪怕先前住在很遥远的地方，自己的根本上师圆寂了，也会特意赶回来参加荼毗，作最后的送别。何况法王原本就住在江玛道场，却在荼毗大典开始之前离开了，不送上师最后一程，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

那么，法王为什么不参加荼毗仪式，要提前走呢？荼毗大典上，首先会由几个人抬着上师的遗体，将其从大殿的法座上迎请到户外的荼毗塔里；荼毗塔里面和下面堆放了木柴等，遗体放进去后，要用火焚烧掉；在整个过程中，伴随着敲击法器、吹响乐器，僧众要念各种荼毗仪轨，这一系列的过程，就是“遗体火化仪式”。平日里，哪怕一个小火星碰到上师的身体，见到都会心痛不已；而荼毗时，将亲眼见到熊熊烈火焚烧着上师的遗体，这种场面让人心痛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先前法王仅仅见到遗体，就哭晕了过去，如果亲眼见到遗体被烧掉，以这个为缘，心是根本没办法承受的，所以别无选择，只能提前离开，不去观看。

这种情形，就像舍利弗尊者不忍见好友目犍连圆寂，自己提前圆寂一样。当年圣者目犍连业力成熟，被外道打得皮开肉绽，即将入涅槃，

临终前以神通来到圣者舍利弗面前，告诉舍利弗自己即将入灭。舍利弗尊者不忍见到好友的遗体，于是在目犍连之前先圆寂了。这是因为两人的因缘极为密切，生生世世都是形影不离的好友，这一世也是在家时就是好友，出家证得阿罗汉果后还是不分离，常常在一起弘法。因此，虽然证得了无学道阿罗汉果，没有世间的感情执著，但舍利弗还是无法忍受见到目犍连圆寂，不必说亲眼目睹，就连听到都受不了。

同样，托嘎如意宝圆寂，法王悲痛欲绝，这并非像世间人那样，亲人死后，因为情执重、没有无常观等，所以伤心难过、痛苦万分；而是法道上的感情极深，所以无法忍受与上师分离。那种感情的深厚程度，不是世间的亲人之间、恋人之间，包括一般出世间的佛教师徒之间所具有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法王在法道上的孝子心极为圆满，也就是前世做善财童子时就是依师的典范，今生在依师上也达到了圆满，所以对根本上师的感情极深，无人能比。另一方面，因为师徒二人宿缘极深，生生世世不曾分离。比如华智南晋活佛曾对法王说过："托嘎如意宝是你生生世世有业缘的上师。"而且两人这一世第一次见面时，就像失散多年的父子突然重逢一样，一见倾心，极为欢喜。总之，孝子心重、因缘极深，所以感情极深，也因此这一世分离之时，根本无法忍受。

（十四）返回家乡

如是，法王在江玛道场住了六个年头。后来法王在讲课时曾说："托嘎如意宝圆寂后，我原本准备从石渠县往上走，去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这三大寺等好好地求学；然而，舅舅巴诺活佛多次带了'必须回家乡'的严肃口信和手信，因此需要延缓之前的计划，就直接回了家乡。"

就这样，法王如意宝在石渠县江玛道场依师求法，总共住了六个年头，也就是五年多，不到六年的时间。后来，法王在讲课的顺便，明显说过以下的话（并非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圆寂以后，法王当时的计划是，离开江玛道场以后，从石渠县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走，去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地方

的寺院继续求学。这是为了将来能够无偏袒地护持弘扬佛的显密圣教，所以打算先不回家乡，而是去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各派大德面前，继续系统、深入地广学各宗各派的法。

但是，法王的舅舅巴诺活佛，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派人带来口信，有时候是亲笔写的书信，严肃地告诉法王，在江玛道场求学结束必须马上回洛若寺。由于舅舅巴诺活佛，从世间来说是亲舅舅，对法王母子十分关照、恩德大；从佛法来讲，给法王传过不少法，也赐给了灌顶等，是金刚上师，属于严厉的对境，不能违背其教敕，因此，法王去拉萨求学的计划只能延缓，也就是从石渠县江玛寺出发后，直接回家乡色达县。（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去拉萨等地求学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们从中要看到，法王学法无厌足的精进心，以及舍弃故乡极为出离之心。就像前面讲的，法王在这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日日夜夜极为精进地闻思修，学到了非常多的显密佛法，已经成了精通教理的大智者。然而，法王还是认为自己学得不够，为了成办他利，为了无偏袒地护持各宗各派的法，还想继续求学，而且是不分教派、以宗派圆融的方式求学。这就是为弘正法而永无疲厌的求学精神，是我们所要随学之处。再者，法王离开家乡将近六年，算起来有两千多天，在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吃住都很差、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而且那个时代没有电话、网络等，没办法跟家乡的亲人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都从没想过一结束求学就赶紧回家乡，而是还想继续苦行求学，这就是不贪世间、一心向道的苦行精神，对此我们也要尽力随学。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第五章终。

思考题

1.法王与托嘎如意宝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如何？托嘎如意宝有哪些表现？从中能看出法王的何种德相？

2.托嘎如意宝示现涅槃时出现了怎样的瑞相？这表明了什么？

3.什么是唤醒禅定？为什么由法王来对托嘎如意宝唤醒禅定？

4.思惟法王告别托嘎如意宝遗体的具体情形。这些反应体现出法王的哪些德相？

5.法王为何不参加根本上师的荼毗大典？法王对托嘎如意宝的感情与世间贪爱有何不同？

6.托嘎如意宝圆寂后，法王原本计划做什么？为什么？